武俠世界

飛鷹傳奇（破碎虛空故事之二） 黃木・著

蒙古大汗頒下聖旨，封鎖長街，讓傳鷹與蒙古第一高手魔宗蒙赤行決鬥，故事路轉峯迴，出人意表，牽涉到兒女之情，家國之恨，天地之秘，非到最後，難以知其結局。



第29年

44

$ 7.00

編者話

續「破碎虛空」之後，黃木先生撰著的「飛鷹傳奇」於今期刋出。故事中的男主角傳鷹在蒙古大汗的指令下和蒙赤行決戰，那一次的戰役既緊張又激烈，最後蒙赤行獨自離去，而傳鷹也藉着雷電之勢而逃過一難，但他倆到底是誰勝誰負呢？

☆ ☆ ☆

今期推出的另一中篇連載小說是吳中龍先生所著「試劍天涯」，南宮、慕容兩大世家之宗主突然同時死去，引起兩家互相殘殺，後來，一名青年俠士在江湖尋親，發現自己竟是其中一家之後，於是他立刻展開追查……內容曲折，不容錯過。

蕭玉寒先生所著一代風水大師傳奇故事文字流暢，深含人生哲理，受廣大讀者歡迎，今期的「龍穴風雲」是繼「藏龍卧虎」之新作，希各讀者細意欣賞。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刋登西門丁先生的「烈火殭屍」，西門丁先生向以文字精練，橋段緊湊，內容新奇稱著，本篇更有他一貫之風采！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186.00
一年港幣 $371.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12.00
一年港幣 $423.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72.00
一年港幣 $543.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 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44期
（總號 148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册港幣七元・
H.K. $7.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破碎虛空傳奇故事集／黃木·文
可飛·圖

飛鷹傳奇

龍爭虎鬥 世紀之戰

前文提要

傳鷹聯同當代六大高手，在蒙軍重重戒備下，勇闖鷹雁宮。傳鷹在浴血苦戰後，由秘道進入深藏地下之戰神殿，得覩戰神圖錄石刻，又把岳冊帶出，受到蒙古國師八師巴及其四大弟子的追殺。幾歷艱苦，終於成功地在杭州把岳冊交予反蒙義軍領袖龍尊義。

＊ ＊ ＊

傳鷹醒來時，已是第二日的正午，睡了足有六個時辰，傳鷹藉着深沉的睡眠，與天地混然化合，此刻醒來，渾身精力充沛，昨夜浴血苦戰後的力竭精疲，一掃而空。

傳鷹環顧四周，自己正置身於一間小小的靜室內，佈置樸素，除了一陣淡淡的幽香，便全不能使人聯想到這是一間女性的閨房，特別是像高典靜這位色藝雙絕，琴動江南的美女。

傳鷹離床步出室外，那是個陳設素簡的廳堂，自己昨夜的記憶，便是到此爲止，想來高典靜要把自己搬到她的床上，必然費了一番手腳，以她那樣嬌滴滴的人兒，當時情形之狠狽，傳鷹想起也有一種惡作劇的快意。

廳堂的中間放了一個琴几，几上是張七弦古琴，目下琴在人不在，傳鷹估計這還不應是高典靜回飄香樓工作的時分，只不知玉人何在。

不知何處傳來一陣飯菜的香味，傳鷹大感饑腸轆轆，連忙找尋香味的來源。猶豫了片刻，才推開廳堂右邊一道閉上的偏門，裏面是一個書齋，正中放了一張書几，這時几面放的卻不是書本，原來是蓋好的飯餸，傳鷹毫不客氣，伏案大嚼。心中一片溫暖，似乎嗅到高典靜纖手的芳香。

從書齋的窗往外望，外邊花木繁茂，生機勃發，四周圍有丈許的高牆，把外面的世界封隔開來，清幽雅靜，高典靜這所房子雖然不大，但麻雀雖小，五臟俱全，是個避靜的好地方。傳鷹覺得這美女有一種獨有的氣質，迥異流俗，使人只可遠觀。不知陸蘭亭和她是甚麼關係，當日自己將陸蘭亭的信交給她，卻給她一把撕了，令人費解。便在這時，門聲一响，高典靜輕盈優雅的身形，飄然而入，俏臉上的神情仍是那樣平靜無波。

傳鷹感激地道：「高小姐琴技無雙，估不到廚藝也是那麼精采。」

高典靜見他安坐如故，雖大模斯樣，但卻語氣眞誠，發作不出，沒好氣地說：「像你那樣的狼吞虎嚥，便如牛嚼牡丹，怎能知味。」心想這男子總能處處令自己的心田無風起浪，剛才回到飄香樓，正是要推掉了今晚的琴約，好得多點時間在家。

這時一雙蝴蝶在窗前飛舞，雙翅拍動間，不時展示牠背上那美麗的圖案，陽光照耀底下，在花草間自由飛翔。

傳鷹見高典靜呆呆地望着那飛翔的蝴蝶，一副心往神馳的模樣，試探地道：「那雙彩蝶眞是非常美麗。」

高典靜一愕才道：「我注視的卻不是牠的美麗。」沉思了一會，又道：「我很羨慕牠，牠短促的生命，令牠所渡過的每一刹那都是新鮮動人，一般對我們毫無刺激的景象，例如日出日落、雨露風晴，對牠來說卻是徹底的驚喜，沒有一刻的重複，沒有一刻的白費。」

傳鷹訝然，不禁對她另眼相看，高典靜這個看法隱含哲理，卻又充滿悲哀的味道，心下暗自沉吟。

高典靜道：「你爲甚麼不問問你那些戰友的遭遇？」聲音細不可聞。

傳鷹霍地抬頭望來，高典靜嚇了一跳，原來她竟然在傳鷹眼內看到他深刻豐富的感情！這類情緒通常都很難和這個凡事滿不在乎的浪子，連在一起。

高典靜低聲道：「思漢飛已公佈了直力行和田過客的死訊，並將他們的首級示衆，只有碧空晴僥倖逃去。」兩大高手竟是一齊命畢當場。

傳鷹知道她與當地權貴非常熟絡，要得到這些消息，自非難事。他盡力壓制着自己乍聞這兩大高手的惡耗時那種悲痛。傳鷹與他們雖不是深交，但各人肝胆相照，幾番出生入死，已建立了過命的交情，幸好碧空晴安全逸去，他對這慷慨激昂、豪邁不羈的好漢，特別有好感。

高典靜見他垂首不語，安慰他道：「死亡亦未必不好，怎知死者不是在另一世界『醒了過來』呢？」

傳鷹奇怪地望她一眼，暗忖此姝的口氣怎麼這樣酷似自己。腦筋同時飛快轉動，想到思漢飛居然將這兩人首級示衆，擺明了必殺自己的決心，以蒙方的龐大勢力，要查到自己隱匿於此，並不太難，況且官捷等還知道自己和高典靜有着一定的關係，看來蒙人摸上門來，應是早晚間事。怕就怕連累了高典靜。當然惟一方法就是即時離去，想到這裏，傳鷹站了起來。正不知要怎樣開口。

高典靜道：「你要走了？」

傳鷹道：「高小姐之恩，傳某沒齒不忘，他日有緣，再來相會。」

高典靜緩緩背轉身，平靜地道：「你我道不同不相爲謀，見與不見，有何分別。」

傳鷹本想美言兩句，但一想起不宜久留，心內暗嘆一聲，轉頭而去。

大街上陽光耀目，天氣良好，傳鷹大搖大擺地走着，一點也不似蒙軍的頭號敵人。原來據他推算，昨夜參與圍捕他的蒙方高手和精銳，現在必然處於休息的狀態下，尤其是那些曾和自己或碧空晴等搏鬥的高手，更需要避入靜室練功，恢復損耗了的眞元，療傷過程的長短，要視乎人的修爲而定，像傳鷹這樣六七個時辰便功力盡復，是絕無僅有的例子。所以現在可以說是蒙人防守最脆弱的時間。當然思漢飛老謀深算，一定有所佈置，使敵人難以有機可乘，但無可避免地，卻必然偏重於防守那一方面。

街上行人衆多，間中走過一隊隊的蒙軍，都認不出傳鷹，當是未曾參與昨夜之役。這些都是戍兵，與昨夜精銳的近衛兵團，各隸屬不同的任務和範圍。傳鷹一直向城門走去，心中只想趕快離

開此地，此後何去何從，出城後再作打算，心目中同時升起了幾個念頭：祝夫人不知怎樣了？祁碧芍又是否隨龍尊義回南方去呢？就在這時，他感到有人在後跟踪着他。

傳鷹不動聲色，一閃身便轉入了一條窄巷，兩邊高牆，整條窄巷一目了然，傳鷹正盤算着跟踪者如何仍可尾隨自己而不被發覺，此時一個人已衝進窄巷。傳鷹手按刀把，一股殺氣冲出，把來人籠罩。

跟踪者是個中年漢子，傳鷹只覺此人面善非常，登時記起那日飄香樓上，龍尊義的部屬以祁碧芍為首，偷襲官捷等人時，此人正是其中之一。連忙把殺氣收回。

那中年漢子咕咚一聲，跌坐地上，面色蒼白，不斷喘氣，傳鷹雖未出手，可是他殺氣一冲之威，不啻萬馬千軍，這類好手，何能抗衡，那中年漢子但感一股龐大之極的無情壓力，當胸迫來，這股強大的力量還隱含一種吸拉之力，使他欲退不能，立時呼吸不暢，內臟似卻爆裂，全身有如針刺，若非傳鷹及時收回殺氣，他只怕會當場命畢，縱是如此，但亦已吃了很大的苦頭。

傳鷹站在丈許開外，冷冷看着這個坐在地上的中年漢子，一副袖手旁觀的模樣，這態度做成一種莫測高深的心理壓力，果然當中年漢子回過氣來，站直身子，立時開門見山道：「傳大俠請恕小的無禮，鄙人鄭東成，在龍尊義元帥祁碧芍小姐手下任事。今次特奉小姐之命，請傳大俠前往一敍。」

傳鷹皺眉道：「祁小姐難道沒有隨龍尊義回廣東去？」

鄭東成恭聲道：「正是這樣了，但內中的原因我卻不大清楚。看來必是與傳大俠有關，因為祁小姐發散了所有人手，誓要找到大俠。」

傳鷹暗忖，估量此人亦所知有限，看來只有見到祁碧芍才能得悉箇中原因。

傳鷹很快便在城東的一所小房子見了到祁碧芍，她換了一身湖水綠的緊身武士裝束，英氣勃勃、明麗動人，另有一種女性的嫵媚。

祁碧芍揮手摒退所有手下，待整所房子只剩下他們兩人時，這位表面上拒人於千里之外，以艷名冠絕武林的紅粉艷后，便如一座忽爾融化的冰山，整個人乳燕投懷地撞入傳鷹的懷內。

傳鷹擁着一團熱火，心中泛起當日在西湖之畔，背負着這個美麗的胴體，血戰整夜，頓覺這懷中的美女，已成為了自己血肉的一部份，那的確是難忘的一夜。當時明月在，曾照彩雲歸。

祁碧芍從他懷中抬起頭來，以她低沉而富於磁性的聲音輕輕道：「傳鷹！傳鷹！我以為再也見不到你。」在此等兵荒馬亂的時期，要尋獲一個人，若果不是命運的安排，無異大海撈針。

傳鷹閉目沉思，過去這二十多天的經歷，其豐富幻變處，是那麼多姿多彩和不可想像。

祁碧芍望着這曾托以生死的男子，他便像是一座在狂風暴雨中屹立不倒的高山，心內充滿了激烈的熱情，縱是為他而死，也絕對甘心。

祁碧芍的語聲傳入傳鷹的耳際道：「傳郎，我們今後何去何從？」

傳鷹驀地驚覺，答道：「天下名山大川，各具靈秀，何處不可去。」腦海中浮現出塞外壯麗的山川。

祁碧芍全身一震，似乎甚為錯愕。

傳鷹不解地低頭細察懷中美女的俏臉，聯想起當日在千里崗的靈山古刹內，也是這樣俯首凝視祝夫人楚楚的俏臉，但感白雲蒼狗，世事無常，最眞切動人的「現在」，轉眼間便已成了過眼雲煙，心內一陣感觸。

祁碧芍凝望着傳鷹的雙目，看到他眼裏那豐富的感情，輕輕道：「傳郎，國家興亡，匹夫有責，以你絕世天資，何不隨我等共抗大敵，救萬民於水火之間。」

傳鷹好像給冷水當頭潑下，一陣心灰意冷，襲上心頭，淡淡道：「傳某胸無大志，實難負重任。」只覺懷中美女，身體忽爾轉硬，兩人雖仍緊緊相擁，但剛才的柔情蜜意，卻是消失無踪。

祁碧芍輕輕推開傳鷹，背轉了身，道：「傳郎，你豈是如此之人，當日你捨身不顧，闖入地下迷宮，把岳册帶給我們，正是大仁大勇，今日形勢逆轉，反蒙有望，傳郎又豈能袖手旁觀。」

傳鷹心內一片煩厭，緩步走近一扇窗戶，看見外面陽光普照，大自然仍是如斯美麗，但人與人的鬥爭卻永無休止。

祁碧芍冰冷的聲音在背後响起道：「人各有志，我祁碧芍自不能相強。」停了一停又道：「我現在即返廣東，如若有緣，或可再有相見之日。」說到最後聲音已有點哽咽。

傳鷹聽到祁碧芍的足音，走出門外，逐漸消失，腦內一片空白。轉眼間，整所房子，便剩下他一個人，和他那冰冷的心。

傳鷹暗下決心，只想速離杭州，轉身便走往大門。

剛要推門，有人已先他一步，推門而入。

傳鷹心中一懍，知道自己剛才心情鬱結，功力大打折扣，居然不知有人接近。

這人身形高大，高勾的鼻樑，使人一見難忘，正是蒙方在這裏的總指揮使，僅次於思漢飛，被譽為色目第一高手的卓和。

兩人雙目互視，精芒暴閃。

傳鷹手握刀柄，全屋立時殺氣瀰漫。

卓和也運起功力，與傳鷹強大的氣勢，分庭抗禮。兩人數度交手，惟有這次是兩人相對。

卓和說道：「傳兄確是高明，居然這麼快便回復過來，大出本人意料之外，以致很多佈置，全然用不上來。」這人說話坦白直接，連身為敵人的傳鷹，不期然也對他產生好感。

傳鷹道：「本人即將離城而去，此後你我各不相干，還請長話短說。」他受了祁碧芍一事的影响，只願避進深山，探求戰神圖錄上的秘密，一切世俗之事，都不想理會。

卓和神情驚異，愕然道：「傳兄之話似乎有欠考慮，要知一旦捲入這類人間恩怨，豈能輕易脫身，今日來此自是有要事奉告。」

傳鷹略一皺眉，一副不耐煩的神色。

卓和道：「當今蒙古大汗，已頒下聖旨，定下本月十五，把杭州的主街鎮遠大道整條封鎖，是日午時，敝方第一高手蒙赤行，將會與閣下決戰於長街之上，故本人特來邀約。」

傳鷹微一錯愕，繼而仰天長笑道：「蒙古大汗於我何干，傳某要來要去，豈是他人能加以左右，這等決鬥之事，本人全無興趣。」

卓和胸有成竹地道：「思漢飛皇爺早已有見及此，故特使了一點手段，務使閣下答應這決戰之邀，事非得已，懇請勿怪。」跟着一拍手，一個色目高手現身窗外，兩手橫抱着一個古琴。

傳鷹全身一震，心想畢竟還是連累到高典靜。

卓和又道：「只要傳兄準時赴約，卓某以項上人頭担保，高小姐必能毫髮無損，繼續她在杭州的生活。」頓了一頓又道：「本人同時保証，讓祁碧芍安然離杭，不下任何追殺的命令。」

傳鷹心下恍然，這思漢飛其實一直掌握着龍尊義等人的行止，但他卻採放任政策，讓他們坐大，甚至帶走「岳册」，也毫不在乎，其意自然是先讓他們聚集所有漢人反蒙的力量，再一舉擊破，一勞永逸，這思漢飛的壯志雄心，足當不世之傑。思漢飛才是最可怕的對手。

傳鷹眼中威稜迸射，突然拔刀在手，遙指卓和，一股驚天動地的刀氣，使卓和慌忙拔出雙鐧，形勢一髮千鈞。

傳鷹哈哈一笑，收回長刀，朗聲道：「能與蒙古第一高手，決鬥長街之上，豈不快哉！到時傳某定於午時赴會。但高典靜必需立即放回。」語氣堅決，絕無轉圜餘地。

卓和何等樣人，當機立斷，肅容道：「傳兄提得起放得下，不愧豪雄之士，卓某萬分佩服。傳兄一諾已足，卓某又豈會枉作小人。」當即傳下命令，釋放高典靜，並下令不得追殺。便告辭而去。

傳鷹下定決心，反而拋開一切煩惱，飄然而去。

＊　＊　＊

七月七日，杭州蒙方政府在鎮遠大街貼出告示，限令全街兩邊屋宅之居民，必須於七月五日巳時前，撤離居地，至另行通告為止，都不得在該段時間內，進入該區，屆時蒙軍開至，封鎖該地，擅入者死。蒙古第一高手蒙赤行，將會與傳鷹決戰於鎮遠大道之中。

這個消息像瘟疫般蔓延，一刹那便傳遍杭州，跟着向各省擴散。這一戰，已勢在弦上。

＊　＊　＊

七月七日晚，飄香樓。

高典靜走進飄香樓內，這時廳內站了一羣人，除了官捷外，還有程載哀等幾個漢人高手，衆人見到她入來，都恭身為禮，態度尊敬，官捷的表情有點不自然，做叛徒的滋味，確不好受。

高典靜微笑還禮，她一舉一動都是風姿優雅，令人目不暇給。

她踏上通往二樓雅座的梯階時，仍隱隱覺得這批蒙方高手的目光，正注視着自己的背後，這幾位高手當中，以程載哀的眼神最足，據說他的武功與畢夜驚相若，當日田過客力戰而亡，便是以他為主的戰果。

高典靜有一種很奇怪的直覺，就是這些不可一世、趾高氣揚的高手之所以特別敬重自己，全因為對傳鷹的敬重。他們雖是對敵的關係，但現在形勢微妙，蒙古大汗已親自批准了蒙赤行和傳鷹的決鬥，無形中承認了傳鷹的身份，所以傳鷹雖然身為蒙人的死敵，但即管他招搖過市，絕沒有任何人敢動他分毫，一切都有待決鬥的來臨和解決。

走着走着，已來到一間廂房內，房內一名中年男子正在相候，此人相貌堂堂、氣度非凡，一點也沒有因久候而有煩燥的表現。

高典靜一進房內，他連忙起身讓坐，房中照例放了她慣用的古琴，高典靜也不多言，坐在琴前，調音後叮叮咚咚地彈起琴來，她修長而柔軟的手指，在琴弦上飛舞，奏的是憶故人。琴音樸而不華，寧靜致遠。

一曲既盡，該男子喟然長嘆，顯為琴音所動，有感於懷，不能自已。

高典靜亦是另有懷抱，一時兩人默然無語。窗外繁星點點，月影凝空。

男子打破靜默，讚嘆道：「典靜你的琴技，眞當得起天下無雙這個稱許，尤其今夜這一曲憶故人，哀而不傷，已臻琴技的化境，他日我憶起此刻，定難自已。」這人措詞優美，表現出個人的學養，含蓄地表達內心的感觸。

高典靜心想：剛才我雖然在此彈琴，心神卻繫於傳鷹身上，你卻如此感動，造化弄人，竟是如斯。

男子續道：「自去年一別，我奔波各地，每一次憶起你的音容，心中情思難禁。早知這等掛人心，何如當初不相識。」

高典靜心神一震，抬起頭來，對面這男子，無論人品胸襟，皆是上上之選，雖不能和傳鷹那種獨特的氣質相比，亦是萬中無一的人物，他每一次來都只是靜聽琴音，從未像現在那樣赤裸裸地透露心中之情。

那男子不再多言，只是雙目中透露出無限深情，使人心悸。

高典靜心田內浮現出傳鷹的丰姿，今日她耳中所聞，幾乎都是有關蒙赤行與他決鬥的話題，只想掩耳不聽，她實在難以接受任何有關傳鷹落敗身亡的猜測，但這已成了一致的定論，她只想躲在一個荒野無人之地，無論戰果如何，也不想知道。

男子續道：「典靜，如果妳肯委身下嫁於我，本人周城宇，願意退出紅塵，

和你找一個清靜隱僻的桃源之地，共渡此生，終日聽你彈琴，其他的事，便一概不管。」

這幾句高典靜聽得極爲入耳，茫然抬起頭來，兩行清淚，急湧而出。當周城宇一隻手，輕摟着她的香肩時，她心中想着的，仍只是傳鷹一個人。

周城宇聽到高典靜微不可聞的聲音道：「請即帶我遠離此地。」

＊　＊　＊

在數丈之外另一間廂房內，聚集了官捷、程載哀等一眾高手，話題正是有關漢蒙兩大頂尖高手的決鬥。這是杭州的人目下最熱門的話題，他們談的也不例外。

官捷道：「程老師，蒙赤行和傳鷹兩人，程老師都已見過，不知你對他們勝負有何見解？」各人都露出極有興趣的神色，因爲一般人的推測，都是憑空猜想，但程載哀既然分別見過這兩人，自己本身亦爲有數高手，作出的推測自然權威得多。

程載哀環視眾人一眼，面容一整道：「坦白來說，程某若對上這任何一人，落敗身亡，不在話下，但若要我選擇的話，我卻寧願面對傳鷹，而不想對上蒙赤行。」

另一漢人高手寧遠奇忙道：「程老師，此話何由？」既然都是落敗身亡，死在誰手上又有何分別？」

程載哀苦笑道：「當日我在皇爺引見下，得謁魔宗蒙赤行，那經驗實在極爲可怕。」說到這裏，停了下來，陷進了回憶裏，面上的表情，便似要在一個惡夢裏掙扎醒來。

眾人大爲驚懍，要知程載哀爲黑道絕頂高手，一生橫行無忌，居然連回憶起當日與蒙赤行的相見，也驚悸如此，怎不教眾人驚駭莫名。

程載哀續道：「蒙赤行最驚人處，是他修成了一種以精神力量轉化物質的奇功，那日他只是望了我一眼，我便感全身乏力，完全起不了對抗之念，那感覺就像在惡夢裏，明明見到毒蛇惡鬼，羣起撲噬而來，卻無法抗拒。」

眾人一想，這確是可怕之極，蒙赤行這種境界，實已到了曠古絕今的地步，試問還有甚麼人可以和他對抗？

官捷道：「我想或只有無上宗師令東來，才能與他匹敵。」

眾人又繼續談了一會，直至深夜，這才散去。官捷登上駿馬，馳向自己小妾的別宅。

街道上靜寂無人，有如鬼域，剛轉出了街角，小妾的別宅已然在望，官捷一抽馬頭，停了下來，街心現出了一個人來，正是向無踪。

向無踪沉聲道：「官兄在何處快活回來了？」

官捷嘿然一笑道：「龍尊義等人已盡離此地，看你還能約些甚麼人來？」這幾句說話暗諷向無踪當日聯同祁碧芍等偷襲之事，同時亦試探他是否尚有幫手。

向無踪看着這個昔爲戰友的叛徒，一股怒氣沖了上來道：「要取你狗命，我一人便已足夠。」伸手拔出背後長劍。

官捷嘲弄地一笑道：「你向無踪多少斤兩，我官某豈會不知。那次算你命大，否則早隨任老鬼等，一齊歸天。」說完躍落馬下，抽出長劍，遙指正向他迫近的向無踪。

官捷大爲驚駭，幾乎懷疑自己面對的是另有其人，原來他發覺向無踪氣勢龐大，劍尖晃動間，精妙絕倫，將自己的劍勢完全封死，比之自己熟知的向無踪，功力精進了一倍不止。怎不令他驚駭欲絕。

向無踪心中怒火狂燃，想起復尊旗因此人之背叛而覆滅，自己尊之若父的任天文，亦因這叛徒而慘死，低叱一聲，全力一劍刺去。

官捷揮劍抵擋，兩人乍合又分，雙劍互相遙指。

跟着官捷手中長劍墮地，向後倒下，胸前鮮血狂湧而出。

向無踪走前低頭細察，看着官捷蒼白的臉。

官捷道：「這也好，免得我不能安睡。」

向無踪道：「早知如此，何必當初。」

官捷聲音漸趨微弱道：「換了閣下是我，恐怕仍難避免走上這條道路，其中細節，亦不堪提。」跟着道：「傳鷹的處境，已極險惡，陰癸派因畢夜驚和烈日炎的慘死，現在盡起派中精銳，來杭復仇。」

向無踪心中一震，陰癸派爲魔教的旁支，詭秘莫測，甚至連其所在之地，一樣罕有人知。魔功另闢蹊徑，觀乎畢夜驚和烈日炎的身手，派中其他各人，當亦有驚人絕藝。據說陰癸派的現任掌門厲工，當年爲無上宗師令東來所敗，覓地潛修魔功，若今次引得他前來，加上派中其他高手，傳鷹處境，就非是險惡所能形容了。

官捷續道：「白刃天的師傅邪王歷沖亦在此途中，傳鷹此戰，縱使勝出，怕也難逃此等惡魔毒手。」說到這裏，突然大口喘氣。

向無踪思緒混亂，這歷沖是黑道的有數人物，極不好惹，與其落到他們手中，傳鷹倒不如轟轟烈烈戰死於蒙赤行手下，反而好過得多。

官捷全身一陣痙攣，向無踪見他口唇急動，似還有話要說，連忙低頭下去。官捷以低不可聞的聲音道：「無踪，換了是另一個時代，我們或可成爲知交好友。」頭一側，便已死去。

向無踪站直身子，心中毫無得報大仇的歡欣。

＊　＊　＊

七月十日。

各地的武林人物，開始從四方八面湧入杭州，這一戰成爲了江湖上最重要的頭等大事，代表了漢蒙兩方的聲譽，假設任何一方戰敗，便勢難再抬起頭來。

傳鷹卻似在空氣中消失了，無論各方面的人怎樣努力，亦找不到他的踪影。

離七月十五的決鬥，還有五日。

＊　＊　＊

七月十日晚。

蒙古總指揮使卓和的大宅，燈火通明。

大廳的正中，卓和穩坐客位。右邊一排坐的盡是赤扎力、程載哀、崔山鏡等蒙古領導人物。

左方一排坐了十多個形狀怪異的男女。

爲首是一個長髮垂肩的男子，此人面色紫紅，皮膚滑如嬰兒，雙目威稜電閃，白衣如雪，身材瘦削，卻骨格極大，頗有一種仙風道骨的味道，一看便知是難惹之極的人物。

其實這人豈止難惹，卓和離他有丈許的距離，仍然感到一陣陣陰寒之氣，從這人身上發射出來，使他不得不運功抗拒。這人正是畢夜驚和烈日炎的師兄，江湖上最神秘的陰癸派掌門，血手厲工。當年橫行天下，滿手血腥，後來惹出無上宗師令東來，這才落敗歸隱，今次重出江湖，據說魔功大成，比以前又可怕百倍。

他左邊是位身穿道袍的女子，看來三十多歲，面目姣好，可惜雙目閃動間，予人兇毒狡猾的感覺，是僅次於厲工下陰癸派四大高手之一的符遙紅，據說一條軟索，已得窺魔功之秘，武功尤在四大高手之一的畢夜驚之上。

依次而來的便是陰癸派其他兩大高手，魔影鄧解和鬼刀李開素，這兩人多年沒有出來走動，想亦是因令東來之威，養晦韜光。

跟着是個妙齡少女，樣貌秀美，雙目艷光流轉，媚骨天生，是符遙紅的徒弟。

接着是謝沖、凌志遠、康圳、白廣然等一眾陰癸派第二代弟子，觀乎他們的眼神氣度，均是不可輕視的高手，陰癸派的實力，經過一番休養生息，又已逐漸强大起來。

卓和舉杯勸飲，眾人客氣一番後，卓和道：「厲宗主今次重出道山，未知有何大計，可否容我等盡盡心力。」

厲工望向卓和，卓和面上一熱，此人眼神的凌厲，比之傳鷹、蒙赤行、八師巴等，也不遑多讓。

厲工道：「本人不欲自誇，當日敗在令東來之下，心服口服，這十年來潛修敝派紫血大法，始大徹大悟，明白天人之道，全身血液，盡轉紫紅，神功有成，回想當日一敗，致有今日之果，人世間禍福難料，此爲一例。」聲線低沉有力，帶有一種使人信服遵從的魔力。

卓和根據傳聞，知悉以往這魔王的聲線高亢難聽，性情暴燥，可是今次面對此君，卻全無這種感覺，這紫血大法不但給人換血，還有使人轉化氣質的成效。

厲工續道：「今次厲某率眾出山，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和令東來再決生死，是成是敗，反爲次要。」眾高手一齊凜然，一方面佩服這魔君的心胸氣度，另一方面居然以這等人物，潛修十年後，又練成傳說中魔教的無上心法，但對於與令東來一戰，依然全無把握，這令東來武功之高，令人難以想像。

那身穿道袍的符遙紅尖聲道：「還有就是要爲畢夜驚和烈日炎報殺身之恨，割掉碧空晴和傳鷹兩賊的人頭，以祭他們之靈。」

程載哀不解地道：「符仙姑，請恕在下多言。烈日炎確爲碧空晴所殺，你要找他報仇，天公地道，但畢兄當夜與直力行決鬥高樓之上，兩人同歸於盡，又怎能扯得上傳鷹？」

符遙紅冷哼一聲，顯然對程載哀的質詢大爲不滿，道：「若無傳鷹此人，又怎會有當夜之戰，畢師弟又怎會慘死當場。」眾蒙方高手一齊愕然以對，均覺此婦蠻不講理，惹人反感，惟有崔山鏡心下竊喜，傳鷹這次惹出陰癸派，如若一不小心，落在這等凶人手上，眞的生不如死。這崔山鏡心胸極窄，當日傳鷹在他手中逸去，進入秘道，使他恨之刺骨。

厲工一舉手，符遙紅登時住口，這兇狠暴虐的惡婦，對厲工極爲忌憚。

厲工道：「敝派與傳鷹之怨，始於當日他於靈山古刹，插手破壞師弟畢夜驚取得有關令東來資料時起，敝派專講以眼還眼，這個深仇，已難以化解，況且我們還要在他身上，追查有關令東來去向的秘密，所以傳鷹此子，我們是志在必得。」此人不愧一派之主，說話條理分明，同時劃清界線，表明與傳鷹之怨，已沒有轉圜餘地，使其他人不能插手。

卓和心想不好，這陰癸派擺明要在蒙傳二人決鬥之前，找到傳鷹，追問令東來的下落，否則傳鷹命喪蒙赤行之手後，找到他還有何用。心裏急忙籌謀應付之法。

另一個陰癸派的高手魔影鄧解道：「還請卓兄大力幫忙，告知傳鷹的行止，若果我們能先一步將他解決，便不用勞煩貴方的蒙先生了，不正是兩全其美。」這人面色青白，乍看有如病者，但雙目開闔間精芒隱露，功力直迫那符遙紅。

卓和道：「貴派隆情高義，本人僅代表蒙古大汗在此致謝。但蒙傳兩人決鬥一事，爲大汗的意旨，事在必行，還望在兩人決鬥之前，貴派網開一面。」卓和這幾句話，非常客氣。

陰癸派眾人嘿嘿冷笑，大是不滿。蒙方高手見對方氣燄迫人，當然不是滋味，氣氛突然緊張起來，劍拔弩張。

卓和心中有氣，望向厲工，這陰癸派的第一高手，表面上不露半點聲色，只是抬手示意，全廳登時鴉雀無聲，這魔教絕頂高手的聲威，不但鎮住已派高手，連蒙方眾人，也懾於其威勢，靜待他發言。

厲工淡淡道：「貴方爲難之處，敝派也不是不知，卓兄可有補救之道？」

卓和恍然大悟，這厲工確是厲害之極，一步步把自己迫上一個陷阱，但他亦不願在這個時刻，爲己方結下這等强仇大敵，無奈道：「厲兄好說，假設傳鷹戰死於此役，敝方便負責找出祝名榭的未亡人蕭楚楚的行踪，那便直如找到傳鷹一樣，閣下意下如何。」

厲工點頭道：「這也使得，但時機轉

7即逝，還請卓兄大力幫忙，盡早將蕭楚楚匿藏之地賜告，敝派自然遵從指示。」這一番話軟中帶硬，暗示若一日不能得知祝夫人的行止，便一日不會放棄找上傳鷹的可能。

卓和權衡輕重，斷然道：「好，我將在三日內告知閣下所要資料，若貴派找上祝夫人時，對和她在一起的赫天魔，還請放他一馬。此人爲敝國國師八師巴的弟子，若有任何損傷，於我方顏面上極不好看。」卓和也是老謀深算，在這等節骨眼上，才來談條件。要知赫天魔亦爲絕代高手，說要不傷他而擒獲祝夫人，正是談何容易。

厲工略一皺眉，斷然道：「可以！」他心想天下間惟有蒙人的强大力量，才可查探出祝赫兩人藏身之地。些許條件，難以避免。

這兩人幾句對話，立使祝夫人陷入非常危險的境地。

* * *

同一時間內，在城郊偏僻處一所私人大宅內，江湖上另一股勢力亦正在集結中。

江湖上各幫各派的代表人物，利用種種不同的方法和掩護，秘密地前來此處。這次發出邀請的，正是武林上最負盛名的少林、武當和青城三派。

三派在武林上均有數百年歷史，源遠流長，弟子遍佈天下，勢力已深入社會每一角落，雖然戰亂連年，力量大受打擊，道消魔長，但仍擁有不可輕侮的實力。所以雖然時間倉卒，依然能於極短時間內，通過龐大的聯絡系統，邀來各方豪雄。

向無踪藉着許夫人的關係，亦得以前來參予。

兩人來至大宅，由許夫人出示密件，立即被請入內。這時一名中年漢子走前抱拳爲禮，客氣幾句後道：「在下武當林賢，還望許副幫主引見這位朋友，今次事關重大，請直言這位朋友來此的理由。」

向、許二人暗讚對方辦事嚴謹，處處小心，連飛鳳幫的副幫主也不賣賬。

許夫人道：「這位是魅影向極的公子。曾在任旗主手下辦事，今次前來，將有重大消息，轉告各位。」

林賢忙道：「原來如此，向兄請恕小弟得罪，各派代表幾乎已經到齊，便請入席。」隨即引路。

在大廳上，約五十個席位，都已坐滿了人，其中不乏舊識，許夫人一一點頭爲禮。

一把雄壯的聲音響起道：「今日各位前來，在下先代表少林、武當和青城三派，向各位致謝。」這人身材頗高，正是有青城第一劍之美譽之丁台湃。此人無論身份、武功和品德，也足以勝任這個聚會的主持者。他左邊坐的是忘生大師，代表少林，右邊是一風度翩翩的青年狄恒限，這人新近崛起武林，絕世奇才，已隱隱成爲武當新一代的領導人，今次代表出席，意義深遠。

這時三人一齊起身抱拳敬禮，在座各幫派高手，急忙一齊起身回禮。這四十多人雖然一齊站起來，但卻絲毫不聞桌椅杯碟碰撞之聲，足見在座都是高手。

向無踪遊目四顧，看到幾個江湖上俠名最著的人，例如丐幫的遊子昇、峨嵋的青蓮道姑、長江幫幫主陳野叟、有嶺南第一高手之稱的方樸、南宮世家少主南宮亮和他的新婚夫人呂雲媚、長白派的著名高手凌幻影、點蒼的著名女性高手荊紫等，均有出席，這些人代表了現今正派的力量，武林的精英。

這時丁台湃在主家位坐定，衆人紛紛就座。

丁台湃遊目四顧，和座中的熟人微笑爲禮，這青城第一高手，無論在風度和氣概上，也極有大將之風，使人對他充滿信心。

丁台湃道：「今次邀各位前來，實在事非得矣，無庸丁某多言。這一刻無論在武林和國家，均是生死存亡的時間。但令人可恨的是，卻偏又使人無從插手，有力難施，今晚這個聚會，便希望能集合大家的意見和力量，作出一點事。」

座上的恒山派的梁子放道：「敝掌門已請出鎮派靈芝，據說有增長功力的神效，但可惜敝派動用了所有人手，仍不能找到傳大俠的踪影，所以丁兄所言無從入手一語，本人至有同感。」這梁子放在江湖上輩份頗高，人面又廣，如果連他也找不到傳鷹，這實在耐人尋味。

這時衆人紛紛發言，原來各幫各派，都盡力找尋寶刀神物之類，以增加傳鷹取勝的機會。

向無踪一見心下大爲不安，這些人雖一片好意，但正反映着他們對傳蒙此戰，幾乎已認定了傳鷹必敗，才這樣歇斯底里地捨本逐末，希望能逆轉戰局。蒙赤行作爲一個永遠不會被擊敗的惡魔形象，看來，已深深印在各人腦中。

祁連派的高手坐山掌鐵存義道：「各位請聽本人一言，武功若果到達像傳大俠和蒙赤行等級數的高手，講求的已是精神力量、意志和智慧的競賽，這等修養需千錘百煉的長時間刻苦鍛練，絕對沒有速成捷徑和取巧的神兵利器，因缺乏培養出來的感情，難生感應，可能弄巧反拙。我不想各位在這方面浪費精神，特大胆提出，請勿見怪。」衆人一時默然無語。

丁台湃注目鐵存義，暗忖此人一向遠處西陲，想不到見解精闢，不禁對他刮目相看。

向無踪起身道：「各位，在下向無踪，爲魅影向極的次子，近日因緣巧合，得悉一些重要資料，皆顯示情勢愈趨複雜，不利於傳大俠。」說到這裏，頓了一頓，衆人的眼光全集中於他的身上。

向無踪續道：「陰癸派已高手盡出，誓殺碧空晴大俠和傳大俠，所以縱使傳大俠決戰勝利，恐怕也難逃此等蓋代凶人的毒手。」衆人默然無聲，這陰癸派爲兇名最著的邪派，由該派出來的兩個高手畢夜驚和烈日炎，便已弄到雞犬不寧，莫奈他何。聽說該派宗主血手厲工，功力更遠勝畢、烈兩人，這等對手，實在可怕。這些年自無上宗師令東來退隱

江湖，道消魔長，從這個角度看，益發顯出傳鷹和碧空晴等的重要。

武當的代表狄恒限道：「現在惟一對抗這等邪魔的方法，就是結成緊密的聯盟，通過各家各派的團結，去應付當前的艱困，所謂謀事在人，成事在天，若我等已盡力而爲，成敗在所不計。」這人年紀輕輕，說話卻極爲得體。

忘生大師發言道：「首先我們推舉一個核心的組織，計劃各種行動，如果真能得到各幫派的一致支持，我們的力量也是不可忽視。」衆人均點頭贊成，要知若沒有一個有力的核心組織，便像一個孔武有力的人，卻只是一名白痴，空有一身力量，無從使用。

衆人當下即商議各項細節。傳蒙二人這一次決鬥，已成爲關係着整個武林的大事，除了私人恩怨，門派的恩怨，國家的恩怨，還棄涉到正邪的消長，錯綜複雜。

但傳鷹卻似在人間消失了。

* * *

七月十一日。晴。

決戰的日子愈迫愈近。

各大勢力都派出人手，找尋傳鷹，但都是徒勞無功，連碧晴空也不知躲在那一個角落裏。

決戰的消息，從水道、陸路等不同的形式擴散出去，這一戰已成了天下人關心的頭等大事，一般來說都認爲蒙赤行贏面高出很多。戰果亦成了市井間賭博的對象。

* * *

七月十二日。多雲。

蒙軍已開始進駐鎮遠大街，登記居民的戶籍，設置關卡，嚴防有人佈下陷阱。近衞兵團更從大都運來五十隻獒犬，準備到時作清場之用。

很多居民怕事的，早已提早搬往親朋戚友處暫住，這類舉動有連鎖的反應，幾乎在十二日傍晚前，居住於鎮遠大道的居民，遷走的早超過了八成，未遷出的，亦不敢出來走動，氣氛相當緊張。

武林人物，甚或閒雜人等，因爲怕了被蒙兵盤查，也打消了入內闖蕩的念頭。

整條大道，了無生氣。

* * *

七月十三日，密雲不雨。

最後一家人，在黃昏時分離開鎮遠大道的家居，遷往朋友家裏。

末日好像已提早來到這條大街上。

超過四萬的蒙古兵隊，被調來輪班負責整個區域的巡務，將整條大道封鎖起來，平日車水馬龍的長街，頓成鬼域。

附近的制高點，都由蒙人箭手把守，任何試圖闖入該區的人便會遭受到被射殺的命運。

愛傳鷹或恨傳鷹的，想幫助他又或想置他於死地的，都一律被拒於這範圍之外。

七月十五日的午時，天下只有兩個人可以進入鎮遠大街。

那就是蒙古第一高手蒙赤行，和如彗星般崛起的漢人高手傳鷹。

* * *

七月十四日。微雨。

鎮遠大道。

宛如在深海的至低處，傳鷹的意識慢慢從無限的深度，升上水面來。

水面上就是所謂的現實世界。

傳鷹緩緩從深沉的睡眠中，醒轉過來。

他的感官立時展開迅速的活動，首先他的聽覺告訴他，周圍是出奇的平靜，和十天前他進入這深沉的睡眠前，那嘈吵熱鬧，簡直完全是兩個不同的世界。

傳鷹依然保持橫卧的姿勢，開始進行自我檢查的工作。

出乎他意料之外，他竟然感到前所未有的舒暢，經過了這十日來的睡眠，他並沒有絲毫久睡後那種昏沉，反而每一個毛孔都在歡呼，腦筋轉動靈快，功力更見精進。

傳鷹暗忖，戰神圖錄四十九幅石刻，果然每一幅都有驚人的作用。自己雖然十日未進點飯，水也不沾唇，但卻不覺絲毫飢渴。

他知道自己已成功地領悟到人與大自然的關係，把身體轉化成吸取宇宙無時無刻不存在的能量的媒介，達到古人所說「奪天地之精華」的境地。

他再不需要從食物水份得到營養供應，天地的精氣，便已足夠有餘。這時傳鷹到達了古人傳說中的「辟穀」的層次，雖然仍未能乘雲氣，御飛龍，但比之吸風飲露的逍遙，又已勝一籌。

一股前所未有的喜悅，湧上心頭。

目下雖是置身於一間大戶人家，放置廢物的閣樓內，在他的眼裏，卻是勝比皇宮別院，每樣東西都出奇地美麗，在窗外透進的陽光下，散發著光輝，牆角密佈的蜘蛛網，地板上的破傢俬，其存在本身，便已隱含至理，帶有某一種超越物質的深義，傳鷹環顧四周，看到了平時完全忽略了的事物，他知道經過了戰神圖錄心法的十日潛修，自己的意識和感官，已起了驚人的變化，就好像一條長住深海之下的小魚，第一次浮上水面，接觸到水面上那奇異美麗和動人的世界。

一陣腳步聲，打斷了他的思路，在步聲之中，還夾雜著一種極輕微的聲音，都逃不出傳鷹聽覺的警戒網。

傳鷹心中一動，心忖那輕微的足聲，必是犬隻踏地的聲音。這時步聲愈來愈大，向著自己這個方向而來。

他急忙運功收起全身熱力，封閉毛管，阻止體氣外洩。

人犬在樓下巡梭了一會，便即離去，傳鷹連犬隻靈敏勝人的觸覺，都被他瞞過，便是這個計劃的設計者卓和，也始料不及。

難怪各方面搜尋傳鷹的努力，均告失敗。他其實一直潛伏在鎮遠大道一戶人家的廢棄了的閣樓內。他十日修行，既不需要一般人家日常飲食起居，自然如在人間消失了一樣。

這時已是午時，離明天的決鬥，剛

好是十二個時辰。

傳鷹盤膝坐起，眼光四圍巡視，忽見牆角有件酸枝木的大燈台柱，通體紫紅，木質緊實之極，燈台的柱身粗大，長有五尺，傳鷹大喜，拿到手中一掂，十分沉重。

傳鷹腦海靈光一現，拔出背上自己而名震天下的厚背長刀，仔細打量燈台的柱體，如此好一會兒後，便開始批削起來。

他的精神和刀鋒，已結成一體，每一落刀的角度、輕重、快慢，他發覺亦是一件極爲講究的事，直接影響到他的要求。

這便如一個寫畫的大師，意到筆到，始能成其無上的作品。何時停，何時止，則乃屬天然之事，時至自知。

他的現在，他的世界，便只是手上這條不斷因自己落刀而變化的木棍，他邁進創作的狂熱天地裏。

與高典靜的愛恨交纏，祁碧芍和自己的分歧和矛盾，思漢飛那未完成的決鬥，田過客爲救自己而身亡，碧空晴豪情仗義，祝夫人雨夜熱戀……

還有，就是那即將來臨，與蒙古第一高手蒙赤行的決鬥。

這一切一切，都不屬於「現在」這一刻，都是無關痛癢，不需一顧。

傳鷹進入了徹底「忘我」的精神境界。

天地只剩下刀鋒和木柱。

* * *

七月十五日。巳時。

烏雲密佈，雷暴將至。

地慘天愁。

一隊又一隊蒙古大汗轄下的近衛兵團，步至鎮遠大道的附近，把原本站崗的蒙兵，換了過來，使封鎖更爲嚴密。

巡邏大道上的人犬，陸續撤了出來。

站崗於高處的箭手，亦撤離了可俯視大道的要點。

大道內靜如鬼域。

思漢飛與卓和兩人，站在鎮遠大道東端的入口，監察著蒙人的退出。

卓和微笑道：「皇爺，我已特別吩咐了每一個千人隊的負責人，一定要替自己點齊自己的部下，以免有人禁不住好奇，私下匿藏起來，偷窺這使天下動心的龍爭虎鬥。」

思漢飛不禁莞爾：「卓指揮的顧慮未嘗無理，甚至連本王也動心得緊。」

兩人一齊大笑起來。

卓和望著這長約五里的長街，因中間略呈彎曲，所以看到里許處，視線受阻。在這可見的距離內，人跡全無，景象詭異之至。

卓和道：「皇爺，可惜我們不能親自在旁目睹這場龍爭虎鬥，確屬憾事。」

思漢飛苦笑道：「今次我們上大都，亦曾親自向大汗詢問此事，大汗答這是蒙赤行的要求，他雖然不同意，也答應了。」原來蒙赤行在蒙古帝國內地位超然，此人之所以扶助蒙古，建立帝國，全因爲當年成吉思汗有大恩於其家族，所以一直以來，蒙赤行都担任蒙古大汗的貼身護衛，一般事務，他完全袖手不理，只有高手來犯，他才挺身殺敵，幾十年來，折在他手下的中外高手，難以數計。

一陣號角傳入兩人的耳內，一隊全身黑甲的蒙古騎兵，遠遠走來，後面跟著一輛黑色大馬車，車邊滾金，甚爲惹人注目，後面又再是一隊騎兵，聲勢浩大，直向思、卓兩人立身處馳來。

思漢飛道：「蒙赤行來了！」

時近午時，雷暴將至。

馬隊來到了街口，騎士們一收馬韁，整隊人馬停了下來，跟著衆人眼前一花，一個身形高大神武的黑衣人，已立在思、卓兩人之前，登時四周傳來「噗」、「噗」之聲，原來在附近的蒙古兵，全體俯伏在地，對他們來說，蒙赤行並不是一個人，而是神。

思漢飛和卓和都是身材高大的蒙古壯漢，蒙赤行比他們還要高出半個頭，沉穩如高山峻岳。

蒙赤行膚色白晰，乍看便如一尊水晶雕成的神像，超越了世上衆生的美態，一對眼睛帶著深湖水藍色，便像是黑夜裏的兩粒寶玉，不動時，似乎全無生命，閃動時，精光四射，勝過天上最亮的星星。鼻樑高挺，嘴唇稜角分明，顯示出過人的堅毅和決斷。黑衣白膚，對比強烈。

蒙赤行整個人充滿了一種魔異的魅力，使人心胆俱寒。

卓和有一種非常奇怪的感覺，雖然蒙赤行站在他身前六尺之地，他卻完全感覺不到他的存在。這即是說，假設他閉上了眼睛，便徹底地不知道蒙赤行正在他的身旁。卓和一陣心悸，要知他們這等級數的高手，已培養出一種接近第六感的觸覺，儘管毫無痕跡，但只要有人接近，心靈即現警兆。這一套便完全不能用在蒙赤行的身上。

這和陰癸派掌門血手厲工剛好是強烈的對比，他整個人渾身發射出陰寒之氣，令你不斷去抗拒和驚怕，不斷提醒你他的存在。傳鷹卻又完全不同，靈活變化，無跡可尋，使人無從掌握。

一把利如刀刃的聲音道：「漢飛、卓兒，別來無恙。」蒙赤行一向被蒙古皇室尊之爲師，所以直呼思漢飛之名而不諱。

思漢飛和卓和齊齊施禮。

思漢飛道：「蒙老師確是信人，但傳鷹卻仍未抵達此地。」他建立了一個通訊網，籠罩了週圍方圓五十里之地，傳鷹只要一出現，他便立即知曉，現在已近午時，如果傳鷹還在五十里外，遲到是必然了。

蒙赤行抬頭望天道：「雷雨即至，我感覺到空中的電流。」思漢飛和卓和一齊愕然，感到自己在這武道的巨人之前，是那樣的渺小和微不足道。

蒙赤行透明如白玉的臉龐上，發出了一片光輝，在這陰沉的天色下，更覺詭異。

蒙赤行緩緩望向整條如同鬼域的長街，眼中精芒暴射，道：「他早已來了！」

* * *

傳鷹停止了批削的動作，整條木柱變成了一枝似刀非刀，似矛非矛，似劍非劍的奇怪武器，看來似是依循某一節奏和規律，但變化中包含了變化，直中有曲，彎中有圓，使人完全無法捉摸它的用途。傳鷹左看右看，顯得極爲滿意。就在這時，羊角聲起，剛好是午時了。

在這決鬥之前的一刹那，一種至靜至極的靈覺從他的腦海的深處升了上來，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安靜和快樂。在這廢置雜物的閣樓內，他首先聽到了自己的呼吸聲、心跳聲、血脈流動的聲音、地洞裏老鼠移動的聲音、木樑內的蟲聲。靈台清明晶透，四周環境內每一個聲音，由呼呼的風聲，以至微不可聞蟲蟻爬行的響聲，他在同一時間內感到和聽到。

通常一般人的感覺，一時間內便只可集中在一個目標上，例如我們集中精神去聽流水聲時，便自然忽略了風聲，反之亦然。像傳鷹這樣同一時間內，同時聽到種種不同性質的聲響，已是一種超越平常的感官的超感覺。

他不止聽了聲音，同時更感到各種不同類形的生命和他們的活力。

便在這一刻，他接觸到一股龐大無匹的精神力量。

假設八師巴是一個靜止的深潭，這便是冲天而起、無堅不摧的龍捲風暴，乍看似靜止不動，卻潛藏了驚人的強力。

蒙赤行正逐漸接近。

傳鷹一緊手上的奇怪武器，長嘯一聲，「轟」然一聲震天巨响，硬生生撞破側牆，帶著漫天碎石塵土，橫躍落街心，雙手齊胸舉起烏紫色的木器，作三十度傾斜向上，遙指卓和五丈許外的黑衣人。

蒙赤行如孤峯聳峙，負手而立。

兩人眼中的鋒芒畢露，等同神兵寶刃，在虛空中交鋒。

長空黑雲疾走，地暗天昏，暴風雨即將來前的狂風，刮起長街滿天塵土，可是兩人衣衫仍寂然不動，有如兩尊石製的神人。

傳鷹一生中，從未見過任何人的眼神，及得上蒙赤行一半的銳利，驚人的地方，更在於其眼光形如實質，像一個千斤重鎚，從自己的眼中透入，一下又一下地，重重敲在傳鷹心靈的深處。

他突感呼吸不暢，心內不由驚悸，全身似欲軟化。一種感覺蔓延全身，覺得對面這敵手，是個全無辦法擊倒的巨人。

天空一下悶雷，响徹遠方的天際。

傳鷹受自然界的感召，自己便似在宇宙的中心，腦中念頭急轉，勝還是敗，敗亦是勝，兩者渾成一體，無分彼此。戰神圖錄一幅一幅呈現眼前，霎時間整個人的精神，與萬化冥合，重歸自然，剛才被蒙赤行擊開那一絲心靈空隙，轉瞬間縫合無間，達到天人合一的境界。

蒙赤行心下訝異，剛才他施以精神轉化的力量，令對手心靈受重壓，在敵人的腦海內種下必敗的種子。但對方卻有一股龐大無匹的力量合爲一體，竟使自己徒勞無功。

蒙赤行不懼且喜，這樣的敵手豈是易求。

蒙赤行道：「傳兄手中的之器，方圓曲直尖，生尅相乘，已盡天地之理，使蒙某不知如何入手，快哉，快哉！」仰天長笑起來。

大笑聲中，也不待傳鷹答話，蒙赤行緩緩左轉，撞破了一道緊閉的大門，走進了左側的一所民房去，只留下一個人形的破洞，就像一般人走進一道敞開的大門一樣，行雲流水，沒有絲毫阻延和遲滯。

傳鷹全神專注，蒙赤行每一個動作，由轉身、破門，以至大笑、眼神，腰腳肘膊的配合，都絕不放過。只見其動作與動作間，渾然天成，使人毫無可乘之隙。傳鷹運集全身功力，本已如箭在弦，伺機而發，可是蒙赤行全無破綻，那蓄滿的一擊，始終不能擊出，登時心口一片煩燥，難過之極，大喝一聲，猛然吐出一口鮮血。

蒙赤行一招未出，傳鷹便先受傷。

傳鷹一口鮮血吐出，胸前一鬆，回復暢順。

現在當務之急，是要找出隱入屋內的蒙赤行下一步行動。

傳鷹收攝心神，專心一志，通過心靈感應，搜索魔宗蒙赤行的踪跡。

這一專注之下，四周二十丈方圓內，連蟲蟻的聲音也成網內的魚兒，沒有一點漏了出去。

唯獨感應不到蒙赤行的存在。

在傳鷹超感觀的監察下，只有一個可能性，就是蒙赤行形神俱滅，再不存在於天地之間。

眞實的情形當然不會是這樣。

正如傳鷹閉起全身精氣，停止了呼吸，以致蒙軍的巡犬不能發現他的存在一樣，蒙赤行的心靈和精神，亦到了一個可以躲開傳鷹的觸感的層次。

蒙赤行居然徹底消失。

長街上烈風愈吹愈起勁，漫天塵土飛揚，電光不時閃爍天邊，天地忽明忽暗。

無窮無盡的大街，不見一人，似乎只剩下傳鷹一人獨存。

主動之勢已失，他站在街心，手上握着那木製的兵器，在無盡的等待着。

一股類似龍吟虎嘯的異聲，驀地從四周傳來，初時細不可聞，仿似遙不可及，霎眼間已响徹整個空間，震人耳鼓，蓋過了天邊的雷鳴，遮掩了呼呼的強風，一時天地間便只有這尖銳刺耳的異聲。

這是敵人出手的先兆。

周圍十丈內的氣流，急速旋轉，一股有如利刃的氣鋒，在這範圍內急速激撞。

傳鷹便如置身風暴的中心，他不動猶可，一動所有的壓力便會集中在他的身上，把他捲進急流的氣旋內。

他已全無退路。

蒙赤行究竟在何方？

氣旋愈轉愈急。

突如其來，一股無堅不摧的強大眞氣，從右側蓋天覆地，以驚人的高速急撞過來。

傳鷹那敢遲疑，蓄勢已久的一擊，側身全力擊出。

兩大絕頂高手，終於短兵相接。

蒙赤行在傳鷹的右方撲至，只見傳鷹手中木器，有如乳燕翔空，在窄小的空間內，劃出一條美妙自然的弧線，巧妙地轉了一個角度，變成迎面向自己刺來。

木器一邊刺來，一邊變化無方，圓變曲、曲變方，方變尖，相輔相乘，使人無從定下對付之計。

每一下改變，都令蒙赤行本來覺得無懈可擊的殺著，突變爲破綻百出的失策。

蒙赤行一拳擊出，在空中不斷改變角度，來應付傳鷹這已得天地神韻的一擊。

蒙赤行幾乎竭了渾身解數，終於一拳打在棍尖上。

傳鷹這一擊，拋棄了以前用刀所有的積習，變成純粹根據當時當地而創的即興之作，演盡天地五行生尅之理。可是蒙赤行果然不負蒙古第一高手之名，仍能著著封死自己的去勢，一拳打在這一擊的鋒端。

傳鷹但覺一股無邊無際的龐然巨力，如山洪暴發般，從木器身上轉過來，這無可抗拒的力量，撞得自己直向後方倒飛而去。

轟！轟！跟著一連串嘈吵混亂各種物件器皿的破碎聲。傳鷹的背脊撞破了一堵又一堵的牆壁，壓碎了無數的傢俬，直至又轟然一聲，撞上一個硬物，勢子才停下來，坐倒地上。

他手中握著的木器，除了手中握著那短短的一截外，全條已化成粉碎。

傳鷹側目一看，原來自己剛撞上廚房內的大鐵爐上。

電光暴閃，半空打下了一個驚雷。醞釀已久的大雷暴，剎那間充塞了天地。

蒙赤行凝立傳鷹剛撞出來的破洞前，雖欲乘勝追擊，結束這一戰。可是傳鷹向後退飛的同時，手上剩下的半截木器，一邊退，一邊佈下一重又一重的氣鋒，利比兵刃，把整個空間封閉起來，久久不去。

蒙赤行欲進不能，坐失良機。

蒙赤行卓立滂沱大雨之中，雷電交加而下，高大的身形，直如十八層地獄出來的惡魔。

傳鷹全身乏力，急急調氣。

蒙赤行這一擊，堪稱奪天地之造化。

* * *

思漢飛和卓和站在三里外的街端，近衞張開了羅傘，爲他們遮雨，雨水在傘邊如水簾般瀉下。

在這個距離和角度，完全看不到決鬥的情形。

卓和道：「皇爺，往昔蒙師斃敵，總立決於瞬息之下，像今次那樣耗時良久，未嘗有也。」面上露出了少許焦慮，這一仗是輸不起的。

思漢飛道：「傳鷹此子，作事每每出人意表，令人難以測度。」

這時雷電大作，大雨傾盆，愈趨暴烈。

思漢飛續道：「當日你同意陰癸派之凶魔，默許他們於此戰後，如若傳鷹不死，便可以佈下羅網，撲殺傳鷹。」說到這裏，頓了一頓，仰首望天。

實際上他心裏極爲矛盾，他一向最爲惜才，對傳鷹極具好感，但如若讓傳鷹成爲萬衆矚目仰望的英雄，對他大蒙統治這偌大的一片江山，不啻是心腹大患。

思漢飛下了一個決定：「卓指揮，假設傳鷹逃過今日大難，又逃過陰癸派衆邪追殺，你便立即從漠北盡調我方夠資格的奇人異士前來，務須不擇手段，殺死傳鷹。」

卓和心中一震，他跟隨了思漢飛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聽到他要這樣對付一個人。

卓和應諾了一聲，似乎這樣便決定了傳鷹的未來命運。

長街模糊不清，數丈外，視線更爲大雨所阻，白茫茫一片。

在這大雨之中，兩大高手，究竟誰勝誰負？

* * *

蒙赤行卓立在長街正中，全身眞氣瀰漫，大雨一至他頭上五尺之處，便向四周激濺，一滴水也不能沾到他的身上。

無論在氣勢上和眞氣的運行上，都已攀上他所能達到的顚峯。

這一戰，到了勝負立決的階段。

「彭」地一聲震響，傳鷹撞破屋頂的瓦面。帶起了一天碎石斷瓦，直冲上七丈高的天空。長刀高舉過頭，配合背後交加的雷電光閃，彷若雷神降世。

蒙赤行大惑不解，傳鷹這樣凌空撲下，將身子徹底暴露於自己這蓄勢的一擊下，無疑自殺。

時間不再容蒙赤行多想，他身子向前微俯，兩手向內盤曲一抱，一股極强大的氣柱，旋轉而起，直向半空中的傳鷹擊去。

這是蒙赤行畢生功力所聚，即使無上宗師令東來親臨，也要先避其鋒銳。

同一剎那，一道眩人眼目的電光，劃破長空，直擊在傳鷹高舉空中的厚背長刀上。

厚背長刀立時通體發亮，萬道光芒，繞著刀身疾走，高壓的電流，在刀身上吱吱亂響。

傳鷹厲嘯一聲，手中長刀夾著那道電光，閃電凌空向蒙赤行劈下。

電光劃破長空，平地一聲轟雷，蒙赤行被挾帶雷電的一刀，劈得離地倒飛十丈以外，又在地上滾出了三丈許的距離，勢子這才停歇下來。

長街中心裂開了一道長兩丈深約半尺，呈長形的一條淺坑。

這一刀的威力，眞是動地驚天。

蒙赤行一生戰無不勝，還是第一次被人擊倒地上。

傳鷹一刀擊下，剛碰上蒙赤行全力擊來的氣柱，兩股大力相交，傳鷹整個人倒拋上天。

傳鷹一聲厲嘯，借勢橫飛出去，高高掠過蒙人的封鎖線，直向遠方的民房撲去，身形一閃不見。

蒙赤行緩緩立起，全身衣衫盡濕。

緣慳一面　耿耿於懷

思漢飛和卓和遠在長街之端，連續聽到傳鷹兩聲厲嘯，任他兩人何等喜怒不形於色，也禁不住面面相覷。

這時，一個高大的身形，在暴雨中的鎮遠大道出現，一直向兩人走來。

思漢飛目力較勝，首先全身一震。卓和也跟著一聲驚呵，目定口呆，以這兩人的修養，見蒙赤行現今的模樣，也忍不住大驚失色。

蒙赤行一直走至兩人身前，他那白如水晶的面龐，已變成一片雷殛後的黑。加以全身衣衫濕透，狼狽非常。

蒙赤行咀角一牽，露出一抹苦笑。

這時馬車迎了上來，蒙赤行走到門前，便欲登車。忽又回過頭來，向兩人道：「不要問我，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勝是敗。」

思漢飛認識他這麼多年，還是第一次見到他這麼人性化這表情。

雷雨愈下愈大。

* * *

「轟」一聲傳鷹撞破屋頂，狠狠的直摔進去，背脊接連壓斷了幾條木欄，最後跌在地面的禾草堆上。

四周登時震天響起一陣馬嘶，數十匹健馬受驚下，紛紛踢起前蹄，場面混亂之極，原來這兒是個馬房。

傳鷹苦笑一下，暗忖剛才蒙赤行那驚天動地的一擊，雖經自己凌空飛退，化去大部份的威力，但仍然不免受傷，現下提氣困難，渾身乏力，實再難與人動手，在這要命的時刻，眞使人心焦。

他自問若有兩炷香的時間，便可恢復大部份的功力，那時最不濟，也可落荒而逃。望向馬厩外，暴雨不止，但雷聲漸稀。對於這自然的現象，傳鷹感到無限親切，便如一個迷路的頑童，重見慈愛母親的一樣。

思索間，傳鷹心中一凜，原來他心靈間警兆忽現，一股邪惡陰狠的力量，正在探索他的行踪。

傳鷹勉强站直身子，一陣暈眩，內傷比自己估計的還重。他連忙集中意志，暈眩轉眼消失。時機緊迫，傳鷹連忙推門走出馬厩，外面是個大花園，不見一人。在這等雷雨之下，所有聲響都被蓋過，撞破馬厩的聲音，這處的人家自然不知。

傳鷹出了馬厩，向前衝出十丈，直奔到圍繞大花園的圍牆邊。集中起最後的力量，全力往上一跳，脚一踏牆頂，便倒翻而回，落到一個草坪上。

他一路上從馬厩行來，都走在黃泥地上，露出一行脚印，這次回去，便都踏在草上，他並不從馬厩的正門入內，反而一直繞至厩後，再爬窗穿了入去，把身子縮在一堆廢物之後。

這時他已全身力竭，幾乎便想昏死過去。當然這是萬萬不能，連忙集中意念，開始運氣療傷，盡情吸取天地宇宙的能量。

寂靜間心靈波動，傳鷹把眼睛開出一縫，從雜物的間隙向外窺視。

人影一閃，一身穿道袍年約四十的道姑，掠進馬厩，手執長鞭。

這道姑面目娟好，但兩眼閃動不定，不時射出狠毒的神情，兇厲怕人。

這時她正細察傳鷹掉下來的破洞以及地下的痕跡，她身形飄動，快如鬼魅，給人一種惡夢裏那種疑幻疑眞的感受。

傳鷹心中震駭，看出這道姑難纏非常，自己在短時間內和她動手，必然有死無生，也不知那裏冒出一個這樣的凶婦來，和自己又有何瓜葛。

傳鷹停止了全身所有的活動，包括睜眼、呼吸等等，以免引起這類特級高手的反應。

那道姑倏地飄出門去，跟著一聲尖嘯，迅速由近至遠。同一時間，四方八面也傳來不同的呼嘯。

傳鷹心中大凜，這道姑已是難纏，居然還有同黨，幸而自己沒有試圖逸走，反而佈下錯誤痕跡，引得他們摸錯路，否則貿然逃走，必然落到這些凶人的羅網內。

但這只是拖延的方法，當這些凶徒找不到自己時，很可能重回此地，那時自己便萬劫不復了。

傳鷹再沒有選擇的餘地，收攝心神，運氣靜養，瞬即進入天人合一的境界。

只半炷香的時間，一把聲音傳入耳際，登時把他喚醒。

睜開一雙虎目，這時馬厩的正中有一高瘦的中年男子，正在四圍走動，口中輕呼：「傳鷹先生，傳先生！」

傳鷹通過心靈，極快地觸摸了對方的心靈一下，對方全身一震，露出了大惑不解的神色，顯然對自己的傳感，生出反應。

傳鷹立即作出決定，站起身來道：「閣下何事要找傳某？」

那中年男子一見他立即大喜，恭敬地道：「在下向無踪，陰癸派的凶人正四處搜索你的行踪，但我們亦另有安排，請隨我來。」

傳鷹淡淡的道：「只要不是太遠的距離，便不成問題。」

向無踪了解地道：「絕對不遠，請隨我來。」掠了出去。

傳鷹緊跟而去，他發覺自己的復原比想像中快了很多倍，雖仍未能與人動手，但提氣輕身，已無障礙。他剛才雖通過心靈的觸覺，判斷出向無踪絕無惡意，但仍說得自己傷勢較重，隱藏起自己的虛實。

兩人迅即走出街外，一輛牛車徐徐而來，停在兩人面前，一個農夫模樣的

人，坐在趕牛的位置上。

向無踪輕聲道：「這位是祁連派的鐵存義。」跟著一手撥開牛車後堆得如山高的草糧，拉開車底下的一個暗格道：「傳大俠，事非得矣，還請屈就，我們另有人去對付那些凶人。」

傳鷹苦笑一下，心想估不到自己也有今時今日。他爲人靈活變通，也不計較，一閃身便躲進入暗格內。

向無踪助他關上暗格，先蓋了一塊木板，再在這塊木板之上一寸的位置，蓋上另一塊，原來是夾心的兩層，所以即使敵人發現了暗格的開關，打開後仍只見寸許下的另一塊木板，設計頗爲巧妙。

向無踪蓋上了禾草，牛車徐徐駛去。

牛車行速甚緩，走了一炷香之久，才轉入出城的大道。

鐵存義手執長鞭，不時輕輕打在牛背上，正是典型的鄉農那種悠閒的模樣。

當城門已經在望，一道劍氣突從鐵存義後腦的左側刺來，劍未到，一股奇寒之氣，已先凌空襲來。

現在的鐵存義必須迅速下一個決定，他一是立即反擊，務求在最短時間內擊殺敵人，一是置之不理，以生命去賭博敵人這只是試探性質的一劍，非欲置己於死地，結果他選擇了後者。

劍尖已刺至頸後之處，這樣的距離，即使鐵存義改變了主義要避，亦已經來不及了。

劍尖再刺前兩寸，便回劍橫移，跟著如滿天花雨地，刺向放滿禾草的牛車，在彈指之間，長劍四十次刺中了牛車載草的木板上，如果草內藏了人，身上必然滿是劍孔。

刺劍者毫無發現，便又隱去。

鐵存義始終沒有轉頭，但他眼角的餘光窺視下，出手查車的似乎是個身穿白衣的青年男子，想來當是陰癸派的第二代的高手。

這些凶人果然辦事嚴密，絲毫不放過任何可疑的目標。

牛車在鐵存義的駕御下，緩緩出城。

走了約大半個時辰，兩旁屋宇漸疏，遠處出現了一個小亭，亭內坐了一個五短身材的壯漢，旁邊站了四名二十許至三十許的年輕人，看來都是好手，背負著各式各樣的兵器。

鐵存義暗叫不好，矮漢正是邪王歷冲，這不是前門拒虎，後門進狼。現在唯一的方法，就是等到援手的己方人馬到來。

邪王歷冲一陣長笑道：「鐵兄近況如何，怎麼當起趕牛車的來了？」

鐵存義道：「歷兄的情況必遠勝小弟，否則怎會成爲此處的亭長？」

邪王歷冲眼中抹過了一絲殺機，此人外貌粗豪，卻是心狠手辣，胸懷狹窄，有仇必報。

他左邊的一個年約二十五歲的青年道：「大胆！居然敢對師尊無禮。」掣刀在手，大步踏向坐在牛車上的鐵存義。

邪王歷冲大喝一聲：「衞雄！回來！」他知鐵存義雖因遠居邊陲，中原少聞其名，但人既機智，武功亦高，這處除了自己，餘者皆不是他的對手。自己昔日便因與他有過節，才深悉此人之厲害。

鐵存義橫豎也要手上見眞章，豈會放過此等良機，手中長鞭一揚，便兜頭向那衞雄揮去。

衞雄一向仗著這護短的師傅，橫行福建沿海一帶，見敵人一出鞭，一刀便橫架而上，試圖削斷長鞭。

長鞭一下便纏上長刀，衞雄感到一股大力從鞭上傳來，胸口如中了重錘，手一鬆，長刀脫手而去，登時「登！登！登！」向後連退十步，坐倒地上，一口鮮血狂噴出來。

邪王歷冲身形一閃，已來至衞雄身旁，一手按在他的背上，輸入了內力助他療傷，另一拳凌空向鐵存義擊去，幾下動作一氣呵成，快如閃電。

鐵存義大吃一驚，抛去長鞭，運掌封架，轟的一聲，邪王歷冲這一拳打得他幾乎墮下馬車。

邪王歷冲分心二用，居然仍有這樣大的威力，只要他和衞雄療傷完畢，自己眞是死無葬身之地，但邪王歷冲第二拳已接著凌空擊來。

邪王歷冲低喝道：「搜車！」

其他三人身形閃動，掠向車後。

鐵存義心神一震，邪王歷冲一拳重過一拳，自己敗亡正在眼前，那還能分身施援。

好一會背後的聲息全無，邪王歷冲竟收拳後退，一面緊張地瞪著車後。

鐵存義大惑不解，轉首回望，只見車後一名壯漢如鐵塔般畢直站立，手上各持一拐，歷冲的三個徒弟橫七豎八的倒在地上，也不知是生是死。

絕拐碧空晴。

碧空晴哈哈一笑：「歷兄你的徒弟辦事不力，我已代爲收拾，送了他們歸西，免得你日後煩惱。」

歷冲面如鐵鑄，沉聲道：「碧兄手段不嫌過於狠辣。」碧空晴一上來便擊殺了自己的愛徒，這樣不留餘地，擺明要和自己判出生死。

碧空晴哈哈一笑道：「彼此彼此！」一提手中雙拐，脚步發出「嚇！嚇」的聲音，直逼歷冲而去。較之西湖畔時，功力又見精進。

歷冲不敢托大，連忙掣刀在手，運集全身功力，他知道碧空晴的功夫走剛猛的路子，勝負每在數擊之內。

鐵存義心中大快，暗忖歷冲你橫行天下，估不到也有今日之危。

驀地碧空晴一聲斷喝，便如平地起了個焦雷，鐵存義耳鼓疼痛，心想自己只是個局外人，而歷冲首當其衝，不知有何感受。

咕咚一聲，剛才爲鐵存義所傷的衞雄，已倒在地上，七孔流血，竟活生生給碧空晴喝聲震死。

歷冲雖然功力深厚，卻是首當其衝，給他喝得心神大震，手足一滯，碧空晴的雙拐已如毒龍般乘虛而入，他甚至

聽到自己全身骨碎的聲音，眼前一黑，一代邪王，就此畢命。

碧空晴凝立不動，急速運功，這歷冲稱雄黑道，實在非同小可，他這全力一擊，耗費了極多眞元，必須調息運氣，始能復原。

鐵存義受了歷冲多拳，也是血氣翻騰，借此良機，急忙調息。

如此半炷時間，首先一聲龍嘯，來自車尾，一個俊偉的身形，彈了出來，雖然滿身泥污，但雙目威稜四射，面上一片光芒，正是震動天下的傳鷹，這時的他那有半點受傷的模樣。

碧空晴吁出一口氣，跟著仰天一陣大笑：「得見傳兄弟安好如昔，老哥快慰之至。傳兄弟療傷之速，必有秘技，何礙公諸同好。」兩人目光所觸，過命的交情，盡在不言中。

傳鷹道：「天地本歸一元，何來你我之別？」雙目閃動著智慧的光芒。

碧空晴面容一整道：「你說你話，我說我話，你我自分，何言並無你我。」兩人話鋒一轉，開始探索哲學上的問題。

傳鷹道：「所以惟要忘我，始可重歸一元。天地不傷，我自不傷；天地不敗，我自不敗。惟要忘我，天人合一。」

碧空晴道：「我自長在，縱有片刻忘記，於事何補。」

傳鷹道：「忘我之先，首要盡我。譬之養牛，首要尋牛，得牛後再加以放牧，牧牛後，牛至精至壯，始能忘牛，忘人，人牛俱忘，才能練虛合道，返本歸原。」

碧空晴向傳鷹一揖到地道：「與君一席話，勝卻十世修行，異日我若能得窺至道，實拜兄弟所賜，先此謝過。」這人直言無諱，毫不掩飾。

鐵存義聽著兩人對話，若似有悟如心，一時如醉如痴。此人日後繼傳、碧等人，成爲一代宗師，種因於此。

碧空晴續道：「不知兄弟與蒙魔一戰，勝負如何？」

傳鷹苦笑一聲道：「小弟籍天時之利，險逃大難，何敢言勝。」

碧空晴道：「是勝是負，日後自有定論。現在陰癸派凶人，肆虐城內，公然四處搜查，顯已得蒙人默許，方敢如此猖狂，不如讓你我二人携手，反撲回城。好爲世除害。」

鐵存義在此時插咀道：「能得二位大俠，聯手除魔，實乃萬民之福。兼且陰癸派派主厲工。昨天一早便率同另兩個人離城，這時城中除符遙紅道姑外，盡爲第二代高手，力量遠較單薄，正是挫其爪牙的好時機。」

傳鷹道：「鐵兄言之有理，不知厲工向何處去。」

鐵存義道：「他們由城西出門，據最後消息，應是往四川雲南一帶而去。」

傳鷹面色一變道：「不好！」

碧、鐵兩人訝然。

傳鷹心中念頭電轉，把整件事迅速理出一個輪廓道：「厲工此去，極有可能是針對在下的一位朋友，我立即要上路，務要在他們之前，先趕往該地，這處之事，有勞兩位了。」

碧空晴道：「兄弟但去無礙！今次事了，老哥將返山潛修，重過那野民生活，可能與兄弟再無相見之日，萬望珍重。」

傳鷹仰天長嘯，也不多言，一拍碧空晴肩頭，飄然而去。

當日勇闖驚雁宮碩果僅存的兩大高手，到此亦不得不分手。

鐵存義見此二人說分就分，乾脆俐落，毫無世俗不捨之態，對這二人胸襟之闊，迴異流俗，不禁起了高山仰止的敬重。

* * *

八月一日，晴。

四川成都。

成都位於平原的中央，產物豐富，人烟稠密，是四川境內最富庶之地，與杭州同爲長江以南東西兩大都市。忽必烈於此設四川樞密院，爲蒙人西南政治經濟的重心。

這一日，兩輛黑色的馬車。緩緩入城，車內坐了陰癸派的三位凶人，正是掌門厲工和四大高手中的李開素和鄧解。

一進成都，立即有人前來聯絡，將他們引至一大宅。該地蒙方的負責人英谷沙，正在候駕。

英谷沙是女眞人，早年隨卓和辦事，後積功而成爲當地密探的大頭領，一身武藝，相當出色。當然比起陰癸派的這些蓋世魔頭，他的武功便差了一大截。

英谷沙剛接獲杭州來的密令，要盡量予厲工等人助力，務使他們與傳鷹結下深仇，來個兩敗俱傷。

厲工等人進了大廳，分賓主坐下。

大家先是客氣了幾句，才轉入正題。

厲工道：「當日在杭蒙卓指揮親告在下，祝夫人和那赫天魔最後出現的地方，便是成都，未知英兄有否更進一步的消息？」

英谷沙微微一笑道：「自七月十二接到卓指揮的飛鴿傳書後，在下動用了所有人手，以水銀瀉地的方式，探查在那一段時間內初到成都的人物，終於有了點眉目。」說時頗有得色，厲工何等樣人，察貌辨色，已知這人必是對自己的調查方法，非常自負。

厲工道：「願聞其詳。」

英谷沙道：「我方人手雖達二千之衆，又可發動當地幫會，助我調查，但成都乃大都邑，短時間內要找蓄意躲藏的一對男女，無疑是大海撈針。所以我們特針對這兩人的特點，盡向糧舖和女性用品方面去調查，於三日前，終於成功地找到貴派的目標。」

厲工三人拍案叫絕，對英谷沙的調查方法大爲佩服。

要知像赫天魔這等練武之士，每每食量驚人，所以儘管他隱身不出，仍需購置大批糧食。只要查得那間米糧店曾於這一段時間內，出售大批糧食，便自然有線索可以追尋。至於女性用品則是針對祝夫人這類女性，年輕貌美，要她不化裝打扮，那是休想，所以這兩條線

一加起來，便不愁對方漏網了。

厲工道：「時機稍縱即逝，可否請英先生遣人帶路。」

英谷沙道：「我已將一切預備妥當，現在起程，應可於明早到達。」

厲工一陣長笑，顯然極為滿意，他十年潛修，為的就是與令東來再決雌雄。

* * *

一條山路蜿蜒向上，曲徑通幽，秋天的景色，悽麗迷人。

厲工等三人，展開身形，直往山腰處撲去，山上傳來一下又一下的劈柴聲，在空中不斷迴响。

再轉了一彎，一個面目黝黑，不類中土人士的大漢，正蹲在路中心劈柴。劈開了的柴枝，鋪滿一地。

鄧解首先道：「赫天魔！」

赫天魔抬起頭來，迅速在三人身上巡視了一遍，目光停在厲工身上最久，露出警戒的神色，忽又垂下頭來，繼續劈柴。

李開素向鄧解略施眼色，兩大凶人驀然一齊出手，這兩人的武功都走畢夜驚的路子，兩雙魔爪，分左右向赫天魔抓去。

赫天魔只覺在這兩人四隻鬼爪籠罩下，所有退路，均被封死，暗忖這三人不知是何門路，武功這般高强。一邊想，一邊也不敢閒著，一躍而起，手足並用，漫天柴枝，挾著疾勁無比的內勁，鋪天蓋地向攻來的兩凶擊去。

厲工自忖身份，站在一旁觀看，一副事不關己的模樣。

赫天魔除了雙手擲出柴枝外，雙腳同時踢起地上的柴枝，一點也不比雙手遜色，這人全身上下，每一個部份都有驚人的攻擊能力。轉瞬地上柴枝已盡，赫天魔一聲怪叫，身形暴退。

鄧解和李開素也是功力驚人之至，滿天柴枝射來，毫無躲避之意，兩人雙手幻化出漫天掌形，硬生生將勁射而來的柴枝劈開，一下也沒有給撞到身上，只是兩人身形終究慢了一線，赫天魔的身形已消失在山路的盡處。

兩人身形迅如鬼魅，銜尾追去。轉瞬來至一條分叉路上，兩人合作多年，早有默契，立時分頭追上。

厲工負著雙手，緩緩跟來，有若一個遊山的騷人墨客，好不寫意。赫天魔武功雖高，最多也是高出鄧李二人一線，如何會放在這一代魔王的眼裏。

這時一聲慘叫自山上傳來，厲工一愕，一閃便衝了上山，向著慘叫傳來的方向撲去。

厲工身法何等迅快，轉眼已撲至現場，連他這等深藏不露的人物，亦嚇了一跳，那景像實太過悽厲驚人。鄧解這時才掠至他身邊，一看之下，一樣是目定口呆。

李開素背靠大樹坐倒地上，雙手抓著一隻齊肩而斷的血手，血手連肩的那一截血肉模糊，血水還在淌流，把草地染紅了一大片。血手的另一邊，卻插進了李開素的胸膛。顯然在李開素折斷赫天魔一手的同時，赫天魔的手亦要了他的命。

李開素雙眼睜開，死不瞑目。

厲工心下暗懍，這赫天魔完全是不要命的打法，已存下了必死之心，這實在有點奇怪。看來自己當日答應卓和不殺此人的承諾，難以實行。

厲工緩緩抬頭，看見山路盡處，露出一角籬笆，當是赫、祝兩人匿藏之所。厲工一揮手，兩人一齊撲上。

屋內空無一人，鄧解剛想追出，厲工道：「你留在這裏搜屋，我不信在這樣匆忙的時間，加上有人重傷，他們仍能把密函帶在身上，況且事起倉卒，他們亦不知我們為此而來，密函必仍在此。待我追上他們，擒回那女的，再作計較。」話才說完，便已掠空而去。這厲工臨危不亂，確是一派宗主風範。

厲工一去，鄧解便開始搜索，這人昔年曾為劇盜，肆虐遼東一帶，這一回合正本行，不一刻已找出那個刻有祝名榭的神主牌。鄧解大喜，打開木栓，密函果然在內。函面龍飛鳳舞的寫了一行字：「名榭吾甥親啓」。

剛想納入懷中，一隻手伸了過來，一把便將密函搶了過去。

鄧解立時嚇得魂飛魄散，他一生橫行，除了對師兄厲工忌憚外，眞是胆大包天，但現在這人來至身邊，舉手奪信，自己似乎全無抗拒之力，便如陷身惡夢之中，有力難施，怎不教這魔頭震駭莫名？

一個身穿灰衣，氣宇軒昂的男子，背插厚背長刀，卓立屋內。

鄧解道：「閣下何人？」

那男人微微一笑道：「在下傳鷹，厲工何在？」這傳鷹語氣間有一種奇怪的魅力，使人不自覺去遵照他的指示。

鄧解自忖萬萬不敵，口氣變軟道：「本派掌門追上山頂，你的朋友現下凶險萬分。」

傳鷹面色一變，道：「你速下此山，你我再見之日，便是你命畢之時。」

鄧解垂頭不語，緩緩從傳鷹身傍走向門外，當他行至傳鷹背後四尺處，突然迅速回身蹲低，兩爪閃電向傳鷹下身抓去，這一爪無聲無色，毒辣之至。

傳鷹一聲長笑，刀光一閃，鄧解凌空飛起，頸項處鮮血狂噴，一代凶人，當場畢命。

* * *

傳鷹走出屋外，四面羣山圍繞，使人有置身深山絕谷的感受。

傳鷹運起眞氣，揚聲道：「厲工！密函在我傳鷹手中，若我兩位朋友有絲毫損傷，我便即毀密函。」聲音遠遠傳出，羣山轟然迴响。

厲工的聲音從山上傳來道：「這個容易，只要你交出信函，我保證還你兩個活人。」他的聲音平遠清和，源源不絕，絲毫沒有蓄意提高聲線的感覺。

傳鷹心中一震，厲魔功力之高，遠超他想像之外，而且正大寬宏，達到由魔道進軍無上正道的境界。

驀地一個長髮披肩、面泛青紫的高瘦男子，在山頂處出現，手中各提一人，似乎緩緩而行，但轉瞬便至身前五丈

處。

兩人互相凝視，同時發覺對方氣勢强大，無懈可擊。

厲工放下祝、赫兩人，赫天魔面色蒼白，雙目緊閉，左手齊肩斷去，斷口處還在不斷滲出血水。

祝夫人美豔如花，雙眼睜開，卻不能言語，當然給制住了穴道。胸前衣服有一圈血跡。

傳鷹但覺祝夫人望向自己那一眼，感情複雜之極，剛要思索其含意，厲工已道：「她胸前的血跡，乃是她欲以小刀自殺，為我所救。」

傳鷹心中一震，暗忖赫天魔既捨身殺敵，祝夫人又以刀自刺，皆已萌死志，內中有何玄虛，可是當今大敵當前，不暇細想，朗聲道：「我友受傷，皆由你而起，閣下難辭其咎。」

厲工道：「閒話休提，你若不速交信函，他們兩人立即命喪當場。」

傳鷹仰天長笑道：「那密函你也休想得到。」

厲工只覺得傳鷹此人行事出人意表，絕非那種可以欺之以方的君子。兼且此人居然在與蒙赤行決鬥之後，安然無恙，自己勢不能欺之以武，不禁大感頭痛。

傳鷹道：「我有一折衷之法，不如我倆將此圖撕開，各持一半，聯袂往見令東來，假設令東來毫無異樣，我便袖手旁觀，任你兩人公平較量。」

厲工拍案叫絕，傳鷹的想法大胆而有創意，且是唯一可行之法，要知若是令東來因某種原因，失去抵抗之力，厲工一到，令東來必受盡凌辱，若是傳鷹在旁，自然可以因情形而施。反之如果令東來安然無恙，傳鷹自是落得讓他們決鬥，於厲工的目的毫無阻礙。

厲工一陣大笑道：「一言為定，我倆立即起行，至於將密函撕作兩半，則不必多此一舉，一切由傳兄帶領便可。」兩手輕拍祝赫兩人，祝夫人連忙站起，一直撲進傳鷹懷裏，厲工已順手給赫天魔點了睡穴，讓他沉沉睡去，免他醒來痛苦。

厲工道：「我給你一炷香時間，讓我先將兩位師弟埋葬，稍後在山脚等你。」這人說來平淡，生似全不念舊的人，傳鷹雖佩服其氣魄風度，可是對他的無情，卻大感懍然。

厲工自去不表。

祝夫人伏在他的懷內，一陣女性的幽香，傳進傳鷹鼻內，使他泛起熟悉的溫馨。

傳鷹輕聲道：「楚楚，一切我也明白了，赫兄亦是不世英雄，你便陪他回塞外，他日我若有空，必前往探訪你們，和你們的子女。」

祝夫人全身一震。

原來傳鷹從祝赫兩人各萌死志，便知兩人互生情愫，但祝夫人既深愛自己，赫天魔受己所托，亦不能監守自盜，所以兩人死結難解，都起了必死之心。傳鷹與厲工訂下了之約，也是針對這點，給二人一個機會。

傳鷹輕輕推開祝夫人，轉頭而去。

祝夫人淚眼模糊，若非赫天魔斷去一臂，她必然仍會跟傳鷹而去，但目下赫天魔再次為己受傷，自己又怎能丟下他不理？

傳鷹的身形消失在山路的盡處。

* * *

經過了二十多天的行程，這一日兩人來到甘肅省嘉峪關之北的一個大鎮，西窩舖。找了一間客棧歇脚，梳洗後兩人又聚集在客棧的酒家內進茶。

傳鷹已到了辟穀的境界，只是象徵式地喝點茶水，厲工亦是功力深厚，數日一餐，吃點水果蔬菜，便可足夠身體所需。

這兩人一路行來，有時整日談論武道，仿若摯交，有時數日不言，狀如陌路，不知情的人，一定會如丈八金剛摸不著頭腦。

這時飯店內滿是行旅，非常熱鬧。

傳鷹道：「令東來潛修之處，便在此西行八千里之疏勒南山，該山為雄視當地的第一高峯，至於進入函中所述的十絕關，就非要到當地視察形勢，才能知道究竟了。」

厲工面無表情，只是微微頷首，表示贊同。

這時天氣剛開始寒冷，這西窩舖地處新疆邊緣，貼近塔克拉瑪干沙漠，入夜後氣溫驟降，此時人人都加穿上厚皮革，厲、傳兩人寒暑不侵，只是不想驚世駭俗，仍是照穿不誤，聊備一格。

酒家大門的門帘，每逢有人進入，掀起帘布，一陣寒風隨著吹入，近門的人都禁不住瑟縮一番，暗暗咀咒。

便在這時，那門帘忽然給人兩邊揭起，寒風呼呼吹入，過了好一會，才有一個身形矮壯的大漢走了入來，後面緊跟著一位明艷照人的美婦，跟著魚貫走了四名大漢入來，這些人都携有各式各樣的兵器，神態悍勇。

原來想發作的人，一見這等架勢，連忙噤聲不言。

這些人一入來，酒家的伙計連忙趕來，招呼這一行五男一女，坐在那張傳鷹和厲工兩人旁的大枱。

這幾人一坐落，立時遊目四顧，打量四周的茶客。目光到了厲傳兩人的一枱，見兩人低頭喝茶，就不再留意他們。

這批人迅速以江湖切口交談，聽得厲、傳兩人大皺眉頭。

原來這批人都屬於雄霸甘肅陝西兩省，勢力最為龐大的甘陝幫。這個幫會自宋初創幫，至今有數百年歷史，影响力籠罩甘肅、陝西，和通往天山的交通要道，坐地分錢，極為興盛。

現任幫主霍金城，更是雄才大略，武功驚人，手下高手如雲，本應大有作為，可惜生不逢時，隨著蒙人入主中國，一股以女眞人蒙人為主幹，原為馬賊的另一大幫飛馬會，亦崛起於新疆西藏一帶，近年勢力開始伸入甘肅，向甘陝幫的地盤挑戰。

十日前飛馬會的會主哈漠沙，親率會內高手及過千强徒，把通往疏勒南山的道路完全封鎖，意圖將甘陝幫在此區

的勢力連根拔起。

厲、傳兩人皺眉正在於此。要知這兩人正要前往疏勒南山，這些幫會勢力互爭地盤，對他們的行程自然大有影響，平添無謂的痲煩。

這正是個大動亂的時代，新舊勢力交替，在整個中國每一個角落都進行著。

就在這時，酒家正門的門帘給人一把撕了下來，登時滿屋寒風，衆人還來不及咒罵，十多個身穿獸皮的兇悍馬賊，直衝入來，這些人搏鬥經驗必然十分豐富，一衝進來便即散開，扼守著後門窗戶所有去路，目標顯然是甘陝幫那五男一女。

一時酒家內刀光劍影，殺氣瀰漫。

其他食客面色發白，有些已軟倒或蹲伏地上。刀劍無情，誰能不懼。

那五男一女安坐如故，但神色都有點緊張，部份人的手已搭在刀柄上。

這時又有幾人走了入來，看樣子是剛才進來那些馬賊的頭目。

當先一人身材中等，頗爲健碩，雙眼兇光畢露，一看便教人感覺到是好勇鬥狠之輩。

這人開口道：「本人飛馬會方典，與甘陝幫幾位朋友在此有要事待決，其他朋友，請先行一步。」

酒家內霎時間雞飛狗走，轉眼便只剩下甘陝幫和厲、傳兩枱的人，安坐如故。

傳鷹對甘陝幫這批人略生好感，他們居然不趁其他人散去時，乘機突圍，免傷無辜，頗有原則。

那方典目光灼灼，在厲、傳兩人身上射來射去。看見厲工形貌古怪，面上不露表情，傳鷹英姿過人，意態悠閒，看來都是難惹之極的硬手。

方典暗自盤算，背後的手下已揚聲喝道：「那邊兩廝，還不滾……」「蛋」字還未出口，一股茶箭從厲工手中茶杯撥來，穿入他口中，那喝罵的漢子向後倒跌，澎一聲撞在牆上，七孔也流出了鮮血，當場斃命。

全場除了傳鷹外，無論是飛馬會或甘陝幫的人，都目定口呆，驚駭欲絕。

厲工若無其事，繼續喝茶。傳鷹暗忖，若是厲工大開殺戒，自己的立場將頗爲尷尬。

方典畢生還是首次見到這等驚人武功，即使是自己敬若天神的飛馬會會主哈漠沙，比起此人還是萬萬不及，不要說爲手下報仇，就算是想也不敢想。

方典道：「這位高人貴姓大名，還請見告。」他現在說的是場面話，日後也好向會方交待。

厲工面無表情，傳鷹心知他動手在即，忍不住喝道：「滾！」這一聲如巨鎚一樣，全場各人心頭一震。

方典知機得很，立時退出門外，其他人也恨爹娘生少對脚，一下便全部退去，眞當得上來去如風這個形容。

隔枱那帶頭的矮壯漢子起身道：「在下甘陝幫謝子龍，今日有眼無珠，不知高人在座，並得以仗義出手，先此致謝。」

厲工一言不發，自顧自在喝茶。

謝子龍對厲工的高深莫測，亦極忌憚，深恐一下言語得罪，惹來殺身之禍，拱了一拱手，率領手下離去。霎時間整座酒家，便只有厲、傳兩人。

傳鷹見厲工一出手便震懾全場，依然並無一絲得色，知道此人全心全意，將一生的目標放在與無上宗師令東來的較量上，其他世俗的一切名利生死，全不放在心上。

傳鷹忍不住衝口問道：「厲兄昔日與令東來一戰，內中情形，可否見告。」

厲工面容一動，兩眼望向傳鷹，精芒暴閃，過了好一會，輕垂眼瞼，望向碧綠的茶水，緩緩道：「在遇見令東來之前，本人縱橫宇內，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傲視當世。」說到這裏，又停了下來，陷進了回憶之中。

這時風沙從門開處吹了進來，把酒家的油燈弄得閃爍不定。偌大的空間內，除了厲、傳兩人外，便只有二十多張空枱子，情景詭異。

厲工長長吁出了一口氣，續道：「那天早上，我在臨安郊野的一所別院內靜修，忽然一陣簫聲，從山頂處傳來，簫聲高亢處，如在天邊遠處，低迴處，如耳邊哀泣。簫聲若即若離，高至無限，低復無窮，已達簫道之化境。」厲工面上露出沉醉的神色，顯然當時他被簫聲感動非常，至今難忘。

厲工望向傳鷹，眼中露出興奮的神色道：「於是我便知道，那是令東來到來了！我也不知道自己當時爲甚麼會知道。今天我知了，我也到了這種心靈傳感的層次，但當時他已經做到了。」厲工眼中露出一種崇敬的神色，傳鷹有一種很奇怪的感覺，就是厲工這次找令東來，並不是因爲自己曾被擊敗，所以要矢志報仇，而是他太懷念那經驗，要再去經歷多一次。

厲工淡淡一笑道：「你明白了？」

傳鷹緩緩點頭。

厲工仰天一聲狂笑，震得所有油燈一陣狂閃，外面的風愈刮愈大，酒家內卻靜如鬼域。

狂笑倏然而止，厲工眼角竟有點濕潤道：「這個世界能令我動心的事物非常少，但對於與令東來再見眞章，厲某卻是沒齒不忘。當時我一聽到簫聲，便立即衝出別院，找尋聲音的來源。奇怪得很，當時隨我同在別院還有其他教派的弟子和與本派有關係的朋友共二十多人，我居然一個不見。簫聲飄忽不定，我在山野間四處追逐，始終未能找到吹簫之人。」

厲工頓了一頓，又道：「我無功而返，別院內仍是空無一人，當時我已經筋疲力盡，意冷心灰。便坐在靜室內，靜候令東來的大駕。這刻簫聲忽止。」

傳鷹見到厲工臉上現出驚畏的神色，知道這一代宗主陷入了當時情景的回憶內，重新經歷當日的事物。不知有甚麼情形，能令他回憶起來也覺得驚怕。

厲工續道：「就在這時，有人在門上敲了三下，我立即提聚全身功力，準備與令東來拚個生死。當時的形勢，眞是

千鈞一髮。」

厲工望向傳鷹，搖頭道：「結果我並沒有攻出那一擊。進來的是我的第二徒。我連忙質詢他們到了那裏。他說他們如往常一樣，都聚集在別院內，沒有人聽到簫聲，沒有人見我來回狂奔，一切也如常，沒有絲毫特別。」

厲工露出一絲苦笑道：「你一定以爲我是走火入魔，故滿腦幻象。請讓我給你看一件事物。」說完便解開包袱，將一件白袍拿了出來，白袍的背後畫滿了各種姿勢的人像，旁邊密密痲痲望寫了很多蠅頭小字，傳鷹留心一看，都是先有一式，然後再述說那一式的破法，字形龍飛鳳舞，滿佈白袍的背後。

厲工道：「當時我穿的就是這件白袍，背後給人寫了這許多東西，居然一無所覺，你看看。」把長袍的左下襬給傳鷹看。

傳鷹看到左下角盡處寫著：令東來破陰癸派天魔手七十二式，特爲君賀。

厲工道：「他那破解之法，妙絕天下，至今仍不能想出更好的破解方法。如果我不是修成紫血大法，根本連嘗試見他的勇氣也沒有。」

厲工又道：「其實我只想見見他而矣。」

* * *

從西窩鋪往疏勒南山約八十里遠，一般行旅乘馬最快也要四日才到，加上天氣乾燥，風沙大，沿途都是沙漠或半沙漠地帶，路程頗爲艱苦。幸好沿途有幾個綠州，例如嘉峪關附近的酒泉，和途中的綠田，均是各民族聚居交易的地方。

傳鷹二十多歲時曾在戈壁沙漠追殺當時肆虐的幾股馬賊，以之爲練劍對象，所以對這區區八十里行程，並不放在心上。厲工年近七十，一生縱橫天下，經驗豐富不在話下，這區區數日行程，自然也不以爲意，所以二人買了兩隻駱駝，拒絕了那些毛遂自薦的响導，便踏上行程。

他們在早晨出發，天氣極佳，傳鷹安坐駱駝之上，心中還想著厲工所述與令東來交手的經過，從這件事看來，令東來的武功已完全超出了武道的範圍，而較接近八師巴那類的精神奇功，接觸到心靈至深之處，生命的玄機。而他在厲工身後衣服畫上破解他鎮派之藝天魔手的方法，又實實在在是武道的極峯，整件事顯示出無上宗師令東來崇高的智慧，現在不止是厲工，連傳鷹也生出一見此「巨人」的渴想，那必是難忘的經驗。

到了黃昏時分，兩人已趕了三十多里路，他們也不趕宿頭，便在沙漠露天蓆地，準備渡過一夜，這兩人滴水不進，卻完全沒有一般人那種飢渴和疲累。

厲工道：「我感到前面有陷阱等待著我們。」眼睛望向漫無盡頭的沙漠遠處。

傳鷹點頭表示同意，這等沙漠之地，威力最大的還是沙漠那種自然的力量，好像飛馬會的强徒，因長年在此活動，最懂得利用沙漠種種特別的條件，來加强他們的攻擊力，使他們更爲可怕。所以儘管以傳、厲二人之强大勢力，仍不得不早作準備，以應付即來的攻擊。

這時天色開始暗下來，駱駝俯伏地上，頭也埋在沙裏，傳厲兩人在駱駝間打坐。兩人經昨夜的交談，距離又拉近了少許，像是兩個知交好友，無所不談。

太陽一下山，整個天便黑起來，露出一夜星空，壯麗無匹。斗，牛，女，虛，危，室等星宿橫跨天際。

傳鷹凝神專志，感到自己成了宇宙的中心，漫天之精氣貫頂而下，大地之精氣，由督脈直上，交滙於壬督兩脈的周天運行裏。一時之間，沙漠周圍數里之地，沙內每一點生命，也和自己產生感應。物我兩忘。

傳鷹自於戰神圖錄得到啓示後，加上無時無刻的修練，肉體已轉化成吸收天地精華的媒介，意識的領域不斷擴張，以至經常感受到奇異的空間，甚或超乎現實非物質的世界。到了練神還虛的初步階段。

良久，傳鷹從萬有中返回自己的意識，一睜目，只見厲工兩眼在黑夜裏，灼灼生光，凝視著自己。

傳鷹還沉醉在剛才與天地冥合的奇異情緒裏，不欲言語。

厲工道：「傳鷹你簡直是一個奇蹟。剛才那種天人合一的境界，在你是垂手可得，甚至已成了日常生活的大部份。但在我來說，卻需天時地利、用志不分，長時間進入心靈的深處，才偶一得之。」說完凝視夜空，沉吟不語。

傳鷹道：「由這一刻開始，我才完全感覺不到你的敵意。」

厲工仰天一哂道：「人之感情，自生即有，若不能去，何能超脫。」兩人陷入沉默裏。

厲工又道：「那日我見你割愛與赫天魔，毫無激動，平靜如昔，初時以爲你是天性冷酷之人，到今天才知道，你已進窺天地宇宙之道，完全超越了這世間的情愛仇恨，譬之如天上飛鷹，世人歌頌之事物，與它何干。」

傳鷹暗暗思索，厲工旁觀者清，這等自然轉化，自己竟是絲毫不覺。

厲工續道：「如果要選後繼令東來之人，我一定選你。我雖從魔功入手，但敝門的紫血大法，正是使人由魔入道，便如山峯高高在上，但不同的路徑，雖有不同的際遇，目標還是要抵達山峯。」頓了一頓再道：「想當年我魔功初成，足以橫行天下，但內心常有不足，要知我們意念識想，通靈透達，任意翺翔，無遠弗屆，但卻爲肉身所拘，縛手縛脚。故當我每感苦困，便動手殺人，希望藉那短暫的刺激，忘卻那重重的鎖困，直至遇到無上宗師，始知別有天地，十載潛修，初窺天人之道。」

傳鷹道：「閣下如遇上令東來，還會否與他作生死之戰？」

厲工肅容道：「令東來如能引我進窺至道，我願叩頭拜他爲師，否則一決生死，也好來個大解決。」

* * *

太陽從東方升起，大地一片金黃，

傳、厲兩人又繼續行程。

他倆人沿著祁連山的南面，深入沙漠之地，直往古浪峽而去，托來南山在前方高高的聳起，在托來南山西南四十里，便是他們的目的地疏勒南山了，疏勒南山下有一大湖，叫哈拉湖，是少數民族聚居之地。

厲工突然道：「傳兄，你有否覺得這處的沙層特厚，駱駝脚步艱困得多。」

傳鷹道：「飛馬幫若要來攻，這處沙漠之地，正可發揮他們的戰術。」

厲工微一沉吟道：「假設敵人有五百乘騎士，持重兵器來攻，你看我倆勝望如何？」

傳鷹道：「我也正是如此擔心，要知當日我們與甘陝幫的人隔枱而坐，若飛馬會誤以爲我倆乃甘陝幫約來的幫手，則搏殺我二人，當爲必行之事。只要敵人有五百之衆，在這等荒漠之地，我看即使以我兩人功力，恐怕也勝望不大，但要自保逃走，天下還未能有困得我等之力。」這幾句話極端自負，但在傳鷹說來，便如在述說太陽從東方升起來的那一類眞理。

厲工道：「兵荒馬亂之時，厲某恐難和傳兄走在一道，如我倆分散逃走，便於古浪峽西五里的綠州會合，假設因事錯過，便在疏勒南山下的哈拉湖見面，如何？」

傳鷹道：「不見不散。」兩人交換了一個眼神，心靈水乳交融，一齊大笑起來，滿懷歡暢。

厲工一踢駱駝，登時衝前而去。

傳鷹緊緊跟上。

這對強仇大敵，因更遠大的目標和理想，放棄了人世間糾纏不清的恩怨。

* * *

敵人終於出現，四邊塵土漫天揚起，飛馬會的強徒從四方八面出現，初時只是一排黑點，轉眼已見到那些手執矛箭的武士。

傳鷹和厲工同時一愕。厲工哈哈一笑道：「敵人最少上千之衆，想是必欲置我們於死地。」

傳鷹一聲長嘯，直沖雲天，一拍背後伴他出生入死的厚背長刀，當先衝去。厲工緊跟在後，向敵人殺奔而去。

黃色的沙粒，在陽光照耀下，閃爍生輝，仿如波濤洶湧的黃沙大海。

傳厲兩人衝至敵人二十丈許的距離，駱駝受驚，跪倒地上，那一剎那敵人已衝入十丈之內，漫天箭矢，鋪地蓋天射來。

傳厲兩人一齊躍去，如老鷹撲羊，凌空向衝來的數百兇悍之極的馬賊撲去。

背後駱駝一聲慘嘶，全身插滿長箭，如同箭猪。

傳鷹激起兇厲之心，在空中抽出背刀，撥開長箭，覰準帶頭的強徒，凌空連人帶刀劈去。

只見刀芒一閃，迎向那持矛頭領，鮮血飛上半天，血還未濺到地上，傳鷹的長刀閃電衝入馬賊羣，又斬殺了三人。看往厲工撲去的方向，亦是人仰馬翻，一片混亂。

傳鷹長刀一閃，總有一人血濺當場，比之當日西湖湖畔之戰，他功力又大見精進，但感氣力悠長，生生不息，那有半點衰竭之態，一時天慘地愁，一片慘烈。

這時厲工一聲長嘯傳來，傳鷹知是逃走的訊號，也不逞強，輕易奪來一馬，望著古浪峽的方向殺去。見人便斬，一下子便衝出重圍，落荒逃去。

衆馬賊虛張聲勢，竟然不敢追趕。

這一役，使飛馬會心胆俱寒，退回新疆，直到十多年後，才敢再進軍甘肅。

傳、厲兩人機緣巧合，竟幫了甘陝幫一個天大之忙。

* * *

傳鷹在金黃的沙漠上飛馳，心中泛起似曾相識的感覺，現在離開飛馬會襲擊他和厲工兩人的地方，最少已有十數里遠，傳鷹馬行甚速，已穿過了古浪峽，直向綠田邁進。

地上的沙層如波浪般起伏，馬蹄踏上的蹄印，風一過便難以辨認，痕跡全無。

傳鷹一點也不爲厲工担心，如果眞要担心的話，反而是對那些主動伏擊的飛馬會馬賊，以厲工的絕世功力，又奸如狐狸，那些强徒豈是對手。

這時遠方水平線處，出現了一條綠線，隨著快馬的前進，綠色逐漸擴大爲一塊，在金黃的沙漠中，份外奪目，看來綠田這塊沙漠的綠州，當在七八里馬程之內。

傳鷹額上冷汗直冒，他那熟悉的感覺愈來愈强烈，他幾乎感到這是他生活了多年的地方，但任他搜索枯腸，也記不起何時自己曾來過此地，心中一片混亂。

綠田在傳鷹視線中變大，綠州中的湖水反光，隱約可見。

傳鷹一聲驚呼，從馬上跌了下來，在沙上不停翻滾，全身震抖，他當日被八師巴所引發對前生的記憶，倒捲而回，他已記不起自己是傳鷹，還是那家族被滅、妻子被姦的沙漠武士剎蘭俄，另一個强烈生命，重新佔據他的心靈，千百世的前生，一幕一幕在眼前重演，傳鷹的靈智跨越了時空的阻隔，千百年的經驗，在彈指間重新經歷。

傳鷹埋首沙內，全身痙攣，渾身打戰，這時即使是個柔弱之極的女人，也可置他於死地。

正邪合作　抗擊蒙軍

厲工這時到了綠田，突然間，他的心靈感覺不到傳鷹的存在，傳鷹的精神似乎已經解體，以他不能理解的方式，在時空上作無限伸展。

厲工緩緩跪下，他已慴服在宇宙的神秘之下，甘作順民。

* * *

傳鷹在不同的空間和時間神遊，不知經歷了多久，慢慢又回到「傳鷹」的意識內，感覺身體虛弱之極，一陣寒、一陣熱，襲遍全身，意志接近完全崩潰，



傳鷹看見厲工挾持祝、郝兩人前來。

忍不住呻吟起來。

忽然話聲傳進耳內，一把甜美清爽的聲音，在耳邊响起道：「姊姊，他醒了。」

另一把較低沉的女子聲音道：「他昏迷足有五日，全身忽冷忽熱，現在可能會有轉機，還不快去請長者阿曼來。」

傳鷹昏昏沉沉，一隻手摸在自己的額頭上，接着又按自己的腕脈，觸摸脚板。跟著一把老人的聲音道：「這人混身氣脈混亂，我畢生還未曾見過如此病症，看來他是命不久矣。」

跟著一陣沉默。這幾人都是以維吾爾方言交談，傳鷹心中大駭，原來自己竟然全無言語上的隔膜，看來前生的經驗，竟使自己聽懂他們的對答。這時聽到老者說自己命不久矣，心中一懔，靈智恢復了大部份，連忙專心一志，練起功來，呼吸開始進入慢、長、細的狀態。

少女的聲音驚哦一聲，似乎還說了些話，但傳鷹已聽不清楚，沉沉地進入了天人合一的境界，慢慢復原。

那千百世潛藏在心靈深處的回憶，變成了現在這「傳鷹」腦海的現實部份，經過了千百世的不斷再生和輪迴，傳鷹終於成功地在這一世喚回失去的部份，「醒覺」過來。

耳邊傳來「悉索」之聲，傳鷹睜開雙目，看到目下正置身在一個帳篷之內，瀰漫著羊脂的香味，他略抬起頭，驀然見到一個健美的女性背影，正在自己身旁換衣，赤裸的背部，豐腴而嬌美，散發著無限的青春。

傳鷹記起了白蓮珏湖中的裸浴，祝夫人渾身濕透後所展現的驕人線條，和現在眼前背著自己更衣那健康的裸美。

那維吾爾族的少女換好衣服，一轉過頭來，全身一震，接觸到傳鷹灼灼的目光。

傳鷹見那少女膚色白裏透紅，高鼻深目，充滿了異國的風情，禁不住微一笑，露出了一排雪白的牙齒。

那少女何曾見過如此人物，加上塞外女兒不拘俗禮，感情直接，渾然忘了被窺換衣服的羞澀，撲上前來，驚喜道：「你終於又醒了！」

傳鷹一提氣，霍地站了起來，那少女也跟著站起，這少女身形修長，比傳鷹只是矮了半個頭。

傳鷹步出帳篷，帳篷外天氣清涼，夕陽西下，天邊一抹橙紅，大地壯麗無匹。這帳篷恰在一個大湖旁，沿湖還有各種形式的其他蒙古包。看看自己身上，已換上了一身維吾爾族男子的服飾。

傳鷹便像再世爲人，心想厲工不知怎麼了？

那少女在他身旁輕聲道：「姊姊在那邊來了。」

其實傳鷹早已看到遠處有一少女，正騎馬奔來，他的目力當然遠勝身旁少女，甚至看到那美麗的維吾爾族少女面上那興奮的表情。

那維吾爾族美女身穿紅衣，旋風似地策馬而來，離她妹妹和傳鷹還有丈許距離，一躍下馬，面上帶著燦爛的笑

容。

那少女遠遠叫道：「你好了！」

傳鷹一陣大笑，不知怎地心內充滿勃勃生機，生命是如此的美好燦爛，朗聲答道：「我從來未曾如此之好。」他以極端純正的維吾爾話回答，兩女登時呆了。

傳鷹感覺前生所有回憶，在腦海內水乳交融，渾然無間，他已遠遠超越了以前的自己，變成了一個更廣闊、更遙遠的「我」，如果他不是有鋼鐵般集中意志的能力，根本便不能注意到此時此刻，變成一個外人眼中神經不正常的人了。

兩人一前一側，看著這英姿勃發的雄偉男子，一時看得如痴如醉了。

* * *

傳鷹坐在位於綠田正中的小湖前的草地斜坡上，看著碧綠的湖水，蕩漾於微風之中。

身旁是一對美麗如花的姊妹，維吾爾族的美女婕夏娘和婕夏柔，心內但覺無限溫柔。暗忖這一類美麗時刻，爲甚麼總是那麼稀少，究竟是這種情景難求，還是我們缺乏那種情懷。

兩個香噴噴的少女嬌軀，一左一右挨了上來，塞外少女大膽奔放，對自己所愛的人，沒有絲毫矜持。

四周靜悄無人，黃昏下天地茫茫，遠方不時傳來馬嘶羊咩。

傳鷹心中升起那日剛從戰神殿逃出生天，遇到白蓮玨沐浴時的情景，忽然憶起身爲武士剎蘭俄時，更曾在此地此湖，觀看一個美女出浴，一幅一幅的美景，重現心頭。

他側望左右這兩位貌美如花的姊妹，維吾爾族的少女都是輪廓分明，眼深而大，側面的角度看去，明艷不可方物。

兩女見他看來，都露出動人的笑容，靠得他更緊了，面上一片緋紅，傳鷹心中一動，自祝夫人以來一直從未受人類最原始慾望推動的心靈，忽然活躍起來。

首先轉頭低首望向妹妹婕夏柔，大胆地在她身上巡梭，婕夏柔身形高挑，極爲豐滿，塞外山川靈秀，孕育出如斯艷物。

傳鷹又記起她在帳幕內更衣時，顯露出動人的裸背和線條，那已是人間美態的極致。

婕夏柔臉上泛出一片紅暈，傳鷹具有的強大精神力量，已經直接通過心靈傳感，把他腦中的意念清楚地傳達給她，她但覺自己全身赤裸，任由箇郎目光任意巡遊。

姊姊婕夏娘的雙手緊緊纏了上來，對傳鷹沒有進一步的攻勢，似乎有一點不耐煩，傳鷹已不覺得身旁是兩個人，而是兩團灼熱溶人的火。

青春的熱情，燃燒著這對美女的心頭。

陽光早逝，地火明夷，一彎明月升上高空，月夜下的湖水，倍添溫柔。

生命在這等時刻，是何等寶貴。

傳鷹心頭泛起一陣悲哀，當這一切成爲日常生活的一部份後，便再沒有這類動人的時刻。熱戀只像一枝燃燒的燭火，終會熄滅，就像冬天會被春天替待一樣，難道這才是天地的眞理？

沒有永恆。

傳鷹仰首望天，心中叫道：傳鷹，你要追求的，是否這渺不可測的「永恆」境界？

有限的生命，其追求的目標，可是「無限」？

* * *

疏勒南山高出雲際，爲當地第一高峯，雄偉險峻，令人呼吸頓止。山脚有一大湖，比綠田的湖要大上十多倍，湖邊聚居著十多族人，一幅世外桃源景象。

厲工於七日前來到此地，向當地的哈薩克族人租了一個營帳，靜待傳鷹的前來。他的精神凝練，絲毫沒有等待那種焦心，就算等上千世百世，絕不會有分毫不耐煩。

他在營帳內打坐，已進入第五天，周圍的所有活動，生似在另一世界內進行，與他全不相干。突然在至靜中，他感到數人的接近，心中一凜，知道前來的全是一等一的高手，不禁心下嘀咕。

一把聲音在帳篷外響起道：「厲老師，我等數人爲思漢飛皇爺部下，可否進來一談。」

厲工道：「我看沒有什麼好談的了。爾等如欲謀算傳鷹，可安心在此靜候，他正在來此途中。但若爲爾等生命著想，應立即遠離此地，傳鷹已到了一個非世俗一般武功所能擊敗的水準，非汝等可以明白。」

帳外一片沉默。

另一把聲音響起道：「傳鷹能於蒙赤行手下逃出，我們心裏有數，但此行我們卻是有備而來，擁有足夠的強大力量，搏殺世間任何高手，如若厲老師能鼎力相助，成功的機會自然增加一倍不止。」

厲工知道自己和傳鷹化敵爲友，的確大出思漢飛卓和等的意料，這些人前來試探，正是要澄清自己的立場，如果自己表明帮助傳鷹，這些人首要之務，自然是先料埋自己，否則任得他與傳鷹兩人聯手，這些人眞是死無葬身之地。

回心一想，假設自己和這些人聯合，的確擁有殺死傳鷹的能力，世事之變幻莫測，正在於此。思漢飛千算萬算，智比天高，還是不能預測到今日的變化。

厲工沉聲道：「厲某已無爭勝之心，爾等所有之事，均與我無關，速速離去。」這幾句話模稜兩可，使人不知他意欲何爲，外邊陷入一片沉默裏。

厲工心靈忽現警兆，蓬的一聲，冲破帳頂，躍上半空，脚才離地，幾枝長矛已從四周帳壁破布而入，插在剛才自己靜坐之處。這幾人武功，比自己想像還高。

厲工躍上半空，突然在空中横移數丈，落在離帳篷數丈遠的青草地上，背向著湖，凌空撲上去截擊他的高手，紛紛落空。

厲工一站實地，迅速環顧四周，自

己正身處於一個斜坡之下，背後便是廣闊無際的哈拉湖，這時斜坡頂一排數十騎士，正向自己俯衝而來，兩側有二十多三十個高手，齊齊向自己撲來，厲工心頭一震，暗忖蒙人實力之大，實在難以測度，竟然可以聚集如此多高手，難怪自誇有足夠殺死傳鷹的能力，能否成功，尚在未知之數，但要殺自己，機會仍是很大，厲工那敢戀戰，一聲長嘯，向湖中倒翻而去，入水不見。厲工應變之快，大出敵人意料之外，縱有千軍萬馬，也感有力難施。

* * *

圍攻厲工帶頭的幾個人迅速聚在一起，商議下一步行動。

一個身裁高大的蒙古人，看來是今次行動的領導人，首先開口道：「厲工今次顯然採取與我方不合作的行動，據卓和指揮使的指令，如果厲工站在傳鷹的一方，我等需立即退卻，各位以爲如何？」這人語氣中充滿信心，顯然對卓和的指令大不同意。他們今日這次聚集了蒙古大帝國各地的高手達七十二人之衆，要他們相信，以這樣的實力還不能搏殺兩個漢人好手，實在比登天還難，這亦牽涉到種族的尊嚴。

另一個身形矮壯的蒙古漢道：「所謂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現今我等人強馬壯，那傳鷹生死未卜，我們在此以逸待勞，他不來也罷，一來我們便給他當頭痛擊，他也是血肉之軀，我等何懼之有。」此人名樂木和，爲當日驚雁官之役被橫刀頭陀以斷矛所殺的樂木溫之弟，這一筆血賬，他當然算在傳鷹頭上，所以主戰最力。

他這樣一說，其他高手連忙附和。帶頭的高大蒙古人木霍克有見及此，連忙和衆人商議戰術策略。哈拉湖旁，一時戰雲密佈。

厲工跳入湖內，再也沒有出現，一若在人間消失了一樣。

* * *

傳鷹高踞馬上，遠眺遠方連綿的山脈，經過了托來南山，便到哈拉湖，哈拉湖介乎托來南山和疏勒南山之間的盆地，避過了庫姆塔格沙漠吹過來的風沙，所以草木繁茂，成爲遊牧民族安居之所。

快馬走了一個多時辰，哈拉湖邊連綿的樹林，清晰可見。

傳鷹遠望全景，心靈中突然產生一種前所未有的感應，他清楚感覺到，有一股强大的殺氣和力量，橫亘在前方，這力量至强至大，竟然有足夠殺死自己的能力。

便在這時，一縷輕煙從左方的山頭嫋嫋升起，在半空上形成了一朵雲氣。

傳鷹微微一笑，暗忖這便是他的催命符了，藉著這輕煙，敵人傳遞了自己出現的訊息，等待著自己的羅網已經在前面張開。

傳鷹策馬而前，到了離開進入哈拉湖的樹林前，傳鷹一躍下馬。他人極愛馬，不想這匹馬隨他一齊，遭到不幸，所以一拍馬股，馬受驚往原路跑回，這匹馬頗爲通靈，身上又有記認，必能跑回那對美麗的維吾爾姊妹花處。

傳鷹又想起當他要走時，那對美麗的塞外少女，依依不捨的情景，心下不由一軟，人世間的感情，確是難於割斷。

傳鷹一拍背上長刀，向著落湖的山路走下，進入了林木茂密的沿湖區域。

傳鷹知道敵人最佳的戰術，必是待自己出林之後，在林木與湖水間的廣大空地，以雷霆萬鈞之勢，圍攻自己，那樣才能發揮他們聯鬥的威力。他心下全無半點驚懼，亦無半分緊張，便像去赴一個宴會那樣輕鬆寫意，他並非蓄意去達到這種心境，而自然而然的便是這樣。

* * *

木霍克站在一個小山崗上，看著傳鷹進入樹林，一揮手號，全部高手，立即進入攻擊的位置，大戰如箭在弦。

木霍克感不妥，傳鷹已過了應出林的時間有一炷香之久，這林區的面積不大，只有里許方圓，但要藏起一個人來，卻是輕而易舉，傳鷹這一手漂亮之極，登時爭回主動之勢，木霍克一揚手，七十多高手立即轉變形勢，迅速移動，由集中重兵在出林的小路上，轉而把整個林區圍了起來。傳鷹伏林不去，令木霍克不得不改變策略。他對傳鷹怎能料敵先機，大感不解，以致步步失著。

木霍克現在只有兩條路走，一是靜待傳鷹出林，但這個方法，他想也不敢想，試問如果傳鷹也像厲工那樣來個五日不出，他們必不戰自潰了。

第二個方法就是入林殺敵，這是極端危險的做法，但他已別無選擇了。

他把己方七十二人，分派了其中三十人入林搜索，只要一發現敵踪，便發出訊號。搜索在極有組織之下進行。由三人組成小組，從深思熟慮得出的角度觀案，闖入林中。

每個小組和另一個小組之間，都有緊密的聯系，只要敵人落入任何小組的搜查網內，便如蛛絲一樣，己方全部人立即都會知曉。

這木霍克指揮從容，怪不得卓和委他以重任，可是今次的敵人，實在太可怕了。

而且還有穩坐魔道第一把交椅的血手厲工。

* * *

傳鷹靜立林中，目標明顯，看來並沒有絲毫掩飾行藏的打算。

他今年才是三十四歲，但實戰經驗之豐，江湖上已是罕有其匹。

傳鷹的精神，進入了至靜至靈的境地，幾乎里許方圓的樹林內，不要說敵人每一下步聲，幾乎每一下蟲鳴蟬唱，也一一通過他的腦海內，加以收集和分析。

他身形電閃，連人帶刀，疾如奔雷向樹林的一角撲去，幾乎同一時間，三個人成品字形地閃入林來。

這三人一進林，樹叢中長虹一現，傳鷹絕世無雙的厚背長刀，在空中以最快有力的弧度，同時向三人滑翔而來，生似三人送上去給傳鷹切割一樣，拿捏

角度的準確，和時間的恰當，使這三人全無反擊之力。

這三人每一人在西域都是獨當一面的好手，但傳鷹攻來這一刀最奇怪的地方，就是令這被刀光籠罩的三人，每一人都感到傳鷹的攻擊下，自己是首當其衝的一個。

血光四濺，在傳鷹的偷襲下；這三人沒有一人來得及把訊息傳出，便已浴血身亡。

傳鷹身形一退，又已消失在厚密的叢林內。

三人的屍體迅速被另一組發現，木霍克和幾組人同時趕到現場。

檢查了三人的死法，這批精選的高手，也不由倒抽涼氣，這三人都是咽喉剛剛被割斷，不多分毫，也不差分毫，手勁和位置的準確，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衆人這時才感到思漢飛和卓和的担心，大有道理。

一團陰影籠罩各人，傳鷹如能於己方之人發出訊號前，搏殺當場，每一組自然都難逃被逐個擊破的命運。

一陣急嘯傳來，衆人一陣緊張，依聲撲去，只見離此約二十丈處，伏著另三條屍，顯然又是傳鷹的傑作。

木霍克當機立斷，迅速集中林內和林外的人手，在樹林的東端，一齊向西端搜去。

這個樹林長滿粗可合抱的柏樹，本來景緻怡人，現在佈滿這批高手，立時變得殺氣騰騰，有如屠場。

衆人在木霍克率領之下，推進了半里許的距離，抵達樹林的中部，樹林外站崗於高處監視的己方人馬，不時傳來訊號，表示未見傳鷹出林，換句話說就是這大敵仍在林內。

就在那一刻，傳鷹卓立林中，一聲大喝，長刀幻化出萬道寒芒，迎頭殺來。

他在樹林中利用林木的掩護，迅速地移動，身形詭異難測，使敵手完全不能把握他的去向，不能聯成合擊之勢，迫得各自爲戰，給予傳鷹逐個擊破之利。

轉眼間倒在傳鷹刀下的高手，超過了十五人，一直向樹林的西端且戰且退。

傳鷹殺得性起，將刀法發揮到極致，這時他的刀法已完全沒有軌跡可尋，每一刀都是即興的佳作，他的對手完全不能把握他的刀路，更不能預估他的刀勢的去向，有時如長江大河，冲奔而來，有時又如尖針繡花，細膩有緻，有時如千軍萬馬，衝殺沙場，有時卻如閨中怨婦、如訴如泣，使人身處其中，萬般情狀。

他每一刀的刀氣，形如實質，殺敵遠及十丈，驚人之至，不一刻，又有十多人在他的刀下即時斃命，而被他擊中的，只有死者，沒有傷者。

忽然一把長矛當胸刺來，傳鷹只覺這一矛氣勢森嚴，渾然天成，是血戰開始以來，最有威脅的一刀。

傳鷹大喝一聲，刀當劍使，一刀正刺在矛尖上，持矛者向後飛退，噴出一口鮮血，十丈處才能站立不動，正是木霍克。他借這一矛之力，硬阻傳鷹刹那的時間，雖不免當場受傷，但手下們亦藉這一下緩衝，聯成合圍之勢，各種兵器，遙指圈內的傳鷹。

傳鷹心下暗凜，這木霍克武功直迫卓和，是第一個在他手下受傷不死的人。這時身前身後四周圍了一圈又一圈的人，遠處的樹上都伏有高手，達四五十人之衆，這種實力的確驚人，自己爲了擋那一矛，已陷身重圍之中。

傳鷹一聲長嘯，山林响應，宿鳥驚飛，傳鷹刀光一閃，旁邊一株粗可合抱，高達六丈的大樹，轟的一聲直倒下來，大樹倒下的方向極是巧妙，剛好在林木較空處，直向地上倒下，傳鷹身子貼著倒下的木樹飛出，由樹脚貼樹飛向樹頂，由於大樹倒下，傳鷹變成平身飛出，直向六丈的遠處，炮彈般標去。

衆高手閃開躍起，一矛一刀一劍，三個人貼身追去，死命刺向傳鷹後背。

傳鷹感到背後殺氣襲體，雙脚一蹬，在倒下的大樹一踏，向遠方斜斜飛出，背後攻來的兵器，紛紛落空，傳鷹藉着大樹的倒下，輕易逃出重圍，變成衆人在後之勢。

傳鷹覺得此次搏鬥，自己功力又比以前大進，兼且內力生生不息，每一刀劈出，總猶有餘力，比之驚雁之役和西湖畔之戰，那種力竭身疲，實在不可同日而語。現在即管再遇蒙赤行，雖未必定能取勝，卻肯定有一拚之力，不似當日要藉雷電之威，始能逃過大難。

正在此時，一股鋒銳驚人的殺氣，迎面而至，傳鷹駭然前望，一人長髮向後飛揚，向著自己衝來，正是血手厲工。

傳鷹心下念頭電轉，一是厲工和這批人前後夾擊自己，若是如此，自己現在已是九死一生，另一個可能性厲工是助自己而來，他針對的是身後撲來的高手。現在傳鷹必須作一個決定。

厲工閃電撲至，傳鷹放棄攻擊之念，兩人迅速擦身而過，傳鷹只聽身後數聲慘呼，立有數人遭殃。傳鷹暗自慶幸，自己終沒有看錯厲工。他知道厲工故意造成剛才那種形勢，試探自己對他的信任，這人行事的確離奇古怪，難以常理測度。

傳鷹一個倒翻，加入戰圈，一正一邪兩大絕頂高手，居然眞心誠意，並肩作戰。

一個接一個的敵人，在他們的面前倒下。卓和的估計一點不錯，這兩大高手聯手之威，即管以他們的驚人實力，也絕不能討好。

* * *

傳鷹和厲工站在疏勒南山的觀日峯上，雄視整個柴達木盆地，祁連山脈遙遙橫亘在東南方，西邊是庫姆塔格大沙漠，遼闊無邊。

傳鷹看著手上令東來親繪的指示圖道：「十絕關應在那處。」說完以手遙指對面一座高山的山腰，該處形勢險峻，人畜難至。

厲工搖頭道：「這等險峻之地，要蓋

一間石屋也極困難，何人可在此建這等洞府？」

傳鷹知道他只是感嘆而已，並不是奢望自己能給他解答。這幅指示圖清楚明白，十絕關轉眼可達，心內甚感歡欣。

這處已超過了海拔七千多尺，山上長年結冰，空氣稀薄，但卻不能難倒這兩人。

厲工當先而行，向目標邁進，這位凡事也不大動心的宗主，也有急不及待的時候。

半個時辰後，傳、厲站在一片光滑如鏡，高達十丈闊六丈的大石壁前，這塊石壁石質與他處截然不同，沒有半點裂痕，嵌在石山的山腰裏。

厲工道：「這處應是十絕關的進口，你看石壁的五丈許處和兩邊的兩丈處，有一長方細線，顯見是進口和石壁的接合處，但我們剛才二人一齊揮力推動，不能移其分毫，可以想見，必另有其他方法開門。」

傳鷹道：「令東來自困此十絕關內，必然有其深意，信中提及明年二月二十，關門自開之語，當非虛言。」

厲工道：「我們看來除了在此等待之外，再無他法。」

傳鷹道：「要推動此等巨石，並非人力所能做到，明年二月二十，此處天上剛好太陽與月亮同度，勢將引起大潮汐，哈拉湖的湖水會漲至十三年來的最高點，我看這十絕關，可能是靠山內深藏的水力所推動，令東來既精於天文，自然可以把握時間，進入此關之內，又預計開關之日，指示其女前來，一看結果。」

厲工點頭同意道：「傳兄弟，看來我們也要在此作上數月居民了。」

傳鷹哈哈一笑道：「這處山川壯麗，何樂不爲。」兩人一齊長笑起來。厲工已等上十年，又何礙區區數月。

* * *

龍尊義得到岳册之後，發掘了當年岳飛留下的四個兵器庫，又遍招匠人，依岳册上的兵器圖，製作戰車，招兵買馬，加上他聲威大振，頓然成爲反蒙的主力，勢力迅速澎漲起來，除了佔據了根據地廣東一帶外，還迅速向鄰近的湖南、江西、福建等數省擴展，聲勢浩大，天下人心振奮，羣雄來附，集結成一股龐大的反蒙力量，局勢比前大是不同。

向無踪和祝夫人已結爲夫婦，兩人也是有心之士，特地南下江西，來到龍興，便欲拜見龍尊義。

兩人去到龍尊義的府第前，守衞森嚴，二人遞上拜帖，立即有人出來查問，這才入去通報。兩人足足等了半個時辰，才再有人出來，引他們進去。兩人心想龍尊義日理萬機，他們等上這許時間，也是應該。

高牆內院落連綿，不時有一隊又一隊身披重甲的兵隊逡巡，頗有氣派。

向無踪兩夫婦卻看得直搖頭，要知這還不是前線交戰之地，只要足以保安便夠，這等重甲兵隊，徒耗人力。

這時兩人進入了正門的廣場，忽然引路的人向左一轉，不上正門，反而將兩人帶往正門左側的入口，進入了一間小小的偏廳內。又待了小半個時辰，這才見到一個書生模樣的人走了出來。

這書生淡然道：「歡迎兩位前來投效，在下白院同，爲龍尊義大帥下之文書長，特來爲兩位登記，若調查無誤，必盡早通知兩位。」這白院同口雖說歡迎，但態度上，卻絕無歡迎之意。

向、祝兩人心中大怒，亦知道向這種人發作，毫無用處，立即告辭而去，這白院同並不挽留。

兩人回到客棧，還是心中有氣，一方面感嘆龍尊義如此作風，豈能成事，至此二人意冷心灰，計劃於明天離此而去。

估不到當天晚上，龍尊義旗下主將祁碧芍竟然親身到訪。

三人都是舊識，客氣幾句後，祁碧芍便道：「賢夫婦今日的遭遇，我已深知，那白院同是史其道的人，知道你倆和我的關係，所以特別從中弄鬼，萬勿見怪。」

向無踪恍然道：「你們存在已是漢人的惟一希望，若仍未能精誠團結，如何能驅逐韃子，還我山河。」

祁碧芍搖頭道：「龍元帥自從取得岳册，一躍而成天下反蒙的盟主後，性情大變，無復當年小心經營，禮賢下士的態度。近月來更寵信史其道，我數次苦勸，還爲他疏遠，我明天便被調往贛江東另一營地，小人得道，我也不敢再留賢夫婦了。」語氣消極。

向、祝二人也不知怎樣安慰她。向無踪道：「思漢飛已在武昌調集重兵，此人天縱之才，運兵詭奇難測，祁小姐若見事不可爲，還請爲自己打算。」向無踪知祁碧芍熱心爲國，也不敢直接點出既然小人橫行，何不引退保身。

祁碧芍暗忖若是這番話在數月之前和自己說，必是拍案而去，可是這些日來實在有點意冷心灰，便答道：「賢夫婦好意，碧芍心領，我已泥足深陷，手下還有上千親信，若我一走，必對龍元帥打擊重大，我何能成爲千古罪人。」

向氏夫婦一想也是，放棄了勸她退出之心。

祁碧芍忽地低下頭來道：「有沒有他的消息？」

向、祝兩人一聽便知她是指傳鷹。向無踪道：「自去年與傳大俠一別，便全無他的消息，不知現下如何呢？」

祁碧芍望向窗外的夜空，心中狂喊：傳郎，你知否我是怎樣地掛念著你？

中反間計　全軍覆歿

二月二十日，疏勒南山，十絕關前。

傳鷹和厲工兩人在此，不知不覺住了差不多半年時間，終日坐論天人之道，正邪兩個不同路徑的武功，經這兩個絕世天姿的人，融會貫通，再難有所分別。

其實所謂正邪之別，乃在於其形式

的分別，正者所謂從容中道，講求累進式的修養；邪者專走極端偏鋒，講求速成。這是大體而論，其中分別，錯綜複雜。

厲工仰望天際，太陽慢慢爬上中天，哈拉湖的潮水在遠處衝擊上岸，蓬蓬有聲。

傅鷹道：「當日蝕開始，太陽和月亮同度，潮水便會漲至最高點，那亦應是十絕關開關之時。」

厲工閉上雙目，好一會才道：「傅兄弟，如果我沒有聽錯，山內果然如你所料，有一巨大的地底湖，否則怎會在山內傳來隆隆水漲之聲。」

傅鷹心中一震，一股如悶雷的聲音，果眞是在石山之內微微傳來，甚至腳下也有細不可察的震動。

戰神殿也是在一個地下湖中，十絕關和戰神殿，兩者是否有任何連繫？

大地忽然一暗，天上的太陽，已開始被黑影遮了一角，天狗食日的異象，終於來臨。

遠方一陣一陣的鼓聲傳來，傅、厲知道是附近的少數民族，試圖以鼓聲驅去這食日的凶獸。

黑影逐漸擴大，大地緩慢地進入黑暗，就在這時，軋軋隆隆的聲音在傅、厲面前響起，石山一陣震動，兩人面前十絕關那塊高五丈闊兩丈的大石，隆隆聲中緩緩降下。

這十絕關的開關全賴天地之力，其設計精妙，直迫戰神殿。

十絕關的大門下降甚速，其厚度達半丈之闊，非人力能加以開鑿，尤其在這等高山險峻之地，此等驚天地，泣鬼神的巨構，誰能爲之？

大石門迅速落下，露出一條長長深入石山內的通道，傅、厲兩人急忙掠了入去，剛進入口，另一股隆隆之聲跟著傳來，原來通道十丈深處之內另有一同樣大小的石門，也正在下降，石門落至與通道地面平貼處，另一道更遠的石門又隆隆落下。

傅、厲兩人面對著這正在下降的第三道門，心中震駭實在難以形容，現在他們正深入了這條開鑿出來的石道約二十丈處，地道內的四面石壁光潔平滑，也不知是什麼工具造成，這時離第三道門又深進十丈的第四道大石門，亦開始迅速下降，露出另十丈的入道空間。

當第十道石門降下時，他們已深入石山九十丈之遠，來到一個高二十丈，闊二十丈的方形大石殿，石殿的頂上有一塊渾圓的寶石，發出黃芒萬丈，照亮了這個廣闊的空間。

除了沒有頂上的大星圖，沒有四十九幅戰神圖錄石刻，沒有「天地不仁，萬物爲芻狗」的石刻大字，也沒有前人的遺體外，這十絕關內的大殿，幾乎就是戰神殿的翻版。

厲工緩緩跪下，在這巨大無匹的石山內的大空間正中跪下，眼水已注滿他的眼眶。

傅鷹有了上次戰神殿的經驗，雖然心神震盪，仍能遊目四顧。

整個龐大的石山空間內，杳無一人，也不見到其他任何出口，這十道大石門若再關閉，除了等待另一次的日蝕外，天下間怕無人可以離去。

但無上宗師令東來呢？

只見對正進口遠方的大石壁上的正中，約兩丈見方的壁面上，密密麻麻的寫滿了字。

傅鷹掠過那二十丈的空間，來至牆下，原來竟是有人以手指之力，硬生生在堅如精鋼的山石上，寫滿了字。尤其是使人驚駭的是這些字在石壁的正中，最低那個字離地也有九丈之高，這高度不要說凌空寫字，就算只是躍至那高度，傅鷹自問也勉可辦到。但再要停在空中運指裂壁寫字，眞是想也不敢想。這大殿空空蕩蕩，當然沒有任何工具使人爬上這樣的高度。這一切都是那樣令人難以理解。

厲工這時亦掠至身旁，傅鷹側目一看，他也是一面駭然，顯然和自己一樣，轉著同樣的念頭。

光滑的石壁上面寫著：

「余十歲學劍，十五歲學易，三十歲大成，進窺天人之道。天地宇宙間，遂再無一可與抗手之輩。轉而週遊天下，南至天竺暹國，西至波斯歐陸，北至俄羅斯，遍訪天下賢人，竟無人可足以吾論道之輩。費然而返。始知天道實難假他人而成。乃自困於此戰神殿內。經九年潛修，大徹大悟，解開最後一著死結，至能飄然而去。留字以紀。令東來立」

傅鷹熱淚盈眶，這令東來的確使人高山仰止，不能自己。

忽然隆隆之聲傳入耳際，石殿的大門已開始升起。

傅鷹向厲工招呼一聲，便向正在關閉的大門掠去，可是厲工依然卓立當地，全無動身之意。

傅鷹突然完全明白，厲工是再也不會走了，他要留在此地，和令東來一樣，要勘破這生死之秘。這便是他們的「決鬥」。

大石門一道又一道在他的身後關上，轉瞬傅鷹已站在大門之外，太陽又露出萬丈光輝，但厲工已自閉於這十絕關內，最少要十三年之後，才可以重開。

傅鷹心中盤算無上宗師「最後一著」意何所指，是否戰神圖錄的最後一幅石刻：「破碎虛空」？

＊　＊　＊

丙辰年十月，距魔宗蒙赤行和傅鷹兩人在杭州鎮遠大道決鬥後二年。

龍尊義聲勢愈來愈大，在廣東海陵山附近投海而死的抗蒙名將張世傑的舊部，宋室的餘兵，紛紛來歸，龍尊義來者不拒，建立起一支達二十萬人的部隊，聚集在鄱陽湖旁的龍興，密謀北上，攻擊思漢飛囤集在北面數百里外長江旁重鎮武昌的蒙軍，大戰一觸即發。

這日黃昏時份，一乘健馬，載着一個身裁健碩、意氣軒昂的男子，馬旁插了一支長丈八的漆紅長槍，背後跟隨著十多個全副武裝的騎士，身上均繡有一個龍字，都是龍尊義的部屬。這時十多個騎士往城門馳去，顯然是要離開龍興。

衆人來到城門，該處防衞森嚴，滿佈龍尊義的軍隊。一個領導模樣的軍官走了上來，要看出城的手令。

那帶頭男子身後衆人齊喝罵道：「我們左先鋒紅槍譚秋雨，與右先鋒祁碧芍小姐並爲龍元帥座下兩大支柱，你不懂睜眼看清楚嗎？」

紅槍譚秋雨高踞馬上，面目陰霾密佈，一聲不響。

那攔著路的軍官道：「史其道副帥的指令如此，還請譚爺切勿見怪。」這人說話慢條斯理。

紅槍譚秋雨大喝一聲，如平地起了一個焦雷，全場所有人均心頭如被雷擊，譚秋雨一把提起紅槍，幻出滿天紅影，向那攔路的軍官刺去。槍影忽又散去，紅槍回插在駿馬身傍，譚秋雨淡淡道：「我的紅槍，便是我的通行証。」

那軍官全身衣衫盡破，面色蒼白如死人，令人担心他被嚇得胆破而亡。

譚秋雨一夾馬腹，高速直向城門衝去，十多騎一聲呼嘯，一行十數騎，旋風一樣衝上城外，竟然無人敢攔阻。

紅槍譚秋雨一槍之威，震懾全場。

十數騎全力奔馳，便似要發洩剛才的悶氣，很快馳出數里，路旁有間酒舖，譚秋雨勒馬站定，一躍下馬，道：「拿酒來。」

譚秋雨一人獨據一桌，狂喝起來面無表情，其他十數人另外坐開，不敢上來勸阻。

一陣蹄聲自遠而近，由龍興的方向馳來，馬蹄聲到酒舖前倏然而止，一團紅影飄了入來，直到譚秋雨對面坐下，兩人四目相投，正是與譚秋雨齊名的紅粉艷后祁碧芍。

祁碧芍一手拿起酒杯，一口烈酒，仰頭倒落咽喉，烈酒激起一面紅暈，倍添艷麗。

譚秋雨道：「碧芍，剛才那情形你也不是看不到，龍爺一力主戰，要知對陣沙場，蒙古鐵騎天下無敵，我們宜守不宜攻，今次龍爺聽那惡棍史其道之言，揮軍北上，無異送羊入虎口，加上我軍訓練未足，新丁衆多，參差不齊，爭權奪利之輩，又高踞重位，我看我們實難有希望。」

祁碧芍默默無語。

譚秋雨道：「碧芍，不如妳退出此等局面，往找傳大俠！」

祁碧芍舉手阻止他說下去道：「我此生已獻與國家，縱是戰死沙場，亦是無悔。只是小人當道，令我極爲痛恨。」

譚秋雨長笑起身道：「大丈夫馬革裹屍，我今次被調前線，打那第一陣，不論勝負如何，但求無愧蒼天民族，於願已足，碧芍，現今我敬妳一杯，祝妳美艷長青。」一杯盡乾，大笑上馬而去。

十數騎的蹄聲，在遠方消失。

祁碧芍心頭一陣激動，腦海中現出傳鷹的絕世英姿。

＊　＊　＊

傳鷹這時正來到四川的成都，過去的一年時間，他大半也在西域四處閒蕩，一路潛修戰神圖錄上的心法，比之往昔，大是不同，整個人藏而不露，非復當日如出鞘的寶刃，鋒芒外現。

這天，傳鷹走在成都的街道上，街上衆生營營役役，各爲自己的事而奔走。兩邊館子林立，四川著名的食館，辣牛肉、湯圓子等，都集中此地。

忽然心中一動，傳鷹知道有人正在從後注視自己，剛想轉頭，一人在後大喜道：「傳兄慢走！」

傳鷹轉過身來，一個蕭洒不羣，意氣飛揚的文士，正向自己走來，頗具龍行虎躍之姿，竟是八師爸座下四大弟子之一的漢人宋天南，這人原爲自己之死敵，當日在千里崗東頭渡橋，傷在自己刀下。

宋天南來至近前，一面歡喜之容道：「傳兄，如果世界上還有我最想見之人，這就必是閣下了。」

傳鷹奇道：「宋兄何出此言？」

宋天南道：「不如坐下才說。」

兩人走入一間茶館，泡了兩盅茶，宋天南問道：「傳兄震驚當世的寶刀，爲何不見？」

傳鷹莞爾，道：「凶器不祥，捨之已久。」

宋天南恍然道：「傳兄超凡入聖，世俗之器，何堪污手。傳兄當日一刀，對我不啻當頭棒喝，自該日起棄武從易，近日來頗有領悟之心，重返西藏，謁見師尊，得傳至道，傳兄實有大恩於我。」

傳鷹微微一笑，道：「不知八師爸兄近況如何？」

宋天南道：「師尊上月已坐化於布達拉宮。」

傳鷹閉上雙目，好一會才又睜開，面容不見半點波動。

宋天南續道：「師尊自與傳兄別後，返回西藏，傳位與另一人後，便捨下一切俗務，閉關修行。除了我，鐵顏師兄和蓮珏師妹外，其他人一律不見。至兩個多月前，他交待下一切後事，便進入死關，並囑我等於四十九日後開關。」宋天南說到這裡，停了下來，似乎細意回味著當日的情景。

過了好一會，宋天南才道：「開關時，師尊早已圓寂，他一手觸地，一手中指作蓮花結，面現微笑，肉身沒有絲毫腐化之象。」

傳鷹微微一笑，似已有悟於心。

宋天南跟著說是一件石破天驚的事：「蓮珏師妹已爲你誕下一男嬰，師尊改名爲鷹緣。」

傳鷹靜坐如故，但虎目光芒一閃，重又消去。

傳鷹寂然艮久，宋天南不敢打擾。

傳鷹忽然伸手往頭上一削，一束頭髮，有如利刀切下，傳鷹取出一條白布，將頭髮置於其上包好，向宋天南道：「宋兄勞煩你將此束頭髮，順道往西藏時，帶給蓮珏，告訴她大恩大德，傳鷹不敢須臾或忘。」站起身來，微一施禮，便飄然而去。

＊　＊　＊

天臨在龍興之西，湘江之旁，與龍興成犄角之勢，互相呼應，龍尊義在此駐有重兵，由手下大將紅槍譚秋雨統領。

祁碧芍和譚秋雨，本為龍尊義旗下兩大支柱，可是自從龍尊義因得到「岳册」，成為天下反蒙的領袖，天下來歸，勢力與日俱增，新的勢力乘時崛起，其中尤以宋臣陸秀夫的舊部謀士史其道最得龍尊義寵信。

史其道大事整軍，將自己的親信，安排到各個重要的位置，勢力愈趨愈大，但他的安排一到了祁碧芍和譚秋雨兩人的手裏，便路不通行，這兩人手下多為龍尊義舊部，祁、譚兩人的影响力蒂固根深，非史其道可以改變分毫，即管是龍尊義亦難以插手，逐漸形成對抗的勢力，龍尊義因此對兩人心存芥蒂，史其道更視兩人為眼中釘，欲去之而後快。

這晚譚秋雨剛要就寐，忽然部下副將連香輪說有十萬火急之事求見，譚秋雨來不及換上軍服，只是披上斗篷，便在書房接見這得力助手。

連香輪身裁瘦長，為人精明，這時却是憂慮重重，一見譚秋雨來到，連忙肅立。

譚秋雨道：「香輪，你我不用多禮，究竟發生了什麼事？」他素知這愛將泰山崩山於前而色不變，今次必是有至緊要的事，才會使他在這個時間來謁見。

連香輪道：「我於一個時辰前，接到有龍爺手諭，已在來此途中，估計後日正午前必到。」近年來因權力鬥爭加劇，所以一向以來，譚秋雨都在龍興龍尊義的近人中，佈下眼線，一有風吹草動，便可早作防備。

譚秋雨道：「是否可以肯定是龍爺的手諭，還是由史賊代行？」

連香輪道：「密函中强調是龍爺的手諭，據說史賊近日面有得色，並向人透露，說譚爺是已沒有多少日子可以風流了。」

譚秋雨沉吟半晌，喟然道：「我看八九不離十，何法監為史其道座下最得力之人，今次如非有十成把握，豈會前來，加上陪同他的又是和他們狼狽為奸的高手點蒼雙雁，顯然是要在我違令時，可以出手擒我。龍尊義呀龍尊義！你我恩清義絕。」

連香輪急道：「譚爺請勿激動，龍爺給何法監的手諭，內容或者另有他事，非如一向盛傳的那樣，亦未可知。」

譚秋雨搖頭苦笑道：「史其道想找人代替我，此事策謀已久，今次又豈會無故而來。」

連香輪道：「將在外，軍令有所不受，現在形勢危急，這樣換將，難道我們不可抗令嗎？」

譚秋雨道：「如果我抗令不受，鬥起來，龍爺聲威何在，那時不待蒙人攻來，我們便先要崩潰，我何能如此？」

連香輪喟然道：「史其道就是看清了這點，不愁我們不聽令。」兩人相對無言。

譚秋雨暗萌退志，但這數萬隨自己出生入死的部下，廣大人民的期望，自己怎可捨割，一時心下充滿予盾。

正在這時，一個親兵來報，大江帮的副帮主飛蛟遊乃泉，有急事求見。

兩人一愕，他們和各地的帮會及地方勢力，素有緊密聯繫，但這都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進行，不想被蒙人知悉，致招報復，今次大江帮的遊乃泉親自來見，事情的凶險，必極為驚人。

遊乃泉身形適中而健碩，頗有豪氣，一進入書房，開門見山便道：「素仰譚秋雨英雄過人，現今一見，果然名不虛傳。」

譚秋雨道：「遊副帮主客氣，未知今次前來，有何事見告。」

遊乃泉道：「前晚我方的密探，無意間發現了一件驚人之事，原來蒙方在極保密的狀況下，緩緩在白水注入大批軍隊，實力達五萬之眾。」譚、連兩人一齊色變，白水位於天臨上游，若從水路而來，三天便可抵達天臨。

遊乃泉續道：「而在同一時間，蒲壽庚轄下的十多艘巨舟，亦泊在白水，我看兩者間必然有緊密關係，所以連忙多方調查，發覺蒙軍正在秘密把大批食糧，運上蒲壽庚的巨舟，看來蒙軍從水路來攻，將是轉眼間事。」

譚秋雨心情沉重，一方面是內憂，另一邊是外患，這樣的仗，如何能打？但他表面却露出了興奮的神色，向遊乃泉道：「遊副帮主這個消息，非常管用，異日我方旗開得勝，全賴遊副帮主這義舉。」遊乃泉連忙一番謙讓，又談了一會各地形勢，這才告辭而去。

一待遊乃泉走後，譚秋雨向連香輪道：「香輪，你立即準備一切，我決意盡起全軍，在湘江之畔，與蒙人決一死戰。」

連香輪道：「這也好，一戰定勝負，免得被史賊等得逞。亦可免去守城不逮，城破後蒙人屠城之禍，譚爺，眾弟兄都把性命交給你了。」

譚秋雨望上夜空，心道：「碧芍，我恐怕要先一步而去了。」

＊　＊　＊

紅槍譚秋雨戰死湘江畔的消息，一下傳遍龍興。大戰迫在眉睫，龍尊義的軍隊，開始一營一營地開出，邁向武昌和龍興間的九嶺山。

思漢飛駐在武昌的蒙古精兵，還是絲毫沒有動靜。

祁碧芍看著壯觀之極的龍尊義軍隊，陣容鼎盛地開往九嶺山，心中一片悲哀，回想起今早譚秋雨的死訊傳到龍尊義的耳中時，龍尊義不獨沒有對這個多年來建下無數功業的手下，加以哀悼，反而大發脾氣，痛罵譚秋雨用兵不當，折其聲威，史其道在一旁推波助瀾，自己唯有黯然而退，事已至明知不可為而為的地步，哀莫大於心死。

這時一隊載糧草的車隊馳過，這些馬車的設計均比較輕巧簡單，載貨又多，效率很好，背後一眾部下中，這時有人道：「史其道這些日子來，就只是做了一批這樣的運糧車，整整一部岳册，難道便只是這麼多貨色？」眾人一齊附和，不滿之情，溢於言表。

祁碧芍心下暗嘆一聲，這史其道急功近利，絲毫不懂生養之道，岳册一到

手，便急急發掘出密藏的四個兵器陣，對於要辛苦經營岳册上種種不同兵器設計圖譜，置之不理，本末倒置，白費了傳鷹以生命之險換取回來的寶物，使當年七大高手的犧牲，盡付流水，龍尊義和史其道，當是千古罪人。

大軍源源開出，塞滿了通往九嶺山的官道，祁碧芍一帶馬頭，當先馳去，數十名親信，緊跟而行。

走了一刻鐘，便追上自己轄下部隊，接近一萬五千的兵力，清一色的騎兵，幾乎全為昔日龍尊義舊部，也是訓練最精良的隊伍，隨自己多年來出生入死，便如血肉般不可分離，要離開龍尊義是輕而易舉，但要她離開這些擁護她的部屬，卻是十分痛苦的決定。

現下譚秋雨和他大部份的部下，已戰死於天臨，自己目下的實力，正代表了以往龍尊義手上的大部份實力，儘管以史其道的專橫，也不敢隨便來動自己。

如此晝行夜宿，第二日的正午，祁碧芍和她的騎兵隊，已超前大軍四十里有多，開始進入九嶺山的大草原。

祁碧芍和她的得力部下，站在草原旁一個山崗之上，察看周圍形勢。

她身旁的猛將洪開山道：「小姐，這處平原之地，無險可守，最利蒙古人的戰術，蒙人起於大漠之地，最擅衝鋒，我看我們應退入九嶺山內，築好陣地，和蒙古人打山戰，以己之長，攻敵之短，方為上策。」

眾人一齊點頭。

祁碧芍道：「龍帥已定下策略，決於此地迎戰蒙軍，朝令夕改，豈是可行，現在為有盡力而為，希望能險中求勝，一挫蒙人聲威。」

這時一乘騎士從武昌的方向馳來，顯然是派來的探子。

探子直馳而來，旁邊眾將喝道：「還不下馬。」那探子才慌忙下馬，面色蒼白，眾人心頭一震，均知必有大事發生。

探子道：「蒙人先頭部隊，已在三十里之內，全速趕來，總兵力估計達四萬人，是鎮戍衛萬金城的部下。」

眾人面色大變。

祁碧芍哈哈一笑，一串銀鈴一般的笑聲，令眾人心頭稍安。

祁碧芍環顧眾人道：「我們為國為民的時刻已到，現在立即佈陣，準備與蒙人的先頭部隊，拚上一場硬仗。」眾人久經戰陣，急急領命而去，佈置一下。

祁碧芍望向天際的遠方，道：「思漢飛果是一代人傑，居然於昨夜連夜行兵，攻我等之不備，用兵之奇，令人佩服。」

身後眾人默然，無論在實力和戰略，己方都遠落人後，這場仗，不用打便已輸了。這時他們才有點明白，為甚麼在蒙人龐大勢力之下，仍能容許他們帶回岳册。

＊　＊　＊

蒙軍漫山遍野地出現在遠方的水平線上，旗幟鮮明，聲勢浩大，幾萬人的隊伍，不聞絲毫嘈吵的聲音。

羊角聲起，蒙軍佈下陣勢，左右兩翼各衝出一隊約千人的騎兵隊，從兩側包抄而來，騎兵奔行甚速，卻始終不失隊形，頓起一種强大的氣勢，直向祁碧芍佈下的兵陣殺來，大戰已經開始。

祁碧芍和她接近一萬五千人的騎兵先鋒隊伍，在一個賁起的山崗下嚴陣以待，她決定死守此地，直至後方龍尊義的大軍來援。

她拒絕了撤退的建議，假設蒙人乘勢追擊，士氣一失，將會牽連整個大局。

祁碧芍在山崗上俯視從兩側殺來的蒙古鐵騎，眞是氣勢如虹，無堅不摧的强兵悍將，環顧左右，除了現在自己手下還有可戰之外，其他的部隊，紀律鬆弛，爭權奪利，要他們面對這等天下無敵的雄師，不啻叫他們送死，心裏泛起有心無力之感。

祁碧芍略一頷首，她身後的手下立即下達命令，一輪戰鼓轟天响起，漢軍紛紛彎弓搭箭，瞄向衝刺而來的蒙軍。

一排一排的鐵盾，列在陣前，驀地萬箭齊發，直向蒙騎射去，滿天箭矢，雨點一樣落向蒙古的騎兵隊伍。漢軍勝在地勢較高，前排的蒙軍雖不斷還箭，還是不斷倒下。

羊角聲起，蒙軍退卻，依然佈成隊伍，奔回敵陣，留下幾百個屍體和死去或受傷的戰馬，現場一片慘烈。

祁碧芍看得直搖頭，蒙人雖退而不亂，這一輪攻勢純屬試探己方實力，再從容定計，自己部下雖不乏精兵良將，可惜在量上遠遜對方，而且這等對陣沙場，乃蒙人之所長，龍尊義這次北伐，一開始便走錯了，以己之短攻敵之長，史其道既曾為當年死去的宋臣陸秀夫謀臣，必曾對蒙人的戰術下了一番功夫，怎會犯下如此大錯，想到這裏，祁碧芍心中一動，冷汗直冒出來。

＊　＊　＊

龍尊義的軍隊還未進入九嶺山的範圍內，便已停了下來，在離祁碧芍三十里外的一處平原之地紮營。

接近二十萬的兵力，分五處地方佈陣，龍尊義和他的三萬親兵近衛，停駐在大後方。

祁碧芍與蒙軍遭遇的消息，很快便由傳訊兵帶來，史其道親自接見，詳細一番詢問後，已是半個時辰之後的事了。

這傳訊兵是祁碧芍的親信，人極精明能幹，見史其道全無所動，知他故意拖延，也不點破，道：「屬下身體疲累之至，懇請史爺准在下退往後營休息。」

史其道略一沉吟，點首道：「也好，我一會商議對策時，再請你來提供資料，切勿隨便出外，留在營中等我的指令好了。」說到最後，兩眼瞪了那傳訊兵韓森一眼，韓森但覺心中一寒，暗凜此人武功精深之至。

韓森在史其道兩個親兵帶領下，到了一個偏僻的營帳，韓森進入躺下後，那兩人竟待在帳外，韓森暗忖這兩個人這樣監視自己，分明禁止自己把消息傳播開去，看來連龍尊義也給瞞在鼓裏，心下不由焦急萬分。

現下祁碧芍和她的部下，正在十萬火急之中，若沒有援兵往助，遲早全軍覆沒。

韓森再不猶豫，一把抽出匕首，便往營後挑斷縛緊營脚的繩子，俯身便爬了出去。

營外的空氣，使他精神一振，忽然背心一涼，一陣劇痛，抬起頭來，只見史其道其中一個親兵，正向著自己獰笑。

韓森慘叫一聲，當場死去。雙目不瞑。

* * *

祁碧芍渾身浴血，著名一長一短雙劍，在如狠似虎的蒙軍陣內衝殺，身邊剩下不到五千人。其他人或被衝散、或是戰死當場。他們在蒙軍排山倒海，絕對壓倒性的兵力下，仍能支持上四個時辰。到現在，各人都是力盡筋疲。但龍尊義的援軍，依然未見一人。

身旁慘叫連聲，祁碧芍看着自己最得力的部下，多年出生入死的戰友，一個一個在眼前倒下，祁碧芍終於下了她最不想下的命令，全軍撤退。

這一仗，已經輸了。銳氣先折。

包括龍尊義的軍隊在內，已經全輸了。

祁碧芍現在只想一件事，就是要突圍而去，取史其道的項上人頭，以祭自己戰死沙場的兄弟，和紅槍譚秋雨的魂。

* * *

史其道的中軍大帳，蓬的一聲被人踢開大門，一個身形奇偉，滿面紅光，年約五十的大漢，旋風似地衝了進來。

大漢怒道：「其道！你怎樣弄的？祁碧芍在三十里外力抗蒙軍，你竟坐視不理，又不報告我知，你當我龍尊義是甚麼人？」

史其道一副惶恐之態，必恭必敬地道：「大帥息怒，我已有適當安排，這裏有一圖，劃下了所有進攻部署，你一看便明。」說完在懷中取出一幅地圖，在龍尊義面前打開。

龍尊義面容稍佳，低頭正要細看，忽然腰側一寒，一把利刃已攔腰刺入，同時蓬蓬兩聲，胸前連中兩拳，全身向後飛出。

對面史其道滿臉獰笑，原先站在身側的何法監，手中還執着一把染滿自己鮮血的利刀。

過往之事，迅即襲上心頭，心下恍然大悟，跟著是無邊無際的後悔。

龍尊義心中狂喊：秋雨、碧芍、我對你們不起，更對國家民族不起。耳際充滿史、何兩人的狂笑，龍尊義狂嘶一聲，便即死去。

史其道見龍尊義身死，向何法監道：「法監，你即刻令人施放煙花火箭，通知思漢飛皇爺，一切照計劃行事。」

何法監面有得色，領命而去，心想立下如此大功，異日升官發財，享受人間富貴，確是美妙之極。

史其道望着龍尊義屍身，暗忖：自己如非蒙人所派之反間，如何能料事如神，處處爲你取得利益，致得你今日之信任。世間禍福難料，便在於此。

仰頭一陣奸笑，得意萬狀。

* * *

何法監走出帳幕外，點蒼雙雁沈非聞和沈非志兩人，正守候在外。何法監一揮手，立即有親信往高地施放火箭。

龍尊義本來有一班護衛親隨，但那護衛統領，卻是史其道安插的人手，所以起不了半分作用，現今龍尊義一死，軍權立時落在他們掌握之中，想到這裏，何法監禁不住笑了出來。

點蒼雙雁的老大沈非聞道：「何爺這般歡暢，老鬼必已早赴地府陰曹了。」

何法監道：「這還用說，我們的史老大乃思皇爺最倚重的人才，當年弄跨陸秀夫，現在覆亡龍老鬼，建下不世功業，豈是易事。」

點蒼雙雁的老二諂笑道：「這個當然，老鬼我看他死不瞑目，當年帶回岳册，意氣風發，不可一世，若非皇爺佈下我們這幾著棋子，岳册又怎能安返南方。」

幾人一起狂笑起來。

周圍依然滿佈軍帳，旌旗飄揚，近二十萬的兵將，全被蒙在鼓裏，懵然不知，一個使他們死無葬身之地的計劃，正在密鑼緊鼓地進行着，危機迫在眉睫。

何法監一望天色道：「快要落日了，時間亦差不多，我們應該往接程老師他們了。」

三人和十多個親隨，連忙上馬，馳出營外，他們都有龍尊義的通行手令，故暢行無阻，很快便馳離營地。

走了一刻鐘，衆人到了一個森林的邊緣，何法監一聲唿嘯，林內走出了一班大漢。

何法監等三人慌忙施禮。

帶頭的一人道：「法監不用多禮，一切進行順利？」竟是程載哀和一衆思漢飛轄下的漢人高手。

何法監恭敬地道：「龍老鬼已被屬下和史老大合力幹掉。」

程載哀道：「很好，異日論功行賞，你兩人應記首功。」

何法監道：「還請程老師栽培。」

何法監作個手號，身後衆兵連忙下馬，悉悉索索，脫下軍服來，和程載哀等對換穿上，轉眼間，程載哀等十多高手，便變成何法監的近衞親隨。

程載哀略一點頭，何法監帶頭馳出，點蒼雙雁、程載哀等在後緊跟而上。

這時夜色低垂，天上一片漆黑，滿天星斗，何法監等一衆在夜色掩護下，馳返思漢飛大軍的軍營。

惡狠已至。

* * *

史其道大刺刺坐在中軍大帥的帳內，不斷以龍尊義的名義，向統軍的將領發出指令，這些將領雖然不是和他一樣是思漢飛派來的奸細，但大多是他提拔到這個位置，對他的指令，絲毫不敢有違。

史其道心中升起一個奇怪的感想，暗忖異日無論如何榮華富貴，也遠及不上這一刻的一半威權，況且自己叛徒之

名，再無可能洗脫，甚至蒙人也看不起自己，想到這裏，手脚冰冷。

一路以來，他的目標就是要覆亡龍尊義，這類問題，不是不想，而是太遙遠了，但在這一刻，這所有以往遙不可及的事，忽然變成即將降臨的現實，不由他不想。

史其道暗忖，假設現下自己領導全軍，全力抗蒙，那又是怎樣一個局面，剎那間，他感到歷史已在他手上，隨著他的意願而改變，想到這裏，史其道感到自己心跳加速，血液運行加快。

便在這時，一把低沉的女子聲音在帳外響起道：「誰敢阻我？」

跟著數聲慘叫響起，一個頭顱滾了進來，史其道認得是自己的一個親隨，不禁大駭。

一名女子手持一長一短雙劍，旋風般衝了入來，雙劍斜指史其道。

史其道掣刀在手，努力對抗著雙劍發出來的殺氣。

那女子當然是祁碧芍。這時她頭髮散披，全身傷痕。

祁碧芍道：「龍尊義何在？」

史其道聽她直呼龍尊義之名，暗呼不好，看來今次連龍尊義也不能作他的擋箭牌。

史其道沉聲道：「龍大帥剛回營休息，祁先鋒有事慢講。」

祁碧芍道：「我看龍尊義不是回後營休息，而是給你送回地府休息了，是嗎？」

劍光一閃，兩支長短劍幻化出兩道白芒，一上一下，直向史其道刺來。

史其道一咬牙，運刀上下封架，一連串兵鐵交鳴的聲音，刀劍迅速地接觸了幾十下。

史其道暗叫不妙，這祁碧芍武功高强，直可與程載哀相比，現在只希望何法監等及早趕來，否則性命難保。

帳外的其他將領，但見帳內刀光劍影，素知祁碧芍武功高强，那敢插手。況且祁碧芍因無後援，致全軍盡墨，他們也有所聞，心內是同情祁碧芍。

史其道在生死的邊緣，死命掙扎。

* * *

何法監、點蒼雙雁、和喬裝了親隨的一衆蒙方高手，這時剛馳進營地。

何、程等同時一愕，只見遠方火把無數，把營地正中處照得如同白晝，人聲嘈吵。

何法監道：「那處不是中軍帳，龍老鬼的營幕嗎？」

程載哀在後沉聲道：「我看必然是其道出了事，快去！」

衆人一夾馬腹，十數騎在密密麻麻的營帳間穿插，向著中軍大帥帳幕疾馳而去。

很快便到達大帥的帳幕前，這時幾乎全部帶軍統領級的領導人物，均集中此處，一圈一圈圍滿了龍尊義的兵員，手執火把，把帳幕圍在正中，水洩不通。

一個將領見何法監到來，連忙上前道：「何指揮回來就好了，不知如何，祁小姐和史副帥兩人在帳內動起手來。」

何法監心中一凜，祁碧芍武功高絕，自己這方除了程載哀外，單打獨鬥，無人是她對手，但這一刻又勢不能請程載哀出手，正在猶豫，程載哀一衆，開始移向一角。

何法監知道程載哀看穿他的心意，此舉無異要他自行應付，惟有硬起頭皮，向左右雙雁招呼一聲，三人一齊向大帥帳走去，衆將領連忙讓開一條路來。

何法監和點蒼雙雁三人來至帳前，帳內兵刀之聲倏然而止，令人不知內裏玄虛。

何法監朗聲道：「祁小姐，萬事好商量，何必動武，蒙人現在虎視眈眈，我們先來個籠裏反，實使親者痛仇者快。」這一番話合情合理，周圍的將領紛紛出聲附和。

一陣淒厲的笑聲，從帳內響起，衆人毛骨悚然，其中哀憤無限。

笑聲一止，祁碧芍在帳內厲聲道：「龍尊義大帥何在？我們在這裏鬧到天翻地覆，爲甚麼不見他出來干涉。」衆將面面相覷，他們曾四出派人找龍尊義，但他便似在空氣中消失了一樣，他的近衞親隨，卻說他最後和史其道在一起，看來有些極可怕的事情，經已發生了。

全場忽地鴉雀無聲，原來祁碧芍手持一長一短雙劍，長長的秀髮，垂在兩邊肩上，渾身血汚，正站在帳門之前。背後帳內全無半點聲息，史其道也不知是生是死。

祁碧芍閃閃生芒的眼光，注定何法監，使他胆內生寒。祁碧芍這手高深莫測，控制了全場的情緒，何法監知道史其道不發援兵助祁碧芍，已激起公憤，縱使以往站在史其道一邊的將領，隨時會倒戈相向，況且一直以來，他們已有龍老鬼這個擋箭牌，龍老鬼已死，所以目下一下子應付不妥，便可能是萬刀分屍的下場。

祁碧芍道：「史賊已招認自己是思漢飛派來的奸細，你還想否認嗎？」這幾句奇峯突出，周圍數千將士，一齊嘩然，忽然又一片默靜，原來都想聽何法監如何對答。

何法監仰天長笑，掩飾心中的驚慌，跟著喝道：「祁碧芍你以下犯上，殺害史副元帥，現今又含血噴人，意欲何爲？」他不敢指祁碧芍殺龍尊義，因爲知道這是沒有人相信的。祁碧芍的忠義，已深入人心。

祁碧芍遊目四顧，忽然視線掃到程載哀等一衆身上，心中一震喝道：「你們是甚麼人？」隨著她的目光，所有火把同時高舉，照向程載哀等十餘人。

程載哀仰天大笑，手一揚，一股水箭衝天而起，爆出一團紅色煙火，鮮血似地染紅了天際。

程載哀一躍而起，直向祁碧芍撲來，擒賊先擒王，只要制住祁碧芍，羣龍無首，再多上一倍人，也起不了作用。

一時刀光劍戟，展開混戰。

祁碧芍一躍向何法監凌空撲去，兩劍無孔不入地向他刺去，何法監拔出背後雙節棍，拚命封架。他那是祁碧芍對手，何況身邊盡是龍軍，轉眼已連中數

劍，雖然不是要害，但心理上的影响非常大。點蒼雙雁這時已不知轉到那裏去。

程載哀劈飛了幾個擋路之人，堪堪撲至連連後退的何法監身後，正要出手，祁碧芍身形倏地向後退，何法監向後便倒，剛好給程載哀扶著他要倒下的屍身，只見他眉心露出半寸許的劍傷，鮮血激濺而出。

祁碧芍退得不知所踪。

蒙古軍的號角傳來，營地四週出現了無數的火把，漫山遍野都是一隊又一隊，威武整齊的蒙古騎兵，直殺入營內，決定性的時刻，終於來到。

程載哀身形一躍，掠空而去，直追祁碧芍消失的方向。

祁碧芍退入己方的將領叢中，無論往日是自己的朋友或是敵人，都期待的望著自己，知道現在已成了他們唯一的希望，心下一片茫然。

祁碧芍一振精神，沉聲道：「第一軍和第二軍負責外圍的抵禦工事，第三軍，第四軍和第五軍，待在內圍候命。」各將連忙領命而去。

祁碧芍跟著道：「如若我有不測，便由第三軍的陳准負責指揮。」

祁碧芍早知大勢已去，就算岳飛再生，也是難挽敗局。蒙軍已衝破了幾個缺口，衝進了己軍的腹地之內。便好像一羣撲入羊羣內的猛虎，縱橫衝殺，使己方潰不成軍。

就在這時，程載哀出現眼前。

四週殺聲震天。

這不是一個戰場，而是屠場。

祁碧芍心中狂叫，即管到了十八層地獄，也要找龍尊義算賬。

程載哀道：「素仰祁小姐雙劍合璧，今日得此良機請教，至感榮幸。」

祁碧芍眼射奇光，沉聲道：「我不欲與你相鬥，你走開吧！」

程載哀奇道：「動手與否，看來已不能由你作主，祁小姐何出此怪言？」

祁碧芍輕輕道：「程載哀，我們同為漢人，在此以命相拚，你不覺慚愧嗎？」

程載哀忽地默默無語。自己現在正是棒打落水狗，算不上是光榮的事。便在此時，一把聲音在他身後响起：「程老師暫請稍歇一會，這處便請讓卓某處理。」卓和大步走來，身傍盡是一衆蒙古、色目和漢人高手。

祁碧芍心中一震，己方已是一敗塗地了。心中忽然想到傳鷹，暗喊一聲，傳郎永別了，提起雙劍，直向卓和撲去。

見祁碧芍衝來，卓和已知她存下死志，一揮手，身後高手洶湧而出，如似虎撲向這名震江湖的紅粉艷后。

祁碧芍夷然不懼，雙劍凌厲分向撲來的兩人攻去，置背後襲來的兵器不理。

五件兵器一齊刺在祁碧芍身上，但她的雙劍亦刺入了其中兩人的咽喉。

祁碧芍運功一震，全部兵器飛彈開去，她全身早已受傷無數和疲勞、神經痲木，她甚至感不到傷口傳來的痛苦。

忽然一掌無聲無息從背後拍來，卓和的聲音從後邊响起道：「小姐請上路吧！」

就在這一刹那，一種低微的嘯聲在極遙遠的地方响起，但一刹那後，那嘯聲已响徹雲霄，震動著在場每一個人的耳膜，這時卓和一掌剛印在她背後，祁碧芍口中一甜，噴出鮮血，倏地全身乏力，輕飄飄地向前跌去，剛好一人迎面趕來，一把便將她抱入懷裏，祁碧芍勉力一望，全身一震，竟是自己朝思暮想的傳鷹。

傳鷹一把抱起祁碧芍，直向卓和衝來，卓和魂飛魄散，雙鐧全力攻去。傳鷹一伸手，便已穿鐧而入，一拳打在卓和胸前。

卓和一個身子軟綿綿地離地而飛，他聽到自己全身骨骼碎裂的聲音，所有榮華富貴，千里威權，都離他而去，變成和躺在地上其他屍體絕無任何分別的另一條死屍。

傳鷹緩緩望向懷中玉人，花容慘淡，氣若柔絲，全仗自己輸入的眞氣護住一命。

圍著兩人和程載哀一衆蒙人高手，噤若寒蟬，以至四周全無半點聲息，也沒有人敢走近兩人，傳鷹已是衆人默認天下無敵的高手。

在大衆環伺下，傳鷹輕聲在祁碧芍的耳邊道：「碧芍，你有甚麼未了之恨，讓我給你了結。」說完環顧衆人，又道：「要不要我將他們全部宰了。」

包圍著他的人一齊面色大變，內圍的人已開始退向外圍，傳鷹的威望，震懾了每一個人，沒有人覺得逃走是恥辱。

祁碧芍沙啞的聲音道：「我很開心，有你在這裏，便像那次在西湖畔時，再也沒有人可以傷害我，我不要殺人，叫他們走，我只想我們兩人在一齊。」這剛强的女子，在死前終於顯露出柔弱無依的一面。

傳鷹的眼睛掃射了衆人一遍，圍著的衆蒙方高手感到他的眼光勝似電光，頓然心頭一陣震悸，全身發軟，這樣的敵人，如何可以對抗，也不知是那人先走，一忽兒全部退得乾乾淨淨。

祁碧芍在傳鷹懷中看著星空，喃喃道：「傳郎，我時時在想，我的故鄉，應該是在那一粒星的旁邊。」

傳鷹抬頭一看，只見天上無數星點，也不知那一顆，才是祁碧芍的故鄉，低下頭剛想再問，祁碧芍早已氣絕。

傳鷹一聲悲嘯，全身不斷抖動。這是他最後一次感受到人的「悲痛」。

祁碧芍便像路上揚起的塵埃，隨風而動，不由自主。

人生無根蔕，飄如陌上塵。

* * *

蒙軍已取得全面勝利。

思漢飛發下命令，追殺每一個逃走的敵人，不留俘虜。

一師一師的蒙古鐵騎，潮水般湧過寬大的草原，左邊兩里便是延綿無際的九嶺山山脈，氣象萬千。

一望無邊的旗海，在微風中飄揚，壯觀非常，蒙古大軍正在耀武揚威。

思漢飛高踞駿馬之上，極目四顧，躊躇志滿，背後便是自己高達二丈的帥旗，八面威風。

衆將前呼後擁，思漢飛正處身於戰勝的輝煌裏、權力的頂峯上。

這已是蒙古大帝國的極限，最難征服的國家的土地，在自己的鐵蹄下正被自己踐踏著。

這是偉大的時刻，可是思漢飛卻並無自己預期的歡欣。

在這之前，征服中國是自己最高的目標，每一個進展，每一次擴闊，都帶來新鮮的滿足感，但跟著呢？

當爬山者爬上最高的山峯時，便是他的盡頭，跟著他便要往下爬，回到平凡而不斷重複的日常瑣事裏，應付人世間的各種煩惱。

思漢飛感到一種難以言喻的空虛。忽然間他明白了傳鷹，他追求的是一種永無止境的「道」，那便是像爬上一個永遠摸不到頂峯的山峯，永遠享受著登高那種邁向目標的苦與樂。

就在這時，他看到了傳鷹。

在一個他絕不想看見傳鷹的時候。

* *

傳鷹在思漢飛的親兵隊伍前，驀然出現。

沒有人看到他怎樣走出來，只知道他忽然便站在這裏，便像亘古以來他一直都是站在那裏。

衆蒙人兵器紛紛出手，一排一排的箭手，同時彎弓搭箭，千百支長矛，一齊指向傳鷹，登時殺氣騰騰。

這批思漢飛的近衛親隨，絕大部份人昔日都曾見傳鷹大展神威，在十萬軍馬中，如入無人之境，這刻見到他如天神出現，不待吩咐，已佈成局勢，嚴陣以待。

兩萬多戰無不勝的蒙古精銳，戰戰兢兢，如臨大敵，對著孤身卓立草原之中的傳鷹，佈下强大的陣勢。

思漢飛這時反而給隔在後方，他身邊的衆將領團團將他護住，傳鷹此來，不在話下，目標必是思漢飛。

思漢飛坐在馬上，遙望給自己兵隊遠隔的傳鷹，只見他目光向自己掃來，心中一懍，傳鷹利如電芒的眼神，完全不受距離的影响，直接望到他臉上、眼中、心內。

思漢飛有一種給傳鷹一眼看穿的感覺，甚麼奇謀妙計，在這一刻絲毫也不管用，他甚至感覺到傳鷹强大的精神力量，正籠罩著自己，就像命運一樣，使人無法抗拒。

其他的蒙古師團，逐漸遠去，在平原的水平線上變成一條長方形，現在只有傳鷹和他們。

傳鷹動了起來，一步一步向著佈下陣勢的蒙古大軍走去。

一聲號令，驀地蒙軍陣中萬箭齊發，滿天箭雨，直向傳鷹射去，連陽光也遮蓋了。

箭矢來到傳鷹身前五尺處，紛紛墮地，以蒙人的强弓利箭，竟然不能攻入他的護身眞氣內，這等驚人功力，蒙赤行可能也未能達到。

思漢飛遍體生寒，目下雖然有二萬親兵，團團護衛，但他的感覺便像是赤裸的一個人，曝露在一隻餓虎之前的那種無依無靠，他已很難再當作傳鷹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

他緩緩抽出在馬旁的長矛，緊握矛柄，心下稍安，這矛此次是否仍可為他帶來勝利？

這身為蒙古三大高手之一的不可一世人物，估不到也會有這類心胆俱寒的時刻。

傳鷹步過了箭雨，開始和前排的蒙古人短兵相接。

他在敵陣中迅速前進，所有試圖阻擋他的人，都立斃當場，竟然沒有一個人可以使他的步伐慢下半分來，他雖是赤手空拳，但身體任何一個部份，都是最驚人的殺人武器。

思漢飛感到一陣絕望。

這敵人實在太可怕了。

悍勇的蒙古兵將，紛紛在他四周仆倒。

蒙軍陷入一片混亂，以勇猛威震天下的蒙古兵將，進入了前所未有的恐慌裏。

各種不同類形的兵器，刀、槍、劍、戟、矛、斧，瘋狂地從四方八面向傳鷹施以死命的攻擊，殺氣瀰漫全場。

但傳鷹像是暴風中聳峙的高山，任是最强勁的狂風，也不能使他絲毫移動。

他的雙眼有一種奇異的魅力，使人不敢正視，使人渾身顫抖。

他整個人代表了一種近乎天地宇宙的力量，無始無終，渾然無間，又龐大無匹，非任何人力可以抗衡。

長槍重矛擊到他身前，忽然便失去了所有威力。他便像只露一角的巨石，那露出的一角雖小，但就算千百人一齊去搖動，它亦是穩如泰山，分毫無損。

傳鷹身前蒙人紛紛倒下，很快便過了蒙陣的中線，距思漢飛只有十多丈的距離。

思漢飛馬前所有將士都手執兵刃，嚴陣以待，可是從他們蒼白發青的臉色，便知道沒有一個人是有半分把握。即管以這橫行天下的無敵雄師，在傳鷹這猛虎之前，都已變成怕事的待罪羔羊。

思漢飛突然記起兩年多前在西湖之畔，與傳鷹那次沒有完成的決鬥，不禁苦笑起來，暗忖這決鬥始終來了，是否命運的安排？

他心中浮起一個奇怪的念頭，就是縱使傳鷹現下殺了他，他也絕無半點怨恨，能死在光榮的巔峯比鬥，死在馬上，死在這蓋世奇才之下，不是遠勝死在病牀上嗎？

便在此刻，傳鷹的眼神越過蒙軍滿空揮舞閃爍生輝的殺人利器，通過橫亘在兩人間的千軍萬馬直望他的心坎裏。

傳鷹手上電芒一閃，不知由那處奪來一枝長矛，筆直向他標來。傳鷹終於向他出手了。

天地忽爾停頓，雖然周圍兩萬多人殺聲震天，但思漢飛卻覺得在這一刻，宇宙忽然靜寂無聲，心中剛想提起手中

鋼矛，那擲來的長矛已貫胸而入，再從後背鑽了出來。

傳鷹這一矛完全沒有受時間和距離所束縛，他手中寒芒初現，思漢飛便被貫胸破背，中間沒有費去刹那光陰。

思漢飛腦中出現一個身穿紅衣的美女，手上一長一短兩支寶劍，在空中縱躍起舞。他知道傳鷹的精神和他的精神，在這生死一刻，已接連在一起，同時也知道傳鷹是爲了誰而來殺他。

這是思漢飛最後的感覺。

所有在場的兩萬蒙兵將士，一齊停下手來，整個戰場鴉雀無聲，思漢飛從他的駿馬背上緩緩倒下，蓬的一聲，激起滿天塵土，在空中飄揚。

這不可一世、縱橫宇內的軍事天才，當年蹂躪歐陸，大破波斯聯軍於黑海之濱，今日又征服中國於鐵蹄之下，終於重歸塵土。

一聲長嘯在傳鷹口中响起。

在遠方九嶺山的方向，一匹神駿奇偉的白馬，倏地出現，起初還只是一個白點，忽然間便變成一匹馬形，直向蒙軍奔來。

同時傳鷹的身形向後急退，撞得背後擋路的蒙人，東倒西歪。

傳鷹以高速退出敵陣，迎著奔來的白馬撲去，一人一馬轉眼相遇，傳鷹一躍上馬，抽轉馬頭，白馬長嘶一聲，直向九嶺山奔去。

衆蒙人如夢初醒，倏地震天動地的暴喝出聲，一齊向傳鷹追去，千萬隻馬蹄在草原上急馳，一時天地間便給如雷鳴的蹄聲塡滿，踢起漫天塵土，狂風般向傳鷹追去。

傳鷹的白馬，以驚人的速度奔往九嶺山，當他轉上山路時，能緊跟他馬後的，只剩下二百多騎，都是蒙人中騎術最精湛的一羣。

他們心悲思漢飛的死亡，已忘記計算以他們的力量，能否殺死傳鷹，只知道要追！追！追上去拚個生死。

山路蜿蜒彎曲向上，愈往上走，愈形狹窄，傳鷹一人一馬，在大霧裏忽隱忽現，衆蒙騎捨命追趕，傳鷹看來人馬甚緩，但他們卻始終未能追及。

傳鷹和身後的追兵，一同愈走愈上，進入了橫亘在山腰的濃霧，傳鷹和白馬在前面的濃霧中若有若無，令人覺得一切都是那樣不眞實，便像是在一場噩夢裏。

忽然山路擴闊，可容數騎並肩而進，傳鷹正在前頭急馳。

追騎們大喜，長鞭紛紛揚起，在空中打了個轉，啪的一聲鞭在馬臀，數十匹駿馬同時狂嘶，馱著主人，衝破濃霧，直向傳鷹箭矢地標去，眼看便要追上。

在前傳鷹的一人一馬，忽然一齊凌空躍起，直落向遠方的濃霧裏。

這一躍最少有兩丈之高，橫跨四丈多的空間，超出了任何駿馬可以達到的高度和距離。

白馬以一個動人心弦，超越了世間一切美態的姿勢，頸後的白鬃毛在山風中自由地飄揚，有若天馬行空，在空虛裏劃出一條美麗的弧線，再落下至遠方的濃霧裏，濃霧之下似乎便是康莊大道，人馬一踏其上，立即輕盈瀟洒地馳往濃霧的深處，好一會忽隱忽現，這才慢慢消失不見。

最前的幾騎蒙軍，受到這個景象的刺激，一齊發喊，悍不畏死地奮抽馬頭，幾匹千中選一的良駒，在以擅騎名震天下的蒙古人駕馭下，狂嘶聲中，一齊向前跳躍，向著傳鷹剛才人馬的落點撲去。

騎士慘叫，健馬嘶喊。

全部人馬一齊踏空，直跌向濃霧下不可見的深度，跌墮的聲音由大而小，好一會才停止下來，卻不聞觸地之聲，下面竟是萬丈深淵。

後來的數十騎士大驚勒馬，健馬紛紛人立而起，踢得山石激飛，墮下濃霧的深處。其中數匹人馬，收勢不住，也衝進濃霧裏，直往下跌，場面混亂之極，一種難以言喻的恐慌，震撼著在場每一個人的神經。

這時一陣狂風吹來，雲霧變得稀薄，眼前景象，清晰可見。一個驚人的景象，在衆人面前展開。

全部蒙古騎士面色煞地發白，更有人因驚駭而全身抖震，健馬狂嘶人立而起。

數十騎發現目下他們正置身一個孤懸於半空的高崖上，在離地平超過三百丈的高度，俯瞰整個鄱陽湖大平原。

下面平原整齊的蒙軍兵隊，變成一排一排的黑線，人馬上只有蟻般大小，他們便似在雲端之上，察瞰衆生。

傳鷹和他神駿的白馬，落脚的地方正是這廣闊無邊的空間，那有半點實地。

蒙人心神震盪，面對著一片空虛，跪了下來。

（全文完）

梁山泊英雄傳之廿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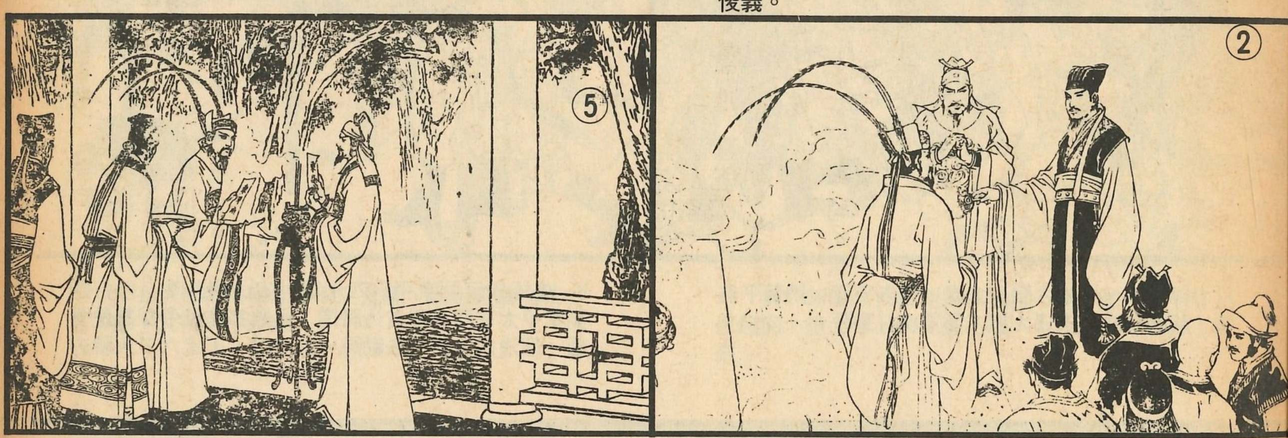
英雄榜（一）

高石・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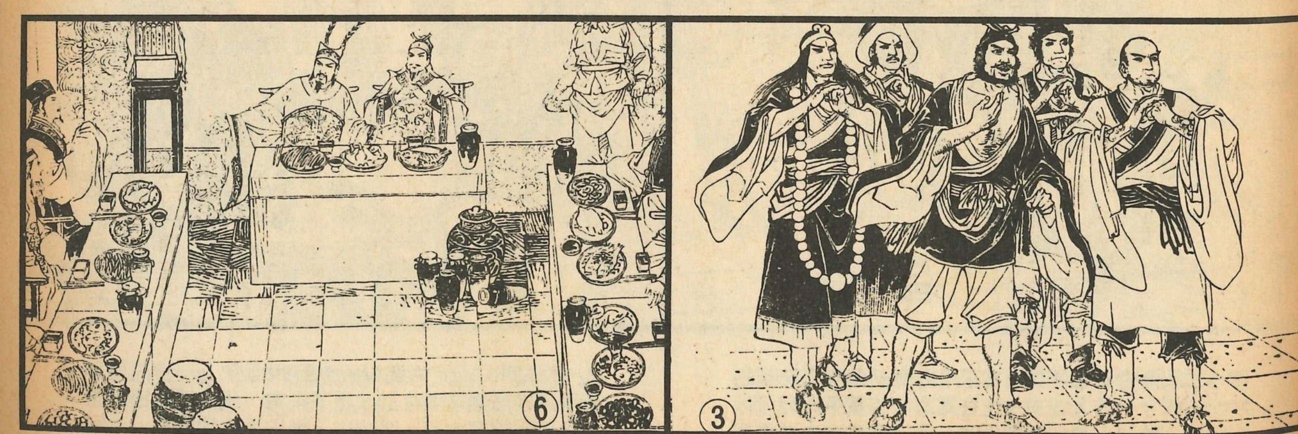
1　宋江祭畢晁蓋，就與衆弟兄商議立梁山之主。因晁蓋臨終有言在先：“捉得史文恭者，不問是誰，便爲寨主。”所以宋江定要將首位讓與活捉史文恭的盧俊義。

4　宋江見衆弟兄如此，就又出了個主意：要與盧俊義拈紙鬮，分頭去打東平、東昌兩府，誰先攻下，誰做梁山之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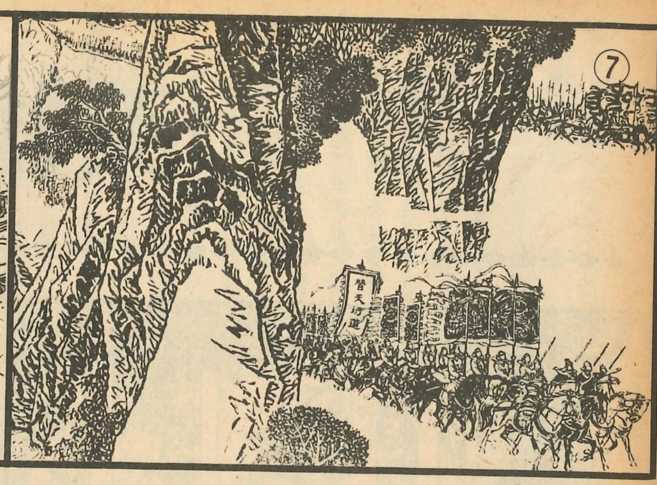
2　盧俊義哪裡肯依，再三拜辭。吳用也勸宋江不必推讓。

5　宋江喚裴宣寫了兩個紙鬮，焚香祈禱，拉了盧俊義各拈一個。宋江拈着東昌府。衆頭領都不作聲。



3　黑旋風李逵大叫：“我在江湖，捨身拚命，跟了你來，衆人都要你爲頭，你只管讓來讓去做什麼！”武松、劉唐、魯智深也都上前，叫宋江不要再推讓。

6　忠義堂上擺酒，宋江在席間調撥人馬：他和盧俊義各帶大小頭領二十五員，馬步軍兵一萬，水軍頭領三員各領水軍駕船接應；還特地把吳用撥在盧俊義部下。



7　調撥已定，宋江與衆頭領去打東平府；盧俊義與衆頭領去打東昌府，同日分頭下山。



8　先說宋江到東平府四十里外安山鎮紮寨。他打聽到東平太守程萬里貪污庸懦；兵馬都監董平却甚是勇猛，便決定先派人去勸降。郁保四、王定六二人願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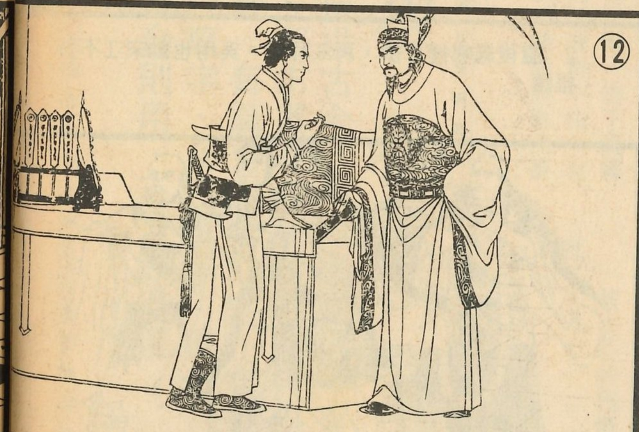
9　郁保四、王定六進城，來到州衙堂上。程萬里和董平正在商議守城之計，看了來書，程萬里猶疑不定；董平却拍案大怒，叫將來人推出去立即斬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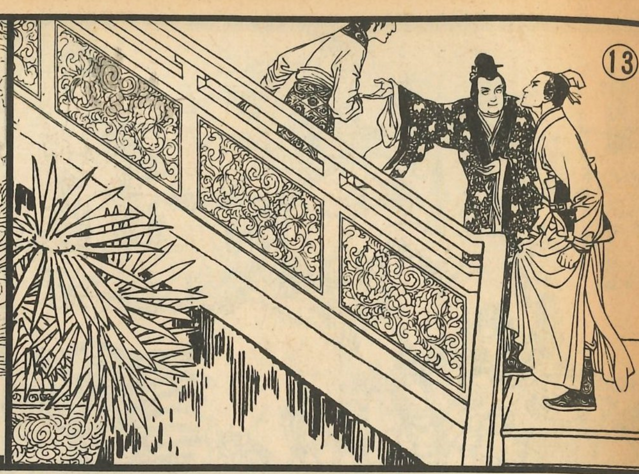
10　程萬里連忙勸住，只叫把郁保四、王定六兩個各打二十棍，趕出城去。



11　郁保四、王定六回到大寨，哭告宋江，說董平無禮，藐視梁山。宋江大怒，便要攻打東平。



12　九紋龍史進說他從前在東平結識一個叫李瑞蘭的妓女，如今可潛入城去，住在她家，等董平出戰，他在更樓上放起火來，裏應外合。宋江應允，史進便拜辭起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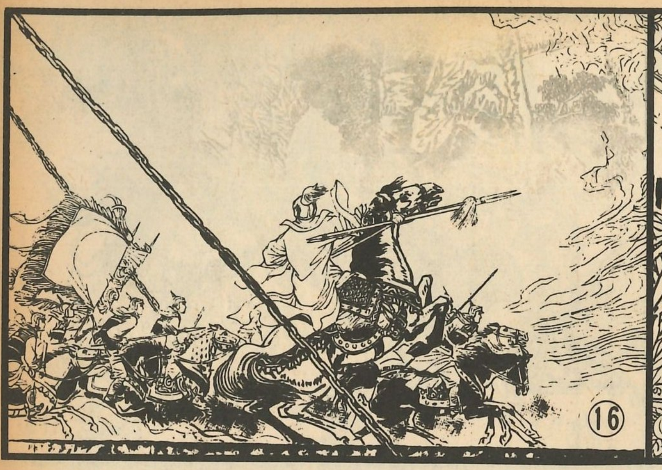
13　史進進了城，徑到李瑞蘭家。李公和虔婆都認得史進，早聽說他上了梁山，見他到來，暗暗吃驚。史進遞上一包銀子。虔婆請史進上樓，安排酒肉相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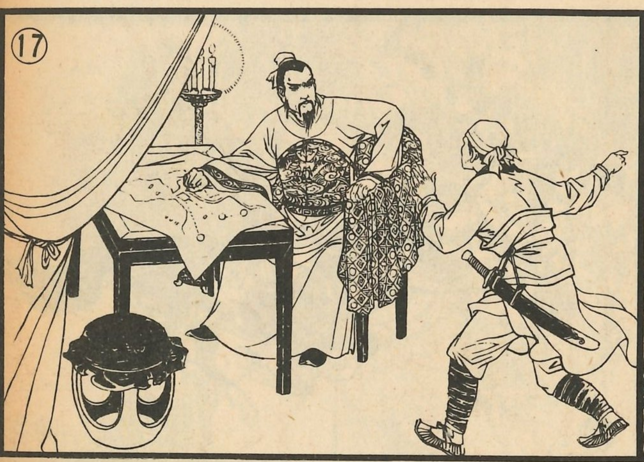
14　他們却暗暗去府衙通風報信。不一刻，幾十個公差趕到，搶上樓，乘史進不防，七手八脚把他綁了起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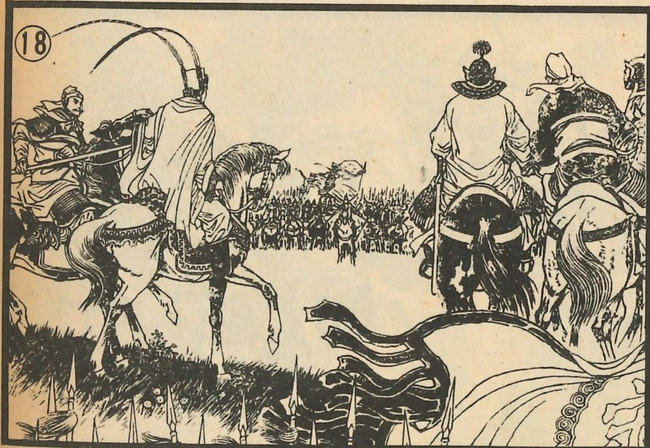
15　史進被押到東平府堂上。程萬里和董平親自審問，要他招供宋江寨中軍情。史進一言不發。董平吩咐牢子將他重打二百棍。史進任由他拷打，也不肯招供。董平無奈，只好將他關到死囚牢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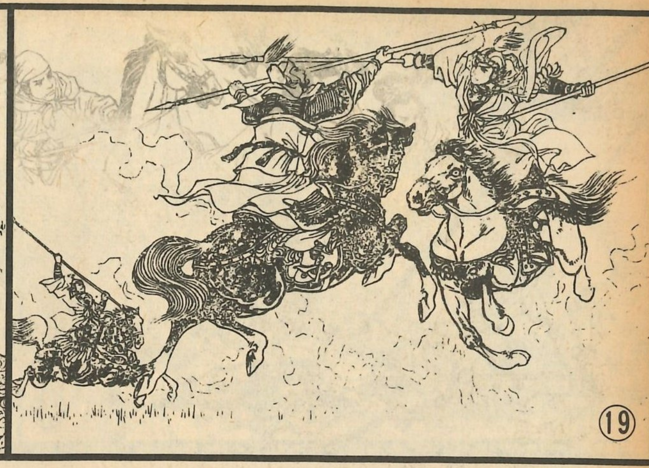
16　董平料定宋江既派人進城查探，必然還在靜候內應。他決定先發制人，點起兵馬，連夜出城，殺奔宋江大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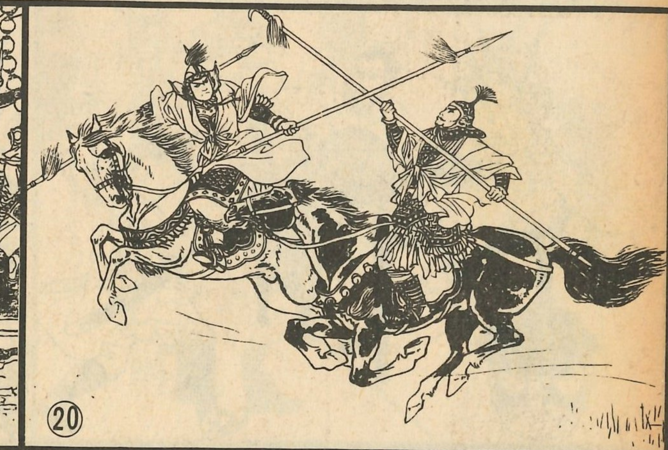
17　早有小軍報知宋江。宋江大驚，斷定史進在城中吃了虧，只得下令迎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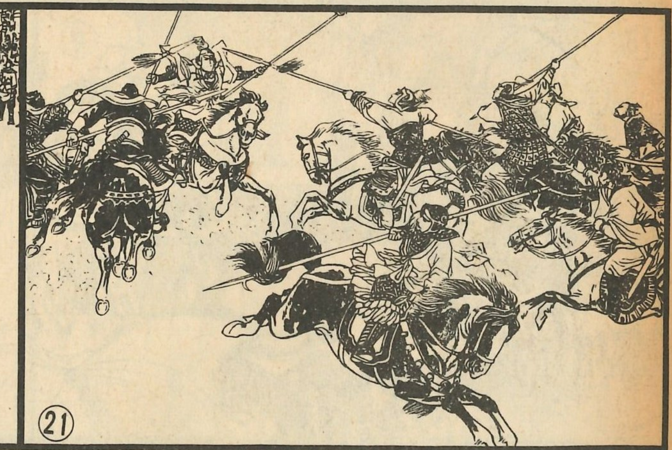
18　天色方明，兩下擺開陣勢。宋江見董平儀表堂堂，心裡暗暗稱讚，就派韓滔迎戰，叮囑韓滔定要生擒董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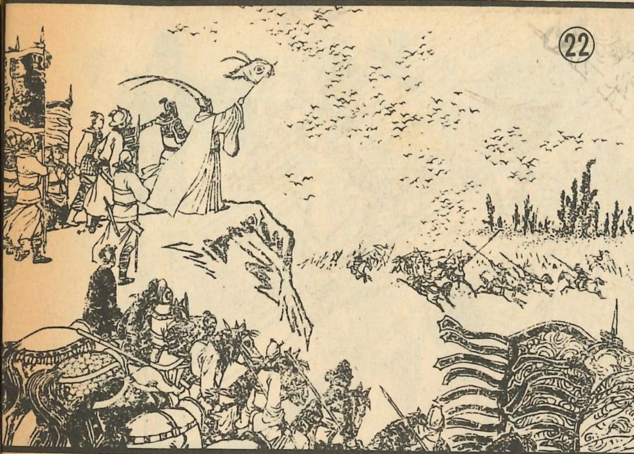
19　韓滔手執鐵槊，直取董平。董平那對鐵槍，使得神出鬼沒；宋江一看，再叫金槍手徐寧前去替回韓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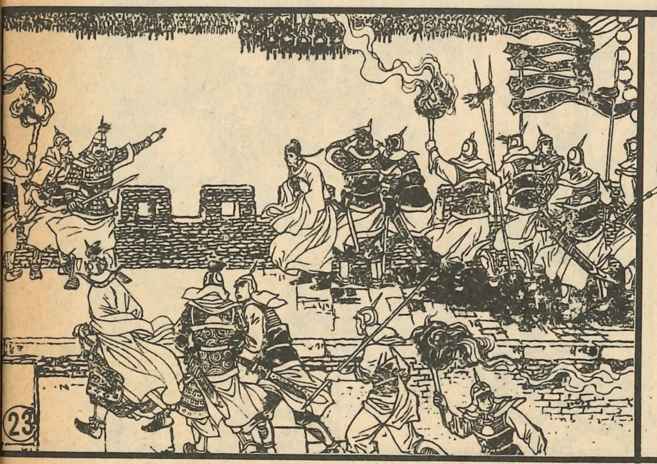
20　徐寧飛馬上陣，接住董平厮殺。兩個戰到五十餘合，不分勝負。宋江恐徐寧失手，便叫鳴金收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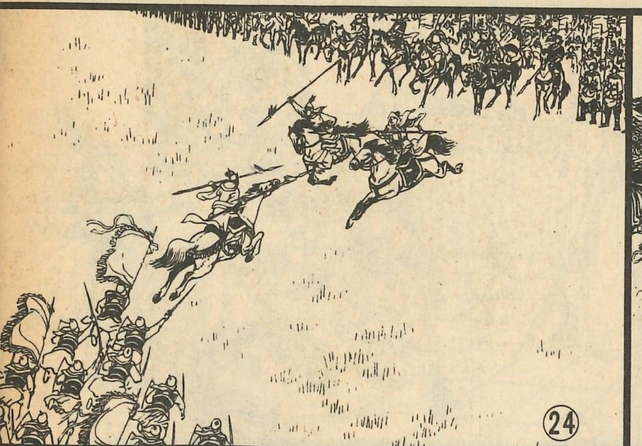
21　徐寧勒馬便回，董平手擧雙槍，追進陣來。宋江鞭梢一指，四下軍兵一齊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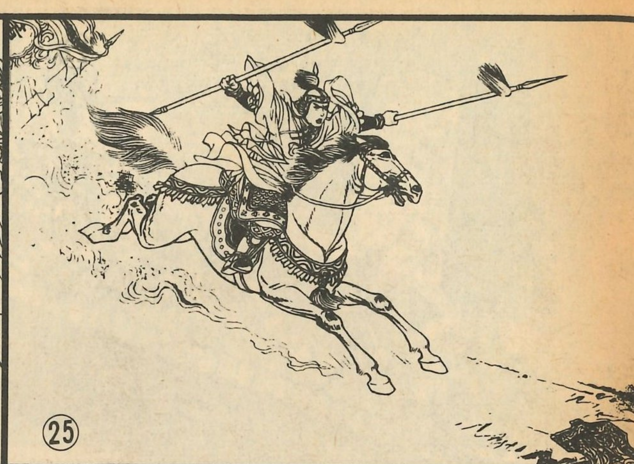
22　宋江立在高坡上，見董平殺向東，便把號旗往東指，見他殺向西，便把號旗往西指，梁山軍馬跟着號旗圍殺董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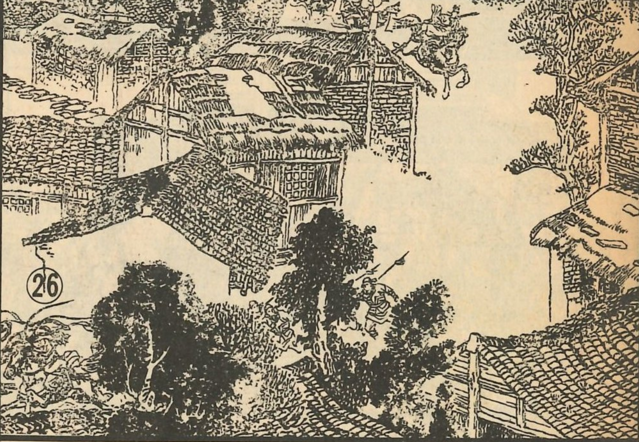
23　董平被圍在陣中，直殺到傍晚，才衝出一條路，收兵回城去了。宋江連夜拔營，直抵城下，把東平府城團團圍住。



24　宋江連夜攻打得緊。董平大怒，領兵出城交戰。宋江在陣前高聲叫他投降。董平焦躁，擧槍直奔宋江。梁山陣中，豹子頭林冲和小李廣花榮，一齊出來戰董平。



25　約鬥數回合，林冲花榮便走。宋江軍馬佯敗，四散奔跑。董平逞能，拍馬趕來。



26　宋江直退到壽春縣離城十數里的一個村鎮，進入兩邊都是草屋的一條大路。宋江在前面走，董平不知是計，只顧緊緊追趕。



27　原來宋江已叫王矮虎、一丈青、張青、孫二娘帶一百餘人，埋伏在草屋兩邊。路上拴着絆馬索，用薄土遮蓋。董平趕到，只聽得一聲鑼响，兩邊門扇齊開，曳起繩索。



28　董平坐騎被繩索絆倒。左邊衝出王矮虎、一丈青，右邊衝出張青、孫二娘，把董平捉了。



29　兩員女將，各執鋼刀，押着董平，到前面綠楊樹下，來見宋江。董平閉目長嘆，自料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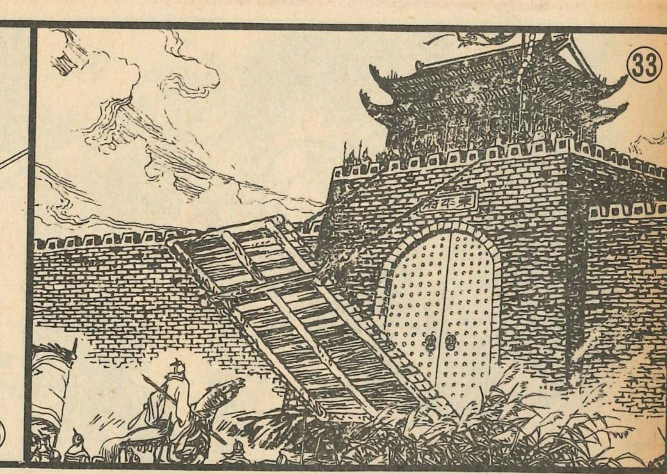
30　宋江却慌忙下馬，親自替董平解去繩索，納頭便拜。董平慌忙答禮。宋江便勸董平同上梁山聚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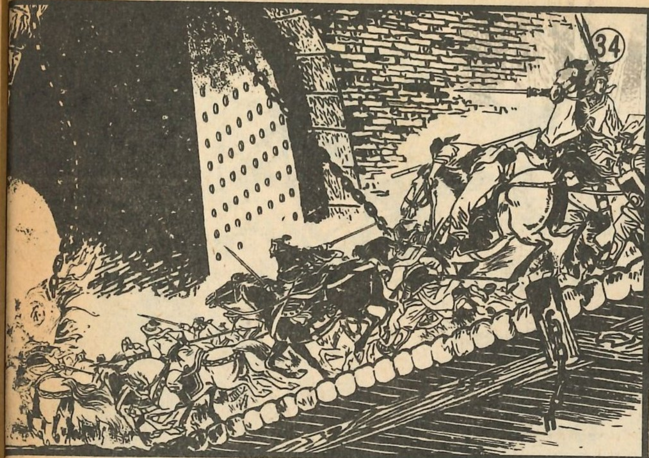
31　董平感謝宋江不殺之恩，願意歸順，並說太守程萬里原是奸臣童貫門下塾師，上任以來，殘害百姓。他自願回去賺開城門，以爲報效。



32　宋江大喜，讓董平重新披掛上馬，領兵先行；自己號令軍馬捲了旗幟，隨後來到東平城下。



33　城上把門軍士，見是董都監回來，連忙把城門開了，放下吊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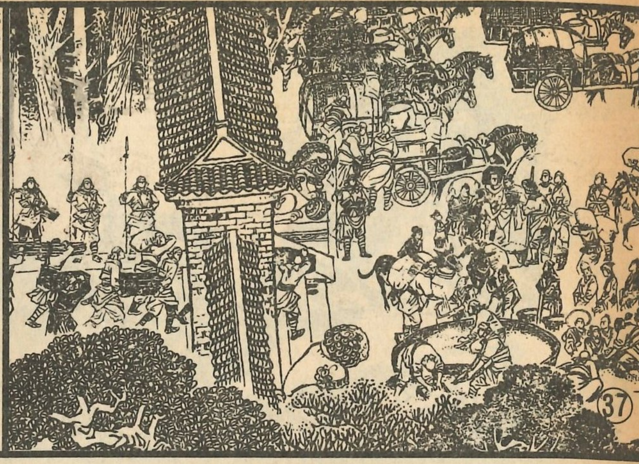
34　董平拍馬上橋，砍斷鐵索；背後宋江率領衆頭領，長驅人馬，殺進城來。



35　宋江來到東平府州衙堂上，傳令祇殺程萬里一人，不許傷害百姓。



36　隨即派人打開大牢，救出史進。史進自引人去李瑞蘭家，殺了虔婆等人。



37　宋江命人打開府庫糧倉，將金銀糧米裝載上車；又將太守家私，散發給百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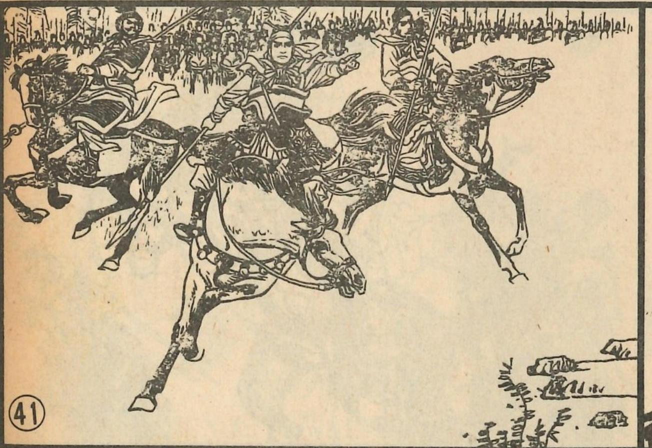
38　正要收兵回山，忽見白勝飛奔前來，報說盧俊義在東昌府遇着敵手，連輸兩陣，特來請救兵支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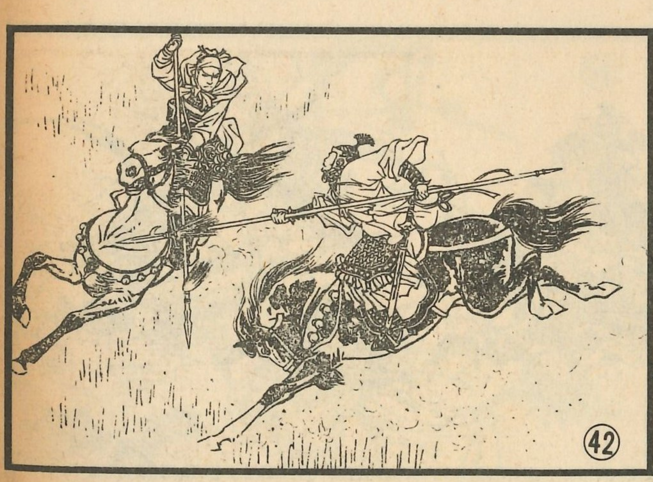
39　宋江大驚，當即率領三軍來到東昌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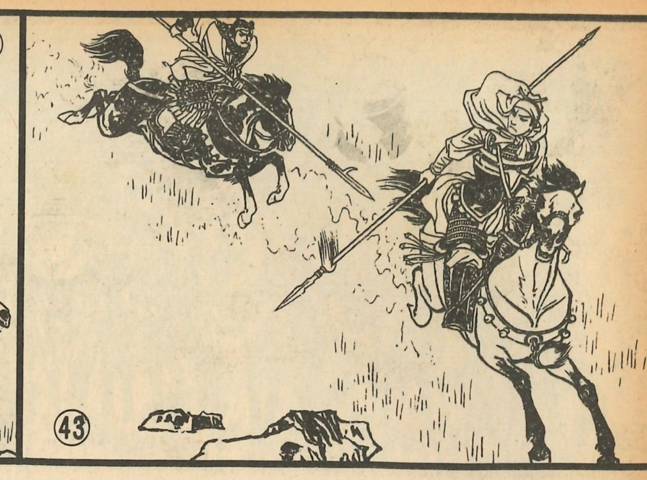
40　宋江和盧俊義、吳用正在商議軍情，小軍來報：沒羽箭張清出城挑戰。宋江等立即出寨迎戰。全軍向平川曠野擺開陣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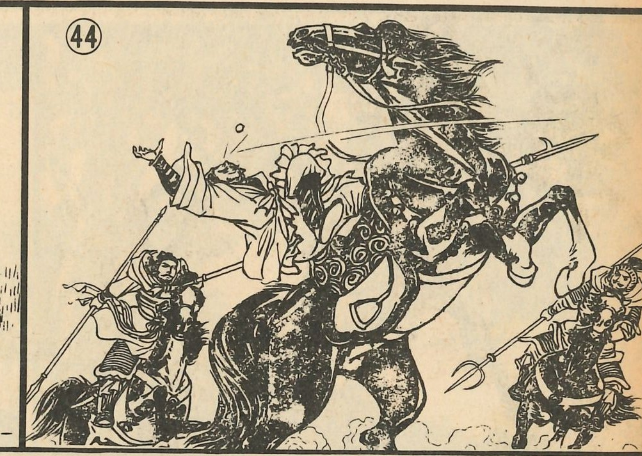
41　三通鼓罷，張清出馬。只見門旗影裡，左邊閃出花項虎龔旺，右邊閃出中箭虎丁得孫。



42　三騎馬來到陣前，張清手指宋江大罵。宋江問誰去應戰。金槍手徐寧，手舞鉤鐮槍，飛馬直取張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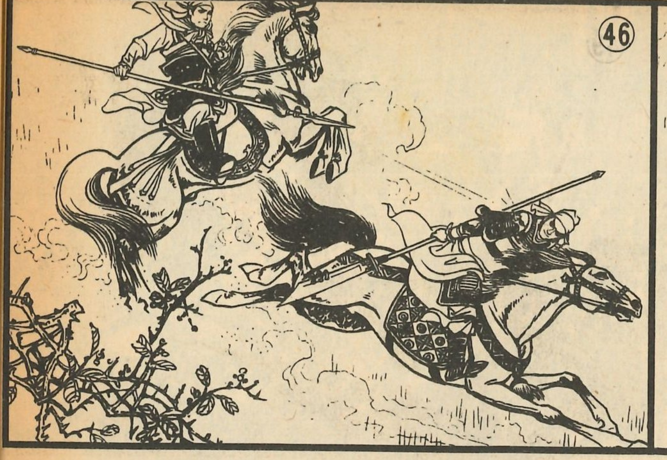
43　鬥不到五回合，張清便走。徐寧趕去。張清右手虛提長槍，左手便向錦袋中摸出石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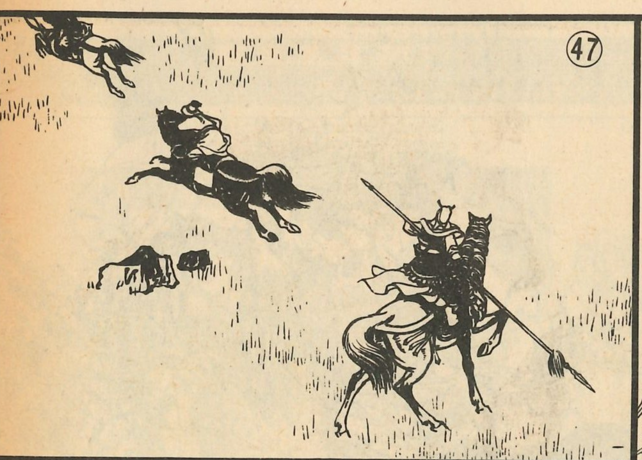
44　張清扭回身，看徐寧追近，迎面一石子，正中眉心，徐寧翻身落馬。



45　龔旺、丁得孫便來捉人。宋江陣上人多，早有呂方、郭盛，策馬上前，將徐寧救回本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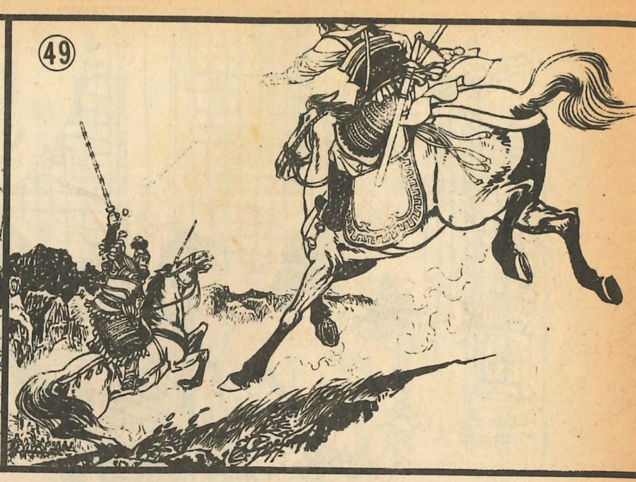


46　錦毛虎燕順躍馬接住張清，鬥了幾個回合，抵擋不住，撥回馬便走。張清在後趕來，手取石子，朝燕順後心一擲，鐺的一聲，打在鎧甲護鏡上。燕順只得伏鞍急逃回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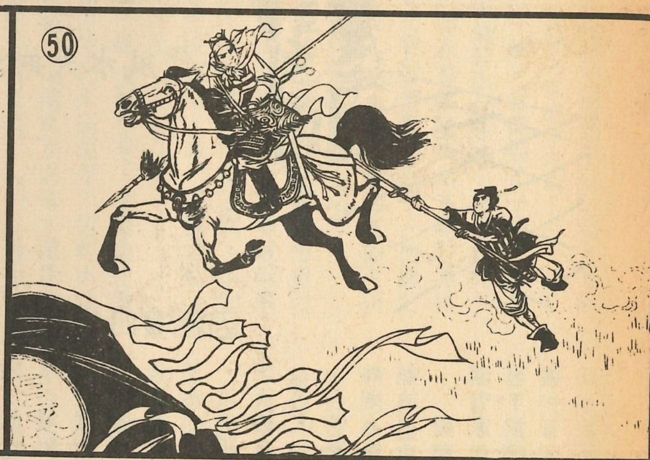


47　百勝將韓滔拍馬提槊飛出陣去，被張清一石子打中鼻凹，鮮血迸流；天目將彭玘大怒，手舞三尖兩刃刀直取張清，又被一石子打中面頰，丟了三尖兩刃刀，奔馬回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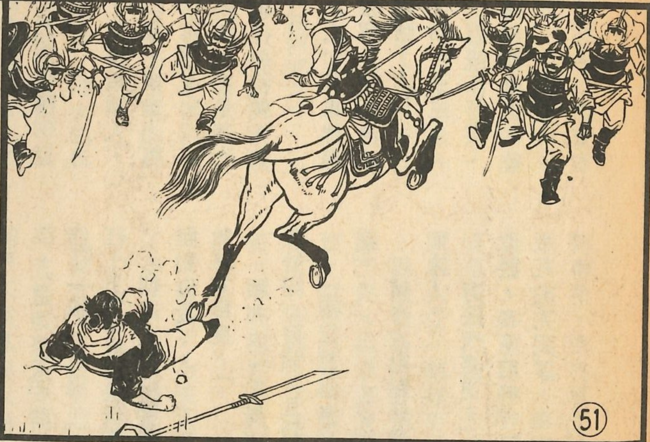
48　宋江怒不可遏，掣劍在手，割袍爲誓："我若不拿得此人，誓不回軍！"



49　呼延灼見宋江立誓，便拍踢雪烏騅，直臨陣前。張清一石子飛來，呼延灼急把鞭來擋時，却打在手腕上。呼延灼使不動鋼鞭，只得回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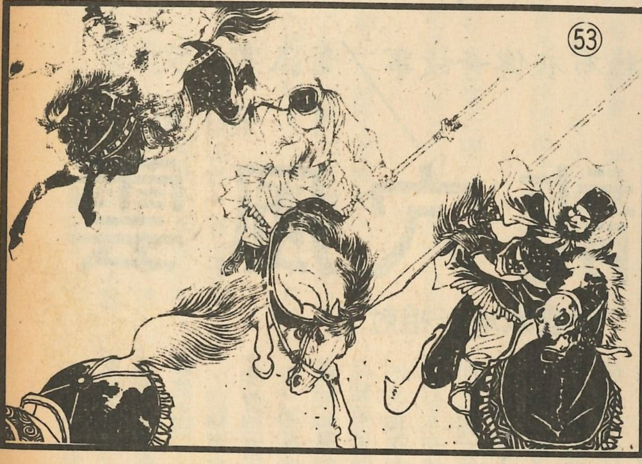
50　宋江見馬軍頭領都被打傷，就叫步軍頭領去捉張清。劉唐手撚朴刀出戰，張清不戰，跑馬歸陣。劉唐趕去，一朴刀砍着張清戰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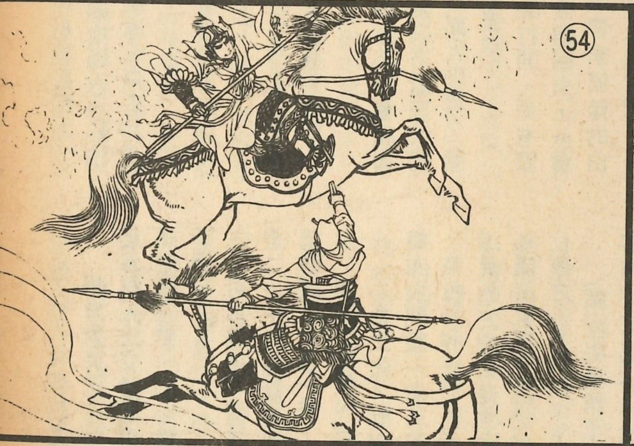
51　那馬後蹄直踢起來，劉唐面上被馬尾掃着，雙眼生花，被張清一石子打倒在地。



52　劉唐急待掙扎，張清陣中出來一伙軍士，把他橫拖倒曳，拿入陣中去了。



53　宋江大叫："哪個去救劉唐？"楊志、朱同、雷橫，先後出陣，又都被張清的石子打傷。關勝上前，也被一石子打在刀口上，敗回陣來。



54　雙槍將董平見了，心中暗忖：我今新降宋江，若不顯些武藝，上山去必無光彩。手提雙槍，飛馬出陣。張清見了，大罵董平不該背叛朝廷。　（待續）

一代風水大師賴布衣傳奇故事

蕭玉寒・文
可飛・圖

龍穴風雲

因祖墳四代結怨　改風水地形相尅

在方家莊外，當下司馬福聽賴布衣有此疑念，便悄聲道：「福地福人，只怕方家徒有形局，而人未積德，只恐亦是徒然而已。」

賴布衣被觸動心事，暗暗點頭道：「待會倒要留意一下才是。」

司馬福嘴裏應道：「正是！正是！」但在心裏却叫道：「留意！留意！我的肚皮却要留醫、留醫矣！」

走在前面的毛頭小子也不理會賴布衣二人在後面咕嚕，他走到方家莊大門前，便砰砰砰的敲門，一面大叫道：「開門！開門！領賞錢的主兒來啦！」

方家大門「依呀」一聲打開，先有家丁模樣的探頭張望，然後縮回去，一會後，才打裏面走出一個管家模樣的出來。他瞪着毛頭小子道：「你來幹麼？」

毛頭小子不生氣，依然笑嘻嘻的道：「是來領賞錢的！」

管家想道：「領賞錢？你是本鎭人，怎認得這外鄉犯？定是白撞，快走！再不走，先打你一頓那時悔之晚矣！」

毛頭小子笑道：「不是我！不是我！識貨的在後面！」說罷用手指一指賴布衣二人。

管家瞥一眼賴布衣二人，見果然是外鄉人模樣，便向兩人招招手，不冷不熱的道了一聲：「兩位老哥請了！」

賴布衣、司馬福、毛頭小子三人，隨管家走進方家迎客廳，但既不待茶，也不招呼坐下，管家便逕自的走入內室去。

司馬福心中有氣，發狠道：「這管家可惡，待人竟如此怠慢！」

賴布衣笑道：「這也難怪，他見我等是外鄉人，又道識得這被捉的外鄉人，認定是一夥，心中有氣，這禮數也就有不週矣。」

司馬福道：「待會且看看是否二牛，是二牛，我無話可說，如若不然，着實羞辱這惡管家一番！」

賴布衣笑笑，却沒作聲。

一會工夫，管家領了一長者進來，賴布衣閃眼一看，但見此人年約四十歲，氣色祥和，一派長者氣度，心道：「瞧這員外，想必是主人家矣，其人雖富而不驕，且祥和溢於形外，倒不失爲一位仁厚之人。」

「兩位先生請了！在下姓方名笑天，忝列方家莊第六代主人，有事請敎兩位。」這方笑天安祥的向賴布衣、司馬福作了一揖，又道：「富强，富貴擺座，小紅！上茶！」方笑天招呼着。

賴布衣暗暗點頭，暗道：「這方員外雖對雜役下人，亦不慍不怒，可見其禮數甚有風度。」

賴布衣、司馬福謝座、謝茶，也不急於開口發問，且靜觀其變。

「兩位想必是外鄉人？」方笑天問道。

賴布衣點點頭道：「我等正是從外鄉而來！」

方笑天喜道：「這就好辦矣！不瞞兩位說，在下昨晚不幸有人前來生事，被敝莊的人捉了。在下不欲多事，只求弄清事情，便打算把這人放了，不知兩位

可認得此人？」

方笑天轉頭吩咐道：「富强！去把那外鄉人帶進來！」又對賴布衣道：「足下如能說出底蘊，在下定當酬以薄銀五十兩作謝，決不食言！」

「哎呀！」賴布衣、司馬福這時不禁叫了一聲，原來此時富强已押着那外鄉人進來，這外鄉人竟是賴布衣二人尋了大半夜的李二牛！但見他被五花大綁，紮得結結實實。

賴布衣一見，師徒之情切，連忙站起道：「請敎方員外，他何處得罪了貴莊？」

李二牛本來低着頭，一副死硬到底的牛脾氣，但這時乍聞賴布衣之聲音，嚇了一跳，抬頭一看，連忙失聲叫道：「不關他事！不關他事！我并不認識他兩人……快押我進去，要剐要殺，一人擔承！」

司馬福見二牛這副模樣，心內又疼又氣，咬牙道：「你這隻死牛！你還這般說，豈非招認了我等是一夥麼？」

李二牛瞪着眼道：「非也！非也！我又不曾說識得你司馬福……這些人怎的逼我，我也不說！」

方笑天心性聰慧，一聽三人對答，便知是同路之人矣，於是微笑不語。

賴布衣正容說道：「方員外，此子正是在下欲尋之伴，請問他到底有甚行差踏錯之處？却被貴莊這般對待？」

賴布衣這話明顯的偏着二牛，方笑天依然含笑不答。

一旁的管家却忍不住氣狠狠的道：「這小子罪該萬死！竟趁黑夜，在方家祖墳上撒尿，淩辱方家祖宗風水！」

賴布衣一聽，當眞嚇了一跳，心想：「假若二牛眞幹出此等事，確是非同小可，此等折辱人家祖宗風水之事，弄得不好，是要送官府坐牢的大罪！」他連忙轉身問二牛道：「此事是眞是假？你可要從實招來，因爲此事非同小可的！」

李二牛羞愧低頭，到底還是把自己如何因先失了銀兩難過，去賭場尋賊未果，被一哥兒引誘借債，賭輸了錢，不知厲害，才去方家祖墳上撒尿還債之事，一一道了出來。

司馬福一聽，驚叫道：「你這隻死牛闖了大禍矣！不知天高地厚，竟幹出此等辱及人家祖宗山墳風水之事，這罪非同小可，是要坐牢見官的，你可知道？」

李二牛羞愧難當，哭道：「二牛該死！連累了你等，二牛坐牢不足惜，可惜的是日後再不能跟隨賴先生矣！」說罷放聲大哭。

「賴先生？」方笑天聽二牛這一叫，暗吃一驚，忙道：「你且說說，是哪位賴先生？」

賴布衣朝二牛遞了個眼色，二牛知機，便停口不說。賴布衣走過去，把二牛拉近身邊，細聲問道：「方家的人，可有爲難你？」

李二牛道：「我被捉之時，被方家家丁打了幾拳，當時，方員外不在場，不知到什麼地方去了，只這管家在場，這管家先是要拉我去官府治罪，後來又說要用刑逼我說出主謀同黨，幸虧有一丫環姐姐適時把方員外請來，才沒用刑，吩咐管家好言相勸莫動粗，待方員外走後，這管家却又着人把我綁得結實，等候發落，天亮時，這才把我押了出來。」

賴布衣沉吟半晌，心道：「這方員外祥和之氣，表裏如一，就如二牛幹下此等大事，竟亦不欲妄動私刑，以禮相待，此等氣度當眞難得，況且這件事明擺着是二牛不是，自己却該如何處之？」

賴布衣低頭沉思，那一邊方笑天聽二牛說出那哥兒之事，渾身一震，忙問二牛道：「小兄弟說的那哥兒可是年約廿三、四歲，白淨面皮，終日笑嘻嘻的那個？」

李二牛道：「年歲差不多，面皮白與不白燈下瞧不準，他倒是不離了笑聲！」

方笑天又渾身一震道：「哎！小兄弟你上了大當矣！」

賴布衣知事有古怪，忙道：「方員外此話怎講？」

方笑天長歎一聲，痛苦道：「這位公子哥兒，就是徐家的大公子，因終日笑臉迎人，外號叫笑公子的徐仕强啊！實不相瞞，敝莊與徐家四代相仇，皆因爭一塊穴地而起，起初彼此尚不相上下，但近幾年中，這徐家重新改建祖墳，不知怎的一來，我方家就交上惡運，先是犬兒二人先後得急病去世，隨後賤內亦一病撒手塵寰，一年光景不到，在下妻亡子喪，因此在下亦已心灰意冷，欲想遠走他鄉避難。豈料徐家竟然不肯放過，用奸計引誘外鄉人上寒家祖墳撒尿，辱我方家祖宗風水，莫非眞箇要趕盡殺絕麼？」

方笑天這一訴說，賴布衣這才恍然大悟，知道這徐方兩家定是因爭墓地而弄至風水鬥法，方家不敵鬥敗，便弄到家破人亡，難怪方家上下如此氣惱二牛，雖說無心，亦屬罪過，這管家凶是凶狠了點，但這方笑天却處事堪稱忠厚爲懷，欲想此事了斷，除非對他方家有所補償，否則怎樣去評說亦是我等於理有虧。賴布衣想念及此，心中便暗暗有了計策。

這時，方笑天吩咐家丁先把二牛鬆了綁，再向賴布衣恭請入座，這才問道：「方才聽這小兄弟說先生姓賴，在下聞江湖道上有位尋龍大俠賴公已駕臨粵川，先生既與賴公同姓，未知識得此人否？」

賴布衣沉吟未決間，方笑天肅然道：「在下素仰賴大俠，心中景仰，如有幸聽聞賴大俠仙踪亦三生有幸，別無他意，請賴先生不吝賜告。」

賴布衣想了想，終於正容答道：「實不相瞞，在下便是被當今朝廷緝捕的逃難客賴某人是也！失禮之處，幸勿見怪！」說罷拿出隨身携帶的御賜玉印遞了過去。

方笑天聽言，再看賴布衣遞來的玉印，上面刻有「御賜國師賴太素」七個金字，當眞喜從天降，連忙離座拜伏於地，連聲道：「小子得罪之處，幸勿見罪！小子得遇賴大俠，乃先祖福蔭了！」

方笑天這一跪下，方家上下，連那管家在內，亦連忙一齊跪下，拜伏在

地。

這下子暗地笑跌了司馬福，心道：「這惡管家前倨後恭，活該要你跪下認錯！」

賴布衣連忙伸手扶起方笑天，連聲道：「李二牛乃隨在下行走江湖，他幹出此等惡事，在下亦深感有責，方員外、衆位請起，萬勿行此大禮，折殺在下也，爲補二牛之過，但聽方員外吩咐便是！」

賴布衣爲人一言九鼎，他思前想後才有此決定，一者他覺得方笑天此人祥和之氣表裏如一，二者深感李二牛此次魯莽確有愧於方家，方才毅然作出此等承諾，他身懷風水堪輿不世奇學，輕易不會允諾別人之求，但一經允諾，是必鞠躬盡瘁，傾力而行，得他承諾之人，輕者消災散禍，重者扭轉乾坤，奪天地造化。因此，賴布衣這一承諾，連司馬福亦爲之聳然動容，心道：「如此，註定這方老兒有福矣！只是太便宜了這惡管家！」

方笑天一聽賴布衣此言，登時喜出望外，連忙再恭請賴布衣重新入座，又吩咐丫環小紅獻茶。司馬福被冷落了大半天，到這時終於忍不住了，叫道：「方員外，茶免了！有白米飯只管多捧幾碗出來，我老頭子餓得肚皮要當鼓敲矣！」司馬福這一叫，引得衆人哈哈大笑。

方員外忙吩咐管家速去準備酒菜，又放心不過，親自跑入厨房，打點照料。

賴布衣有點過意不去，便瞧司馬福打眼色，意思叫他莫太麻煩人家。司馬福却說道：「賴兄休怪，我再不塡它三五七碗白米飯，說不得眞箇餓瘋了，到時整日跟在賴兄身邊，喊着燒鷄、肉飽的，豈不更嚇人麼？」

賴布衣想起昨晚司馬福在餓急時，演的那一幕喊飯止餓的鬼把戲，亦不禁莞爾一笑。

＊　＊　＊

這一晚，三更天剛過，賴布衣也沒驚動熟睡中的司馬福和李二牛，獨自悄悄起床，走出方家大門，直朝方家祖墳而去。

這時，鎮外寒月臨空，月色如水，更添寒冷。方家祖墳距鎮約莫五里路，座落在鎮南的高山北麓。

賴布衣孤身一人，爬上南山北麗。

爲何他獨自一人前來？只因他恐怕二牛及司馬福跟來犯險，此事非同小可，若讓徐家查知他的身份，立時便有殺身之禍。到將近北麓時，賴布衣把頭髮披散開來，這卻是爲何？原來這是他在南雄鎮夜遇龍母時，領悟的尋龍秘法，披散頭髮，令自己目不能邪視，更能集中定力行事，故後世有等尋龍之士，每替人選墓擇墳，均是披頭散髮，甚至一些民間的驅鬼法師，行事時，亦是披髮仗劍，皆效法於賴布衣也。

賴布衣悄悄摸爬而上，到五更時分，才上了南山北麓。所謂麓山，即一山之山腰，突然有一處較平坦之處，猶如雄鹿頭上突出的角，是以叫麓。這南山的北麓，果然有一處寬大的平台。

站在這平台之上，向山上望去，在月色之中，但見羣峯四面環繞；向下望，北江之水恰恰抱住南山。賴布衣一看暗暗讚道：「果然是一處聚氣聚財之地！羣峯環繞，水抱其中，山爲氣，水爲財，端的是財氣兩旺之富貴龍穴，難怪這徐、方兩家爲爭此地，而四代成仇矣！」

賴布衣聽方員外說及，方家的祖墳在北面，徐家的祖墳則在南面。於是，賴布衣便決定先走去北面查勘。是時，方家及徐家守墓的家丁，因五更天寒氣逼人，早鑽進南北兩面各自築成的山洞中睡大覺去了。賴布衣悄然走近，果見有一巨墓座落在平台上，從墓碑上的字看：方家歷代先祖之墓。墓碑兩側各有天然巨石一塊，平空突起，一左一右夾着墓碑，屹然聳立，高及人肩，方家先祖墓穴，正巧座落在平台一塊突起的浮石之上。

賴布衣暗暗稱奇，心道：平台突起之浮石，正是魚身，高聳之兩石，即爲魚眼，此是形態畢肖的著名鯉魚龍穴，凡葬此穴者，後人非富則貴，且鯉魚仔魚特多，當主人丁興旺，方家得此佳穴，爲何却迭遭奇禍，幾乎血脈斷絕？這當眞古怪之極！

賴布衣好奇之心頓起，他伏下身來，側耳傾聽，除了嘯叫寒風，荒山之中，一片死寂。便大着膽子，摸去南面的徐家墓。

徐家祖墓在平台的南面，墓穴成四方狀，更奇特的是這座墓穴有頭有尾，更有四塊巨石在前面及後面聳起，倒似是巨形怪獸的四脚。

這四塊巨石甚新，未有風化的痕跡，顯是新築不久。爲什麼徐家要另立這塊巨形怪脚石？賴布衣心道。他乃胸懷絕學的尋龍之士，這些把戲，雖說玄妙，却也難不倒他。他忽然靈機一動，彎腰拾起三塊石頭，在方、徐二墓之間擺放成一「品」字，取其鼎足而立、而鬥之勢，然後低頭默祝幾句，伸手一指方墓，喝道：「有形速現！無形速退！」

就在此時，方家墓碑兩側巨石發出光芒。如燃雙燭，突地下面升起一團霧，其色淡灰，灰霧越來越濃，下面又吹起一陣寒風，寒風捲着濃霧，直罩向徐家墓，一時間，把徐家墓掩得伸手不見五指、灰濛一片。

却就在此時，徐家墓又突升起一團黑霧，黑霧衝散灰霧，騰空而起，反以凌厲之勢罩向方家墓穴，方家墓穴兩側巨石發出之光越來越暗，最後竟被那黑霧罩滅……賴布衣目睹此狀，恍然大悟道：「原來徐家墓四側所築四塊巨石，竟是以形變形，全穴佈成一隻水獺之形，而方家却是以墓碑兩石爲眼的鯉魚穴，水獺專吃鯉魚，如此一來，方家的鯉魚穴便給徐爲新築的水獺穴尅制，鯉魚穴雖從石眼透出靈光，但最終難敵徐家水獺穴霸道黑霧，終被完全罩滅，如此一來，方家焉得不迭遭奇禍？」但雖然識破，如何應對，賴布衣一時間也頗費思量。

各位：尋龍術上所稱之「鯉魚穴」、「水獺穴」，均是尋龍之士依據穴勢而喝

形，雖冠以各種名稱，但其實却是穴地本身的天然勢局，勢局既成，後果便生，且隨勢局之不同，後果迴異，故此，尋龍之士大多重視穴地形勢，正是此一因由也。賴布衣乃百年間難遇的尋龍奇材，胸懷尋龍絕學，焉會不明其理？但識得並非就破得，因穴之勢大抵均須依其形而成，勉用人力强加改變，有時非但無益，反而有害，因此賴布衣不敢輕舉妄動。賴布衣抬眼望望夜空，但見寒月西斜，已是五更將盡時份。賴布衣不敢再逗留，恐怕天色一亮，徐家守墓家丁出來查探，發覺有人窺探祖墓，那就麻煩之極。

賴布衣悄悄離開南山。他返抵方家莊時，天色已微明，晨風陣陣。賴布衣沒有驚擾莊中各人，便悄悄的繞到後園，翻墻而入，又悄悄摸進臥室，蒙頭便睡。

賴布衣與司馬福對床而臥，賴布衣爬上床時，對面司馬福正「呼嚕！呼嚕！」的熟睡。賴布衣暗道：「這司馬老兒大概被拖累得疲憊不堪矣，否則，爲什麼竟睡得死了一般？」

就在這時，司馬福忽的翻了個身，喃喃的叫道：「好睡……好睡！咦？賴兄回來了麼？」

賴布衣嚇了一跳，心道：這老兒見鬼！怎的會知道自己曾離開似的？他詐作沉睡不理，連連打起呼嚕來。對面司馬福暗笑，忽低聲唱道：「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好睡方悟醒，又見賴布衣……」唱罷偷偷暗笑。

賴布衣知他已看破自己行踪，便翻身爬起，奇道：「司馬兄，你怎知我剛回來？」

另一邊笑壞了個李二牛，他骨碌的爬了起來，指着司馬福道：「賴先生別聽這老兒故弄玄虛！你剛離開，這老兒便悄悄地拉我起床，一直尾隨先生背後，先生上了南山北麓，我等即在十丈遠處守護，以防不測。及後見先生返轉，我等便快走幾步，先一刻返到房中，這老兒吩着扮鬼扮馬，弄什麼玄虛，可別信他亂說什麼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

司馬福咬牙道：「你這死牛！教你不可聲張，又把老夫出賣了！」

賴布衣心頭一熱，暗道：他倆人對己呵護之情委實難得，平生能結交這般知心朋友，乃人生最大樂事！他微笑道：「賴布衣謝過兩位呵護之情，但賴某并非就怕了徐家霸道，諒那區區守墓家丁也難奈賴某何，不過不欲在此時多生一事罷了！」

司馬福笑道：「這個當然，假若賴兄施展那葫蘆心法八式，足以驚天動地，又何懼徐家區區三幾名家丁！若賴兄肯慷慨施捨一招半式，我甘願叩頭拜師哩！」

賴布衣笑道：「並非在下吝嗇，實是神言不敢輕侮也！況司馬兄與二牛皆非學武之材，勉强爲之，反有害無益，傷了身子。」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如此說，賴兄倒是爲我等設想矣，奢求何益？好，不說它，倒是那方家墓地之事，賴兄有主意了麼？」

賴布衣沉吟道：「出處已知，那徐家果然了得，不知請來何人，竟施以移影換形大法，尅制方家勢局！」

司馬福道：「徐家有此奇人，此事豈非棘手之極？」

賴布衣道：「正是。徐家所佈之局乃水獺穴，恰恰尅制方家天然生成之鯉魚穴，此事果然棘手！」

李二牛插嘴道：「憑賴先生之能，何不一改方家形局，反尅徐家？」

李二牛這話雖然問得突兀，但亦深合風水鬥法之理，因此司馬福亦睜大雙眼瞧着賴布衣，看他有何對答。

賴布衣却搖頭嘆道：「凡墓穴之勢，貴在天然而成勢局。昨晚細察，南山北麓之地，方、徐兩家墓穴相對，其形格均千百年山靈水秀所凝聚，方家之穴鯉魚形，故稱鯉魚穴，徐家之形若小獺，故稱水獺穴。如今徐家暗中移形換影，不過順其穴勢，引發龍穴之靈氣，尅正方家之鯉魚穴罷了。方家鯉魚穴靈氣早已發動，但天生被水獺所尅，故任你如何催發靈氣，亦不敵水獺穴之威也。因此使賴某亦束手無策！」說罷連連歎氣。

李二牛、司馬福聽賴布衣這鮮有的愁眉不展，心頭大震，均暗道這當眞非同小可矣！李二牛不禁發聲急道：「既如此，我等當作何打算？」

賴布衣搖頭苦笑，陷入沉思中。司馬福便道：「我等答應了方員外，但現下連賴布衣亦束手無策，這事還有什麼打算？怎向方家交代？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也，此時不走，等人家把我等綁起來便得享牢獄之福矣！二牛，快起來執拾行裝，及早走路可也！」

提起「綁」字，李二牛大概被綁得慌了，聽司馬福說的嚇人，便連忙起床，準備收拾行裝溜走了事。

賴布衣被二人這麼一鬧，突然從沉思中驚醒，氣道：「司馬兄，你這是扮演楊修傳鷄肋口令故事麼？」三國時，曹操出師不利，忽萌退意，無奈之際，衝口說出「鷄肋」口令，楊修自作聰明，令軍士執行李，準備撤軍，後來却被曹操以擾亂軍心罪名殺掉了，賴布衣說的，就是此事。

賴布衣這一說，司馬福難爲情的一笑，但又不甘心道：「賴兄，此事總得向方家交代，方笑天瞧賴兄臉面才放過二牛辱祖墳之罪，若此事無成，他一反臉，只怕不但二牛要頂罪，便連我等二人亦難逃綁送官府，告我等一個同謀之罪，到時便該去坐牢矣！」

賴布衣道：「綁送官府事小，賴某既已親口答應爲方家盡力，便斷不能半途而廢，失信於人！」賴布衣斬釘截鐵，沒絲毫動搖。

司馬福無奈，只好一屁股坐下，心中又氣又惱，氣的是賴布衣既知此事不可爲却偏爲之，惱的却是他言出如山一言九鼎，從不知難而退，端的是難能可貴，三人默默無言，坐等黎明。

一會後，外面天色微亮，門外就響起方笑天的招呼聲。「賴先生醒來了

麼？」

司馬福驚道：「來矣……此刻要溜也溜不脫啦！」李二牛嚇得一步跳上床去，大被蓋住頭臉。賴布衣却鎮靜的應聲道：「方員外，在下已醒，待會出來拜候！」

「方員外！賴先生正在苦思良策，不便出來應酬，有什麼好吃的，只管多捧幾樣進來便是！」司馬福忽然在裏面接聲叫道。

「這有何難？請幾位稍待，在下即差人送來便是！」方笑天在外爽快應道，說罷親自下厨佈置去了。

賴布衣瞪了司馬福一眼，無奈的搖了搖頭。司馬福知賴布衣有怪他此時此刻還去麻煩方家之意，便笑道：「賴兄休怪，常言道：人無百日好，花無三日紅；又道：酒醉三分醒；待會酒飽飯足，在下再陪賴兄一走南山，說不定那靈機便觸動了！」

賴布衣無奈苦笑搖頭。李二牛本蒙頭大睡，這時一聽有吃的，馬上一骨碌又跳了起來，叫道：「酒菜在哪裏？有好吃的可莫少了二牛也！」

司馬福指着二牛罵道：「看你生成這副饞相！」

一會後，酒菜果然就送了進來。一壺上等的「紹興花雕」，四盤熱辣辣香噴噴的下酒菜式，其中一盤，却是一尾紅燒鯉魚。

三人奔波整晚，肚子正像打響鼓，對着酒菜，先把愁懷放下，不管三七廿一飽嚼一頓再說。

「唔！好香！這方家大廚，弄這味紅燒鯉魚果有一手！」司馬福吃了一口，嘖嘖的讚道。

賴布衣的筷子這時正好伸向這盤紅燒鯉魚，聞言沉吟着停箸不前，筷子擱在盤邊，「叮」的一聲脆響。

司馬福見賴布衣這副失魂落魄的模樣，嚇了一跳，忙道：「賴兄！怎的了？」

賴布衣不答，依然用筷子「叮叮」敲着盤邊。

李二牛、司馬福這時目瞪口呆的瞧着賴布衣，司馬福悄聲對二牛道：「瘋了！賴先生想必是急瘋了！」

李二牛歎氣道：「都是我不好，害得賴先生這般模樣？」李二牛不絕口的怪責起自己來。

司馬福心頭又悶又氣，接二連三的倒酒落肚。李二牛氣道：「你少飲一杯半杯不成麼？」

司馬福道：「今朝有酒今朝醉，再不飲，便得空着酒肚坐牢啦！」李二牛氣得乾瞪眼。

「司馬兄……」賴布衣忽的低呼一聲，司馬福正飲得神魂顛倒，被賴布衣這一叫嚇了一跳，醉薰薰的說道：「酒！飲酒……賴兄，莫非你也要溜……走了麼？」

賴布衣笑道：「你看我像要溜走的人麼？不必犯愁。」

司馬福、李二牛均精神一振，齊聲道：「此話當眞？」

賴布衣微笑不語，半晌忽道：「司馬兄，你見多識廣，可聽說過鯉魚、水獺的出處來路麼？」

在這節骨眼上，賴布衣忽然扯在這無關宏旨的閒話，李二牛不明所以，驚疑的直眨眼，心道：「賴先生莫非眞箇得了急心瘋麼？」

司馬福却眼神一亮，他是老江湖，知道賴布衣這問定有深意，忙道：「這小獺、鯉魚的來歷出處，倒是知得多了。二千年前，嘉陵江邊有漁夫發現見一尾紅鬚之魚，共得四條，因是其狀怪異，不敢吃，便把牠放入自己的水塘，日久塘中竟繁衍此類怪魚千條，適值嘉陵江水患，衝破塘壩，此魚便隨水四散，繁生各地，後世遂稱之為『鯉魚』，據考究，鯉魚當是出自西部之嘉陵江，其種類計有皮光肉滑的鏡鯉，有皮綠無鱗的草鯉，有體短頭大的荷包鯉，有體色鮮紅的紅鯉，水獺則源出北部之海灣，其性半陸半水，頭扁、耳小、脚短、趾間有蹼，故善泳，其毛短而軟密，世人均以為皮衣；多在夜間出動，捕食魚類，尤以喜吃鯉魚出名，乃鯉魚先天大敵也。」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然則司馬兄亦以為水獺既源出北部海灣，則越往北其性越靈是麼？」

司馬福點頭道：「據其出處當如此說。是了！賴兄莫非欲於此想到主意麼？」

賴布衣點頭一笑道：「正是，正是，水獺穴雖然先天相尅鯉魚穴，但正如水獺靈性越往北越能引發，則改其五行走向，豈非立能消其殺氣，令鯉魚逢凶化吉麼？」

各位：只因賴布衣這一觸動靈機，遂引出英德鎮一段膾炙人口的奇事。

當下，賴布衣即出去與方笑天見面，私下密議一番。

當晚，賴布衣與司馬福、李二牛三人，逕奔南山而去。二上南山，路徑熟，脚程快，三更時分，三人便悄悄上了南山北麓。三人在北麓逗留了半夜，直到黎明時分，才悄悄地重返方家莊。

第二天，方家莊關閉莊門，謝絕一切人等的來往探訪。賴布衣在莊內方笑天的書房處，攤開他親手繪就的南山北麓龍脈穴勢圖，向幾名替方家築墳的仵作細細解說一番。這天晚上十時許，一行三人先上南山，這三人均是方府的丫環，其中一人便是那位曾勸管家勿難為李二牛的丫環小翠。

小翠等三位少女，化了裝，搽了脂，扮成艷麗的小婦人模樣，三人上了南山，沿南面山徑而行，恰恰經過徐家守墳家丁的避風洞。小翠突然一跤摔倒，「哎呀！」的嬌呼起來。洞中兩名徐家守墳的家丁，本來在洞中避風，聞聲跑了出來喝問，小翠早有準備，哭訴說是遠道來英德鎮探親，在山中迷了路。兩家丁見小翠等三人嬌俏玲瓏，惹人憐愛，便色迷迷的把三人邀進洞中避寒。又捧出避寒的熱茶招呼小翠等人，小翠乘家丁不備，偷偷把帶來的迷藥撒在酒中。兩家丁色迷心竅，更不知天高地厚，在小翠侍奉下，三幾杯熱茶落肚，不覺天旋地轉，昏迷倒地。

這一面，方家的墳前，突然鑽出八人，均持着鐵鍬泥鏟，在方家祖墳前猛掘起來，也不知這等人弄什玄虛？

＊　＊　＊

匆匆過了一段時光。這天，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三人正在英德鎮閒逛，方笑天把賴布衣視為上賓，特地派了一名家丁隨從侍候。

三人走了一段路，這時，忽有一名方家的家丁跑來，說老爺請賴布衣盡速回莊。賴布衣忖料方家莊有事發生，便匆忙趕返莊去。進得了方家莊，只見方家莊上下愁雲慘霧，倒似大難臨似的。賴布衣等連忙走進大廳，方笑天正在等候，細詢情由，原來徐家二公子徐仕先月前赴京應試，今日捷報飛馬報傳，稱徐仕先高中第三名進士，皇上親筆御書，封為兩廣巡按，不日衣錦還鄉，順道體察兩廣民情。

言畢，方笑天歎道：「如今徐家財雄勢大，方家如何匹敵？眼看劫數難逃矣！」方笑天說罷落淚，方家上下，眼見主人流淚，知大事不妙，皆放聲哭了起來。

司馬福慌了，忙拉着賴布衣衣袖，悄聲道：「賴兄既已施妙法，怎的方家未見運轉，反大難將臨？此事怎的是好？」

賴布衣微微一笑，道：「放心，放心！賴某擔保，斷然無碍……」

司馬福半信半疑的搖頭，就在這時，忽見莊外有門丁神色慌張的跑入，向方笑天稟告道：「老爺！英德鎮巡檢大人有口諭到：有鑑徐家新貴，地方需為其修葺祖墳，特着令方家遷出南山北麓，以騰出空地，限令三日內遷出祖墳，不然將封墳治以拒官之罪！」

這聲令諭，把方家上下嚇得傻了。當時大族人家最重視祖宗山墳，如被人強令遷出，乃奇恥大辱，日後再無面目在本地立足，方笑天憂急過度，竟當場昏在地上。方家上下，手忙脚亂，有哭起來的，有忙着去收拾行裝預備溜之大吉的，有乘機搏亂、混水摸魚的，全莊上下亂作一團。

司馬福心下忙着，他把賴布衣拉過一邊，壓低聲音說道：「賴兄！此事端的如何？尚請實告，如欲溜走，及早知會我等一聲，也好作準備！」

賴布衣哈哈一笑道：「司馬兄差矣，你瞧賴某似欲溜之人麼？俗語有話：渡人渡過河，救人救到底，我等斷不可半途而退！況此事依吾推算，正是吉欲來而凶未盡，但必可逢凶化吉，否極泰來！司馬兄且放寬心懷，等着痛飲一頓慶功酒可也！」

司馬福眼見賴布衣說的如此斬釘截鐵，也不知信還是不信，他把頭點了點，又搖了搖，一屁股坐在廳中的太師檀木椅上，直喘粗氣。

這一面，方家上下人心惶惶，亂作一團。那方家姓張的管家，早萌退意，又見機會難逢，趁亂把方夫人死時遺下的五十兩黃金竊為己有，預備攜金潛逃。

那一面，徐家張燈結彩，興高彩烈。徐家大公子徐仕強更是意氣風發，得意洋洋，獨自指揮家丁披紅掛綠，準備迎駕貴為兩廣巡按大人的二弟徐仕先。

徐仕強當然值得高興。徐家與方家本是英德鎮內財力最大的兩族，為爭南山北麓之地，兩族明爭暗鬥，已鬥了整整五代，兩敗俱傷。後來，徐仕強的父親與方笑天協議兩家共用南山北麓穴地，相對而立，表面兩家相安無事，暗地卻鬥得更加厲害。徐仕強的父親死後，徐家便由徐家大公子徐仕強統理。徐仕強逢人未講先笑，是鎮中有名的「笑公子」，他為人陰沉而不外露，若以為他終日笑嘻嘻，忖測他是祥和的人，那就大錯特錯，實際上他的內心，比任何人都更奸更毒。正一是個笑臉豺狼。

徐仕強先是偷偷請了一位遊方高僧回來，在墳上築了四塊巨石，引動墓穴靈氣，果然方家的氣數便日漸衰落，接而他又在鎮中四處找尋外鄉之人，欺他們不明底蘊，用錢或使計着他們到方家的墓前撒尿，破敗方家祖墓的靈氣，李二牛不過是幾十人之中的一個。方家在幾年中迭遭慘變，先是方家兩小公子病死，再後方夫人亦撒手塵寰，眼下便只剩方笑天一人，看看已成不了氣候。

現時他徐家的二公子徐仕先，居然一舉成名，被御封為兩廣巡按，衣錦還鄉，順道體察民情，這還了得？不必徐家開口，英德鎮的巡檢為了討好徐家，便籍口替新巡按大人修葺祖墓，下諭逼方家遷墳，到此時此地，徐、方兩家的風水鬥，眼看大局已定，徐家全勝告捷，方家一敗塗地。

有這許多大喜之事臨門，徐仕強不高興那就是騙人的鬼話！他吩咐家丁，早早準備三牲酒禮，以便他的二弟兩廣巡按大人徐仕先一到，就馬上抬上南山北麓，一家子拜謝先祖隆恩。

「接報！」門外有飛馬疾馳而來，徐仕強連忙迎出門外，原來是一位飛馬傳書的校尉，校尉打量出來相迎之人，發聲問道：「誰是徐家大公子徐老爺？」

徐仕強笑笑，道：「本爺便是！使者有何見報？」眼下他貴為兩廣巡按大人的胞兄，氣派自然不同，那還把這小小的校尉瞧在眼內？

果然，校尉一聽來人便是徐家大公子徐仕強，連忙滾鞍下馬，右腿屈膝報道：「稟上徐爺，奉巡按大人之命，諭告座駕已到翁源，準備接駕！」

徐仕強大喜，吩咐家丁打賞校尉五兩銀，校尉策馬告辭，徐仕強即着家丁排出鼓樂隊，點亮所有琉璃宮燈。一時間徐家莊上下紅光閃灼，氣派非凡。

當時的京城是臨安（即杭州），由臨安返粵，皆由水路南下，經東江，到翁源，再折新豐江，新豐江經官渡，便到英德。巡按大人的座駕既已到了翁源，距英德只有小半日航程，因此徐仕強及早準備。其實他已是逼不及待，趁此機會喧赫一番，令徐家揚名粵川各地。

在方家，衆人亦在為新巡按大人的行踪焦慮。方笑天昏倒，家人把他救醒，賴布衣勸他不必憂急，謂一切定會逢凶化吉，但方笑天那能不急？他說假如

新巡按大人徐家二公子返到英德三日，就是他方家從此敗絕之時，處於他如此境地，說不憂急攻心那是假話。

司馬福繞廳亂走，一面唉聲歎氣，他既替方家焦慮，又怕新巡按大人返到英德，若然查出賴布衣暗助方家，那就猶如鷄蛋往石頭上破，準是四分五裂！

李二牛被司馬福這麼一轉，轉得他更心煩意亂，忍不住便喃喃罵道：「這老兒！轉！轉！轉得出個辦法來麼？不如留點力等會好跑路也！」

司馬福苦笑道：「轉而待斃，總勝於坐而待斃啊！」

在座各人，唯有賴布衣一人依然神定氣閒，他坐在一張太師椅上，喝着茶，在那兒淺斟細嘗。

片刻後，一名家丁跌跌撞撞跑了進來，向方笑天稟報道：「老爺！徐家新巡按大人已到翁源！」

方笑天一聽，絕望的搖頭，歎道：「已到翁源？這下當眞完矣！你等快收拾行李，各自奔前程也罷，方家莊從此散了！」

「慢！」這時，賴布衣站了起來，他走近方員外身邊，輕聲道：「方員外稍安毋躁，按吾推算，逢凶化吉，方徐二家運勢逆轉，此其時矣！且待片刻，自有分曉。」

賴布衣雖然這般鎮定，但方笑天却絕望的連連搖頭，又等了片刻，他決然的站了起來，俯身向賴布衣作了揖，道：「劫數難逃，此是天亡方家，無話可說，先生雖有回天之力，諒亦勢難挽回，這裏薄銀五十兩，請先生收下趕緊離鎮避禍去吧！張管家，立即給衆家丁每人分派白銀十兩，讓他等各自謀生計去也！」

「老爺！你待我等不薄，我等決不忍在此危急關頭捨你而去，要生要死，彼此同享罷了！」衆家丁不約而同喊道。有丫環、婦人眼淺，眼見方家竟落得這般田地，想起方家平日待之不薄，觸景傷情，竟嗚嗚的先哭將起來。

司馬福搖頭苦笑，羞愧的扭轉面，不敢面對衆人，他與賴布衣一道來，先前吹大牛，到眼下面上可就着實有點掛不住。他把二牛拉到身邊，悄然囑咐道：「眼看危機將臨，說不定賴先生還要死硬到底，待會不管三七二十一，你背起賴先生先走，我負責斷後是了！」李二牛關心賴布衣安危，聞言亦忙點頭答應。

賴布衣却被悲戚的情景弄得直皺眉，他連聲歎氣道：「莫哭！莫哭！一哭就膿包矣！」

就在此時，廳外又匆匆跑進一名家丁，他脚未站定，便上氣不接下氣的向方員外稟報道：「老爺……好……不好了！」

方笑天這時眼見大勢已去，反而鎮定下來，人到絕望，拚死無大害，他冷冷的接口道：「甚麼好又不好？要方家祖墳遷離，斷難應允，要命，便來拿好了！」

「不……不是此意！」家丁喘了口氣，急忙道：「方才小人得知，徐家二公子徐仕先巡按大人，在過官渡時，突遇狂風，官船翻沉，全船上下悉數得救，獨徐巡按遇溺身亡！」

方笑天一聽，頓時目瞪口呆，半晌方道：「說……再說一遭！」

「是！是！巡按徐大人，在過官渡時，翻船淹死矣！」家丁清楚地重覆一遍。

這訊息再無半點疑慮，登時把在座人等驚呆！但賴布衣却是唯一例外，他搖搖頭，歎口氣道：「徐仕先憑籍祖墳龍氣，一舉成名，但其爲人生性陰毒，在鎮中曾把一位姑娘先姦後殺，毀屍滅跡，此等禽獸行爲，天理難容，故有今日此報！」

方笑天呆了半晌，方如夢初醒般走到賴布衣之身前，一跤跪倒，感激極點，竟流出淚來。新巡按大人徐仕先現在返鄉途中遇溺，人死勢亡，方家祖墳便得以保存，這是方笑天對賴布衣感激涕零之故。方笑天泣謝道：「小子得賴大俠鼎力相助，保住方家祖業，賴大俠乃方家再世父母！」

賴布衣扶起方員外，朗聲道：「方員外不必如此，在下所爲不外後天之力，實乃賴員外平素寬厚待人，累積陰德所致。再者徐家爲富不仁，在下已訪查清楚，鎮內被徐家逼死、誘姦、強姦之無辜人等，亦有十人之多，此種衣冠禽獸，實不容於天地，故在下才施法以除之，這是方、徐二家各有前因之報也！」

賴布衣這番警言，令在座人等均肅然而自警。

當晚，方家一掃愁雲慘霧，全莊上下，喜氣洋洋。方員外吩咐大排宴席，但爲免徐家猜疑，便關起莊門悄然痛飲。席間，賴布衣微笑對司馬福道：「司馬兄，賴某說過要你留着肚皮喝酒，你不信，眼下如何？」

司馬福哈哈一笑道：「自古道君子不記小人過，況且司馬某餓了一整天，肚皮早就變薄了！」

李二牛揭司馬福老底道：「司馬叔今番不再說執包袱溜走了麼？」

司馬福瞪了二牛一眼，道：「這叫破釜沉舟，背水一戰嘛！」

一句話，逗得賴布衣、方員外等哈哈大笑。方笑天問賴布衣，此事前因後果端的如何？司馬福、李二牛聽方笑天這一問，可對了味兒，他倆也早就想了，只恐怕賴布衣怪他倆多事，才勉強暫時忍住，如今這方員外搶先問了，可對正脾胃！

賴布衣略一沉吟，便爽快道：「既然你等都欲知悉，待今晚四更時分，趁徐家舉殯，疏於防範，我等夜上南山一探動靜如何？」

衆人一聽，正中下懷，那會異議？當下便連美酒也無心喝了，巴巴的坐等四更的來臨。

這天晚上三更時份，賴布衣、方笑天、司馬福、李二牛，以及隨行的兩名家丁，一行六人，便摸黑爬上南山北麓。徐家忙於辦喪，果然疏於防範，就連守墳的那兩名家丁，亦趁機溜下山去，喝死人酒去了。

這時，寒月臨空，周圍寂靜如幽靈之界，除了偶爾一兩聲不知名的鳥兒撲

飛吱叫外，天地間彷彿已沉入地獄中去了。

賴布衣等一行六人，爬上南山北麓，賴布衣指着近處的方家祖墳問方笑天道：「方員外，你可看出你家祖墳有異樣麼？」

方笑天繞墓轉了一圈，但見山石依舊，瞧不出任何異樣，便搖頭道：「賴先生神機莫測，在下委實難以勘破！賴先生曾說派人修葺墓穴，但却不見丁點動土之象！」

賴布衣微笑道：「爲掩人耳目，在下特別吩咐仵作，在墓穴二丈遠處朝下面掘一通道，直達你家祖墳裏面，因此外表一切依然，但墓中棺木已換了方位矣！」

司馬福、方笑天不約而同齊聲道：「棺木移位，有何深意？」

賴布衣道：「方員外之祖墳乃鯉魚穴，而徐家祖墳乃水獺穴，海河之中，水獺專以鯉魚爲食，方家祖墳，先天已被徐家尅制。墓穴尋龍之法，以形換影，不外直道其形，形格天成，妄圖以後天之力變其形格，不但無益，反徒損龍穴之氣，故在下初時亦感棘手之極。但在查察水獺、鯉魚出處，終於有法可尋也！」

方笑天道：「又有何法？」

賴布衣微笑道：「物物相生相尅，乃先天而成，不可變格。但若依陰陽五行定位法，又可以換位以旺其靈氣。水獺出自北部海灣，而鯉魚則源出西部嘉陵江，徐家棺木，位北向艮位，恰坐旺位，因此其氣大盛。方家棺木，則坐南向乾，此乃死位，其氣大損，先天銳氣已被水獺所尅，後天棺木更錯坐死位，如此怎敵徐家奇旺之殺伐靈氣？此乃方家人丁敗絕之源也。是以在下把你方家棺柩，重移地向，坐正巽位，此乃生門，一生則百旺，鯉魚穴龍靈之氣因而大旺，徐家雖有水獺之殺氣，但不敵生門，故亦無所施其毒也！」

賴布衣說到此略一頓，上前走到兩墳之間，依前次上南山之法默祝擺「品」字鬥位，然後悄聲對方笑天道：「員外可留意了！」

話音未落，忽見徐家之水獺穴四塊巨石恰似水獺之嘴開合，騰騰噴出黑氣，罩向方家祖墳，一時間，黑霧把方家祖墳團團蓋住。就在此時，方家墳中忽衝出一道金光，射向墓前兩塊巨石，巨石突然閃閃發亮，仿似鯉魚雙眼，射出兩道金光，「乒乓」一聲，把黑霧射穿，定定射在徐家墳上，黑霧隨光回位，竟反而把徐家祖墳遮得昏天黑地！其狀令人悚然心驚。

「如此，徐家換人未成，反先招其毒，此乃取其他法自斃之法以懲治之也！」賴布衣伸手一指，朗聲道。

方笑天瞧得目定口呆，半晌方如夢初醒般歎道：「賴大俠尋龍之術神機莫測，令人拜服！拜服！」

* * *

方笑天驚歎未畢，就在此時，西面夜空中，突地一道強烈弧光劃向蜿蜒流動的東江，響起一陣仿似萬千人悲號哀聲，隨即戛然而止。

衆人不明底蘊，驚得呆了！賴布衣亦驚得滿面愁容，半晌方道：「此乃水星飛落東江，不久將有一場水患浩劫，百姓危矣！」

李二牛奇道：「水星跌落東江，想必是東江有水患，此地却是北江沿流，何來水患？」

賴布衣搖頭苦笑道：「二牛此言差矣！你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水星自北跌落東江，乃是水神避禍遷去東江，故水患之地實在是北江也。此事不久將見分曉，事起之日，粵北百姓慘矣！在下斗膽請方員外預爲謀策，未知員外肯納否？」

方笑天對賴布衣此時已加倍敬服，聞言即忙點頭道：「但憑先生吩咐，在下無不遵命！」

當時，流經粵川的水道主要有三條，粵西是西水，即西北；粵北爲北水，即東江；粵北爲北水，即北江。三水之中以北水最大，爲珠江幹流，全長二千一百多公里，源出雲南東部，由廣西梧州入境後稱爲西水，三水鎭以下，河道分叉道，主江在三水附近南折，由磨刀門入南海；叉流向東與北水、東水相接。東水長五百公里，際出江西南部，至虎門入海。北水幹長五百二十八公里，上際出由湞水、武水在韶關合流而成，至三水與西水叉流滙合，向東南流入南海。其時發生水患的，是粵川第二大水道北江。這在「兩廣地理誌」中皆有記述過。

賴布衣，方笑天等人夜上南山的幾天後，北江沿岸英德、三水、韶關一帶，連日暴雨，直下了七日七夜。北江水因而暴漲，到第八天晚上，一夜之間，北江水位竟狂漲了七尺！

這時，在方家莊，方笑天滿面驚惶，問賴布衣道：「先生所言北江水患眼看難逃，我等又將如何謀策？」

賴布衣正欲答話，李二牛已搶着接口道：「員外老爺！你家可有快船？」

方笑天一怔，道：「船麼？現成倒有兩隻，但識把舵的船老大却極缺，何況眼下水急浪高，誰還敢出船下江？你要船何用？」

李二牛笑道：「並非我要船用，乃賴先生欲親赴北江現場查勘，看可有什麼法子解救，故要船用。」

方笑天一驚，轉身忙問賴布衣道：「此言當眞？北江眼下風大浪急，先生此刻下北江，委實太危險矣！」

賴布衣笑笑，決然道：「在下果有此意！放着賴某在此，斷不能坐看粵北百姓受此水患浩刦！」說到此處，賴布衣拿眼角斜斜一飄司馬福道：「掌舵之人，在下倒想得一位絕佳人選，但此行生死攸關，凶險萬分，只怕此人沒此胆色勇氣也，不過這等玩命之事，就算拒行，亦是人之常情，賴某亦不敢有絲毫怪責之意！」

司馬福見狀，哈哈怪笑一聲，道：「賴兄！早知你在算計老夫也！好好好！賴兄既爲粵北百姓上刀山，難道司馬某人便不敢下油鑊麼？老夫就包下這船老

大吧！不必賴兄再費心思裝模作樣！」

賴布衣亦哈哈一笑，一躍而起，連聲道：「不敢！不敢！在下代粵北百姓謝司馬兄的見義勇爲矣！」

李二牛在一旁大叫道：「你倆要去，可別撇甩了我李二牛也！」

方笑天見這老少三位外鄉人，爲異鄉民衆，豪氣干雲，雖是赴險，却有如會親般爭先恐後，心內感動，一陣熱血沸騰，不禁亦一躍而起道：「三位義氣干雲，甘爲異鄉人犯險，難道方某這本鄉人能坐視不理麼？好！方某立即便去預備快船，隨三位下北江查勘便了！」說罷，就直奔了出去。

當天下午，一切準備就緒，賴布衣攜上了指針羅盤繩尺，與司馬福、方笑天、李二牛等，乘了一隻快船，在英德鎮北面下水，直駛向急浪翻滾的北江江心而去。

此時，北江水續往上漲，鎮內低窪之地，已見濁水湧噴出來，鎮北面的大壩，洪水距壩頂僅差尺許。如山般的巨浪，瘋狂撞擊堤壩，在壩上巡視的鄉民，正覺脚底一陣陣搖晃，端的危急萬分。

在北江急流中，賴布衣等人乘坐的快船，在惡浪中翻騰，一忽兒被巨浪拋落浪底，如墮地獄般的令人窒息；一忽兒又如騰雲駕霧般的令人心搖魂蕩。眼下整船人的生命，便全揑在船老大司馬福一人之手矣，在危急關頭，只見他氣定神閒，左一板、右一板，硬是把船從惡浪的深淵中扯了上來。船老大急流見功夫，這話可當眞半點不假。

船艙中，根本站不了人，稍一大意，便準被惡浪捲入江中。賴布衣令二牛用草繩把自己綁在船桅上，硬是在船頭板上站定了，揑着指針羅盤，沿江岸查勘。

快船繞着英德鎮沿岸涉險而行，在後把舵的司馬福已累得氣喘如牛，李二牛見狀，連忙匍伏過去，助司馬福一臂之力。

快船抵達英德鎮城北二十里的北江邊時，賴布衣用指針、羅盤量度了一下方位，忽爾驚喜的轉頭問船艙內的方笑天道：「方員外，此地叫何名稱？」

方員外半爬半伏的呆在船艙，聞聲忙探頭外望，即回道：「此是英德鎮沿江最大之一處峭壁，當地人稱爲『龍岩』是也！」

賴布衣一聽，略一沉吟，便吩咐把舵的司馬福道：「司馬兄！請速移近岩邊看看！」

司馬福與李二牛，兩人合力把舵扳轉，快船衝過急浪，緩緩靠向岩邊。這堵峭壁，恰好擋住北江流向，使江水急轉，折成一個廻環激流，岩下潭深水急，舟行其間，驚險萬狀。岩壁東段，卻有入口，裏面乃一洞穴。船駛入洞穴，只見是石壁遮天，裏面別有洞天。

賴布衣在這岩洞中轉了一週，心內已有計算，他用羅盤指針一一量好方位，用一塊石頭標示清楚，然後便道：「我等速回鎮中，在下已有抗洪佈陣之法矣！」

方笑天大喜，連聲唯唯諾諾，司馬福、李二牛二人也自歡喜。豈料就在此時，一股巨浪突然打洞口衝湧而進，把快船撞得東翻西倒，司馬福、李二牛欣喜間，估料不着這洞內竟有巨浪湧進，船舵突轉，舵把將二人一掃倒地，快船失了控制中突然翻轉！

衆人均被打翻落水，方笑天略懂水性，拚命掙扎，才游近岸邊，李二牛不懂水性，幸好司馬福在他身邊，拚了老命扶持，把他拉扯靠近岸邊，才不致沉落江底。三人喘了幾口氣，這才突然醒覺，四人之中獨獨少了賴布衣！這下子衆人均嚇壞了，如今英德鎮上下幾萬人口，生死繫於一線，如賴布衣竟在此時此地出事，那可當眞是天亡英德鎮了！

方笑天又驚又急，失聲大叫起來。

李二牛關心賴布衣的安危，他也管不了英德鎮什麼少不了賴布衣，他只知賴布衣不見了，生命難保，便急得忘了自己不懂水性，猛跳起來便要撲落水去尋找賴布衣！

司馬福幸虧眼明手快，一把扯了李二牛回來，狠狠的咒罵道：「你這死牛！不懂水，去送死麼？你這撲下去，活牛便立刻變死牛矣！抓穩岩石，待老夫下去瞧瞧是了！」說完，猛一翻身，撲落江中，直向翻船之處掙扎前進。看看已近翻船處，司馬福猛吸口氣潛下水中。在岩邊的方笑天、李二牛提心吊膽的注視。好一會，才見司馬福的頭浮了上來，跟着，潑喇一聲，他的身子亦浮了出來，他的雙手抱着一人，這人竟是昏迷不醒的賴布衣！

原來船翻時，賴布衣因用草繩把自己綁在桅杆，船被巨浪打沉，他就活生生的被桅杆拖落水底！他已喝飽了水，人亦已昏迷不醒，若非司馬福及時醒悟，賴布衣定是被草繩纏身拖落水底，趕忙下水搶救，賴布衣早已一命嗚呼了！

司馬福把賴布衣抱上岩邊一塊大黑石上，他乃水中的積年老怪，深懂如何救治遇溺之人，便用力在賴布衣的腹部猛壓，賴布衣肚內的水沿口鼻流了出來。好一會，賴布衣才奄奄的醒過來，他微睜開眼，便失聲道：「英德鎮堤壩被水衝垮了麼？老百姓可慘了！」他被淹得半死不活，迷糊中，只感覺是洪水衝垮了堤壩，心中因而一陣難受，禁不住就失聲叫了起來。

司馬福、方笑天、李二牛三人，眼見賴布衣險死還生，剛從鬼關爬回，開口第一句，竟是爲了英德鎮百姓安危焦慮，自家生命倒是不以爲意，均禁不住落淚感慨。李二牛哭着嚷道：「英德鎮沒事！倒是賴先生你幾乎完了！好教二牛心疼！」

賴布衣一聽，這才放下心事，精神一旦放鬆，便又昏迷過去。司馬福、李二牛、方笑天三人合力把賴布衣抬回鎮裏方府。這時，暴雨依然下個不停，鎮裏上下，人心惶惶，皆不知如何是好。

在方家，賴布衣喝了幾碗參酒，精神逐漸恢復，但仍是頭重脚輕，全身無力。他把方笑天邀到床邊，喘息着道：「在下細察水位，七天之後，英德鎮勢將

不保！佈陣抗洪之事刻不容緩，須得馬上進行，你立即把鎮中主事、鄉親父老邀來，我自有佈置！」

方笑天擔憂道：「賴先生病體未復，焉能指揮民衆抗洪？」

賴布衣連連喘氣，急道：「在下體質素健，些許災刦，怎能拖倒在下？你快去，我自有主意！快去！快去！遲則恐生不測矣！」

方笑天不敢違忤，連忙轉身奔了出去。賴布衣把司馬福、李二牛招近，附耳吩咐了幾句，兩人亦匆匆而出。

當天傍晚時分，鎮中的主事、各位有頭有面的鄉親父老，以及大羣聞訊趕來的鎮中平民百姓，均湧來方家莊。方家莊能容近百人的大廳，一時間竟塞滿了人。情勢危急，生死關頭，衆人正感六神無主，如今聞說有人領頭抗禦水患，自是萬衆一心，誰也不敢怠慢。

但也有人心中疑慮，究竟是何人，敢如此誇口，說能佈陣抗洪，拯救鎮中萬千百姓？一時間，衆聲嘈吵，有懷疑的，有呼應的，有稱許的，有大聲心焦喧叫的，均急欲見見領導佈陣抗洪之人。

方笑天在衆人面前，被催得團團轉，心道：「鎮中這些烏合之衆，如何才能令彼等齊心協力奮起自救？當眞難！難！難！」他心內計算，但嘴裏却鼓勁安撫衆人稍安毋躁，佈陣之人就要出來。再等一會，方笑天自己亦急了，賴布衣怎的還不見露面？他正要親自奔入後堂催請，就在此時，賴布衣却適時現身了。

只見他穩坐在一輛四輪車上，手上輕搖羽扇，神態安祥的凝視廳中衆人，司馬福、李二牛一左一右，權充左右推車護法。原來賴布衣吩咐司馬福二人的事，就是要他倆去弄一部四輪木車以代步。

衆人不知賴布衣這是有病之軀，不得不以車代步，均道他如此氣派，一副仙風道骨模樣，心內先就折服了三分。鎮中主事忙迎了上去，向賴布衣拱手道：「先生來自何處？高姓大名？確有辦法佈陣抗洪麼？」神色雖然恭謹，但語氣却帶疑慮。

賴布衣心道：「若要全鎮上下幾萬人齊心協力，佈陣抗洪，就非得要彼等折服，蛇無頭而不行，有人領頭，衆人拜服，事情就易辦得多！」想念及此，便再顧不得自己處身的安危了，朗聲道：「各位！實不相瞞，在下便是賴布衣是也！南來粵川，適逢英德有難，不忍坐視不救！」

此言一出，當眞如雷貫耳，登時滿座嘩然，但隨即又鴉雀無聲，均瞪大雙眼，欲瞧淸這位江湖奇人。鎮中主事呆了半晌，方道：「先生果眞是尋龍大俠賴布衣先生麼？」

賴布衣含笑不語。方笑天這時忙道：「千眞萬確！這位便是尋龍大俠賴布衣先生是也！」當下，他把賴布衣如何南下英德，如何助他改墳變運鬥敗徐家，如何冒險查勘北江水道，如何遇險翻船九死一生等，向衆人述說一遍。方笑天話音落下，滿座依然鴉雀無聲，片刻後，不知是誰領頭，全廳之人，均一個接一個的紛紛跪倒，齊聲道：「賴大俠恩澤如海深山高！尚請大俠鼎力施爲，挽救英德厄難！」

賴布衣連連擺手，道：「衆位請起！切莫行此大禮，活活折殺賴某人也！既適逢鎮中厄難，在下斷無坐視不救之理，但須得衆位齊心協力，抗洪自救，如此則定可逢凶化吉也！」

「但憑大俠吩咐！我等莫不遵命！」衆人興奮的大叫。在厄難之際，有此奇人相助，誰還敢存怠慢之心？

賴布衣連連點頭，他見時機已然俱備，便吩咐李二牛取出二張草圖，輕搖羽扇，朗聲道：「這兩幅草圖，一幅乃固堤陣法，舉凡施工須用之木、巨石、泥土、沙包等物，均要按圖施爲，切勿偸工減料；此事有請鎮中主事及方員外全權監管指揮，在七日之內務必完工！這一幅乃依風水大法，築建鎮北龍岩，因此岩處本鎮山水交滙之處，若以龍命名，則水患無窮，蓋龍喜水之故也，此事當由在下督建。各位，以上兩項，皆全力施爲，英德鎮上下幾萬人丁，能否逃過刦難，便看此舉矣！」

衆人齊發一聲呼喊，聲如驚雷，皆道：「一切但憑差遣！」此等生命攸關之事，衆人誰敢怠慢？況賴大俠之名，早已傳遍粵川各地，如今眞人現世，發號施令助鎮抗洪，鎮民更視如天神降世救苦救難，誰敢有二話？當下衆人馬上分頭準備施工諸事去了。

＊　＊　＊

第二天一早，英德鎮上下幾萬人丁，老弱病殘亦隨精壯人丁齊出動。一面由鎮中主事、方員外率領，搜集全鎮的木料、巨石、沙包，趕運堤邊築壩。一面由賴布衣督率，帶備水泥瓦匠、石塊磚塊木料等物事，及上千民工，北行直上龍岩，進行改龍大法。

全鎮上下，異常齊心，人人相互傳頌：「天幸賴大俠南下粵北，鼎力相助，我等再不盡力以圖自救，便死有餘辜矣！」於是人人齊心，個個鬥志昂揚。有錢的大戶慷慨解囊，負責全鎮民工一日三餐及茶水乾糧，更出車、出船、出木料，沒一人皺眉歎氣。無錢的則全家出動，扛鋤荷鏟，加入護築堤壩及改岩民工行列。一時間，英德鎮上下齊心合力，連小娃娃亦捧着水泥包，跟在大人後面出力。

這一面，賴布衣帶了近千民工，來到鎮北面的龍岩。進入龍岩洞穴，須用小舟過渡，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先由一艘快船送入洞穴，後面上百隻大船、小船，均停泊在洞外等候差遣。

一會後，司馬福搖船復出，請各位泥水木匠先進洞內，其餘人等，負責接運泥土沙石木料等物，改岩之事，務必趕在四天之內完成！」

衆民工發一聲歡呼，紛紛各就各位，依言行動起來。

眞箇是人心齊好辦事，賴布衣在洞穴內日夜督軍奮戰，四天之內，改建龍岩的壯舉便已竣工。這一改建，龍岩的

氣勢就大不同矣。

遠望，龍岩聳立在北江急流，一堵直插雲霄的巨大峭壁，北江水衝流而來，經峭壁下一道新建的分水碑切割開來，分成兩股，其力度大減，巨浪對東西面防波堤的衝擊便大爲減緩。但分水碑所承的壓力却是異常巨大，如山般的巨浪洶湧而來，兇猛的撞向峭壁，一時間，白浪飛騰，仿如捲起千堆白雪！

進入岩穴却又別有洞天，這裏新建了三層樓閣，每層均依勢嵌在石壁上，在岩石一度石梯拾級而上，上得一半便可轉入第一層樓，再上者便是第二層、第三層。這時，賴布衣站在石梯之上，對衆多民工朗聲說道：「此岩原名叫龍岩，龍者，喜翻波作浪也，故英德歷年水患不絕；如今建了分水碑，把龍氣導入鎮之東西兩面，他日英德鎮必可富甲一方；又建了佛堂樓閣，以合在下改龍岩爲觀音岩之意，取其觀音救苦救難，斬絕興波作浪的孽龍，今後當可免除水患之苦，英德鎮從此可保四季平安！」

賴布衣此言一出，衆人歡聲雷動，皆讚曰：「賴大俠學究天人，不辭勞苦，鼎力相助，我等感恩不盡！」

各位：英德鎮瀕臨北江之「龍岩」，自經賴布衣改建命名爲「歡音岩」後，便一直留傳下來，時至今日，幾經擴建重修，更是別開生面，蔚爲壯觀。

當遊者押舟登上岩石，便有一道石梯導引而上，梯半可轉第一層樓，這兒因近水之故，僧人便用作廚房；再上第二層樓，乃是僧人的客廳，裏面舖有花階磚，及嵌有玻璃的門屏窗扇，更有酸枝枱椅、茶几書架等，甚爲整潔雅觀。再上第三層樓，即供奉觀音像的臨江小閣，閣上有一金字匾額，上書：「觀音岩」三個大金字，相傳是賴布衣親筆所書。觀音閣比客廳小，但地勢高，視野更寬，岩口的額上，石鐘乳下垂，有如倒懸的宮燈，鐘乳下遙見北江一水彎流，水清沙白，峯巒孤聳，好一幅天空海闊的江景圖。

在第二層樓的後面，曲折透入岩洞的深處，僧人稱之爲「龍肚」，洞道漆黑，要用燭光照，才能步步深入，裏面溶岩是千姿百態，仿似「龍肺」、「龍心」、「龍肝」，頂上有樑狀下凸的岩石，仿如「龍脊」，將到盡處，有一僅容人爬行之小穴，但裏面却很廣寬，被稱爲「龍臟」，龍臟全長約百米，冬暖夏涼，端的別有洞天。

觀音岩矗立江上，每當洪水期間，巨浪衝擊，濁浪排空，高達十丈，望之足以令人膽戰心驚。在英德，每說起觀音岩的來歷，鄉人皆豎起姆指，讚頌賴布衣大俠的功德，而尋龍大俠的名字，亦隨觀音岩的名字永傳後世。

這一面賴布衣督建觀音岩時，另一方面在鎮上，亦由鎮中主事、以及方笑天等鎮中有頭有面人物，率萬千民衆，按圖日夜施工築堤護壩。按賴布衣的施工草圖要求，在全鎮靠江河之處，均須用木樁、沙包、石塊，把堤壩加高八尺，這工程的宏大，在當時的英德人力物力條件下非常艱巨。

第四天中午時分，賴布衣在觀音岩竣工返鎮。鎮中主事、方笑天等聞訊，親到鎮北相迎。賴布衣與他們見面時，未及寒暄，便急忙道：「時日無多，速領在下察看護鎮堤壩是也！」

一行人來到鎮東的一處堤壩。這裏水勢特急，排空的巨浪如小山般向堤壩打來，站在堤壩，亦覺陣陣搖晃。賴布衣沿堤仔細察看，突然，他驚叫一聲，指看一處用巨石築成的堤壩急問鎮中主事道：「此段乃何人負責？」

鎮中主事核對施工分派表，忙回道：「此段乃本鎮大戶徐家督建……莫非有什麼不妥麼？」

賴布衣搖頭嘆息道：「在下施工草圖本已規定要用巨木、沙包、石塊聯築，方保牢固，如今此段僅用石塊，如何頂得住衝力奇大之洪流？因石塊雖重而無粘着力，一塊滾下，餘則相繼滾搖，洪流乘虛而入，則英德危矣！」

方笑天、鎮中主事一聽均驚得呆了，好半晌才沉聲嚷道：「這徐家害人不淺！想必是慳吝木料，僅用石塊敷衍了事，全鎮安危却敗在此人手裏……如今之計，却如何是好？」

賴布衣沉吟道：「爲今之計，唯有在此段後面再築第二道堤壩，而需用十條巨樑，作橫擔之用，一時間，却去哪兒尋此巨樑？況在下夜觀星象，水星燦然却搖擺不定，三日之後，必有更兇暴雨，屆時山洪暴發，江水劇漲，若第二道堤壩尚未築成，則後果便不堪設想矣！」

方笑天聽了，怔了怔，忽問道：「假如有現成樑木，不知三日之內，可否築成？」

賴布衣喜道：「如有現成樑木，三天之期可矣！」

方笑天慨然道：「賴先生勿慮，在下已然想過，若鎮堤潰崩，則無一倖免，皮之不存，毛將焉附？因此在下準備把方家正廳拆了，所有巨樑，全數搬來此處施用！」

賴布衣一聽，又驚又喜，正容道：「方員外既肯如此犧牲，則萬事俱備矣！但員外正廳關乎方家一族風水氣運，難道員外不怕妄拆而招風水敗壞麼？」

方笑天肅然道：「風水之道，半是天定，半是人爲，爲鎮中百姓，亦爲自身安全，吾意已決，賴先生請勿爲在下擔憂也！」

賴布衣不禁暗暗點頭，心道：「此人爲富而寬仁爲懷，在厄難中，更肯捨己救人，確實難能可貴，他日有緣，倒要助他一臂之力，令方家光宗耀祖光大門楣，以勵世人向善！」

當下賴布衣再無異議，一干人等，便馬上召集民工，趕去方家拆廳取樑。

方家大廳的正樑，均是上等的檀香木造，方圓五尺，長十丈有餘，總數約有十幾根，每條均重達十斤，要五人合力才可勉强搬動。

衆民工把巨樑抬到工地，賴布衣命民工把巨樑排好，每排之間撒以沙石，再用重錘砸實。

到第三天傍晚，這段堤壩即將完工之時，天色突然大變，響雷一個接一個

的劈了下來。「喀喇！轟……喀喇！轟……」狂風隨暴雷翻捲而來，不一刻，暴雨傾盆而瀉，山洪暴發，江水劇漲，北江有如一條兇猛黃龍，惡狠狠的向英德鎮翻滾而來！

在暴雨中，方笑天、司馬福、李二牛等人在嘶聲大喊：「大家加油幹啊！全鎮安危，在此一舉！」在暴雨中，萬千民工在捨生忘死的搬着沙石、巨木。

就在此時，北江水突然湧起一股山般巨浪，向徐家督建的草率而成的堤壩砸了過來！轟然一聲，堤壩倒了一段，又一個巨浪衝來，石塊紛紛搖動，再一個巨浪衝來，這段僅用石塊築成的堤壩竟然全線潰崩，石塊一塊接一塊的滾入江中。

惡浪越過這道衝垮了的堤壩，向正在修築的第二道補築堤壩衝來！但這道堤壩的巨樑接口處，尚差最後幾塊巨石！這惡浪一衝，不但前功盡廢，而且全鎮立成汪洋大海，屍骸遍浮！正在兩端搬運沙石的民工均驚得目瞪口呆！

賴布衣眼見勢危矣！他馬上在新築成快完工的堤壩上，用大塊石塊速擺成一個八卦陣，跪下朝天默默禱祝，末了，他遙伸一指，直指觀音岩，大聲喝道：「救苦救難觀音大士，請速速鎮壓孽龍！」一面發聲大叫道：「二牛，速抱巨石填接缺口！」

李二牛起初亦被眼前的險象嚇呆了，賴布衣這一大叫，才猛然驚醒，突然之間，他也不知打哪兒來的力氣，竟把一塊近千斤重的巨石一把抱起，飛般的衝向缺口！另有幾名力氣大的民工，亦隨着抱巨石跟進。

這時，翻滾而來的山般巨浪已然逼近，只剩最後十丈八丈遠了！二牛恰在此時抱巨石趕到，奮力把巨石拋下，隨後跟上的幾名民工亦把巨石拋下，恰好塡滿了巨樑兩端的接口處，整道以巨樑、沙石、巨石築成的第二道大壩終於合攏。這時，巨浪亦已衝到，「彭！轟！」一聲，巨浪打在堤壩上，濺起的排山倒海般的浪花幾乎把李二牛和幾位民工活生生嗆死！但浪花剛落了下去，李二牛和幾位民工却摟抱着跳了起來，歡叫道：「合攏了！成功了！護堤壩成功了！」

第一個巨浪退了，第二個巨浪又打了過來，但堤壩巍然屹立不搖不動！

這時，賴布衣才長長的舒了口氣，他再支持不住了，脚一軟就跌坐在大壩頂上，但他臉上却露出微笑，他辛辛苦苦，連續苦鬥七日七夜，終於護鎮成功了！全鎮幾萬百姓可保無辜了！這比什麼都更令賴布衣感到欣慰。

大壩之上，衆人的歡叫聲靜了片刻，突然，不知是誰領的頭，成千上百的民工竟向賴布衣這一面湧來，衆人把賴布衣穩穩的舉起，連拋了幾下，齊聲喊道：「古有大禹公，今有賴布衣！南下英德鎮，功德萬人知！」

＊　＊　＊

當晚，方笑天在方家偏廳擺宴，招待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等。方家的正廳拆了，故只能在偏廳待客。

席間，方笑天問起賴布衣此後行踪。賴布衣黯然歎道：「在下不容於朝廷，浪跡江湖，實是身不由己，只好見一步走一步便了！」

方笑天慨然道：「賴先生勿慮，就在此地住下，在下與先生有福同享，有禍同當便是！」

賴布衣沉吟不語，他因見方笑天種種仁義行爲，心下又憐又敬，也因此暗萌助方家榮耀天下之念。一來前者雖助方家抵擋徐家的水獺穴，進而令徐家水獺穴破敗，令徐家自食其果，但方家雖逃過刦數，丁財却難兩旺，因鯉魚穴龍氣不成，只能保平安，而無大作爲。所謂魚躍龍門，躍得過，便成龍，躍不過，便仍爲魚，少不了仍受異類欺凌。因此方家若望富貴，其祖穴必得遵其躍過龍門方有成就，否則便終究無甚作爲。此乃賴布衣暗萌力助方家心意，但不便就此明言，見方笑天挽留之意甚殷，便也點頭答應，再逗留一段時日方另作打算。

方笑天見賴布衣首肯留下，大喜，因此話也多了起來。他笑問李二牛道：「今午在洪流衝到危急之時，不料二牛哥竟有這般神力，一把竟抱起千斤巨石！」

李二牛傻笑道：「這是人急力生嘛！」

司馬福冷笑道：「只怕是撞邪了！」

李二牛怒道：「誰說我撞邪？當時我可記得一清二楚！」

司馬福咬牙道：「看！看！這蠻牛竟欲拿角觝人，早知如此，在那龍岩遇溺之時，便讓你變作死牛！」

賴布衣見這一老一少鬥嘴鬥到上火，便微笑插嘴道：「依吾之見，二牛倒並非撞邪，而是撞神矣！」

司馬福一聽，恍然大悟道：「怪道二牛及那幾名民工突生如許神力，原來却是賴兄擺八卦石頭陣請神弄的玄虛！却讓二牛叨了這神光，成就了這一場英雄救壩的功德！」

李二牛笑道：「是極！是極！誰教司馬叔你老上了年紀，否則這救壩英雄便非你老莫屬矣！」

司馬福恨恨的一瞪眼道：「希罕麼！」

衆人當下哈哈一笑。這一連七日七夜，賴布衣、司馬福、李二牛、方笑天等人，經幾番波折，亦着實累了，散席後，便各自返臥室休歇。

賴布衣躺上床一會就打起呼嚕。司馬福與李二牛打對床，忽爾輕輕踢了二牛一脚道：「你睡了麼？」

二牛迷迷糊糊嚷道：「作死麼？司馬叔！有屁也待明天再放好麼！」

司馬福笑道：「二牛！你可發覺，方家那姓張的管家這幾天不見了踪影？」

提起這張管家，李二牛便虎的跳起來，這管家曾綁過他，又喊打喊殺，李二牛心內早就懲了一肚子氣，這時他倏的翻過身來，恨恨的道：「我也沒留意他死到何處……這老不死，恐怕被洪水淹死了！」

司馬福笑笑道：「二牛，你可想出這口惡氣？」

（未完・一）

南宮天賜傳奇故事／吳中龍·文
可飛·圖

試劍天涯

虎口餘生稚子　千里尋找嚴親

大江之南，有一聲名顯赫之南宮世家。

大江之北，有一威震武林之慕容世家。

多少年來，南宮世家與慕容世家領袖着中原武林，替江湖中人排難解紛，主持公道，備受尊崇。

多少年來，兩家之宗主都是交情深厚，經常保持良好關係，間中更互結秦晉之好。

只可惜，近年來，兩家之聲譽已是大為下降，江湖中人甚至已忘記了有南宮世家和慕容世家之存在。

原因甚是簡單，因為這曾叱咤一時的兩大世家，府中高手已死得七七八八，只餘單薄人手勉力支撐着，那有力量替人排難解紛？

是誰有這麼大的力量把這兩大世家打擊得一蹶不振？不是別人！而是這兩家近年來互相殘殺的後果！

兩大世家不是關係深厚，交情良好的嗎？又怎麼會互相殘殺，莫非是有了甚麼利益衝突？或是有了甚麼誤會？

箇中原因，江湖中無人得知。

武林中人只知道在十多年前的某一天，南宮世家與慕容世家同時發出訃聞，死的竟是兩家之宗主，南宮志超及慕容松青。兩大世家都沒有公佈死因。

自那一天後，南宮世家與慕容世家便開始了連綿不絕之鬥爭，其間大小戰役不計其數，陣亡之高手更是數之不盡。

* * *

南方，一條僻靜的村落。

這裏的人，都是務農為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生活雖然過得清苦。但村裏的每一個人都安於現狀，因為這裏沒有奸詐，沒有險惡，只有一片寧靜，一片安逸。

村之北，有一戶人家，人口不多，只有戶主夫婦及一名十餘歲之男孩。男戶主年紀不大，只有三十餘歲，身材瘦削，斯文英俊，怎麼看也不像是個莊稼人。尤其是初來這村時，簡直弱不禁風，村裏的人都替他担心，恐怕他捱不住日晒雨淋的艱苦生活。大出衆人意料之外，這看似文質彬彬的青年，不但能支持着，而他的收成，十多年來，更是村中之表表者。

女戶主甚少露臉，終日埋頭織布，從不與別家的婦女閒話家常。見過她的人雖然不多，但村裏每個人都知道，這位大嫂貌若天仙。

這戶人家姓宮，原藉北方，逃荒南來，因喜愛這裏氣候溫和，四季如春，一住便是十多年。

* * *

這天，宮家戶主宮三郎如往日般，從田野回到家裏的時候，却意外地發覺愛妻竟把僅餘的母雞也宰了。

「二妹，怎麼把雞宰了，有甚麼值得慶祝嗎？是否我又做爹了？」

「三十多歲人了，還是沒一點正經。既然你這麼喜歡當父親，我明兒給你討幾房妾侍回來，讓你多些機會。」他那天仙般的娘子佯嗔地道。

「二妹，我只是說說罷了，也不用這麼兇喲！有了妳和天賜，我還不心滿意足嗎？」宮三郎伸了伸舌頭，陪笑道。

「今天天賜剛巧滿十二歲了，難道你忘了嗎？」

「啊，我倒忘了，天賜跑到那裏去了，怎麼不見他的？」

「這孩子別的不學，卻學足你當年那副德性，終日到處跑。我看他這時若不是在山上，便是在馬老爹那裏，纏着他老人家說故事。」提起愛兒，宮大嫂臉上不期然露出一個滿足之笑容。

「二妹，這可寃枉了，十多年來，我到那處跑了？還不是每晚都陪着妳嗎？為了妳，當年那些……」敢情他為了這美艷的妻子，曾作出極大犧牲，但說實在的，今天的宮大嫂仍是那麼雍容華貴，雖身穿粗衣麻布，亦掩蓋不住的美貌青春，當年的她，定是傾倒衆生，人間絕色。為了她，怎樣犧牲也是值得的！

宮大嫂打斷他的話，道：「這又不是我強逼你的。事實上，你當年應該把她們也帶了來，也可以多些人幹活。」口雖如此說，心中却是甜絲絲的。

宮三郎那敢多言，道：「我去把天賜找回來。」便急急的往屋外走。

驀地，屋外傳來宮三郎焦急之聲：「二妹，快逃！」

宮大嫂不知發生何事，下意識地跑出屋外一看。當她跑到屋外時，整個人都呆住了。

三個衣着華麗之中年男子，正站在宮三郎不遠處，看見宮大嫂從屋內跑出來後，均是臉色大變。

「三弟，你果然是和這女子在一起，你可對得起死去的爹嗎？你忘了爹是怎麼死的嗎？你可記得爹臨死時，是如何囑咐我們的嗎？」當中的中年人大聲怒道。

「大哥，這一切都不是和二妹有關的，她是無辜的。大哥，請放過我們吧，求求你，便當作家裏沒有我這不肖子吧！」宮三郎跪了下來，聲淚俱下地苦苦哀求着。

「住口！你眼中還有我這個大哥嗎？你眼中還有家嗎？我給你一個機會，把她殺了，隨我回家，我們會替你向娘求情！」中年人怒道。

「大哥，我不回去！我更不會殺二妹！大哥，放過我們吧，只當我已死了吧！我們定不忘你的大恩大德！」宮三郎不斷地哀求着。

「三弟，聽我說，不要沉迷這女子了，回去吧，我給你找個更美麗的，多少也沒問題，為了一個女子，甘願作千古罪人，值得嗎？」中年華服男子改為低聲下氣地道。

「大哥，我心已決，當日的我早已死去，我只希望平平凡凡、安安靜靜地渡過下半生。」宮三郎搖頭道。

「三弟，你令我太失望了。」中年華服男子隨即向另外兩人道：「四弟、六弟，把那女子殺了！」

宮三郎大吃一驚，急忙道：「大哥，不可！」跳了起來，便欲攔阻另外兩人。那知道中年華服男子已一指點向宮三郎胸口膻中穴。

宮大嫂見狀，反身便往屋內跑。另外兩人急忙追了進去。

宮三郎想不到「大哥」竟會向自己出手，急忙中側身一閃，雖避開要穴，但右胸仍捱上一指。幸好那華服男子沒有存心傷他，否則他定會重傷當場。饒是如此，宮三郎仍是一陣血氣翻騰，右胸疼痛非常。

他顧不得身上痛楚，身形電射往屋裏。只可惜他雖然快，那華服男子更快，身形一閃，已攔在他身前。

這時，屋內已傳出陣陣兵刃交擊之聲，宮三郎心懸愛妻安危，不顧一切，運足眞氣，一掌便劈向華服男子。

十多年前，他的武功是衆多兄弟中最强的一個，他死去的父親曾多次表示：「衆兒子中，達兒剛正有餘，機智不足，遠兒則魯莽衝動，難成大器，唯有逸兒，天賦資質，皆上上之選，若能戒除風流陋習，定可成一代宗師，至於其他的兒子，資質只是普通，難寄厚望！」

只可惜，十多年之莊稼生涯，宮三郎把武功荒廢了。反之，他的大哥因環境所需，日夕苦練，進境神速。此消彼長之下，宮三郎那是華服男子之敵手，只見華服男子不閃不避，亦一掌擊出。只聽見砰然一聲，宮三郎已被震飛丈餘，不省人事。

未幾，屋內便傳出一聲慘叫，似是宮大嫂所發出。

* * *

三名中年男子挾着宮三郎剛走，一個年約十一、二歲，唇紅齒白，惹人喜愛的小孩半跑帶跳的往屋子裏闖，邊嚷道：「娘，孩子回來了！」

但當他看見屋內情形時，嚇得整個人都呆住了，半晌後方懂得撲在那倒臥血泊的宮大嫂身上哭叫着：「娘，妳怎麼了？娘，妳聽見孩兒叫妳嗎？娘！」

宮大娘原來竟還沒死去，聽見愛兒呼叫之聲後，慢慢地睜開眼睛，虛弱地道：「天賜，你回來了，可見着爹嗎？」

天賜搖搖頭，道：「娘，爹不在。孩子這便去找爹回來！」便要往外間跑去。

宮大嫂忙道：「天賜，不用找了，定是給他家裏的人抓去……你聽着……娘不行……的了……娘死後，離開這裏，跑得遠遠的……娘的衣柜裏，收藏着不少珠寶……銀票，是娘當年從家裏拿出來的。另外還有不少銀兩……你把它們帶在身上，小心使用，不要隨便給別人看見。地上的劍是娘的！你可要好好保存……」

宮天賜大哭着，叫道：「娘，妳不會死的，娘，告訴孩兒爹在那裏，孩兒找爹回來看妳。」

這時，宮大嫂已是出氣多，入氣少，距死不遠，只見她拚着最後一口氣道：「天賜，不要哭……聽……娘……的話，長大……後才……找爹……他在南……宮……你……不……姓……宮……你……姓……南……」說到這裏，已支持不住，瞌然逝去，最後的兩句話，模糊不清，難以聽見。

宮天賜把他娘的身體猛搖，大哭道

：「娘，不要死，娘，不要抛下孩兒……娘！」伏在宮大嫂身上痛哭起來。

這時，一個鄰居在屋前經過，聽見天賜之哭聲，跑了進來看個究竟，見了如此情況，登時大吃一驚，急忙問道：「天賜，怎麼會這樣的？是誰殺了你娘？你爹呢？」

宮天賜搖搖頭，哭着道：「娘說爹給他家中的人抓回去了！」

那鄰居連忙聯同附近村民，草草把宮大嫂收殮。

村裏的馬老爹最是喜愛宮天賜，問道：「天賜，你家裏可還有別的親人嗎？」

宮天賜搖搖頭。

馬老爹嘆息道：「眞可憐，小小年紀便沒有娘，爹又不見了，天賜，不若來我處暫住，等你爹回來吧！」

宮天賜卻道：「馬老爹，我要上山裏找和尚伯伯，如果爹回來了，勞煩你老人家告訴他一聲。」

他雖然只得十二歲，但早已懂事，依照着宮大嫂臨終吩咐，在衣櫃裏找出收藏着的珠寶、銀票和銀両，帶了數件衣服和宮大嫂留下的長劍，便上山找和尚伯伯。

原來山上住着一個年已古稀的老和尚，獨自在一間破寺靜修，與宮天賜甚是投緣，日前曾說過：「天賜，你烏雲蓋臉，家裏將會有大變。屆時不要害怕，收拾一切，上山來找老衲，知道嗎？」

宮天賜背着包袱，一步一步的向山上走，喃喃自語道：「怎麼娘說我不姓宮，姓藍呢？爹在南宮，南宮在那裏呢？馬老爹的故事裏，只有東宮、西宮，卻不曾聽說過南宮，莫非也是在皇帝老子家裏？娘既然知道爹在那裏，爲甚麼要孩兒長大後才能去找爹呢？」

他竟然把宮大嫂臨終時所說的最後一個字，「南」字聽作「藍」字，致使後來尋父時，增添不少困難。這也難怪他，當時宮大嫂已在彌留狀態，聲音已是難以聽見。

至於宮大嫂爲何要他長大後才可找尋父親，那時宮天賜小小年紀，怎會明白娘親一片苦心，恐怕他落在那些人手裏，藉以威脅宮三郎做一些他不願意做之事。

* * *

「天賜，你小小年紀，內功根基卻非常深厚，可見你爹當年並非無名之輩，日後定會找着他的，不用担心。你要找爹，便得先學習武功，日後才能在江湖中尋找，你願意跟隨老衲練習武功嗎？」

宮天賜連連點頭。

* * *

白雲蒼狗，轉眼又是十多年。

金陵城望江樓上，一個風度翩翩，溫文儒雅的英俊文士望著滔滔江水在發怔。原來這青年文士不是別人，正是到處尋父之宮天賜，如今，他叫作藍天賜。

屈指一算，在二十歲那年拜別師傅，來到江湖尋父至今，已有四個年頭。這四年來，他踏遍大江南北，打聽一個名叫「南宮」的地方，但答案總是令人失望。

這四年來，他找遍每一個角落，尋訪姓藍的武林人仕，甚至普通人家。但沒有一處是與藍三郎這人，或是宮三郎這名字有關。而事實上，江湖中，沒有人曾聽過這個名字。

也許藍天賜是遲了，足足遲了近二十年。因爲若在二十年前，江湖中人聽見「南宮」二字，定會想起「南宮世家」，聲名遠播的南宮世家有誰不知。

若在二十年前，提起「藍三郎」或是「宮三郎」這兩個名字，也許會有人聯想南宮世家裡風流倜儻，名震江湖的三公子南宮逸，認爲這是「南宮三郎」之誤。

只可惜，太遲了！位於金陵之南宮世家早已於十多年前變成一片瓦礫，南宮世家之聲勢早已煙消雲散。南宮世家這名字在江湖中人心裏已是一個非常陌生的名稱，這也難怪，畢竟人是善忘的，尤其是當今武林有這麼多顯赫勢力霸佔着他們的腦海，特別是那個令人聞皆色變之名稱——天道教。有誰還會記得當年叱咤一時之南宮世家，或是慕容世家。

南宮世家沒落了，那麼慕容世家又如何？湊巧得很，當年兩大世家之宗主，南宮志超與慕容松青同日逝世，十多年後的一天，兩大世家也遭同一命運，於一夜間燒成灰燼，從此在江湖上消失。

不過，藍天賜卻也不是一事無成，至少他已闖出一個名堂，一個响噹噹的名號——藍纓劍。

驀地，藍天賜的目光被另外一個人吸引着，這人坐在他不遠之角落裏，年紀也約是廿餘歲，劍眉星目，英挺俊雅，正向着藍天賜微笑點頭。

藍天賜也不知是甚原因，對這俊俏青年一眼便產生好感，拿起桌上酒杯，向那青年遙敬。

那青年見了，站了起來，逕往藍天賜桌子走過來，笑道：「請恕冒昧，在下余慕融，敢問兄台可是藍纓劍藍大俠？」

藍天賜急忙站起，拱手道：「原來是余兄，失敬了！在下正是藍天賜，可不敢當大俠之譽。余兄如不嫌棄，便請坐下，共飲數杯！」

余慕融也不客氣，坐了下來。藍天賜忙召來小二，加添杯筷，另叫上酒菜。

小二離開後，藍天賜微笑道：「余兄，請問如何得知小弟便是藍天賜呢？」

余慕融道：「小弟因見兄台光采與傳聞之藍大俠頗爲吻合，且兄台寶劍亦繫有藍纓，故冒昧一問，以免失之交臂。」

藍天賜笑道：「原來如此。余兄俠名四播，小弟亦早有結交之意，只可惜緣慳一面，想不到竟會在此相遇。」

兩人相見恨晚，天南地北的無所不談，直至日之方盡，互訂後會之期方才離開。

藍天賜回到客棧，略作調息後，便換上一身勁裝，拿了藍纓劍，便從窗口躍上屋背，出城而去。

未幾，他已來到一破爛土地廟前，只見他輕輕的咳了數聲後，廟內傳來一

低沉之聲音：「是誰？」

「在下姓藍，經敝友許子賢介紹，有事求見貴門主。」藍天賜低聲回答。

「天地玄黃！」廟內聲音道。這很明顯地是一句暗語，以証明來者身份。

不知就裏的人，自然會應上一句：「宇宙洪荒！」藍天賜雖已早知道暗號之下截，但也差點冲口說出「宇宙洪荒」四字，幸而他立即警覺，回答道：「蛇鼠一窩。」

「藍大俠請進廟細談！」廟內聲音道。

藍天賜深夜前來求見的，乃是江湖中極爲神秘之組合——地鼠門。說它神秘，是因爲沒有人知道地鼠門有多少門人，甚至沒有人，或是說，甚少人知道誰是地鼠門的聯絡人。

地鼠門的弟子，武功不高，甚至可以說武功低微。但是，每一個門下都是忠心耿耿，寧死也不肯透露本門秘密，曾經有數次，武林中人設計擒拿地鼠門的人，雖然能夠成功，他們擒獲的卻是一具面目全毀，嚼舌而亡的屍體。

地鼠門賴以維生的本領便是探聽和出賣消息。武林中人如要地鼠門協助，購買消息，聯絡方法極爲簡單，只消在午時時份，跑到指定的十處土地廟，上三炷香，一日之內，地鼠門中人自會派人與之聯絡。

除此之外，另有一直接與地鼠門聯絡之辦法，那是經由地鼠門之朋友介紹，約定某時某地會晤，暗號正確，地鼠門中人才給予接見。

廟裏，早已放置着一個蒲團。藍天賜不待吩咐，盤膝在蒲團上坐下，靜待對方發言。

「本門規矩，不能露面會見外人，請藍大俠見諒。」低沉聲音似是由神像後傳出。

「兄台言重了，藍某有煩貴門之處，尚請鼎力相助！」

「藍大俠此來，是要問事、或是尋人？」

「在下乃是尋人而來。希望貴門能告訴在下此人之下落或任何有關此人之消息。」

「藍大俠所尋何人？是何身份？」

「在下所尋之人姓藍，名三郎，江湖人，不知祖籍何處。」

「姓藍，名三郎？近五十年來，沒有這名字在江湖出現過！請問藍大俠可知這人有否其他名字，年紀若干？樣貌如何？最後露臉約在何時？」

「在下只知他叫作三郎，有沒有其他名字則不得而知。年約四十餘歲，於十二年前失踪，應是被他家人所擄，被擄前，曾與在下隱居十二年。」接着便把乃父當年模樣詳細地描述出來。

「如此說來，這人很可能在過去二十四年不曾在江湖露臉。以本門所知，與藍大俠所說較爲吻合的只有昔年洛陽四公子中之藍克亮。二十多年前，自兩大世家宗主暴斃後，兩人之好友，洛陽藍斌便舉家失踪，下落不明。藍克亮便是藍斌之第三兒子。」聲音低沉，沉思片刻後方徐徐說出。

「藍家下落不明？那豈不是說沒法找尋？」藍天賜失望地道。

「也不是這麼說，京師裏，有一姓文之富戶，戶主叫文尚武，樣貌與當年之藍斌極爲相似，本門懷疑他便是藍斌本人。只可惜，本門雖經多年查探，仍未能証實。藍大俠可前往京師一試。很抱歉，藍大俠之事，本門只能提供資料到此爲止。請回！」隨即把文尚武住處說出。

「兄台，在下還有一事相詢！」藍天賜急道。他希望能夠從地鼠門中知道一點有關「南宮」之資料。

「很是抱歉，本門規則，每人只能提供一項服務。剛才本門已盡所能提供有關藍三郎之資料給藍大俠參考，故不能再回答其他問題，請藍大俠見諒！」低沉聲音道。

藍天賜大爲失望，道：「既然如此，在下不敢勉强兄台，敢問在下應付多少酬勞？」

「許大俠乃本門朋友，藍大俠既是許大俠所介紹，本門概不收費。」

「這位兄台，如在下另有相求貴門之處，是否遵從貴門規則，或是再由許兄聯絡？」

「恐怕不行了，許大俠之暗號只能用上一次，再用便無效。本門因曾替藍大俠免費服務，今後便不能再替藍大俠效勞。除非日後本門有借助大俠之處，或大俠有恩於本門，自當別論。藍大俠請回吧！」

藍天賜只得向聲音發出之處一揖，離開破廟。

* * *

藍天賜一身夜行人裝束，幪着臉，來到北京外城一大宅外，輕輕掠上牆頭，看見府內毫無動靜，便小心地躍下院中。

驀地，宅內閃出一條如鬼魅般之黑影，藍天賜連忙躲起身形，只見那黑影也如自己一般黑衣夜行人打扮，亦是黑巾幪面，只一閃身便越牆而去。

藍天賜待那黑影離去後，小心翼翼的摸進宅裏，但立即發覺大爲不妥，屋內瀰漫着血腥味道。急忙運足眼力，細心察看，登時嚇了一跳。原來他看見大廳中，躺着數人，眼睛圓瞪，似已死去，均是下人打扮。

他毫不思索，撲進內宅，只見整個文府，竟沒有一個活人，連老帶幼，近百人口，竟全被殺光。主要臥房及書房均有被人搜過之跡象，藍天賜亮起火摺子，略一搜索，不得要領後，便前往檢查各人死因。

死者中，除一名年約七旬，衣著華麗之老者及三名年約五旬之中年人外，均是沒有傷痕，雙目圓睜，眼角留有血跡，似是毒發而死。七旬老者及三名五旬中年人亦是如斯現象，只是咽喉上多了一個劍孔，但卻不見有血，應是死後多時才中劍。也許是行兇之人不放心，於四人毒發身亡後再補上一劍。

藍天賜在宅內再搜一遍，沒有特別發現後，隨即離去。

回到客棧後，藍天賜換過衣服，躺

在牀上，苦苦推敲在文府遇上之黑衣夜行人是誰。只因那人越牆而出之身法甚是奇特，絕對不是中原各大門派之武功身法。

他立誓要把這個人找出來，問他爲何如此毒辣，竟連婦孺也不放過，況且這文姓人家若眞的是當年洛陽藍家，很可能便是自己之親人，雖然他們曾把娘親殺死，也不容別人將之滿門誅殺。

線索雖然中斷了，藍天賜並不感到氣餒，因爲在文府近百具屍體中，並沒有他爹宮三郎或是「藍三郎」在內。這表示他還有找到父親的機會。

他現在要辦的事，便是找許子賢，希望這無意中認識的朋友能夠替他向地鼠門說項，再幫自己一個忙，弄清楚「南宮」在那裏。

* * *

翌日清晨，藍天賜結清客棧賬項，背負着長劍及包袱，便往南行，直奔徐州。

剛步出客棧，竟意外地遇上白衣勝雪、英俊瀟洒之余慕融。藍天賜急忙上前，道：「怎麼余兄也到北京來了？可眞是人生何處不相逢。當日因小弟臨時有要事，故未能赴約，尚請余兄見諒。」

余慕融笑道：「藍兄何須掛齒？說實在的，那天小弟也湊巧有事待辦，未克前往，正欲派人通知兄台之際，兄台已派人送來訊息，倒省了小弟一番麻煩！藍兄行色匆匆，莫非趕着離京？」

藍天賜道：「小弟倒不是趕着離京，只因此間之事已了，沒有留下之必要，故欲南行，前往徐州探望一位朋友。」

余慕融大喜道：「眞是湊巧，小弟也是往南，返回金陵。我們不若同行，也可有個伴兒，藍兄意下如何？」

藍天賜忙道：「余兄此意甚佳！」

* * *

不出數日，藍天賜與余慕融已踏進山東境界，離濟南只數十里。

余慕融道：「藍兄，日將落山，我們得趕快數步了，否則便錯過宿頭。」

那知道不遠處傳來一陣狂笑聲，隨即在兩旁的小叢林裏閃出十多名黑衣幪面人，團團的把兩人圍着。

其中一名黑衣幪面人道：「我看你們也不用趕路了，這裏山明水秀，正是大好地方，乾脆便留在這兒吧！」

藍天賜並不驚惶，平靜地道：「你們究竟是何方人馬？爲甚麼老找上在下？」這數年來，他曾不斷地受到一批批的黑衣陌生人暗襲、伏擊，但每次都被他殺掉或擊退，只是這天一來便是十多二十人，卻是首次。

那幪面人道：「小子，這只能怪你自己，打着姓藍的招牌到處招搖，納命來吧。」

近二十名幪面人立即一湧而上，分別圍攻着藍天賜及余慕融。

藍天賜不敢怠慢，從身後拔出那繫着藍纓之寶劍，施展出師門「降龍劍法」，小心應付。只見一條青虹，上下翻騰，左攻右擋，把圍攻的幪面人一一擋着。

白衣飄飄之余慕融亦不甘示弱，手中長劍泛出陣陣寒光，東指西打的，使圍攻着他的幪面人絲毫佔不到任何便宜。更因他劍法詭異莫測，招式往往出人意表，那些黑衣人多次險些兒便傷在他劍下。

藍天賜與幪面人搏鬥數百招後，見仍無機可乘，心裏不禁略有不耐煩之意，意念一動，便欲施展自下山來從沒用上之師門絕學——「大悲三式」！

當年下山時，老和尚師父，至今藍天賜仍不知師父之法號，曾告誡他說：「此三式威力無窮，殺傷力極高，不可妄用！」藍天賜因見對方屢次對自己加以襲擊，心懷恨意，決定用這批人來一試「大悲三式」之威力。

驀地，傳來一聲輕喝，一條青色人影挾着一道青虹，直撲陣中，攻向圍攻着藍天賜及余慕融之幪面人。

但聽一陣金鐵交鳴之聲過後，不少黑衣幪面人手上之兵器只留下半截，敢情這位生力軍所持的，是一柄削鐵如泥、吹毛可斷之神兵利器。

藍天賜及余慕融見狀，登時大爲振奮，手上長劍不約而同地大發神威，趁機把數名對手斃於劍下。

那施予援手之青色人影，竟也是一個年紀輕輕，只有二十出頭之俊美文士，白晰的膚色，高挺的鼻樑，大大的眼睛，加上長長的睫毛，俊俏之處比藍天賜及余慕融有過之而無不及。

餘下之幪面人見狀，大驚失色，呼嘯一聲便往叢林逃去。余慕融欲提劍追殺，藍天賜忙道：「余兄，窮寇莫追，讓他們逃吧！」

「讓他們逃？難道你不想知道是誰主使他們襲擊我們的嗎？」余慕融雖不大願意，但仍是停了下來！

「沒有用的，只不過多幾具屍體吧，你只要撬開他們牙關便會知道，那裏定是暗藏着劇毒。」藍天賜只略望地上躺着的幪面人一眼，轉向那俊俏青衣人拱手一禮道：「蒙兄台援手，藍某感激不盡，未知兄台如何稱呼？」

青衣文士嫣然一笑，齒若編貝，那模樣千嬌百媚，怎像是一個鬚眉男子？當他聽見藍天賜自稱姓藍，眼中一亮道：「路見不平，拔刀相助，乃我輩江湖中人義不容辭之舉，兩位何足掛齒。小弟楚賢。這位藍兄，想必是江湖中人稱藍纓劍之藍大俠了！」

藍天賜忙道：「不敢，不才正是藍天賜，至於這位，乃是人稱『白衣秀士』之余慕融余兄。」

楚賢隨即向余慕融拱手道：「原來是余兄，小弟失敬了！」

余慕融道：「不敢，小弟還不曾謝過楚兄相助之恩呢。」

楚賢道：「兩位兄台，這些幪面人究竟是誰？莫非與兩位有仇怨？」

藍天賜搖頭道：「小弟也不清楚他們是何方人馬，這數年來，常有這些不明來歷的幪面人找小弟麻煩，這些人都陌生得很，小弟也是百思不解。」

余慕融道：「也許藍兄不知何時曾得罪了某勢力，故他們找上藍兄。」

藍天賜聳聳肩，笑道：「暫時來說，

除此之外，我尚不曾想到更合理之答案。」

楚賢道：「如此看來，這些人定不會就此罷手的，藍兄尚請小心一點才好，只怕他們明的不成功後，改用其他卑鄙手段。」

藍天賜道：「多謝楚兄關心，小弟定會小心留意。不知楚兄要往那裏呢？」

楚賢道：「小弟只是到處遊覽，並無一定之目的地。因聽聞江南景色秀麗怡人，故前往一遊，兩位是北上還是南行呢？」

余慕融道：「這倒巧了，我們也是前往江南。楚兄若不嫌棄，我們可結伴南下！不知楚兄可有異議？」

楚賢笑道：「兩位兄台名震武林，小弟實在求之不得呢！」

* * *

一路上，藍天賜、余慕融及楚賢三個人因年紀相若，故甚是投契。楚賢對藍天賜更是極具好感，常與他攀談江湖中趣聞逸事。

一天，閒談中，藍天賜透露出尋找一處名叫「南宮」之地方，楚賢聽了，茫然搖頭，表示從沒有聽過這地方。只是，兩人都沒有留意到，余慕融聽見南宮二字後，臉色登時一變。

余慕融問道：「藍兄，你爲何要找南宮這地方呢？可否告訴小弟，看看小弟能否幫上藍兄一個忙！」

藍天賜大喜，道：「十多年前，家母被人殺害，臨終前曾說出家父被人所擄，擒回南宮，命小弟長大後前往尋找家父。但家母卻不曾說出南宮在那裏。而小弟尋找多年，不但未能尋得家父，連南宮所在何處也沒有半點頭緒，實對家母有愧！」

余慕融聽了，臉色稍霽，便欲說出有關南宮之事，道：「藍兄，據小弟推測，令堂所說之南宮，很可能便是當年之南……」說到這裏，突然心中一動，改口道：「……京之誤，藍兄何不在金陵附近一找呢？」把南京說成南宮，雖然說來勉强，但亦非全無可能，只因那裏不是有一明朝故宮嗎？

藍天賜道：「啊，我怎麼會想不到的？余兄這推測確有道理，說不定先母便是指南京！小弟到過徐州後，定要前往金陵一行！」

楚賢卻是眉頭一皺，他因常在江湖走動，知道從沒有人把南京說作南宮的。但任他冰雪聰明，也弄不清楚余慕融爲何有此一說，爲了不使余慕融難下台，並沒有說破，只悶在心裏，但自此，他對余慕融之印象，不多不少地打了個折扣，對他說話亦有所保留。

數日後，三人已抵達徐州，藍天賜因探訪許子賢之事乃與地鼠門有關，故不欲余慕融及楚賢兩人知道，便與兩人道別分手。

藍天賜根據當日許子賢所說，找到他的住處後，便向看守門口之下人道出來意。誰知道那下人之答覆令他錯愕萬分，只因這裏竟是一暗門子，那裏是許子賢之居所。

藍天賜登時滿腹疑團，只因他自知記憶力特强，絕對沒有記錯許子賢所說之道理，但爲何許子賢要欺騙他呢？

驀然間，藍天賜心中一動，他想到了其他的問題，當日地鼠門的人不是曾表示過，對朋友之交情只賣一次，許子賢之暗號用上一次後便從此無效，換言之，這暗語可說是用途極大，貴重非常。

許子賢與自己，只是無意中認識，交情可說不深，他絕不會無條件的把這貴重暗語送給一個泛泛之交，斷送本身日後向地鼠門求取協助之機會。

藍天賜隨即把昔日認識許子賢之經過重溫一遍，更覺可疑，因爲他發覺許子賢是有計劃地結交自己的。想到這裏，他得到一個結論。

極有可能這世上根本便沒有許子賢這人，只是某人所扮，把自己引上歧路，當日在破廟的亦非地鼠門中人，他們的目的，便是要自己前往北京找上文尚武，讓自己知道文尚武，亦即是當日洛陽藍斌的一家已死光。

這自稱許子賢，和那「地鼠門」的人，極有可能和多次襲擊自己的神秘人有關。藍天賜這樣想着。他們的目的，很明顯的是不希望自己在江湖到處查問「藍三郎」的下落，暗殺明襲不成，便安排出這一幕，讓自己知道藍三郎已死。

如此說來，當日在京師文家，近百死者中定有一個屍體便是藍家三公子藍克亮。他這時驀地想了起來，死在文家的三個五旬中年人中，其中一個不就是和自己向地鼠門描述的「藍三郎」之模樣差不多嗎？當日自己因不見乃父在內，故不會留意。那麼，自己的父親便是和洛陽藍家無關係，並非地鼠門所說之藍克亮了！

但是，這些神秘人爲甚麼要這般大陣仗，不惜一切阻止自己查探「藍三郎」之消息？藍天賜作了一假設，那便是這藍三郎關係一宗極大之秘密，否則洛陽藍家不會突然舉家失踪，改名換姓的躲在京師，自己卻誤打誤碰，陰差陽錯的在江湖中找藍三郎的下落，對方不知這藍三郎並非自己要尋找的那個，唯恐藍天賜窮追之下，把這秘密翻了出來，所以不惜一切力量和犧牲，要把藍天賜置於死地，或最低限度要使他不再尋找「藍三郎」。

但對方既然已安排了北京那一幕，爲何又要在濟南伏擊自己和余慕融？他唯一能找到的解釋是當日離京前，在客棧付清房租時曾無意間向那掌櫃透露將會前往徐州探友，被那些神秘人聽到了。

藍天賜想到這裏，不禁心中一寒，因爲若然如此，自己之一舉一動已全然在對方監視之下，自己竟未能察覺，實也太大意了。他連忙下意識地四周張望，看看身側有沒有可疑人物，跟踪着自己。

人都是好奇的，尤其是年輕人，莫說藍天賜曾多次受到神秘人的伏擊，心中憤怒，便是他偶然得知，他也會追根究底，要把這秘密翻出來。

現在，藍天賜再也沒有留在徐州之

必要，於是他匆匆離開，逕赴金陵，看看能否找出有關「南宮」之含義。

＊　＊　＊

金陵土地廟，香火疏落，遊人稀少，因爲香客都給馳名遠近的夫子廟搶走了。因此，雖然破舊不堪，仍不事修葺。

這個月來，藍天賜已是第二次來到這土地廟，只不過上次摸黑前來。他恭恭敬敬的上了香，再在廟裏逗留片刻，方始回客棧。

果然，不出一日，地鼠門與他便聯絡上。只可惜，地鼠門傳來的訊息並不是約他見面，那字條是由客棧之小二轉交藍天賜的，只有寥寥數語：「藍大俠，閣下之事，本門愛莫能助，請諒！知名不具。」

地鼠門拒絕交易，解釋只有兩個。第一個便是，地鼠門已和他交易過一次，再也不會向他提供第二次服務，若然如此，早些時，藍天賜認爲上次那地鼠門人乃冒充的結論便要推翻。第二個解釋便是，地鼠門受到別人恐嚇，不得向他再提供任何消息，而這恐嚇地鼠門的，很可能便是屢次襲擊自己的神秘組織。若然如此，這神秘組織之勢力實不容忽視。

金陵之行，他並沒存有多大期望，他已在附近足足找了半個多月，故宮的每一寸地方，每一塊磚瓦，藍天賜都仔細查過。正如他預料一樣，絲毫線索都沒有。

於是，他想起了地鼠門，他要看看上次所約晤的是否地鼠門中人，只可惜對方拒而不見，只差人送來這字條，使他毫無所得。

藍天賜知道，伏擊他的絕對不是一個簡單的組織。最令他担憂的是，直至目前爲止，他根本不知道敵人究竟是誰，簡直完全處於被動之地位。況且，數年來襲擊他的，全都是一些名不見經傳之二、三流人物，換言之，更厲害的高手，很可能便在前面等着對付他，如果他仍不放棄追查藍三郎的話。

當日從北京南下時，若非有余慕融伴着，以及中途殺出一個程咬金楚賢的話，那批黑衣幪面人可足夠他窮於應付的了。

藍天賜開始感覺到本身力量之不足，他深深的了解到憑自己個人的實力，實在難以抗衡這神秘對手。只是，出道數年來，他一心一意的尋找父親，結交的朋友本就不多，身手高明的更是屈指可數，他能往那處找援手？

終於，他想到兩個人，新結交的余慕融及楚賢。余慕融劍法詭異，身手不凡，而且爲人爽朗，應是最佳人選，至於楚賢，雖略帶脂粉氣，但俠骨柔腸，手底絕不含糊，亦會仗義相助。

藍天賜打定主意，先查出敵人之底細，再聯絡余慕融及楚賢，徵詢兩人之意見。他們兩人目下都在江南，應不難尋找。只是，在沒有弄清楚敵人是誰之前，不便開口求助。

當日，他離開了金陵，神秘地失了蹤。

一個月後，一個身穿藍衫，年約五旬之文士，出現在北京。這人自稱藍衫郎。

＊　＊　＊

一個不知名的地方，一間書房內。

一個白髮蒼蒼的老者，正對着兩個年約五十餘歲之男子道：「在北京，出現一個自稱是藍衫郎的，那人之模樣如何？」

「爹，據手下之描述，那人很像是老三。」其中一名中年人回答道。

「老三？當年他爲了那事與我們反目後，廿多年不見所踪，怎麼會在這刻跑出來了？莫非他得知有一個藍纓劍在找他，所以出來找藍纓劍？」老翁大惑不解道。

「爹，許香主曾說過，藍纓劍之語氣，似是老三的兒子，你老人家認爲有此可能嗎？」那中年人道。

「應該不會，老三自小便沉迷佛法，曾多次表示要出家，應不會娶妻。況且藍天賜年紀亦有廿多歲，除非老三當日離家後便立即娶妻，否則不會有這麼大的兒子。」老者道。

「大哥，我也認爲不會。若他是老三之兒子，他們應在一起，怎麼跑到江湖中到處找老三？」另外一名中年人道。

「老二，我看你不如帶幾個人跑一趟北京，親自看看這自稱藍衫郎的人是誰，必要時抓他回來問一問。」老者對後來發言的中年人吩咐道。

「爹，藍天賜之武功，比我們想像中强得多，若不多派些高手，實難以把他擒回來。」首先發言之中年人道。

「老大，我也明白這一點，只不過武藝高强的在江湖上很多人認識，若一舉能把藍天賜擒獲，那當然沒有問題，否則便會讓他獲悉我們之身份，惹來麻煩。還是先看看那藍衫郎是誰，有何目的再作打算。還有，盡快找出藍天賜之行踪，你們怎可能讓他脫出監視的？」

＊　＊　＊

終南山中，一間小草廬，住着三個人，老、中、青三代。三人卻非親人。

那年約五旬之中年人目光呆滯，終日喃喃自語：「二妹，妳爲甚麼不逃？」多少年來，他也不知說了多少遍了。除此句話外，這人便不懂得說其他話，無論別人和他說甚麼，他也是毫無反應。

這日，老、中、青三人都在草廬中。小伙子只有廿歲左右，一瞥一旁呆坐的中年人一眼後，對老者道：「師父，已十多年了，逸叔仍是痴痴呆呆的，毫無進展。你不若施展開腦手術吧。」

「開腦手術非同小可，我也從沒做過，非到最後，我不會隨便動用。當年他大哥把他交給我醫治後不久，南宮世家便遭逢慘變，如今他已是南宮世家唯一活着的人，也是唯一希望。爲了他，爲師不惜放棄一切，跑來這裏躲了十多年，便是不想仇家找上他，把最後的根也拔除。若然爲師隨便動用開腦手術，一旦有甚麼意外，爲師怎麼向死去的南宮志超交代？」

「師父，逸叔是達叔交給你醫治的，何須向南宮老宗主交代？」小伙子不明白他師父爲何扯上死去多年之南宮志超。

「珩兒，昔年老宗主對爲師恩深似海，爲師怎能不向他交代，南宮達與我交情只是泛泛，爲師何須爲他放棄家園、事業，跑來荒山？」

「但是，師父若不冒險一試，逸叔還不是和廢人無異？」

「你逸叔叔當年受刺激過度，致神經失常，記憶盡失，經爲師多年來悉心照料及數度施針後，情緒已穩定下來。若然有一樣事物或一個人，能夠刺激他的記憶，便有痊癒之希望。」

「師父，逸叔每天提着的二妹也死了，還有誰能刺激他的記憶？」

老者長歎一聲：「造物弄人，要不是發生那件慘事，逸老弟和慕容姑娘確是一雙佳偶。想不到天賜良緣變成人間慘劇。」

那知道中年人聽了老者所說後，突然道：「天賜，你跑到那裏去了？還不回來吃飯？」

老者登時心頭一震，轉身凝視着中年人之神態。

「天賜，今天你十二歲了，你娘特地宰了雞，快回來吃飯吧！」中年人雙目遙望着遠方，喃喃的道。

老者看見他臉上流露着一種十多年來不曾出現的光采，登時大喜。但卻不敢騷擾他，免得他受驚，回復病態。

只可惜，中年人並沒有進一步之發展。但從此，他口中所說就多了一句：「天賜，快回來吃飯，你娘宰了雞，快回來吧。」

老者終於在某一日，把小伙子珩兒找回來了，道：「珩兒，你的武功和醫術都已不錯，應可以照顧自己了。我希望你下山往江湖中一跑，看看能否找到一個名叫南宮天賜的青年人，這人年約二十四歲，也許並不姓南宮，但名字叫作天賜則毫無疑問。」

小伙子不解地問：「師父，這南宮天賜可能便是逸叔的兒子，是嗎？但爲甚麼又可能不是姓南宮呢？」

老者道：「當年逸老弟躲了起來，很可能把姓改了，他的兒子便不知自己本姓南宮。當然亦有可能知道本身姓氏，但爲了逃避仇人追殺，改姓換名也不定。天賜這名字無人得知，連當日南宮達也不知道，故他可能仍用這名字，你若在這名字上追查，很可能會有發現。」

「師父，若你所說屬實，他可能不知道自己姓南宮，徒兒怎知道他便是師父要找的人？」

「是啊，逸老弟來時，身上毫無任何可作信物之東西，亦不知他們當時在何處隱居，總不能逢人便問他是否與父親失散了。」

「師父，徒兒還是屆時見機而行吧，也許他知道本身便是南宮天賜也說不定。」

＊　＊　＊

藍天賜有一項專長，便是過目不忘。

因此，當他憑着記憶扮起當日在北京城外文家所見的「藍三郎」時，倒有七、八分相似。他唯一覺得抱憾的是，未能有機會聽到那人之聲音。

有一點令藍天賜大爲疑惑不解的是當日文家發生了近百條人命後，不但沒有震動京師，竟然像甚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藍天賜雖然奇怪萬分，但也不敢查問。他只在某夜靜悄悄的跑了一趟文家，當發覺宅裏空無一物後，趕忙離開文家。

他在北京停留了差不多近一個月，魚兒還不曾上釣，他開始懷疑自己的辦法能否收效，也懷疑自己之推斷是否準確。

當藍天賜決定放棄在京逗留，重新回復本身面目時，對方卻出現了。這晚，他正在房間裏，盤算着下一步行動時，窗外突響起一輕微聲音。

他連忙拿起那早已除下藍纓之長劍，不動聲色的躲起身形。

誰知道，窗外的人卻低聲問道：「三弟，是你嗎？」

魚兒已上釣，但來者卻大出藍天賜意料之外，只因來者之語氣，似是藍天賜所扮演之「藍克亮」兄長。若當日在城外死去的文家確是昔日之洛陽藍家，藍克亮的兄長應是死去，怎麼會在這裏出現？

藍天賜大爲意外之下，也不知應該如何回答。只得默不作聲，靜候發展。

那聲音見房內無反應，續道：「三弟，這麼多年不見你的消息，眞令我們担心，爹還道你跑去當和尚呢！」

藍天賜沉着聲音道：「你們誤會了，我叫藍衫郎，不是藍克亮，也不是你的三弟，我告訴你吧，藍克亮已死。」

他不認是藍克亮，窗外的人益發認定他是，因爲他日間已暗中留意着藍天賜，發覺他與二十多年前失踪的藍克亮極爲相似，雖然有個別的地方並不相同，但人是會變的，何況相隔了二十多年。

由始至終，窗外的人都沒有提及過藍克亮這名字，但藍天賜卻自動否認並非藍克亮，故窗外的人便以爲他定是失踪多年的三弟，只不過仍對昔日之事耿耿於懷，不肯相認。

「三弟，昔日之事已過去這麼久了，你還不肯原諒爹媽嗎？過去的事讓它過去吧，爹非常掛念你，隨我回去見爹吧！」

藍天賜知道這是大好機會，只要跟隨窗外的人離去，便會解答不少心中疑團。但他隨即想起自己對藍克亮這人一無所知，很容易露出破綻，那時簡直便是自投羅網。說不定若然自己堅持並非藍克亮會更上算，對方既然現身，急也不急在一時；自己實力有限，犯不着孤身冒險。

他堅持道：「藍克亮已死，你回去吧，不要再來麻煩我。」

「既然如此，愚兄沒話可說，只是爹曾交代，定要把你帶回去，請恕愚兄得罪。」語聲方畢，一條人影已穿窗已入。

從窗外透進來之微弱月色中，藍天賜依稀看見來者乃一年約五十之陌生人，樣貌與當日在城外文家所見之中年人

大不相同。

他既然要否認是藍克亮，雖知道眼前人可能便是昔日藍家之長子或次子，仍道：「你是誰？」

「三弟，我是你二哥啊，你認不出我的聲音嗎？」中年人道。

認不出他的聲音？那麼這並非他之本來面目了。藍天賜注視着這人之臉孔，試圖查看有否易容之痕跡。

「三弟，相信我吧。我便是二哥，只不過我會作易容手術，所以樣貌與往日不同。」中年人續道。

「你走吧，不管你是誰，我都不會隨你回去的。」藍天賜堅決地道。

「三弟，不要逼我用强。」

藍天賜默不作聲，暗中氣運全身，貫注全神地戒備着。他知道這人之武功，決非以前所遇見之幪面人可比。

中年人見藍天賜久不作答，輕嘆一聲後，如鬼魅般一閃身，已來到藍天賜身前，五指箕張，已襲向藍天賜身上要穴。

藍天賜看見對方身法如此神奇，也不禁爲之動容，不慌不忙地微一閃身，施展擒拿手法，反扣中年人手腕。

「咦，三弟，你那裏學來的擒拿手法？」中年人對藍天賜之招式大爲詫異，急忙變招，側身挫腰，抓向藍天賜脅下。

藍天賜也不答話，左手一沉，長劍連鞘便格向對方手臂，右手化爪爲掌，劈向中年人肩膊。

「好一招華山派的沉香救母，多年不見，你竟然會懂得那麼多別派武功。」那自稱二哥的中年人似是毫不把藍天賜放在眼裏，一邊動手，一邊絮絮不休。

藍天賜過目不忘，把數年來從江湖中看到的各派武功招式使了出來，因本身根基深厚，天資聰穎，倒也維肖維妙，比各派高手使出來的毫不遜色，令那「二哥」也佩服萬分。

室內空間狹窄，兩人都用高明之擒拿手近身搏鬥着。藍天賜吃虧在不欲對方看出自己身份來歷，沒有用上本身武功，好幾次便差點兒被對方擒着。

幸好對方心中認爲藍天賜乃他三弟，出手每每都留有餘地，否則藍天賜早已被逼用上師門絕學，被對方識破身份。

驀地，藍天賜大喝一聲，劈出一股强勁掌風，直撲對手前胸。中年人想不到藍天賜竟不念「兄弟」之情，猝下殺招：「三弟！」身形往後急退。

藍天賜趁機用長劍向桌上一挑，鈎起包袱，便穿窗而出，躍上瓦面。

屋裏之中年人急忙跟着從窗口追出，喝道：「三弟，不要跑！」

屋頂上，出現數名黑衣人，攔着藍天賜之去路。藍天賜毫不猶豫，長劍已然出鞘，喝道：「擋我者死！」一道寒虹，閃電般襲向阻着去路之黑衣人。

那數名黑衣人做夢也想不到藍天賜出劍竟如此神速，那有思考餘地，急忙閃避。

藍天賜趁衆人閃避間，已電射而過，在夜色中失去踪影，那中年人躍上屋面時，已看不見藍天賜之身形，頓足道：「你們怎麼搞的？竟能讓他跑了？還不快追！」循着藍天賜消失之方向追了上去。」

片刻後，中年人已發覺遠處有一黑影，正施展着輕功，向城外急掠。中年人連忙率領着黑衣人，急起直追。

來到城外一小叢林，其中一名黑衣人道：「副座，我們是否進林內搜查？」

「當然了，找不着他，怎麼向教主交代？你們放心，三弟悲天憫人，連螞蟻也不忍心殺害一隻，絕不會暗中施襲的。」他卻沒想到，這人卻非他的三弟。

中年人和數名黑衣人分不同方向，直撲林裏，搜索藍天賜之踪跡。

直至天已微亮，各人都毫無所獲，先後回到入林之處。

中年人大爲憤怒，道：「全都是飯桶，眼巴巴的給他逃脫。還不隨我到分壇，通知附近之弟兄留意，盡快把他找出來。」

其中一名黑衣人道：「副座，我們不等秦香主嗎？」

中年人這時才發覺尚有一名黑衣人不曾歸隊，冷哼一聲道：「不等他了，留下暗號，着他自己回北京分壇吧。」身形一閃，便往城裏掠去。

中年人與衆黑衣人離去不久後，藍天賜卻從一棵大樹上跳了下來，脅下挾着一個昏迷不醒之黑衣人。

他把黑衣人帶往一僻靜處，細心地在他身上搜索一遍，片刻後，他的目光一亮，因爲他找到一個令牌，一個銀光閃閃，上面刻有「替天行道」四個字的令牌。

他把令牌收在懷裏，丟下黑衣人，便施展輕功，如一縷輕煙般，絕塵而去。

＊　＊　＊

「天道教」！藍家的人竟和天道教扯上關係。昔日之洛陽藍家舉家失踪，原來是秘密加入天道教。中年人——亦即是藍克亮之二哥竟是天道教之「副座」。「副座」究竟代表着甚麼職位？副教主？副堂主？或是……

近年來，天道教勢力遍佈大江南北，隱約有領導武林之趨勢，發展之迅速，令武林中人爲之側目。雖然並非甚麼名門正派，天道教却也沒有甚麼惡蹟，但與自己有甚麼瓜葛呢？

在藍天賜心中，已經有一個模糊的概念；二十多年前，藍克亮與其父藍斌有了誤會而離家，多年來毫無踪影，而藍家之次子，很可能與藍斌一起加入了天道教，因獲悉到處找尋藍三郎這個人，以爲他找的是藍克亮，便屢次伏擊他，在多次失敗後，便佈局使自己認爲藍三郎已死。

及其後，發覺藍天賜沒有放棄，便繼續派人追查他。當藍天賜所扮的「藍衫郎」藍克亮出現後，這「二哥」便隨即出現要擒拿他回去，証明了一點，這藍克亮是一個關鍵人物，找着他便可解答一切疑團。

只是，藍天賜捨本逐末的追查着這「藍三郎」，却把自己本來的目的——找

尋父親宮三郎或叫作藍三郎的正經事丟在一旁。

＊　＊　＊

藍天賜回復本來面目，把長劍重新繫上自己的標誌——藍纓。雖然天道教找的是藍克亮，他已差不多肯定伏擊自己的黑衣幪面人，亦是天道教中人。

他這人做事，喜歡明刀明槍，既然知道對方是誰，便再不肯借用藍克亮的身份，更不屑改裝易容來逃避敵人。

但，出乎意料地，藍天賜却沒有再遇上任何襲擊。雖然，他感到身側經常都有着不同裝扮的眼線在監視着他的一切行動。

他在濟南回復藍天賜身份之當日，已察覺到天道教的人在身側監視，他差點兒忍不住，要把監視他的人斃於劍下。終於，他忍了下來，因爲他始終未能把握着天道教襲擊他的證據。

數天後，當他平安無事的抵達徐州，正在奇怪爲何天道教的人不對他採取任何行動之時，竟發覺那種被監視着的感覺也全然消失了。

藍天賜大是詫異，難道對方已發覺這純粹是一場誤會？莫非他們已查出自己要找的藍三郎根本便與藍克亮扯不上任何關係，因此便停止找他的麻煩？藍天賜這樣想着。

他找了一間酒家，叫了酒菜，靜靜地思考着下一步行動，他原意是前往江南，找尋曾並肩作戰的余慕融和楚賢，一同對付天道教，若是對方就此罷手，自己該怎辦？

就此算了嗎？他不甘心，無緣無故的多次被伏擊，這口氣怎能嚥下？天道教雖然力量龐大，藍天賜初生之犢，一點也不害怕，只是，他沒有藉口，他不能證實天道教會有意加害他。懷中的令牌，根本便沒有任何作用，因爲那時天道教的人只是擒拿藍克亮，他們教中「副座」的弟弟，自己扮作藍克亮模樣，簡直便是理虧在先。

「這位兄台是初來徐州的嗎？」一把清脆的聲音打破了藍天賜之沉思。

他連忙抬頭一看，桌前，站着一個文質彬彬、俊俏瀟洒的年輕公子，輕搖着摺扇，笑吟吟地注視着自己。

自見過楚賢後，藍天賜便認爲世間上難以再找出一個足以與他一比之美男子，如今一見這俊俏公子，登時目瞪口呆，他實在難以相信世間上竟有如此俊俏之美男，尤其是他那如一泓秋水般的美目，簡直比美女還要嫵媚上數分。比起楚賢，實有過之而無不及。

任何一個人，對漂亮的東西，不論是人或是物，都是樂於接近的。除非這人自慚形穢，那當別論。藍天賜當然不例外，他急忙站起身，拱手一揖道：「這位兄台請了，在下雖非初到徐州，却是對這裏陌生得很。」

那俊俏公子星目輕輕一眨，笑道：「這話怎講？」

藍天賜連忙請俊俏公子坐下，吩咐小二加添酒菜，道：「說來慚愧，在下日夕爲小事勞碌奔波，數度途經徐州均是匆匆而過，無暇逗留，致未能一遊此地風光。兄台可是徐州人士嗎？賤姓藍，草字天賜。」

「原來是鼎鼎大名之藍纓劍藍大俠，小弟雲開，世居徐州。」俏公子目露異采。

「雲兄敢情也是武林世家？」藍天賜實不敢相信眼前這弱不禁風之雲公子也是武林中人。但一個讀書人又怎會認識他的名號？

「藍兄見笑了，寒家世代經商，那裏是武林世家？只是小弟自小仰慕紅線、朱郭之流，喜愛結交武林豪傑，也曾練了數年不入流之拳脚功夫，故對江湖中事，略有所聞。更對如藍兄這些武林俊彥，久存結交之心。適才因見藍兄佩帶長劍，風采過人，故冒昧結交。」

「雲兄過獎了，藍某一介江湖莽夫，怎敢當兄台之譽。不知雲兄師承何派？」

「小弟那有這份福緣？只不過從一些二、三流武師學一點護身功夫吧！藍兄今次來到徐州，可得要盤桓多數天了，讓小弟略盡地主之誼。也可使小弟有機會得領教益。」俏公子雲開滿臉誠懇、期望之色。

藍天賜臉有難色，他因要前往江南一帶找尋余慕融及楚賢，那有空在徐州停留？但是，雲開一片誠意，怎生拒絕？

俏公子看見他大是爲難，忙道：「藍兄不是另有要事吧？」

藍天賜沒有辦法，只得據實回答：「雲兄，實不相瞞，小弟因有要事，必須前往江南一帶找尋兩位朋友，故不能在此逗留。他日有機會時，定當打擾雲兄！」

雲開大是失望，道：「小弟眞是羨慕藍兄，能夠到處闖蕩，行俠江湖。江南人傑地靈，山明水秀，小弟响往多年，也無緣一遊。要是能夠……」欲言又止，似有極大苦衷。

「讀萬卷書不若行萬里路，雲兄何不抽空到處遊歷，增廣見聞？」

「只可惜家父認爲小弟不辨菽麥，不放心小弟孤身外遊。而徐州雖大，小弟却也找不出一個可作遊伴之人，故多年來，小弟只能呆在家中。」

「可惜，小弟明早便得起程，否則雲兄可與小弟同行，一睹江南風光。」

雲開臉顯喜色，急道：「藍兄，你眞的願意讓小弟與你同行？」

藍天賜毫不猶豫的點點頭。

雲開大喜道：「小弟這便回家稟告家父，有藍兄陪同，家父定會准許小弟出門的。藍兄可否在此等候小弟？」

第二日清晨，藍天賜與俏公子雲開便結伴南行。

＊　＊　＊

金陵望江樓上，一名白衣勝雪的俊美文士正在獨酌着，正是剛與藍天賜分手不久之余慕融。他本是與楚賢一道前來金陵的，甫抵達金陵，楚賢便與他分手，前往蘇杭。

店小二拿了一壺暖了的酒，放在余慕融桌上，口中低聲喃喃着：「子夜，土地廟。」

余慕融含笑道：「小二哥，勞煩你

了！」

這晚，土地廟中，余慕融與一身材瘦削，黑罩幪頭之神秘人對坐着。

「公子，請問找小的有何吩咐？」神秘人語氣中，帶着無比恭敬。

「魯伯父，月前曾從貴門下口中得知昔日洛陽藍家改姓換名，變作大富人家，躲在京師，這事可眞？」余慕融道。

「公子，竟有這回事？廿多年來，本門都在尋找藍家中人下落，至今仍毫無線索。若敝門弟子探得藍家躲在京師，小的應該知道。公子這消息是眞的從本門中得知的嗎？」

「這事乃千眞萬確。月前，我跟踪藍纓劍藍天賜來到這裏，看見他與貴門聯絡，這消息乃貴門親口所說，我在暗裏親耳所聞的。」接着便把當晚所聽見的，一字不漏地說出來。

「公子，這事別有蹊蹺。小的自藍天賜出現江湖後，便懷疑他與昔日藍家有關，故曾留意他一段時間，後來從他的劍法看出乃多年前一代高僧大悲禪師之來路，並非洛陽藍家家傳。從他在江湖中找尋「藍三郎」及「宮三郎」下落看來，本門懷疑他與南宮世家有關，而所謂「藍三郎」或「宮三郎」便是南宮逸之化名。因未能證實此懷疑，故小的不曾通知公子。」神秘人道。

余慕融道：「魯伯父之推測一點也沒錯。但小侄懷疑他自己也不知道南宮世家之事，因爲他對『南宮』這名稱甚是陌生，竟向小侄打聽是甚麼地方！」

「據本門所知，南宮世家的人已全部遇害，只有南宮逸，早在兩世家老宗主歸天不久後便與令姑姑雙雙失踪。小的懷疑藍天賜便是他們之骨肉。想不到的是他爲甚麼會跑到江湖裏找尋他的爹，除非南宮逸已重出江湖。」

「魯伯父，即使南宮逸獲知家園遭變，重出江湖報仇，姑姑亦會把一切告訴藍天賜才着他行走江湖，怎麼會連『南宮』是甚麼也不知道？」

「這便無從知曉了，日後公子遇上藍天賜時，設法了解多一點，便可解答。還有一點要報告公子，月前與藍天賜聯絡的，絕非本門中人。因爲本門從不認識一個叫作許子賢之人，更沒有那些如天地玄黃、蛇鼠一窩之類的混賬暗語。」

「如此說來，在京師裏滿門被殺的文家絕對不是藍家了？」

「文家滿門被殺？究竟是甚麼一回事？據小的所知，京師並沒有發生任何嚴重之命案，死者是誰，是甚麼樣子？公子可知道嗎？」

「當日我聽見文家便是昔日洛陽藍家之後，大爲震動。只因娘親會說，爺爺遇難不久，藍家便全家失踪，懷疑與爺爺之死有關連。着小侄留意，說很可能從藍家身上查出當年兩家火併之眞正原因。因此，小侄便急忙跑了一趟京師，夜探文家，那知道，去到文家時，發覺文家上下全部毒發身亡，其中四人更咽喉有劍傷。」當下把那四人模樣及當時情形說出。

「公子，這是一個騙局。照你剛才之描述，死者中確有藍斌和他的三個兒子在內。若不是死者中包括了藍克亮，小的也會被欺騙了。當年老宗主遇難不久，藍家之三子藍克亮不知爲了甚麼竟與藍斌吵了起來，離家出走，其後藍家才失踪。」神秘人道。

「魯伯父，藍克亮離家出走，難道不會返回嗎？怎麼會是騙局？」

「藍克亮離家後，跑到東普陀寺當了和尚，至今從沒有返回中原，這只有我才知道。」

「藍克亮出了家？伯父既知他的下落，爲甚麼不向他查問眞相？」

「我曾多次向他查問，他總是不肯透露，只道：『罪過、罪過，貧僧俗家之事，早已遺忘，請施主不必多問。』最後一次，他被我逼得沒有辦法，竟然自盡，幸我及時制止，才撿回一命，我因此便放棄他這線索，另想辦法。」神秘人道。

「伯父，文家近百條人命死去，竟然全無半點消息漏出，可以查出是何原因嗎？」

「當然可以，我稍後便派人一查。原因不外三個：第一，有人用勢力將事情壓下。第二：其後有人用化骨散把屍體化掉，死不見屍。第三：文家的人根本便沒有死，只是吃了一種藥，扮死騙人。似是第三個原因之成份較高，照說，對方實無必要爲了佈下一個騙局而犧牲近百條人命的。」

驀地，廟外傳來一陣夜梟之聲，神秘人聽了，也發出一怪異聲音回答。

未幾，一個黑衣幪面人跑了進來，向神秘人施了一禮後，遞上一封信。神秘人看過後，問道：「這是何處收到的？」

黑衣人道：「稟門主，這是剛才在徐州收到的，用飛鴿急送過來，向門主請示。」

神秘人沉思片刻，道：「通知各門下，我們照辦！」把黑衣人遣走後，向余慕融道：「公子，我們有頭緒了！」

余慕融眼中一亮，道：「徐州方面查到新的線索？」

神秘人道：「這是對方送上門來。天道教送來訊息，說藍天賜意圖對他們不利，希望本門置身事外，不得予以援手。」

余慕融大是詫異，道：「原來是天道教在攪鬼，但他們這警告不正是欲蓋彌彰，自動說出與這事有關嗎？」

神秘人道：「公子，江湖中只知本門以販賣消息爲生，有誰知道我們暗中追查當年之事？天道教做夢也想不到我們知道那麼多，否則怎會自投羅網？」

「但是，他們何須這樣做呢？」

「他們定是發覺藍天賜可能會找上我們，那時一問之下，藍天賜便會知道昔日之地鼠門乃是冒牌貨，他們所佈下之局便白費心機，所以有此一着。因此我下令照他們意思去做，使他們心安，我們也方便繼續追查。」

「伯父，我可否通知藍天賜？」

「不可以！不要暴露你的身份和目的，這會使一切線索中斷，更招來殺身之禍！讓藍天賜胡來，引開對方注意力，我們才易於行事！」神秘人道。

＊　＊　＊

翌日，余慕融便收拾行裝，前往蘇杭找尋楚賢。不知怎的，他對這俊俏公子有着一份莫名其妙之好感，心中渴望與他接近。若非有事要在金陵停留，他早已陪着楚賢前往蘇杭，遊覽兩地景地。

來到杭州，余慕融在西湖附近找了間清靜客棧落腳後，便前往各名勝遊覽，希望能遇上楚賢。

跑了一整天，都不見楚賢踪影，不得要領之下，余慕融便在遠近馳名之「樓外樓」找了個雅座，叫來酒菜獨酌。

「余兄不是有要事，須在金陵辦理嗎？怎麼跑到杭州來了？」

余慕融急忙循聲一看，不是那遍尋不獲之楚賢還有誰？他大喜之下，連忙招呼楚賢坐下，叫來小二，增添杯筷。

「金陵之事，比預期順利。因想起楚兄在蘇杭遊覽，故也來湊熱鬧，與吾兄把臂同遊，不知楚兄是否歡迎小弟這响導？」余慕融道。

楚賢目中，飛快地閃過一絲難以形容之神色，笑道：「小弟正苦於獨遊乏味，余兄便及時出現，眞敎小弟喜出望外。」

「楚兄不嫌小弟打擾遊興，那便太好了，今夜適逢月圓，不若飯後來趟泛舟湖中，喝酒賞月，楚兄意下如何？」

「余兄此議甚佳，只是小弟酒量甚淺，屆時恐怕有負余兄雅意。」

「無妨，這裏的女兒紅，醇而不烈，芳香馥郁；便是喝上千杯，也不會醉倒。來，來，來，我先敬楚兄三杯。」說罷，便連盡三杯。

楚賢見了，眉頭爲之大皺，勉强陪飲三杯後，道：「余兄在金陵時，可曾遇上藍纓劍藍兄？」

「藍兄？沒有啊。他不是在徐州嗎？」

「余兄忘了嗎？當日余兄曾告訴藍兄，南宮很可能便是故宮，小弟猜想他會往金陵找尋南宮下落，故有此一問。」

「說實在的，小弟也不知道南京是否便是南宮故宮，只是隨口說出，提供多一些意見吧。藍兄若眞的跑到金陵找尋，恐怕失望的成份居多。」

楚賢神秘的笑了笑，道：「余兄眞的不知道南宮是在那裏嗎？」

余慕融道：「小弟雖曾到過不少地方，但卻眞的不知道有那處地方名叫南宮的，莫非楚兄知道？」

楚賢笑道：「小弟孤陋寡聞，連杭州也是首次遊歷，怎會知道南宮在那裏？只是日間碰上一位父執，獲知一點有關南宮之事。只不過不知此南宮與彼南宮有沒有關連。」

余慕融聞言一動，道：「楚兄知道有關南宮之事，可否說來一聽？」

楚賢搖頭一笑，道：「小弟長輩說，此事關係重大，若隨便說出來，可能會招惹一些不必要之麻煩。余兄與此事無關，還是不知爲妙。」他細看着余慕融之反應。

余慕融大爲失望，道：「眞是如此嚴重？我們得找上藍兄，通知他有關此事。」

楚賢道：「余兄說的是，小弟早已打算明天便起程往金陵找尋藍兄，誰知竟意外遇上余兄。」

「明天便起程，這麼快？楚兄老遠跑來杭州，爲甚麼不停留多數天，一看此間景色才離去？這不是如入寶山空手回嗎？」

「蘇杭景色始終都會在，小弟只怕遲了便找不着藍兄，那時說不定會誤了藍兄大事。」楚賢道。

「楚兄既然如此說，那麼便明天起程吧，如無意外，在金陵應可找到藍兄的。留待有機會時，我們再暢遊西湖十景吧。」

翌日清晨，楚賢已不知從何處找來兩匹駿馬，在客棧門外等待着余慕融。兩人兩騎，直奔金陵。

由杭州往南京，只數百里路，若馬不停蹄，兩日便可到達。但是，余慕融與楚賢甫離開杭州，便遇上攔路的人。

攔着路的，並不是黑色衣着、黑巾幪面的神秘人，而是六名身形健碩、神態威猛之中年人，除其中一人身穿錦袍外，其餘五人均是藍色打扮。

楚賢看見來人，登時臉色大變，撥轉馬頭便要逃跑，那知道身後不知何時，亦有三名藍衣人站在路中央。

余慕融正在奇怪着不知是甚麼一回事之際，楚賢已苦笑着道：「大叔，怎麼你和八傑都來了？」

錦袍人道：「小姐，是島主派我們到中原，找小姐回去的。請小姐體諒我們之苦處，跟我們回去吧！」小姐？誰是小姐？

楚賢道：「我只不過悶得發慌，跑出來散心吧了，爹他老人家何必這麼緊張？大叔，請你先回去，代我告訴爹，說我遲些時玩膩了，便會回去，好嗎？」原來楚賢便是錦袍人口中所說之「小姐」！怪不得這麼俏。

錦袍人搖搖頭，道：「這怎麼可以？小姐應知道島主之脾氣，難道妳忍心讓我們人頭落地嗎？」

楚賢道：「大叔，我在中原實在有要事待辦，求求你，寬限我一段時間，我辦完事便會回去的了。大叔，請你多多通融！」

錦袍人道：「小姐，妳有甚麼事要辦？待我吩咐八傑替妳便行，何須妳費心？妳且隨我回去，有甚麼事稍後告訴八傑吧。」

楚賢忙道：「這事一定要我親自去辦的，別人不能代勞。大叔，你且網開一面，當作沒有找着我便行。」

錦袍人仍是搖頭不允：「這怎麼行？我明明已找着妳，怎可以當作沒找着？別胡鬧了，乖乖的回去吧。」

楚賢無可奈何地道：「好吧，但我得向我的朋友交代數句話，請他替我辦事。」錦袍人點點頭。

楚賢跳下馬來，向余慕融道：「余兄，我這馬已用不着，送給你吧。」從馬上拿回包袱及長劍，跟着低聲道：「余兄，請你攔着他們，他們不會難爲你的，我們在金陵見。」

（未完．一）



千門奇術之六／江隱．文

可飛．圖

牌九

越上火越輸錢　不信邪輸到底

筆者找不出考據，說明牌九的年代、出處。但牌九上的點子和骰子上的點數，似乎是完全雷同，用四個骰子，可以配出和牌九完全相同的對子，也可以配出完全相同的點子。

你在三十二張牌九中抓出任何兩張牌，用四個骰子都可以配出來，而且配成的黑紅顏色，牌九和骰子也大致相同。

所以，有些賭徒，可以用骰子代替牌九作賭具。

但兩種完全不同的賭具，雖可以配出相同的點子，以定輸贏，但賭起來的氣氛，還是有些不同。

骰子一擲定輸贏，非常明朗，但四張牌的大牌九，却有很重要的配牌技術，高手能把一副十分之九要輸的牌，配成和牌。

配牌和一個人的性格有很大的關係，生性穩健和愛冒險的人，會配出兩副完全不同的牌。（詳細的配牌技巧，留在下文中再作討論。）

兩種賭具基本特色，如此雷同，却發展出賭起來感受上完全不同的感覺，你說，中國人的智慧是不是超人一等。

在中國北方，稱牌九爲武賭。因爲，北方人喜歡賭兩張的小牌九，一翻兩瞪眼，把把有輸贏，而且每一牌，由打骰子決定抓牌順序，到亮牌比點子，決定勝負，大概不要一分鐘，打麻將連十六張牌還沒有疊齊，牌九的枱子上，已經輸贏早定，開始賭第二把了。

有些喜歡拚一下的賭徒，一把賭注就把口袋所有的錢完全放上賭枱上，作乾坤一擲，輸了回頭就走。

稱牌九爲武賭的意思，就是指它輸、贏的速度太快。

有些打牌九的賭徒，花了一個多小時走到賭場，但一兩分鐘就把錢輸光了，又花一個多小時回去。

不要認爲這是說笑，牌九場中很多這樣的賭徒，他們帶一把鈔票，可能是他們一個月的工資，站在賭枱旁邊看，認爲機會來了，就一把砸下去，贏了，就大吃大喝的風光一陣，輸了，下個月再來。

這樣的賭徒，在中國大陸北方常常見到，在台灣，倒是很少見到這樣的賭法了，想是台灣經濟繁榮，賭徒的賭本豐富，賭場也有專放高利貸的人，你只要有點身價、財富，借錢不難。

但在過去的大陸北方，借錢就難了，尤其是大都不願意把錢借給賭徒，除非你有很多財產，但愛賭的人，不一定都是有財產的人，所以，很多愛賭的人，平日裏省吃儉用，連襪子也捨不得買一雙，但押起牌九來那股狠勁，能盡出所有，毫不吝惜，一兩個月的收入，一把玩完，這就是賭徒的悲哀了。他們棄置妻兒的生活不顧，把錢送到賭場中輸掉。

奇怪的是，這種一把玩光的賭徒，大都是有着長期經驗的牌九徒，他們可能受到賭的傷害很深，早已輸完了全部的家產，淪爲做雜工維生的人，他知道賭的可怕，但又無法戒絕，就想出了這

個賭法，辛辛苦苦工作了一個月，也許是兩個月，集聚了一筆錢，跑到賭場中，一把拚了。

重要的是，他們不是蠻幹，他們經過了仔細的觀察，然後孤注一擲。

這是種勝算很高的賭法，就機率平均計算，他有百分之六十五的勝算，如果眞能贏了一把就走，下個月再來，而且下注平均，以一個月的收入爲准，一年賭十二次，保証他一年結算時，一定會贏，可惜的是賭徒性格上的缺憾，使他非輸不可。

他們一把輸了，一定會走，因爲，他們沒有地方可以借錢，也沒有可以抵押的財產，但贏了，百分之八十的人，會繼續賭下去，直到輸光了走路。

另外百分之二十的人，會暫時離開，但他們不會等到下個月再來，有的去吃喝玩樂一天，第二天再來，有的出去打個轉，澡堂去洗個澡，就立刻回來。

結果是輸光了贏來的錢和老本後，再走。

這就是賭的可怕，千百年來，一直這樣循環不息，但仍有那麼多賭徒去賭，飛蛾撲火，前仆後繼。

中國上海一帶的賭友們，稱牌九爲吃狗肉，驟聽之間，十分不解，但仔細的想一下，它似乎是有它的品味。

傳說中狗肉很補，醫學上已証明沒這回事，可是吃狗肉進補的事，仍在市面盛行。

狗肉有一種怪味，不喜歡吃的人，吃一口要連吐三天，爲了消除那股怪味，用了大批佐料來補救，所以，大辣椒、茴香、八角、花椒等，都是處理狗肉的必備之物，烹飪的方法，也有一定的特色，所以，狗肉吃起來，辛辣刺激，味道濃重，使嗜此道者，念念難忘。

把賭牌九比喻成吃狗肉，應是取起刺激、激烈，把把見眞章的賭法。

牌九的另一特別之處，是它的擴張力很强，可以大幅度擴展賭徒人數，一個人推莊，可以有二十個人來下注。而且，你也可以選擇認爲牌風最好的門子下注，所以，推牌九會常見到順門、（又稱初門）天門（莊家對面）及只有一百、五百元的賭，但尾門（末門）却集中了十幾萬的賭資。

當然，這些集中的賭資，也可以出現在順門或天門。

一般來說，牌九賭注是不受限制的，莊家可以說明這一莊推多少錢，下注的如何下，莊家却不得干預，以骰子點數開門計算，順吃順賠。

舉例說明，莊家聲明這一鍋（指莊家輸贏的段落），推十萬元，好了，下注的人，可以在順門、天門、尾門、各下十萬元，不論你骰子打到那一門，都是一門封，一把見生死，如果骰子打的是8，順門和天門就沒有賭的輸贏機會了。

但如果賭的是四張大牌九，因爲，有和的機會，那就順延着賭下去了。

骰子是八點，尾門和莊家賭和了，順門就接上跟莊家賭，順門也和了，天門接上賭，天門也和了，那就重新再來。

不過，三門都賭和，是不太可能的事，是絕無僅有的事，三十年來，我看過四、五百場牌九的賭局，總有六萬把以上的牌，只看到一次三門和局面。

賭牌九和賭骰子一樣，也有幫助莊家的賭法，形成雙方對抗。

譬如說，莊家推的十萬元一鍋，而賭枱上順門、天門、尾門，各出現十萬元的賭注，幫莊的人，可以拏出二十萬來，全數賭了，當然，莊家的十萬最優先，幫莊的人和下注的賭客，對賭餘下的二十萬。

下注的賭徒也可以把別人的賭注，移到另一門去，譬如他把天門下的十萬，移到初門去，當然，他要担負起天門輸贏的責任，如果他判斷錯誤，初門被莊家吃了，而天門却贏了，這位移動天門賭注的賭徒，就要負責賠給天門二十萬元。算起來很划不來，除非你有絕對把握。

這種移動別人門上賭注的賭徒，雖不常見，並非僅有，如果你常跑牌九賭場，十次，大概可以看到一兩次這樣的賭徒。

能夠把別門上的賭注，移往另一門去賭，並非是人人可以，他必需具備有財力、信用，還要有點瞄頭才行，也就是吃得開的人，讓莊家和下注的人，都信得過他才行。

以上，是牌九賭場的大概情形，現在我們來談談牌九的賭法。

一：牌九的賭法

三十二張牌九牌，分成十六對，它的大小，並非以點子多少來決定，它的大小分法：天、地、人、蛾。三長、四短、雜九、雜八、雜七、雜五，如果你拏到一張雜六和一張丁三時，就變成至尊寶，通吃天、地。

對子和對子比，除了至尊寶外，就以上述排行決定大小，天對贏地對，長對贏短對。

如果都不成對，那就要比點子的大小了，大點子贏小點子，以手中最大的一張牌，作爲點子代表，如天七、地七、人七、蛾七、長七、短七、雜七，依次序排列下來，同樣是七點，天七最大，雜七最小。最不容易分辨清楚的是長牌和短牌的區別，因爲，同樣的點子時，長牌大過短牌，決定輸贏，所以，什麼是長牌，什麼是短牌，一定要辨認清楚。

所謂三長，即是三對長牌，長三、板四、梅花十。

四短是：虎頭，（一對11）平頭（平10對），燈7（么6對）、銅錘6（么5對）。

你現在已大概瞭解牌九的大小如何分辨了。我們再來說明一下，點子的配置，兩張牌加起來超過10點時，10點不算，只算超過的點子，例如板四配雜5，是九點，稱爲長九，平10配雜九，也是九點，但平10爲短牌，稱爲短九，長九贏短九。

如果兩張牌加起來剛好是10點，稱爲鼈10，那就是一點都可以吃它，鼈10不分大小，長短一樣，一般來說，同是鼈10，莊家贏，也有算成和牌的，必須

事先加以規定。

天、地牌沒有鼈10，如天牌配上8點，是20點，但却稱謂天罡，是僅次於對子的大點，地牌配8點爲地罡，小於天罡。

牌九的賭法可分爲大牌九、小牌九，大牌九每一次抓四張牌，分成兩配，但前一配不得大於後配，你可以搶頭，也可以顧尾，反正有一配不輸，就算和牌，小牌九就兇悍了，也是正宗的牌九賭法，每一次抓兩張牌，牌抓入手中，輸贏已定，運氣決定一切，完全沒有技術可以補救。

牌九的本質，就是屬於激烈的賭具，所以，賭兩張的小牌九，應該是正宗的牌九賭法。

(1)：小牌九。

一般賭徒，都稱小牌九爲强盜賭，因爲抓起兩張牌時，非贏即輸，像强盜搶錢一樣，在中國北方的賭法，連鼈10都不和，莊家鼈10也可以贏鼈10，三鼈10才爲和，有三家鼈10時，才算和牌，大家不算，再推第二把一共四副牌，要配出三個鼈10出來，眞還不太容易。

所以，推小牌九的幸莊，如能連贏兩條，（一條四把牌）就可以收莊了。

也有連吃三把後，不推第四把的，推兩條牌，只賭六把。

就賭博的機率上計算，連贏兩條八把，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如果你能作到，我想，你已經是個大富翁了。

現在，我們算一算八把牌，你能贏多少錢？

假設，你推的10萬台幣一莊，而每一次，都能押成滿注，你如能連贏八把，10萬元，就變成二仟伍百六十萬元。

就算你只推六把，第四把不推，（慣例上莊家可以不賭第四把）你的10萬元，也變成了六百四十萬元。

當然，這要參加的賭徒，都是千萬富豪才行，在筆者知道的牌九賭博中，還沒有這樣的先例。

我看到過一個幸運莊家，連吃五把之後，已經是路斷人稀了，因爲，眞正的賭徒，不會相信莊家有連吃三把通莊的賭運，他們賭注，都會在第二、三把中，大幅投入。第四把，他們會出盡所有，如果連吃五把的莊家，差不多已經把在場賭徒的口袋掏光了，就算還有人下注，那人，已不算是賭徒了，他下注很平和，不會和莊家搏命。除非，這家賭場十分興旺，不停的有新的賭客上門，加入了激烈的拚戰。

小牌九的賭徒，大都會分賭兩道，或是三道。而且是主力分道，譬如說，兩萬兩道，即第一道一萬，第二道一萬，或是十萬兩道，每道五萬。

如果十萬分成三道，一般來說會是頭道四萬，二、三道各三萬。

分道下注的，幾乎是兩道平均，縱然相差，也極有限，牌九是八點上道，（大小一樣）八點即賭第二道的輸贏，九點三道，地罡四道，天罡五道，雜五對六道，雜七對七道，雜八對八道，雜九對九道，四短對子十二道，三長對子十五道，蛾對十八道，人對二十一道，地對二十四道，天對二十八道，至尊三十二道。

但一般賭友，大概最多分下三道，以分賭二道的最爲常見。

當然，也有一萬台幣一道，一下子分下三十二道的，但這些賭友，以娛樂爲主，已不是眞正的賭錢了。

眞正下注的賭徒，並不喜歡坐在固定的位置上，和莊家對賭，而是遊擊式的選擇下注的時機和位置。

他們下注的名堂很多，除了選擇門子之外，他們會賭穿堂——那就是順門和尾門各賭一半，一萬元的賭注的穿堂，分賭在順門、尾門各伍千元，莊家如吃順門，賠尾門，穿堂就沒有輸贏，如順門、尾門，却被莊家吃了，當然穿堂也無法自保，兩門都贏，穿堂自然也贏。

兩門跨——就是賭注分跨兩門，一萬元的兩門跨，就是每一門伍千，和穿堂有些類似，只是把門子更換一下，選擇了天門和順門，或是天門和尾門，事實上兩門跨這三個字，已經說得很清楚了。

黑注——這大概是中國北方小牌九中一種特有的賭法，我到台灣近四十年，還有看到過有人下注在黑注上的。所謂黑注，就是莊家全軍皆墨才能贏，一般來說，這是遇上了幸莊時，故意去觸莊家的霉頭，所以，這種賭法，都不會太大，三門都贏時，黑注才贏，三門中有一門輸了，黑注就先被莊家吃掉，但如黑注贏了，是一賠三，下注一千元的黑注，可以贏三千元，而且是先吃先賠。

在激烈的牌九賭博中，這是唯一有點趣味的賭注，推莊的人，非常討厭下黑注的人，但却無法拒絕。

奇怪的是，在莊家走背運的時候（連連倒莊），絕少人去賭黑注，反而在莊家興旺的時刻，有人下黑注的門子，下黑注就是把錢交給莊家，擺在莊家面前。

據說，莊家吃了下黑注的錢，就會由幸運轉入背運，由贏轉輸，這些傳說，找不出科學上的依據，當然不可信，但賭博根本不是正經事情，只要有一兩次的巧合，就會傳揚開去，成爲賭徒的一些禁忌。

小牌九雖然是靠運氣的賭博，但亦非全無跡象可尋，一般來說，幸莊押天門，好像是天門的牌，和莊家有大一些的交換機率，賭小牌九的要訣是計劃下注，先求自保，例如你有兩萬伍仟元的賭本，而莊家推的是幸莊，你要計算五把贏他一次，你的賭法分配是第一次1千，第二次2千，第三注3千，第四注6千，第五次1萬2千元。

如果你連續賭了五把，還有一千元車費，可以回家了，一門連輸五把的小牌九，你可能遇上了牌九老千，或是特別幸運的莊家。

連贏了五把的莊家，絕對不會推第二條的第四把，可能只推完第六把就不推了，但第六把是要命的一把。因爲這時候，莊家已經有相當多的錢了，如果他推的一萬元的小莊，也已聚集了三十

二萬元的賭本，這些錢都是下注人的錢，第六把，會使賭徒們感覺到是最後機會，可能會盡出所有，你已經輸了兩萬四千元，身上已沒有現金，要賭這一把，非要賠錢不可，或是質押你的東西，這完全超出了你的賭錢的計劃，這一注再賭下去，你就不會走了，因爲你已賭上了火，失去理智。也許會賭一天一夜，可能輸得你傾家蕩產。

連贏一門五把的莊家，十之七八是牌九老千，贏大錢的千術，就是要贏你個不服氣，叫你輸得上火，前五把賭的都在你計劃之內，就算有點火氣，也很容易平靜下來，但第六把再輸下去，就很難控制了……

有些賭牌九的人很奇怪，莊家幸的時候，他拚命下注，但莊家背的時候，他却一千五百的下注，結果莊家連倒了十幾莊，輸了幾十萬，他只贏八九千元，這種賭牌九的人，敢輸不敢贏，上海人叫它凱子，台灣話就叫魯肉脚了。

你如果眞的不會賭牌九，遇上背莊時，可以用過三關的下注法，就是第一次一千元，贏了加上去，又贏了再加上去，一千元連贏三次，就變成八千元了，這時，你可以拏起七千元，再下注一千過三關，如果莊家背得很厲害，你可以考慮用兩千的底注去過三關。

有一個很奇怪的統計，小牌九很少有連吃一門五把的莊家，但却有連賠十幾把的莊家。（請注意的是這個統計是連吃一門五把）

我想，這個原因可能是推莊有一個賭資限制，如果是小手筆的莊家，每一把都可能賠光他的一莊資本。

例如，推一萬台幣的莊家，但賭枱上的賭注，每一個門子都超過一萬元，一莊的資本，還不夠賠一門的賭注，如果是背莊，自然把把賠光資本了。

但莊家不會輸太多的錢，因爲它有資本限制，每把一萬元，輸十把，也只有十萬元。

所以，在賭小牌九時，可以看到一個奇怪現象，莊家只推一萬元，却有人拏出十萬元一疊鈔票下注，他下的就是十萬元，但輸贏却只有一萬元的數字，因爲莊家只有一萬元賭。

這種情形，也是一種策略的運用，那就是刺激莊家增加推莊的資本，如果推莊的人有錢，是受不住這種刺激的，十之八九會上火，可能下一莊，就推十萬元或二十萬元了。

賭場上是爾虞我詐，各逞心機。

但是你是推莊的人，我建議你不要受這個刺激，一定要忍耐，因爲限制住你推莊的資本，可以掌握輸贏的主動，還有一個好處，有只吃不賠的機會，例如你的骰子是打六，由順開始吃順賠，順門是五點，天門八點，尾門是天罡，而你只有七點，好了，那就先從順門吃起吧！七點不過道，只能吃頭注，所以，順門雖有一萬多元的賭注，你只能吃下九千元，你有一萬元，吃了九千元，變了一萬八千元，這一萬八千元，就爲你所有，餘下兩千元，再賠給天門。

不管天門下了多少賭注，也只能贏這兩千元，在牌九術語上叫喝水，贏了，但却沒有得到錢。

筆者參加過一次絕無老千的牌九賭局，是好朋友過年聚賭，本來是講好了大家輸贏輪流推莊，每一莊不得少於一萬元，但也不能高過五萬元，意思限制莊家的資本，免得造成太大的輸贏，但也不能破壞牌九的規矩，限制下注。

但輪到一位石先生推莊時，他第一把牌一萬元，就不夠賠，三門全上道，最差的是天門，丁三配小五的雜八。

石先生却拏了一個最大的天七，天牌配雜五。

他又拏出了一萬元，推出第二把，結果又是通賠，第三把也是一樣，當然不信邪，推出第四把打老虎，照說，這一把他應該贏的，想不到又賠了一萬元。

一條牌九四把牌，連輸了四把，雖然朋友們在玩，但也按不下心頭大火，他要推下去，然後自然是不會有人反對了。

石先生家境很好，相當有錢，但牌風太壞了，三條牌連輸了十一把，（有一條沒有推第四把）也就是輸了十一萬元。

不但他火了，連我們下注的朋友也不好意思了，每個下注的人，都贏了一萬多元。

他輸了現金，拏出支票簿開了一張二十萬的即期支票，作主人的何先生，義不容辭將金額調現。

但半個小時後，石先生又輸光了，好像是只贏過一兩次，十牌要輸八九牌，大家都想讓他贏回去一點，所以，注碼下得很大，但石先生却是越輸越多，一面又開了一張三十萬的支票調錢，一面叫他同來的太太，回家去拏錢。

場面到了這個境界，誰也不好開口勸了，大家只好默默的賭下去。

石太太拏錢趕回來，石先生已開出了五張支票，總計輸了一百四十萬元，石太太拏來的台幣不多，只有十五萬元，但却拏來了一萬美金。

這是他們準備過年出國旅遊的費用，因爲在新年假期，銀行休業拏不到錢，只好拏來美金充數。

也許太太坐在旁邊觀戰，石先生不再衝動，每把只推一萬元，原來，他在太太離開取錢的時候，石先生每莊推五萬元，但在賭枱上的賭注也越來越大，五萬元，也只是賠一把牌，一條賭四把，一條就賠二十萬。

石先生突然開始轉運了，連吃了四把通莊後，一路順風，大吃小賠，有如神助，一個小時不到，贏回全部輸出的現金和支票，又倒贏了我們在場下注人的大部份現金，大概有一百多萬。

參加的人，都是好朋友，絕無人出千，也沒有人會出千，我說明這段往事的意義，是告訴好賭小牌九的朋友一件事，你如果遇上了輸了很長時期的背莊，突然被他連吃兩把通莊時，那是已轉成幸莊，不可賭氣，能停下休息最好，忍不住，也要小心下注，因爲，你一賭氣，加大賭注，不但很快輸光你的錢，也很快輸光你的本錢。

幸莊最大的特色，就是吃大注賠小注，如果這一次三門都下了大注，他就來個通吃。

賭博是有點邪門，越上火越輸錢，不信邪，你就會輸死。所以，輸錢時，要冷靜，絕不能衝動，尤其是賭一翻牌必有輸贏的小牌九，大賭起來，一個鐘頭就會輸光你萬貫家產，豈可不愼。

(2)大牌九

現在，在台灣流行的牌九賭法，都是大牌九，每一次抓起四張牌，配成前後兩對，後面一對牌，一定要大過前副。

賭大牌九要少下兩道，把賭注集中頭道，因爲，集中一道，容易配牌，基本上，大牌九的配牌原則是先求保本，再求贏錢。

一般的規矩，大都和小牌九相同，但在配牌上却多了一個天九王，天牌配雜九。

在小牌九中，叫天九一，照一點算，但大牌九却稱作天九王，是僅次於至尊的大牌，但也有一種賭法把天九王的地位規定在對子以下，天九王只高於天罡，雜五對，都可以贏它。

這些花樣，都是人創出來的，約定成俗，事先說明一下就行了。

大牌九中有一些死配牌，也就是一配牌，是不用化腦筋的，例如你抓的四張牌中，有一張蛾4，一張板4，一個虎頭11，一個人8，這就是死配，誰來都是這一種配法，蛾八和人九，總不能配個人板二，和蛾5吧！

配牌的技巧除了長賭經驗之外，還有你的對手性格，和參考已出現的明牌，計算出牌的機會。

如果你抓的四張牌是一張雜9，一張人8，一張燈7，一張么5的銅錘六，這就是屬於難配的牌，這就要大費腦筋，可以配五五貫，也就是兩個五，前一道是雜9配銅錘6的九六一十五，後面是人8配燈7的七八一十五，雖然同樣是五，但人五比短五大，要放在後道。

但也可以配個人七出來，雜9加人8的十七，因爲人7很大，除了天、地7外，它是最大的7，只有8點才能吃它。

大牌九推過第一把，要把十六張牌明放在賭枱上，以供配牌時的參考，你如擅長心算，看過十六條明牌之後，就可以推想出來，餘下十六條中，還有幾個九點，八點，你配個人7，有多少保本的機會。

經過計算之後，再決定配五五貫，還是頭三七後，但要記着，這付牌，絕不能配人4短6。

大牌九很奇怪，你抓到難配的牌時，你的對手，也可能一樣，是一付有多樣配法的牌。

如果他抓到的四張牌是一張雜8，一張雜7，一張雜9，一張燈7。

這付牌的標準配法是短5，雜6。即雜8配燈7的15點，雜7配雜9的16點。

大牌九有很多口訣，如獨7必留。

那意思是說你的4張牌中，最大只能配出一個7點，但另一付是髱10，當然也可能拼成頭2後5，在這種情形下，要留獨7。

拆8不拆9，爲了搶頭，可以把一付8點拆開，但不可把一付9點拆開，我想，它的用意是防止對手的8、8貫，也就是前後2付牌，都是8點，遇上能配出兩付8的牌，十分之九的人，都會配成8 8貫，因爲，配出頭8，是可以贏兩道的。

以上那些提示，只是一個原則，你必須作一些現場評估，再下決心，尤其第二把時，有16張明牌可以參考，必須要作一番研判。

提供你一個重要的觀察參考，你的對手抓起牌後，很快配好，可能是起手的一配牌，不論好壞，沒有第二種配法。

但如他配好牌之後，又仔細觀察明牌，似想抽換，那表示他在動腦筋，要不要拆牌拚一下，先拏前付一張牌，改放在後道，他是想保本了，加大後道主力，以求安全，如是先拏後面一條牌，改放在前頭，那是加强前道，準備搶頭，拚個輸贏，你在留心他臉上的神情變化，這個觀察的判斷，就八九不離十了。

大牌九是小牌九演化而來，目的在使這種激烈拚搏的賭具，有一點緩和賭法，也增加一點思考性和技術性，所以，有很多的規矩，都原襲小牌九而來，目前，四張的大牌九，已成爲牌九賭場的主力，小牌九正在日漸式微。（六）

金槍無敵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馬行空・文／可飛・圖

無敵神槍　懊恨情場

上文提要： 夏侯長纓和熊天開商量如何擊殺顧盼之，他從雲姬口中探知顧盼之的回家時間，着熊天開於傍黑到小宅院伺機行刺，自己躲上樹上，看着熊天開刺殺得手離去後，才下來和雲姬鬼混了幾天，省起約了蕭雅韻在黑風口相會，便瞞過雲姬到清風樓去，雲姬暗中跟踪，三人相見，雅韻不歡離去，夏侯長纓追着向她解釋，得雅韻諒解，同去桃花源暢叙……

夏侯長纓不加思索地說道：「雅韻，妳只管說吧，就算是上天入地，我也答應妳。」

「我要你答應我，從今後，不再與人動手比武！」蕭雅韻認眞地道。

夏侯長纓聽得心頭震了一下，硬着頭皮道：「雅韻，妳爲什麼……」

「長纓，你不答應我？」蕭雅韻有點失望地道。

「不，不！」夏侯長纓只好硬着頭皮說道：「我答應妳！」

「長纓，我這麼做，只是想與你永遠在一起，你明白麼？」

夏侯長纓點頭道：「我明白。」

「長纓，我們……搬來這裏居住，好麼？」蕭雅韻憧憬地道。

「這裏有如仙境一樣，住在這裏，簡直快活過神仙，當然好啊！」夏侯長纓不得不順着她的話去說。

「長纓，你眞好。」蕭雅韻一臉幸福。

夏侯長纓却在心裏苦笑。

* * *

距離秦白玉挑戰夏侯長纓的日子，還有四天。

不少武林人物已來到玉石堡所在的吳川鎭。

他們都是來觀賞這一次武林盛會的。

玉石堡就在吳川鎭南面里許的地方。

秦白玉早已敎人在堡前的廣場四周，搭起了看棚，當中就是他與夏侯長纓比武的場地。

他這麼佈置，是要所有來觀看比武的人，都看到他與夏侯長纓比武的情形。

他對這一次的比武，也充滿了信心。

因爲他已從董槍神的口中，詳細地知道了當日董舒舞與夏侯長纓比武的情形。

董舒舞甚至還將他與夏侯長纓比武時，夏侯長纓施展的槍法招式，向他展示一遍，並與他共研破解之法。

秦白玉可說知己知彼，也因此，他才會對自己那麼有信心。

而董槍神不愧是神槍門的一代宗師，他經七日七夜苦研之下，終於想出了破解夏侯長纓那套天魔槍法的招式，並與秦白玉演練數遍。因此，秦白玉可說已是成竹在胸，穩操勝券。

原來，董槍神在秦白玉發出武林帖後，便應秦白玉的邀請，秘密到了玉石堡。

他這麼幫忙秦白玉，是想秦白玉替他出一口氣。

——他一直咽不下這口氣。因爲他亦一直視那次敗在夏侯長纓的槍下，是奇恥大辱。

因此，他才會幫忙秦白玉。

* * *

夏侯長纓這幾日的心情一直很矛盾，拿不定主意是否到玉石堡去應戰。

他心底裏是很想去應戰的，在數百上千的天下武林人物面前與

秦白玉比武，單是場面，就夠教人神往，這可不是任何一個武林人物隨時能夠得到的機會，據他所知，近十年來，就只有這一次——他與秦白玉比武的盛事。

這可是任何一個武林人物夢寐以求的機會。

那不但可以在天下武林同道面前大大地露面，若是勝了，更是一雷天下響，名揚武林，那份榮耀與風光，簡直無法形容。

這對他來說，是一股巨大的誘惑。

但他又不能自毀諾言，因爲他實在很愛蕭雅韻，他不想因此而失去她。

這眞教他委決不下。

這時候，他已來到距玉石堡約百里外的龍山鎭。

若是兼程趕去玉石堡，一天便可以趕到。

沿途之上，他遇到不少趕往玉石堡觀戰的武林人物，聽到的，都是談論他與秦白玉這一戰誰勝誰敗的說話。

這對夏侯長纓來說，是一種刺激。

由於他是易了容的，因此，一路之上，都沒有被人認出來，也因此，他聽到不少別人在他面前或許不敢說的話。

而他的行動也比較自由。

一路上，他聽到的談論，都是不看好他的，有人甚至說他能夠打敗董槍神，只不過是一時僥倖，更有人說，是董槍神故意輸給他的。

這些話令到他很氣憤。

但他仍然下不了決心，前去應戰。

不過，他仍然趕往玉石堡。

他想看一下武林人物聚會在一起的盛況。

而他的心眼也爲之活動起來。

他來到龍山鎭的時候，已是黃昏時份，在鎭上找了一客棧，要了一個房間，天已經黑下來了。

若不是早來一步，他幾乎租不到房間。

原來，有不少武林人物在鎭上投宿，而那些武林人物都是趕去玉石堡，觀看三日後秦白玉與夏侯長纓的比武的。

遲他一步投棧的人，都租不到房間。

看情形，趕往玉石堡觀戰的武林人物，可能盈千上萬。

因爲，走這條路往玉石堡的武林人，只是一部份。

夏侯長纓的心又活動了。

看到那麼多的武林人趕來龍山鎭投宿，他爲怕找不到店子吃晚飯，本來想洗了澡才去吃晚飯的，也不洗了，馬上走出客棧，到大街上找家飯館吃晚飯。

他走入一家叫十里香的館子，發覺那裏已經滿了座，只好轉身走出去，找另一家。

一連走了三家，都找不到座位，直到大街尾的那一家老張記飯店，才找到一付空座頭坐下來。

吐了口氣，摸摸肚子，馬上招呼一個伙計過來，要了酒菜。

菜未到，酒先到，他只好先喝酒，等菜上來才吃飯。

一杯酒未喝完，剩下的那幾付空座頭，已坐滿了人。

他發覺店堂內的食客，佔了七成是武林人。

喝了三杯酒，菜已送上來，他實在餓了，便要了兩大碗白米飯，吃起來。

他打算吃飽飯後，才慢慢喝酒。

那知道他一口飯還未下肚，忽然有三個大漢向他走過來，他不禁停下來暗中戒備着，以防那三個漢子會對他不利。

那三個漢子走到他的面前，其中一個年約三十左右，頷下留了短短的鬍鬚的漢子開口說道：「這位兄台，可否讓個座位？」

聽到那個漢子那麼說，他才鬆了口氣，目光往店堂內一掃，這才發覺到，店堂內已座無虛席，就只有他這一張桌子有空座位，他縱使不願意，也不好意思一個人佔着一張桌子。因此，他只好點點頭，道：「三位請坐吧。」

那個漢子道一聲謝，才與兩個同伴拉開櫈子，坐下去。

夏侯長纓不再理會那三個人，低頭吃起來。

那三個漢子要了酒菜，待伙計送上酒，便先喝起來。

最初三個漢子都在喝着悶酒，直到三杯下肚，才打開話匣子。

夏侯長纓這時亦已吃完飯，斟了一杯酒，慢慢地喝着。

那個向夏侯長纓說話的漢子首先開口道：「吳兄、張兄，看來今晚我們要露宿一宵了。」

「眞想不到會有這麼多人在此投宿。」坐在夏侯長纓對面那個大鼻漢子有點後悔地道：「若早知道，便在後面十里左右的白田集投宿。」

「你我又沒有未卜先知之能，怎想到的。」另一個坐在夏侯長纓左邊的虬髯漢子嘆口氣，道：「既然找不到客棧，就在這裏喝到天光吧。」

「人家要關門的啊！」大鼻漢子老吳道。

「他開門做生意，不過爲了錢，我們多給他幾兩銀子，他一定不會趕我們走，蔣兄你說是麼？」虬髯漢子老張，對着那個首先開口說話的漢子道。

「張兄說得不錯，有錢使得鬼推磨，那店家看在白花花的銀子面上，不會趕我們走的。」那短鬚漢子頷首道。

「他媽的，原來有這麼多武林同道趕去玉石堡觀戰，早知便早幾日趕去玉石堡。」姓張的虬髯漢子道。

「算了吧，明天便可以趕到玉石堡，不睡一晚，又何妨。」姓蔣的漢子道。

姓吳的大鼻漢子道：「蔣兄，這一次前去觀戰的，怕不成千上萬！看來這一次秦堡主與夏侯長纓的比武，哄動得很啊！」

「何止哄動！」姓張虬髯漢子道：「簡直是武林盛會！」

「聽你這麼說，我們担心明日到了吳川鎭，咱們眞的要露宿一宵。」姓蔣的漢子蹙起眉道。

「蔣兄，這我倒不担心。」姓吳的大

鼻漢子道：「我們大可以在比武的地方露宿一宵，佔個好位置。」

「哈，吳兄這個主意妙極！」姓張的虬髯漢連聲讚好。

夏侯長纓在旁聽着，彷彿像個局外人那樣，默默地喝着酒。

三個漢子要的菜先後送上來。三人便邊喝邊吃起來。

「蔣兄，依你說，那個夏侯長纓會不會打贏秦堡主？」大鼻漢子道。

「依我看，他一定會敗在秦堡主的劍下！」姓張的虬髯漢子斷然道。

大鼻漢子不以爲然地道：「張兄，你憑什麼這麼武斷？別忘了，董槍神就敗在他的槍下，而秦堡主的名頭與董槍神齊名，以此推測，秦堡主可能不是他的對手。」

「吳兄，不管你怎麼說，我也認爲秦堡主勝過那小子！」姓張的虬髯漢子堅持己見。

「這只是你的固執之見。」大鼻漢子不服氣地道：「蔣兄，說說你的高見。」

姓蔣的漢子想了一下，才說道：「這……是很難下判斷的……不過，秦堡主明知董槍神敗在夏侯長纓的槍下。還敢發出武林帖，挑戰夏侯長纓，說不定他有取勝的把握，否則，他不會幹出自取其辱的蠢事來的！因此，我猜秦堡主勝算較高！」

一頓，又道：「那姓夏侯的年輕人雖說打敗董槍神，但以他的年紀，就算他一出娘胎便苦練槍法，也不可能練成絕世槍法，打敗有槍神之稱的董槍神的也許這其中有什麼內情，才會令董槍神敗在他槍下的！因此，我認爲現在就說兩人誰勝誰負，還言之過早！」

「蔣兄，你這麼說，等於沒說。」虬髯漢子不服氣地道：「總之，我認爲秦堡主一定會打敗那姓夏侯的小子！不然，只怕天下間那些年紀比他長，出道比他早，輩份比他高的武林同道，將無面目再在江湖走動！」

頓一下，又道：「就是咱們三個，也無顏面見人！」

姓蔣的漢子聽他那麼說，頓時啞口無言。

姓吳的漢子想一下，不由改變看法：「張兄說得也是。秦堡主不會自取其辱的，夏侯長纓就算天生奇才，以他的年紀，也不可能打敗年紀一大把的秦堡主的，要不，那還說什麼苦練十年，還要磨練多年的！」

「蔣兄，你心裏似乎不大服氣，敢不敢與我打個賭？」虬髯漢子看到姓蔣的不出聲，冷笑一聲，說道。

「張兄，你要賭什麼？」姓蔣的遲疑地道。

「就賭三百兩銀子怎樣？」虬髯漢子道：「我買秦堡主勝，你一定買那小子贏的。」

接着那姓張的漢子道：「吳兄，你買那一個？」

姓吳的咬咬咀唇，說道：「我買你這邊——秦堡主勝！」

「蔣兄怎麼樣啊？」虬髯漢子看到姓蔣的不說話，催促道。

姓蔣的又猶豫了一會，才說道：「不，我不跟你賭了。」

「蔣兄，你這是什麼意思？」虬髯漢子睜眼道。

「意思是，我改變主意，也買秦堡主勝。」姓蔣的大聲道。

「嘿嘿，我還以爲你會固執己見，原來却從善如流！」虬髯漢子大爲得意：「來，蔣兄、吳兄，我們爲秦堡主喝一杯！」

三人舉杯一飲而盡。

夏侯長纓就在這時離座會賬，走出店外。

他那壺酒却還未喝完的。

他是無法忍受那三個漢子的說話，才結賬離去的。

在那個虬髯漢子一口咬定他不可能打敗秦白玉的時候，他幾乎忍不住表露身份，與那個虬髯漢子一比高下！

他更氣不過那姓吳與姓蔣的，先後改變看法，他忍不住被人當着他的面前，看不起他，這令到他心裏滿不是滋味，因此，他不想再聽下去。

他的心又不堪那三個漢子說話的刺激，又活動了。

緊咬着牙，他在心裏大聲道：「我一定要打敗秦白玉，教你們這些自以爲是，狗眼看人低的傢伙，大大地丟一次臉，那時候，看他們還敢瞧不起我！」

懷着這種激憤的心情，他走回客棧。

* * *

那知道，在客棧的房間也不安靜。

原來，那些房間都是以木板隔開的，隔壁的房間若有人說話，除非將聲音壓得極低，否則，便會傳到相連的房間內。

夏侯長纓左面隔隣那間房子內，就有兩個人在大聲談說着，聲音清楚地傳到他的房間內，令到他不聽也不可能。

更巧的是，那兩個傢伙似乎是武林人，正在談說着秦白玉向他挑戰的那回事。

這就令到他想不聽也不能了。

隔壁那兩個傢伙顯然已談說了一會，這時正在爭論，夏侯長纓是否有胆應戰這方面。

夏侯長纓忍不住豎起耳朵，聽那兩個傢伙怎麼說。

「酒袋，不是我瞧不起那個姓夏侯的小子，我說他一定不敢去應戰！」一個舌頭打捲的聲音說道。

「你憑什麼這樣說？」另一個語聲沙沉的說道。

「那小子要是敢應戰，怎會自秦堡主發出武林帖，聲言要與他一決高下後，他便躲了起來，一直沒有露過臉。」舌頭打捲的人道：「直到現在，仍未有人曾看到他露面，你說，他不是躲起來，是什麼？」

「聽你這麼說，也有點道理。」語聲沙沉的人道：「他若是躲起來，不敢應戰，那豈不是自認是縮頭烏龜，銀樣蠟槍頭，浪得虛名的無胆之徒？」

「依我看，他那一次能那打敗董槍神，可能暗中做了手脚，不然，以董槍神

數十年在槍法上的浸淫，怎會輸給一個出道才不過兩三年的後生晚輩？」舌頭打捲的人說道：「要知道，武功一道，可不是一蹴而就的，那是要靠多年苦練，才能有所成就的！」

「老鐵頭，我酒袋也不大相信姓夏侯的那個小子，能夠打敗董槍神。」語聲沙沉的人道：「那簡直不可思議，董槍神可不是一個寂寂無名之輩，一個後生晚輩居然打敗一個名震武林的槍法宗師，那簡直是荒謬！若是眞的，我們這一些半老不新的傢伙，豈不是白活了這三四十年，白練了這麼多年的武？」

「酒袋，千句勝一句，我老鐵頭是怎麼也不相信那小子打敗董槍神的了，除非在三日後，我親眼看到那小子打敗了秦堡主！」

「老鐵頭，我酒袋忽然改變了想法。」語聲沙沉的人說道：「我猜那小子有可能會去應戰……」

「老酒袋，你喝醉了麼？變得朝秦暮楚的，眞不是傢伙！」舌頭打捲的人微帶怒意的道。

「老鐵頭，你才喝醉！」語聲沙沉的人冷笑道：「胡言亂語的，說什麼朝秦……暮楚的，牛頭不對馬咀！」

「你滿咀臭屁！」舌頭打捲的人怒道：「你才喝醉了。你奶奶的少說點也喝了十斤黃湯。」

「老鐵頭，你喝得比我老酒袋少麼？」語聲沙沉的人打了個哈哈：「不然，你怎會舌頭打結，說話含含糊糊的，像咬着什麼似的！」

「你奶奶的老酒袋，我老鐵頭一向說話舌頭不靈光，你連這點也忘了，你才醉了。」

「老鐵頭，你敢與我再喝十斤八斤燒刀子麼？」

「不喝的是烏龜王八蛋！」

「先醉倒的是龜孫子，狗崽子！」

「那還不去喝！」

「你坐在這裏幹麼？」

跟着是一陣跌跌撞撞的腳步聲，開門聲，關門聲，隨着腳步聲遠去，夏侯長纓的耳根也清靜下來。

他倒身躺在床上，緊握着拳頭，在心裏大叫道：「我一定要去應戰，我要讓那些瞧不起我的人，跪倒在我腳下，我要做個大英雄，不要做王八龜孫子！」

＊　＊　＊

就在比武的前一日，吳川鎮上滿是武林人物。

鎮上的每一個角落，幾乎都擠滿了武林人。

吳川鎮上的人從來都沒有看到過這麼熱鬧的情形，怕事的人都躲在家中，以免惹上無妄之災，而事實上，那些武林人爲了爭一張枱子，不惜大打出手。

鎮上本來有十多家酒樓飯館的，但鎮上的武林人少說點也有上千之數，那當然不夠應付了，這不免會引起爭執。

那些店家眼見生意興隆，自然樂得合不攏咀，但也暗中担心不已。

——若是有人在店內爭吵打架，那就血本無歸了。

正當鎮上的武林人爲住宿與吃飯犯愁的時候，秦白玉派了他的總管到鎮上，大聲宣佈，玉石堡在堡外空地上，擺下流水席，招呼所有武林朋友，並且還在比武場的周圍。搭建了不少竹棚，供找不到宿頭的武林朋友住宿。

那些武林人聽了宣佈後，歡呼聲四起，蜂擁往玉石堡。

霎時間，鎮上又變得空盪盪的，那些店家頓時笑臉變了苦臉！

鎮上的人都鬆了口氣。

就在這時，鎮口外有一個人快步向鎮上走來。

那人的頭上戴了一頂竹笠，直壓到眉下，因而教人很難看到他的臉孔。

走入鎮口那條大街上，那人抬了抬頭，便逕直往大街上那家醉香居走去。

醉香居內座無虛席，那個人正要退出去，恰好有人結賬離去，店伙忙招呼那個人坐到那付座頭上去。

那人直到坐下來，才取下戴在頭上的竹笠。

那是一個紫膛臉的獨眼漢子，左眼用一塊黑眼罩遮起來，頷下長滿了鬍子，看年紀大約三十上下。

那獨眼漢子掃了店堂內的人一眼，發覺都是武林人物，聽一下，談論的都是明日秦白玉與夏侯長纓比武的話題。

而談論得最熱烈的，當然是夏侯長纓會不會應戰，是否能夠擊敗秦白玉的熱門話題。

那獨眼漢子似乎對於那些談論不感興趣，要了酒菜，便低頭吃喝起來。

不消一刻，他已吃喝完畢，跟着結賬離去。

走出醉香居，獨眼漢子將竹笠戴回頭上，往大街上張望一眼，便往大街裏頭走去。

才走了兩步，他的腳步忽然窒了一下，跟着才恢復常態，往前走去。

原來大街裏頭還有一個身型壯碩的中年漢子迎面向他走來，那漢子的肩頭上露出一截比普通的利刀長出一截的刀把來，看清楚，那人赫然是開天劈地熊天開！大概也是來觀看秦白玉與夏侯長纓那一戰的！

熊天開只看了那獨眼人一眼——他是奇怪那人大晴天却戴了一頂竹笠，使大步從那獨眼漢子的身邊走過，一直走向醉香居。

那獨眼漢子走到第一家客棧門前，正要走進去，店內一個伙計眼尖，馬上走出來，對那獨眼漢子道：「客官，對不起，敝店已客滿了。」

那獨眼漢子聞言，一聲不响地腳步一趄，繼續向前走去。

結果，他問遍了鎮上的大小客棧，也找不到一家還未客滿的，他只好往玉石堡那個方向走去。

＊　＊　＊

天才放亮，玉石堡前的比武場周圍的看棚內，已站了不少人。

那些人是爲了佔一個好位置，才這麼早便來到看棚的。

那些人大都是在附近的竹棚內住宿一宵的武林人

而那些有頭有面的人物，都被秦白

玉招呼到堡內。

正南的那一座看棚，更被秦白玉劃爲只是玉石堡的客人才能夠入內的。

隨着太陽的升移，看棚內越來越多人，近正午的時候，周圍的看棚已站滿了人，擠不進去的，只好搬來石塊或木樁，墊在腳下，冀能看到被看棚包圍的比武場。

有些人甚至攀到附近的樹上去坐着觀看。

玉石堡對於那些武林同道，照顧頗週，不但在四周備有茶水饅頭，供那些武林人吃喝，還擺了流水席，只要有人坐上去，便有飯菜送上。

但那些武林人却不領這份情，他們寧願喝自己帶來的酒，吃乾糧，也不離開看棚，以免位置被別人佔了。

只有那些暫時還未佔到位置的人，才去吃喝一頓。

從樹上往下看，只見圍成一圈的看棚內，黑壓壓的盡是人，後來者繼續不斷，粗略地估計一下，下面的人沒有一萬，也有八九千之數！

這確是武林中的一次盛會。

午後一刻左右，那些在武林中大有身份的人物，才在玉石堡主秦白玉的陪同下，走入南面那座看棚內坐下來。

南面的看棚內，不但有桌椅，也有美酒，更有伺候的僕人。

原來，坐在南面看棚的，正是五派一幫的掌門人，以及與秦白玉齊名的有數武林人物。

開天劈地熊天開却沒有坐在南面看棚內。

而他是有資格坐在那裏面的！

由於時候未到，秦白玉便坐在看棚內，陪着五派一幫的掌門人在說話。

在擺設流水席的地方，其中一張桌子上，坐着那個頭戴竹笠的獨眼人。

他昨晚就在玉石堡搭建用來招待武林朋友住宿的竹棚內睡了一夜。

他那頂竹笠已取下來，放在腳邊，低頭吃喝着。

他似乎並不急於想辦法佔到一個好位置。

而事實上，已沒有好位置了。就連附近的樹上，也坐滿了人。

午時二刻了。

還有一刻，便是比武的時刻。

秦白玉向五派一幫的掌門人告了辭，便往比武場當中走去。

在場的武林人都向他發出一聲歡呼。

畢竟，秦白玉在武林中的身份不遜於五派一幫的掌門人！那些武林人怎敢不給他面子。

秦白玉意氣飛揚地舉起雙手，作了個環圈揖，算是向周圍看棚內的武林朋友打個招呼。

看棚內又响起一片喝采聲。

快到午時三刻了。

夏侯長纓仍未見踪影。

那些武林人開始有點不耐煩了。

看棚內响起一陣嗡嗡的議論聲，夾雜着粗俗的咒罵聲。

終於到了午時三刻——也就是開始比武的時刻。

夏侯長纓仍未出現。

秦白玉充滿自信地站在場子當中，不仵地四下掃視着。

看棚內有人大聲叫罵起來：「夏侯長纓那龜兒子一定是怛怯了，所以不敢前來應戰！」

「老子操他娘的，他這不是在耍老子們麼？」又有人粗俗地叫罵。

「夏侯長纓那小子簡直是狗熊，我操他妹子！」

「那小子大概被秦堡主的大名嚇破了胆，如今不知龜縮在那裏，在發抖！」有人乘機奉承秦白玉。

漸漸的，看棚內的武林人物鼓噪起來，什麼粗俗下流的話，都叫罵出來。

秦白玉看到羣情洶湧，禁不住暗暗得意。

夏侯長纓若是再不來，他就不用動手，也可以名揚天下了，這眞便宜，他差點忍不住笑起來。

這時，就連南面看棚的五派一幫的掌門人，以及身份較高的武林名宿，也顯得不耐煩了。

不過，他們自恃身份，當然不會像其他看棚內的武林人那樣，鼓噪叫罵。

又過了一刻。

夏侯長纓仍然不見人影。

秦白玉心中狂喜，舉起雙手朝四邊看棚拱手示意那些武林人靜一下，待到那些武林人靜下來，他才高聲說道：「各位武林同道，請稍安無躁，秦某與各位一樣失望，萬萬想不到，夏侯長纓居然有負衆望，不敢前來與秦某一比高下，令秦某大失所望……」

就在看棚內的武林人物叫罵鼓噪的時候，那個獨眼漢子再也坐不住，霍地從櫈子上站起來，神情激動。

但他却沒有動一下。

直到一把聲音在他的身邊驀然响起，他整個人才大震了一下。

那把聲音說道：「閣下，熊某知道你就是夏侯長纓！」

那獨眼人扭頭一望，說話的人赫然是熊天開。

熊天開兩道烱烱的目光盯視着那獨眼漢子，一字字地道：「你既來了，爲何還不去應戰？」

不等夏侯長纓說話，他又道：「你可是沒有信心打敗秦白玉？」

仍然不等夏侯長纓說話，又說道：「眞正的武林中人，從來沒有胆小鬼！縱使頭斷血流，也不會被人卑視，瞧不起！」

接着又說道：「熊某相信你不是一個胆小怕死的鼠輩！」

而就在這時，秦白玉剛好開口說話。

而那獨眼人也在那刹那，伸手一把扯下左眼上的黑眼罩，接着袖子在臉上一陣擦抹，露出本來面目。

原來他是經過易容的夏侯長纓！

這時，秦白玉恰好說道：「令秦某大失所望……」那句話，夏侯長纓就在那時大喝一聲：「住口，夏侯某人來也！」身形一縱，自看棚頂上疾掠落場子中。

秦白玉的臉色遽變了一下。

所有人都一下子閉上嘴巴，千萬道目光齊射向縱掠落場子當中的夏侯長纓身上。

有一剎那的沉寂。

隨即，便像一壺煮沸了的開水，看棚內响起一片哄哄的騷動聲。有人叫道：「夏侯長纓，我們知道你一定會來的！」

「夏侯長纓，老子們知道你不會讓我們失望的。」

「你一定能夠打敗秦白玉！」

「老子將身上的錢，都下注在你身上，你一定要贏啊！」

「你鬼叫什麼，他一定會贏的！」

但也有人喝倒采。

一時之間，嚷叫聲响成一片，場面煞是熱鬧。

直到秦白玉大喝一聲，所有聲音才靜止下來。

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秦、夏侯兩人的身上。

秦白玉與夏侯長纓也在互相注視着。

他們都是第一次見面。

那自然要看清楚對方。

秦白玉約四十五六歲年紀，臉白如玉，頷下五綹鬍鬚，相貌堂堂，果然是一位人物。

他用的是三尺長劍。

看到夏侯長纓年紀那麼輕，簡直乳臭未乾，他的自信心又增加了。

雖然，董槍神曾親口對他說，慘敗在夏侯長纓的槍下，並告誡他，切切不可小覷了那個年輕人，但他看到夏侯長纓絲毫沒有一點鋒芒顯露，他對董槍神的告誡，嗤之以鼻，一點也不放在心上。

* * *

「你就是夏侯長纓？」

「如假包換！」夏侯長纓冷冷地道：「不用說，你就是秦白玉了。」

秦白玉傲然道：「不錯！」跟着說道：「時候已過，別讓在場的武林朋友等得心焦難熬了，你我開始動手吧！」

夏侯長纓抿抿咀唇，說一聲：「好！」接從身上取出那兩截鐵槍來，接合在一起，變成一桿長槍。

秦白玉也亮出他的三尺利劍！

那柄劍上水波紋流湧，任是誰也看得出，那是一把好劍——寶劍！

那柄劍有個名稱——就叫清波水紋劍。

那是秦白玉家傳鎮堡之劍。

秦白玉擺開一個架式。

夏侯長纓這時若是往東面看棚掃視一眼，或許會看到一雙他一看便認出是誰的眼睛。

但他這時兩道目光只是注視着面對的秦白玉身上。

他也擺出一個架式。

在場的人都屏息等待着兩人動手，幾千上萬人的場子中，居然靜得落針可聞。

每一個人的心裏，都只想着，這一仗誰勝。

那些武林人甚至比動手比武的秦、夏侯兩人還要緊張。

這一仗，到底是誰勝、誰敗？

* * *

秦白玉與夏侯長纓幾乎是同時撲攻向對方。

兩人沒有眞正過招，便分開來。

——第一招，兩人都只在試探一下對方的虛實。

但隨即，兩人便實實在在地幹上了。

不到十招，兩人又分開來。

誰也沒有佔到便宜。

這時秦白玉不敢再對夏侯長纓掉以輕心，他也記起了董槍神的告誡。

兩人像鬥鷄一樣，互相窺伺了一陣，又鬥上了。

這一次，兩人鬥得兇險激烈燦爛極了。在場的人都看得全神貫注，沒有發出一點聲响。

所有人的心神，都被兩人精彩的打鬥吸引住了。

那確是難得一睹的打鬥。

不少人都是第一次看到秦白玉施展出那套名動江湖的斬波屠蛟劍法。

在場的人都開了眼界。

他們都見識到秦白玉那套斬波屠蛟劍法的精奇犀利，詭變迅厲！

他們更奇怪，夏侯長纓居然可以應付得了秦白玉那麼精奇詭變迅厲的劍法！

因爲，夏侯長纓施展的槍法，看不出有何出奇之處。

也因此，他一直處於下風，守多於攻。

秦白玉的自信心又恢復了，並且在加强。

他甚至有信心在一百招之內，將他擊敗。

一百招過去了。

秦白玉却連夏侯長纓的一根頭髮也沒有削斷，更遑論將他打敗了。

他開始焦急起來。

因此，他在加緊了攻勢，將斬波屠蛟劍法中的十六招殺着，施展出來。

他希望能夠在那十六招之內，將夏侯長纓斬殺！

他自信夏侯長纓應付不了他那十六招殺着。

那知道夏侯長纓就在他施展殺着的剎那，槍法一變，槍勢急急幻變，秦白玉馬上便認出，那是天魔槍法。

一他心中暗喜，馬上變招，施展出董槍神苦研出來的破解天魔槍法的招式，滿以爲可以憑着那些招式，打敗夏侯長纓！

但他馬上便知道，那根本破解不了。

他心中又驚又奇，想不出爲何那幾招不能破解夏侯長纓的天魔槍法。

就連董槍神也驚詫不已。

原來，董槍神無面目見武林同道，改扮成一個堡丁，守在南面看棚的左邊，對於場內兩人的打鬥，看得一清二楚。

夏侯長纓雖然已展出天魔槍法，但仍然處在下風，觀看的人中，不少人都看好秦白玉。

秦白玉雖然心中驚異，但手上却絲毫沒有放鬆，全力施爲，攻擊夏侯長纓！

看棚內鴉雀無聲。

二百招過去了。

夏侯長纓已與秦白玉打成平手——有攻有守。

二百五十招之後，他變得佔了上風。

而他的槍法也更加詭變莫測。

三百招過去了。

就在三百〇七招之上，兩人分出了勝負！

那一招，兩人是在空中交手的。

在場的人只聽到噹的一下激响聲，兩人便各自翻落在地上。

秦白玉比夏侯長纓先那麼一剎那落地。

夏侯長纓的左臂上見了血。

秦白玉身上却完好無損。

這就明顯地表示夏侯長纓敗了。

因爲他已傷在秦白玉劍下。

玉石堡的人及大部份的武林人，都發出歡呼聲：「秦堡主勝了！」

但就在那剎那，秦白玉却猛地張口，噴出一口血來，接着撲跌在地上。

所有的人皆目瞪口呆。

歡呼聲頓時窒住了。

這應該不是秦白玉勝了，而是敗了！

因爲，他倒在地上，夏侯長纓却挺身站着！

誰倒下，誰就是敗了！

這是每一個武林人都知道的規矩！

——挺立不倒的，才是勝利者！

寧靜了一會，看棚內陡地再次發出歡呼聲。

這一次，是向夏侯長纓歡呼喝采。

「夏侯長纓勝了！」

「秦白玉被夏侯長纓打敗了！」

「夏侯長纓天下第一！」有人歡呼！

看棚內的人，除了玉石堡的人及南面看棚內的五派一幫掌門人及十多位武林名宿外，所有的武林人都歡呼着擁向夏侯長纓！

夏侯長纓看到那麼多人向他歡呼，他已將左臂上的傷口忘記了。

五派一幫及那些武林名宿，是基於顏面，才不隨衆附和。

——秦白玉敗在夏侯長纓的槍下，也就等於他們敗在夏侯長纓的槍下，那他們還有何顏面？

因此，他們與玉石堡的人抬着秦白玉，溜回堡內。

* * *

勝者爲王、敗者爲寇，這句話一點也沒有錯！

在場成千上萬的武林人，誰也沒有再去理會被打敗了的秦白玉，他們眼中，只有夏侯長纓。

他們都爭着擁向夏侯長纓。

那場面哄動極了。

歡呼聲有如雷鳴一樣，在天空迴响着，歷久不歇。

夏侯長纓被人羣高高地抬起來。跟着，被拋上天空，一下又一下的，在衆人的歡呼聲中。

夏侯長纓只覺自己被拋上了雲端，飄飄然的！

忽然，他瞧到一雙教他心頭震動的目光，他一看到那雙目光，便知道那是誰，他大叫一聲：「雅韻！」

但他的叫聲却被雷鳴般的歡呼聲淹蓋了。

他想掙扎着落回地上，但却被衆人一下接一下地向上拋，根本不由他作主，待他再往那雙目光閃視的方向望去，再也看不到了。

接下來，他被人拋得暈陶陶的，直到忽然耳邊响起一個人的語聲：「高處不勝寒啊！」他才醒覺過來，發覺自己被人羣抬着，簇擁着往鎮上走去。

江湖武林中，一顆天皇巨星升起了。

那就是金槍無敵夏侯長纓。

他那根鐵槍早已不知丢到什麼地方去了。代之的是一根金光燦爛的金槍。

那是武林中人集資打造，送給他的。

他的名頭已蓋過五派一幫的掌門人。

他風光極了。

但他却一點也不快樂。

因爲，他再也見不到蕭雅韻。

他雖然有很多朋友，却沒有一個眞正的朋友。所以，他很孤獨。

莫非這就是他得到的榮耀的代價？

（全文完）

上文提要： 龍乘風和路易分手後，坐的士回家，假扮司機的是唐漢明律師，他自我介紹之後，將一袋鑽石交給龍乘風，要求他代找洛雲會長，協助幫忙莊強。龍乘風將所遇告知洛雲，洛雲是受高亨利之托，調查唐漢明的離婚妻白薔薇是否和莊強有關係，因爲高芳節愛上莊強，遭到冷淡對待，必有原因……



科幻傳奇故事／龍乘風・文
可飛・圖

太空新娘

疏遠女友　避免麻煩

洛雲微微一笑：「我不錯喜歡冒險，但也不是胡亂地、隨便地去冒險的，例如過馬路，我一直都盡量小心，最少可以避免抄牌罰款。」

唐漢明苦笑一下：「你很幽默。」

洛雲道：「但現在你並不是要找尋一個充滿幽默感的英國紳士，所以，你必須把最老實的話說出來，我才可以考慮是否插手理會這一件事。」

「我懷疑……」

「你懷疑甚麼？」

「莊強販毒！」

「甚麼？」洛雲一怔，「這罪名可不是開玩笑的，你怎會想到這方面去？」

唐漢明道：「他有太多鑽石！」

洛雲道：「擁有太多鑽石，並不足以証明他正在販毒！」

唐漢明苦笑了一下，道：「其實，我這種懷疑本來就是毫無根據的，但除了這種假設，我實在想不出他何以忽然擁有如此大量的鑽石。」

洛雲輕輕拍了拍他的肩膊，道：「別胡思亂想，凡事總有痕跡可以追尋眞相，但必須花點時間，千萬不要輕舉妄動。」

唐漢明嘆了一口氣，道：「你這個浪子，似乎比我這個律師還要冷靜得多，不由我不衷心佩服。」

洛雲道：「你可以提供一些關於莊強的資料嗎？」

「當然可以。」

「很好，我會很小心處理這件事情的，而且，對於莊強這個人，我現在已有了很大的興趣。」

「我對你有信心！」唐漢明很認眞地說。

＊　＊　＊

莊強的父親是企業家兼銀行家，財產以億作爲單位，每年最少出門十次以上。莊強不但父系家族生意龐大，母系家族更是非同小可，單是紗廠已有五間，除此之外，百貨公司、戲院、酒家、珠寶、輪船公司等等生意，幾乎可說是數之不盡。

莊強是含着銀匙羹出世的天之驕子，正是要風得風，要雨得雨。

然而，莊強的父母並非暴發戶，而且很有教養。

有教養的父母，所生的孩子通常都不會令人太失望。

莊強的確不壞，他除了脾氣古怪一點之外，簡直很難找到其他缺點。

事實上，脾氣古怪也不能算是缺點，只是一個人與生俱來，或者是受到某種因素所影响而形成的特色而已。

尤其是出色的藝術家，通常都是脾氣古怪一點的。

莊強已算十分正常，但近來的情況卻又有點不同，他越變越是古怪了，有一天，他居然對高芳節說：「妳是史前巨獸，眞可怕！」

高芳節是個身裁窈窕的女郎，而且個子細小，但莊強竟用「史前巨獸」來形容她。

他對高芳節不但冷淡，簡直就是想把她從自己身邊趕跑。

高芳節雖然深愛莊強，但她再也無法忍耐下去。

莊強毫不在乎，他彷彿已有了另一個目標，但那目標到底是怎樣的，卻是沒有人知道。

唐漢明是他的老朋友，也同樣不知道。

唐漢明只是在莫名其妙的情況下，得到了那一袋價值驚人的鑽石。

初時，唐漢明以爲這袋鑽石是假的，心想：「小莊眞喜歡開玩笑。」但等到他發覺全部鑽石都是貨眞價實的上品之後，他簡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立刻把這一袋鑽石拿到一間規模極大，字號最老的珠寶公司，經過專家鑑定之後，証明全部鑽石都是眞的，而且品質純淨，價值驚人。

唐漢明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立刻再找莊強。

但莊強卻毫不在乎，只是淡淡的說：「這是很普通的東西，你拿去玩好了。」

「普通的東西？」唐漢明叫了起來，「你把這袋東西當作甚麼？是石子還是玻璃碎？」

莊強隨手揮一揮，道：「隨便你怎樣說都可以，其實，這是『自由之油』。」

唐漢明訝異地望住莊強：「你在說甚麼油？」

莊強也懶得再說，索性用筆將那四個字寫在紙上。

「自由之油？甚麼意思？」唐漢明莫名其妙。

莊強卻沒有加以解釋。

「這袋鑽石——」

「送給你好了。」莊強大方地說。

若是換上別人，恐怕立刻就會歡喜若狂，但唐漢明的反應卻不是那樣。

他沒有因爲得到這袋價值驚人的鑽石而感到高興，相反地，他很憂慮。

他看得出，莊強是有着無限心事的，但卻老是不肯把心中的秘密說出來。

即使兩人在酒吧裏喝得天昏地暗，莊強還是沒有「酒後吐眞言」。

唐漢明很擔心，他一定要把莊強的秘密揭開，因爲只有這樣，才可以助他一臂之力。

於是，他千方百計要找尋洛雲，希望這位驚奇俱樂部始創人兼會長能夠查出事情的來龍去脈……」

＊　＊　＊

清晨，莊強已醒。

他醒過來之後，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餵魚。

在他臥室的露台上，有一個八十吋的大魚缸，足夠讓十幾斤重的錦鯉游來游去。

但現在，這巨大的魚缸裏，並沒有巨大的錦鯉或者是龍吐珠，只有十幾條比火柴還要細小的魚兒在游動。

大缸養大魚，這是至理名言，但莊強卻並不如此。

就在他餵魚之際，有人敲門。

莊強應了一聲：「誰？」

「阿平。」那是他的女傭人。

「進來罷。」莊強的視線仍然凝注在那幾十條細小魚兒的身上。

阿平沒有進來，只是把門推開了一半，說道：「有位姓洛的先生要找你。」

「姓洛？是甚麼人？有沒有名片？」

「他說他的名片已給人洗劫一空，他又說，他是唐漢明律師的朋友。」

「夠了，讓他在外面等，我要刮鬍子、洗澡、修理指甲，還要……總之，妳叫他等我便是。」

＊　＊　＊

莊家的客廳並不太大，最少比不上政府大球場。

但和籃球場相比，卻是肯定這客廳還要寬闊一些了。

在這客廳之內，到處都擺放着各式各樣的字畫和雕刻品。

但洛雲並沒有欣賞這些字畫和雕刻品，只是捧着一本小說看得津津有味。

正因爲他正在看小說，而且還看得津津有味，所以無論等候時間有多長，他都不會感到沉悶。

這就是閱讀小說的其中一個好處。

他足足看了一小時小說，換而言之，他等候了整整一個小時。

莊強終於出現了。

他衣着隨便，行動懶洋洋的，但總算一到客廳就和洛雲打招呼。

「洛先生？」

「不錯，」洛雲把小說挾在腋下，笑容可掬地伸出了右手，「在下洛雲，是個無聊的人。」

一見面就作出如此自我介紹，倒也相當特別，但莊強卻沒有甚麼特別的反應，只是淡淡的說：「閣下若眞的太無聊，不妨到英國海德公園走一走，那是發表滔滔議論的好地方。」

洛雲道：「要是那邊有好的聽衆，我也許會考慮莊先生這項建議。」

莊強道：「我也許曾經是一個良好的聽衆，但那最少已經是二十年前的事，到了現在，我連毛孔裏都散發着叛逆的氣息。」

洛雲道：「具有叛逆性格的人，往往是多姿多采的，只要不搗亂，不煽風撥火，和這種人交朋友保証不會沉悶。」

莊強搖搖頭：「對不起，今天我沒有興趣跟任何人交朋友。」

洛雲道：「那麼，你可以把我當作敵人。」

莊強道：「今天我同樣沒有興趣與任何人對敵。」

洛雲道：「這種觀念……不，該說是這種態度，未免是太消極了，你不像是這樣的人。」

莊強凝視着洛雲：「你也不像個傳教士，但你現在說話的口脗，卻十足十——」

「別浪費時間了，」洛雲揮手打斷他的說話，道：「我知道，你需要別人的幫忙，而我，也許就是你心目中想找尋的人。」

莊強瞪視着他，足足隔了一分鐘之後才開口說道：「我眞不明白你究竟想怎樣？」

洛雲道：「我已說過，我是個無聊的人，就連自己，也不曉得自己將會做些

甚麼，也許，做一天和尚敲一天鐘，就是我這種人罷。」

莊强道：「但你並不像個和尚。」

洛雲點點頭，道：「你說得不錯，我是傳教士，不是個和尚。」

莊强道：「你走罷，我的事，對你來說是毫不相干的，而且，你也幫不了我的忙。」

洛雲道：「你這樣說，不嫌太武斷嗎？」

莊强道：「但這也是我的事情了，對不？」

洛雲道：「既然莊兄如此執着，我也不會强人之難，但你不妨記着我這個人，說不定——」

「說不定你會中六合彩頭獎的，」莊强揮手，「但這也和我無關。」

洛雲悠然地一笑：「但我若綁架閣下呢？」

莊强道：「到時再算便是。」

洛雲打了一個哈哈：「很好，你果然是個與衆不同的藝術家，既然如此，再見。」

洛雲說完之後就走了，莊强盯着他的背影，眼神似是有着說不出的寂寞。

* * *

下午兩點，一輛黑色的跑車停在莊宅大院門前。

駕駛這輛簇新跑車的，是一個黃衣白褲，眼睛閃亮有如明星的女郎。

她就是高亨利的掌上明珠——高芳節。

高芳節是來找莊强的。

她一到莊宅，莊强恰好要出門，他駕駛的是一輛貨車。

而且是一輛十噸大貨車！

高芳節看着這輛貨車從莊宅花園通道直駛出來，而且駕車者正是莊强，不禁爲之傻住了。

她立刻揮動一條黃色絲巾，叫嚷道：「强，你怎麼做起貨車司機來了？」

莊强愛理不理地「唔」一聲：「我有點事，妳別擋路。」

高芳節道：「你要去那裏？我也去。」

莊强道：「我要去男厠，妳也可以跟着嗎？」

高芳節眨眨眼：「駕駛着這大怪獸去男厠？」

莊强冷哼一聲：「這是我的事，妳少管！」

高芳節跺了跺脚：「你怎麼了？人家一番好意來探你，你怎可以這樣無禮？」

莊强望住她，忽然嘆了一口氣，道：「高小姐，妳爲甚麼不去找吳公子？他對妳不是一往情深的嗎？」

高芳節冷冷一笑：「別提起那個臭鴨蛋，我一聽見就毛骨悚然。」

莊强臉色一沉，道：「但我看見妳這張臉，也同樣是毛骨悚然的。」

「哇！」高芳節陡地尖叫起來：「莊强，你敢這樣對本小姐說話？」

莊强道：「是妳逼我侮辱妳的，高小姐，我們根本就不適宜在一起，那又何苦累人累己？」

高芳節完全呆住了。

格外過度的震驚，使她什麼反應都作不出來。

也不知過了多久，她才臉色蒼白地把跑車開走，她沒有再說什麼，也許是根本沒法子可以再說出一句話，甚至是一個字。

她失敗了，徹底的失敗。

她把跑車開走之後，莊强接着也把大貨車駛出莊宅。

他爲甚麼要駕駛一輛大貨車？

這一點，高芳節就算再想三百年，也是想不出來的。

* * *

莊强駕駛着大貨車，一直駛向郊區，而且不斷從倒後鏡視察貨車後面的情形。

他初時擔心會有車子跟踪自己，尤其是那個姓洛的男人！

洛雲這種人，可以說他很熱情，也可以說他很無聊，太喜歡多管閒事。

然而，人各有志，而且各人有各人的條件，倘若沒有優越的條件支持着，就算想多管閒事也是管不來的。

偏偏洛雲是個「老子有錢」的傢伙，他想做什麼事情都可以。

莊强其實並不討厭洛雲，他甚至心裏暗暗喜歡洛雲的「俠義作風」，可是，他卻不希望這個人捲入事情的漩渦裏。

洛雲離開莊宅之後，莊强立刻撥了一個電話給唐漢明，那時候，時間還很早，唐漢明還沒有睡醒，他是在半醒半睡的狀態下給莊强臭駡一頓的。

「唐老鴨，你發瘟了嗎？那個姓洛的王八蛋是從那裏鑽出來的？」

唐漢明抓了抓額角，含糊不清地說：「好像是他母親把他生下來的——」

「廢話，每個人都是由母親生下來的，只有你才例外！」莊强咆哮地在叫。

「好像是的，要不要把我抓到實驗室裏研究？」唐漢明的語氣，就像是一條軟皮蛇。

莊强道：「你再不老老實實招供，我下午馬上派人把你的律師樓夷爲平地。」

唐漢明毫不動容，笑笑說：「唐老鴨律師樓在二十六樓，要把它夷爲平地，最徹底的方法就是用鶴嘴鋤，只要花上三幾百年，一定可以大功告成的。」

莊强沉默一下來，不再說話。

唐漢明把電話筒挾在肩膊和左耳之間，也不再說甚麼，他在等候莊强的投降。

但莊强一直不出聲。

倒是唐漢明忍不住了，他首先開口：「洛雲找過你了？你覺得那人怎樣？」

莊强還是保持緘默。

唐漢明嘆了一口氣，繼續說：「他是驚奇俱樂部始創人兼會長，爲人浪漫不羈，但很有義氣，是我叫他——」

莊强不等他說完，就已截然道：「你叫他快點趕去城門水塘，那裏有兩幫猴子正在爭奪地盤，再不制止就會發生猴子大火併！」他說完之後就掛斷了電話。

* * *

莊强肯定沒有人跟踪自己之後，就把貨車駛回市區。

這是很妙的一着，他先把貨車駛出

郊外，然後又把貨車駛回市區，如此出出入入，兜兜轉轉，就算眞的有人跟踪，也一定會給他發現的。

莊强臉上露出了得意的笑容，可是，他這種笑容只是一瞬即逝。

他臉上很快又充滿了一種說不出孤寂的神情。

回到市區之後，道路上的交通十分擠逼，就算用「慢如蝸牛」這四個字來形容車速，也是並不爲過。

莊强在貨車裏甚麼也沒有做，既沒有扭開收音機，也沒有播放音樂錄音帶，他只是在等待着。

也不知過了多少時候，莊强才把大貨車駛到一間工廠大廈的門前。

這工廠大廈並不很高，只有五層，而地下則是一座停車場，但莊强來到這大廈門前的時候，停車場的鐵閘是關閉着的。

莊强把貨車停在鐵閘門外，約莫等候了兩分鐘左右，鐵閘就已冉冉上升。

等到鐵閘上升了四分之三左右，莊强就把貨車駛入停車場內。

直到這時候，他仍然認爲沒有人跟踪着。

可是，他錯了，因爲在這輛大貨車的底下，早已有人置放着一個細小的無線電追踪儀，所以，儘管莊强一直都很留意貨車後的路面情況，以爲不可能有人跟踪着自己，但實際上，他這輛大貨車的行踪，早已給一個人嚴密監視着。

這人一直駕駛着車子跟踪大貨車，只要大貨車在他一公里之內，大貨車的位置就會無所遁形。

跟踪着莊强的，正是驚奇俱樂部的洛會長——洛雲！

* * *

大貨車駛進工廠大廈之後，鐵閘又再下降。

洛雲心中暗駡：「是誰在裝神弄鬼？」

顯然，在這工廠大廈之內，一定有人跟莊强聯繫着，但那到底是甚麼人？莊强鬼鬼祟祟的把一輛大貨車駛到這裏，又有甚麼目的？

原來，洛雲一直沒有離開過莊宅。

以他的機智和身手，別說是莊宅，就算是一座警衛森嚴的堡壘，他也可以來去自如，若要查察某一個人的行動，更是易如反掌之事。

莊强雖然已經提高了警覺，但他到底只是一個富家子弟，並非曾經受過嚴格訓練的特務人員，洛雲既已盯住他，他的一舉一動又怎瞞得過洛雲？

在上午十點半左右，莊强來到莊家大院後面的泊車位，那裏正停放着一輛大貨車。

洛雲早已覺得有點古怪，莊家之內，怎會有一輛這樣的大貨車？

只見莊强對着這輛大貨車喃喃自語，洛雲雖然看見他的嘴唇不斷噏動，但卻無法知道他在說些甚麼。

不久，莊强便嘆一口氣，然後看看腕錶，又回到他的臥室去了。

到了下午兩點，莊强駕駛着大貨車離開莊宅，那時候，大貨車內已被裝上了追踪儀。

有了這一具細小但卻靈敏度十分之高的追踪儀，洛雲自然很輕鬆地就可以知道大貨車的方向。

莊强已進入那一座工廠大廈之內，洛雲沒有潛入工廠大廈，因爲他肯定莊强一定會再出現，而且自然是駕駛那輛大貨車出來。

因爲那輛大貨車是空的。

一輛貨車，無論是大是小，它最主要的用途就是載貨。

當然，小貨車和大貨車的載貨量大有分別的，但不管怎樣，同樣都是用來載貨的。

莊强駕駛着一輛大貨車進入這座工廠大廈，究竟打算載些甚麼東西出來？

由於那輛貨車屬於大型的，因此洛雲估計，莊强來到這工廠大廈要載走的東西，必然是體積十分龐大，再不然就是數量極多，所以才要動用到這一輛大貨車。

約莫過了十分鐘，那工廠大廈的鐵閘又再升起，大貨車果然又駛了出來。

洛雲並不急於跟前，因爲從他汽車上的追踪顯示板所見，追踪儀仍然在大貨車裏，所以，要跟踪這輛大貨車，將會和剛才一般容易。

但洛雲卻又不免感到有點乏味。

喜歡冒險的人，一定不喜歡幹那些易如反掌的事，因爲這種事永遠都是絕無刺激可言的。

洛雲眞想加油衝上去，把汽車停在莊强面前，然後喝令莊强立刻下車。

這種做法，自然十分過癮，但卻打草驚蛇，再想追查下去，就不會那麼容易了。

所以，洛雲還是忍耐着。

正因爲他沒有衝動的行事，事情才會有了驚人的變化，而且這種變化，簡直是洛雲做夢也想不到會發生的……

* * *

洛雲的汽車，一直和那輛大貨車保持着五六百公尺的距離，要是到了筆直的大路，洛雲會把車子落後得更遠。

他敢肯定，莊强就算坐在貨車頂上面倒後望，也決不會發現自己這輛車子。

那輛大貨車一直駛向郊區，而且越駛越遠，洛雲的心中，也不禁爲之越來越是疑惑。

莊强爲甚麼要把這輛大貨車駛到郊外？他在工廠大廈究竟取得了怎樣的貨物？

這眞是一件離奇莫測的事。

這時候，大貨車駛向一條上山的道路，這條道路甚爲險峻，側邊全是高高的山崖。

洛雲忽然心中一動，他泛起了一個很奇怪的念頭，似乎隱約預料到有一件可怕的事情即將發生。

但他隨即失笑起來，因爲他認爲，自己這種想法，根本是很無稽的。

剛才，他在想：「莊强會不會把貨車掉進山崖之下？」

「這是不可能的，除非莊强想自殺！」洛雲喃喃地對自己說。

但也就在這時候，他聽見前面發生了一聲駭人之極的巨響！

洛雲雖然仍在駕駛着車子，但在那霎眼間，他整個人簡直是陷入極度震驚，震驚得足以令他爲之神經完全痲木的境界。

他立刻力踩油門，車子以加快三倍的速度向山路上衝前。

當他的車子連續轉了五六個急彎之後，他已看見在一個山谷之下，正有陣陣濃烟和火光直冒上來。

莊强的大貨車，眞的已墮入深谷之中，而且整輛貨車發生了爆炸，爆炸之聲最少延續了一分鐘之久。

然後，就是烈火在燃燒，而且燒得很徹底，洛雲簡直從來沒有見過如此兇猛的火燄。

事情突然發生了這樣的變化，使洛雲有手足無措之感，倘若只是普通的交通意外，他現在第一件要做的事，自然就是搶救傷者。

可是，在現在的情況下，還有甚麼人可以在烈燄下生存？除非莊强能夠在大貨車掉進山谷之前，及早跳車，那才會有一線生機。

但四周沒有任何人。

要是這附近有人的話，洛雲是一定可以看得見的，因爲在這四周，並沒有甚麼隱蔽的地方，足以讓一個人躲藏起來。

既看不見任何人，那麼，唯一的可能性，就是莊强仍然在大貨車裏。

在大貨車裏，也就等於在熊熊烈燄之中！

洛雲是有手提電話的，他在懸崖邊足足怔呆了兩分鐘之久，才撥電話報警，然後又撥了一個電話給唐漢明。

* * *

唐漢明趕到肇事現場的時候，那輛大貨車仍然在冒烟，但卻只剩下了車的殘骸。

大批警員，消防員和救護人員，幾乎把這座山谷包圍起來。

唐漢明是駕駛着一輛房車趕來的，他看着那一輛貨車，眼神充滿着難以形容的震駭。

「洛雲……是莊强駕駛着這輛貨車的？」他掩着額角問。

洛雲道：「是的。」

唐漢明嘶啞着聲音：「他沒有逃出來？完全沒有機會？」

洛雲道：「我一直跟踪着他，他若能夠及時跳車逃生，必然逃不過我的眼睛。」

唐漢明的神情很難過，他拍了拍洛雲的手臂：「對你來說，事情已經完結了，一切都已告一段落。」

洛雲立刻用力地搖頭：「不！我插手這一件事，只是在開始的階段，縱使莊强已化爲灰燼，但有無數疑團，我是非要查個水落石出不可的。」

唐漢明凝視着他的臉，隔了很久才長長吐出一口氣，道：「我正是希望你這樣說。」

洛雲道：「我看，這裏已經沒有甚麼事情了，你走罷。」

「走？在這個時候走？」唐漢明怪叫起來，「莊强就在下面，我怎樣就此不顧而去？」

洛雲道：「你能做些甚麼？」

唐漢明固執地說道：「就算我甚麼都不能做，最少也該看看莊强最後一面。」

洛雲聳肩嘆氣，不再說甚麼。

經過消防員和警員一番努力之後，一具完全燒焦了的屍體被抬了上來。

那是莊强嗎？

當然應該是莊强，若不是他又還會是誰？然而，從這具燒焦了的屍體看來，又那裏有半點屬於莊强的樣子？

既不是莊强，也不是任何人，只是像一塊特別巨大的焦炭。

唐漢明茫然地望着這具屍體，笑也不是，哭也不是。

這時候，一個身形高大的高級警官走了過來，洛雲是認識他的，而且兩人相當熟悉。

「馬警司，怎麼要勞煩你來處理這樁交通意外？」洛雲眨着眼睛說。

馬警司向那貨車的殘骸伸手一指，道：「與其說是交通意外，不如說是一件可怕的爆炸案。」

洛雲道：「身爲警務人員，在執行工作的時候似乎不該亂開玩笑。」

馬警司毫不動容，只是淡淡地說道：「你好像是跟着這輛貨車的？」

洛雲道：「我已向兩位警員詳述當時的情況。」

馬警司道：「你爲甚麼要跟踪這輛貨車？」

洛雲悠然一笑：「我甚麼時候向警方提出過這樣的報告？」

馬警司冷冷一笑，道：「從這條山路一直向前駛，那是一個遊客稀少的郊野公園，倘若續向前駛，唯一的去路就是從幾百公尺的山崖飛進大海，倒不知道洛雲會長究竟想到郊野公園放紙鳶？還是打算連人帶車一起海浴？」

馬警司是個公私分明的優秀警務人員，現在，他正在執行職務，所以儘管他和洛雲私底下是好朋友，但這時候所提出的問題，卻是既尖銳又厲害，洛雲若稍有半點差錯，他就會進一步採取行動。

洛雲當然知道馬警司是個極之厲害的人物，但他卻毫不慌亂，而且還悠然一笑，緩緩地「解釋」道：「朗月去了瑞士滑雪，那裏眞是人間天堂。」

唐漢明在旁邊聽見洛雲這樣說，不禁爲之莫名其妙，心想：「怎會忽然間把話題扯到瑞士去？」

但馬警司卻不動聲色，只是冷冷地盯着洛雲，看着他怎樣說下去。

洛雲接着嘆了一口氣，道：「要是朗月和我一起前往瑞士，那是最妙不過的，就算她不是和我一起去，那也不要緊，但最要命的，就是她和她的表哥一起去瑞士。」

馬警司這才說道：「你在吃醋？」

「吃醋？」洛雲想了想，接着又再嘆息一聲：「雖然這種形容詞不怎麼動聽，但卻是事實，唉，心中的情人和她的表哥到瑞士滑雪，這種滋味眞不好受，所

以——」

「所以你苦悶得很，便獨自駕車到郊野公園吹散吹散悶氣了？」馬警司接着說下去。

「對了，正是這樣！」洛雲神情木然，道：「馬警司，這好像並不犯法罷？」

馬警司淡淡道：「你沒有犯法，但卻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

「哦？是甚麼錯？願聞其詳。」

「你犯的錯誤，就是以爲我是個白痴。」

「豈敢？」洛雲連忙雙手亂搖，「誰敢把你當作白痴，那人才是IQ零蛋的傢伙，至於小弟，智商分數向來偏高，又怎會犯上這種錯誤？」

馬警司「哼」一聲：「少油腔滑調，你不肯和警方合作，將來一定會——」

「後悔莫及！」洛雲嘻嘻一笑，「但那已是將來的事情，就讓將來再打算好了。」

馬警司把警帽輕輕向下拉低，又輕輕的跺了跺脚，然後掉頭就走了。

唐漢明向洛雲瞪了一眼，道：「你爲甚麼不向他說老實話？」

洛雲眨了眨眼，道：「你怎知道我在撒謊？我的女朋友叫蕭朗月，是一間規模龐大船務公司的董事長，在上星期五，她的確是去了瑞士滑雪！」

「和她的表哥一起出發？」唐漢明問。

洛雲笑了笑，忽然壓低了嗓子：「不是表哥，是表姊……」

* * *

「莊强已變成焦炭！」

當洛雲撥電話告訴我這件事情之際，我正在喝自搾鮮橙汁。

我差點把鼻子淹進橙汁裏。

我抓住電話聽筒，大聲吼叫：「到底是甚麼一回事？快說！」

洛雲「呸」一聲：「這樣大聲幹嗎？又不是我謀殺了他，是他自己駕駛着一輛貨車墮崖身亡的。」

「詳情怎樣，從實招來！」

「你聽着——」

洛雲很詳細地把一切情況稟告，然後問：「你有何高見？」

我想了一會，說：「橙汁鮮甜，問題棘手。」

洛雲顯然爲之莫名其妙，道：「這件事和橙汁又有甚麼相干了？」

「本來就是風馬牛不相及的事，只有笨得不可思議的人，才會以爲兩者之間有所關連。」

「原來你根本沒有任何高見，那麼，我這個電話算是白打了——」

「且慢！」

「不服氣了？」

「別以爲激將法管用，我只是不想你疏忽其中一個可大可小的環節。」

洛雲立刻道：「敬請指教……」

我老實不客氣地說道：「當仁不讓，我當然是要指教指教閣下的，雖然你推理能力很强，但視力未知是否百分之百可靠？」

洛雲一呆，半晌才道：「甚麼意思？」

我道：「莊强駕駛着大貨車進入工廠大厦，那應該是毫無疑問的事，但當大貨車從工廠大厦駛出來的時候，你又是否曾清楚地看見，駕駛着這輛大貨車的司機，仍然是莊强本人？」

洛雲不說話。

他不說話，我也沒有繼續說下去，因爲我已給了他足夠的提示。

也許，我這種想法根本就是多餘的，因爲若照常理推測，莊强駕駛着大貨車進入工廠大厦，必然是提取某些貨物，然後又再駕車離開，可是，這只是按照「常理」來推斷的，但世事又豈能只是以常理而度之？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在那一間工廠大厦之內，必然大有古怪，要徹查莊强的事，這是可能是一條很重要的線索。

這一點，我也用不着向洛雲提醒，他是個聰明人，必會心中有數。

隔了很久，洛雲的聲音才自聽筒裏傳了出來：「我認爲自己的視力絕對正常，但神經卻可能有點問題，大概是神經錯亂之類罷……」

這個人倒是挺幽默的，難怪有消息說：「蕭朗月越來越迷上這個狂人浪子了。」

* * *

龍乘風的「指教」，使洛雲爲之背脊冒汗。

當大貨車從工廠大厦駛出來之際，洛雲的確未曾看見駕車者是否仍然是莊强。

這是極重要的一個關鍵！

因爲假如駕車者已換上了別人，那麼掉進深谷裏化爲焦炭的，也自然不會是莊强了。

這可能性也許並不太大，但卻不是絕無可能的。

洛雲思前想後，覺得事情的確古怪之極，不久，他搖了一個電話找馬警司。

「我是洛雲。」

「你在海邊的郊野公園散發悶氣嗎？」

「別說笑——」

「我說的是正經話，」馬警司沉聲道：「即使現在，你和我的談話，都可能會被紀錄在案！」

洛雲嘆一口氣：「馬警司，你太緊張了，這也難怪，你們的工作的壓力太大。」

馬警司默然片刻，才說道：「你想從我這裏打探甚麼消息？」畢竟他也是個老江湖，早已知道洛雲不會白打電話過來。

「貨車內那具焦炭，可已驗明正身誰屬？」

「還沒有結果，但貨車是屬於莊强一間運輸公司的，肇事前一天，莊强把這貨車駛回家中，到今天就出了事。」

這一次，洛雲不作聲了，馬警司卻不放過他，繼續說道：「今天早上，你曾經找過莊强，目的何在？」

洛雲笑了笑：「我想和他交朋友，但結果碰了一鼻子灰。」

「為甚麼想和他交朋友?」

「因為他太有錢——」

「這種理由，法官和陪審團也許會相信，但我不!」

「為甚麼?」

「因為我瞭解你的個性，你既不窮，更不是個趨炎附勢的人，絕對不是!」馬警司的聲音聽來有點憤怒，「你若還尊重我這個老朋友，最好別視我的智慧有如豬玀!」

洛雲道：「我從沒聽過身為警司也會是個蠢材的故事。說句老實話，無論你是馬警司也好，是我的老朋友也好，我對你的為人都是十分欽佩的，但我做事也有我的一套，所以在目前的階段，我不會說甚麼，也毋需說甚麼。」

馬警司陡地聲音轉厲：「你身為市民，有責任要和警方合作。」

洛雲淡淡道：「我會的，而且現在已盡量如此，再見。」說完之後就斷了電話。

從馬警司這一邊，洛雲最少可以知道，直至目前為止，警方仍然未能証實貨車司機的眞正身份。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就是莊強失踪了，要是他在貨車失事之後曾經出現過，那麼，馬警司自然會說：「那焦炭不是莊強。」

可是，莊強在貨車失事之後，就無影無踪了，這一點，卻又增加了他就是貨車司機的可能性。

然而，洛雲最少已有了一個新的概念：「事情絕不尋常，決不可以常理度之。」

因此，他決定前往那間工廠深入調查!

＊　＊　＊

當洛雲來到那間工廠大廈的時候，已經是晚上十點二十分，大廈門外的街道十分幽靜，而工廠大廈之內，也是一片黑沉沉的，並沒有任何燈光散發出來。

工廠大廈之內，似乎完全沒有任何人。

但這種現象，並未使洛雲打消了潛入裏面調查的念頭，因為莊強曾經把大貨車駛到這裏。

姑勿論莊強是否又再駕駛着貨車離開這裏，但這大廈必然蘊藏着某種秘密，這簡直是用不着懷疑的。

連在大白天重門深鎖的地方，到了這時候自然更加鐵閘緊閉，想闖進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但洛雲根本沒有打算闖進去，而是要偸進去!

他是有備而來的，他背上早已背負着一個布袋，布袋內的工具，簡直可以使他潛入美國太空總署的火箭!

所以，到了十點三十五分的時候，他已成功地潛入大廈之內。

他看着腕錶，不禁搖頭嘆息。

他很不滿意，因為他足足花了十五分鐘，才能潛入這工廠大廈的二樓。

這工廠大廈的外表，看來並不太起眼，但等到洛雲置身其間的時候，就不禁為之倒抽了一口涼氣。

這大廈每一層最少佔地超過三萬平方呎以上!

洛雲已潛進了這間神秘莫測的工廠大廈，但他要查些甚麼?他要追查的線索是否眞的就在這裏?

洛雲不知道，他只能小心翼翼，見一步走一步。

經過一段時間的視察，洛雲認為這工廠大廈的二樓無甚可疑之處，於是，他又再走上一層。

但三樓也沒有甚麼值得留意的地方，洛雲又繼續再上一層。

但他還沒有走到第四層，就已看見前面有一支槍管對準着自己的臉。

「別動，你一動額上立刻就會多了一隻眼睛!」一個冰冷的聲音在發出警告。

這人的聲音並不響亮，甚至聽來很沙啞，但洛雲卻聽得出，這人的說話絕對不是嚇人的。

所以，洛雲沒有動，不但身子沒有動，就連眉毛和眼睛也沒有動一下。

接着，他就看見了一個戴着小丑面具的人，一步一步向自己逼近。

工廠大廈內，有司閽那是很正常的。

但這人肯定不是大廈的司閽。

司閽不會有槍(特殊環境之下例外)。

司閽更不會戴着面具來執行職務!

洛雲在槍管指嚇之下，自然沒有輕舉妄動，他說：「我是來找人的。」

戴着面具的人冷冷一笑：「你想找人，該在白天來，現在是甚麼時候了?」

洛雲道：「我的時間觀念向來很差，要來便來，可沒想到現在是甚麼時候。」

戴面具的人沉聲道：「少廢話，你到底想找誰?」

洛雲道：「這裏的負責人。」

戴面具的人道：「我就是這裏的負責人，你有甚麼話快說!」

洛雲搖搖頭：「我不習慣在手槍指嚇之下和別人談話。」

戴面具的人冷冷一笑：「我也不習慣開槍殺人，但凡事總有第一次的，對不?」

洛雲心中一凜，這人雖然不知道是何方神聖，但從對方冷靜的手段和凌厲的詞鋒看來，這人肯定不會是個草包貨色。

於是，他說：「我是來找莊強的。」

戴面具的人身子陡地一震，失聲道：「你要找——」但他才說出了三個字，就已警覺地陡然住口。

但洛雲已肯定他是知道莊強這個人的，否則也不會有那種的反應。

戴面具的人顯然是曾經一度震愕不已的，但莊強到底是否仍然活着，洛雲卻不曉得。

然而，無論怎樣，洛雲最少可以肯定一件事，他這次來一定不會白走一趟。

洛雲雖然為人狂放不羈，但在這時候，他的頭腦十分冷靜，因為他比誰都更明白，現在決不可以走錯任何一步，否則一切都將會隨之而完蛋大吉。

戴面具的人仍然冷冷的盯住洛雲，

兩人都沉默着不開口。

過了好一會，洛雲才說道：「莊強約了我的一個朋友比武，但卻失了踪，我是負責把他找回來，好讓那場比武能夠得以繼續進行的。」這當然只是一個藉口，但莊強曾經約了路易比鬥東洋劍，卻也是事實。

戴面具的人冷冷一笑，道：「那一場比賽，已決定取銷了。」

洛雲道：「是誰的主意?」

戴面具的人道：「當然是莊強，他對這種玩意再也沒有興趣!」

洛雲道：「那麼，他現在對甚麼有興趣?」

戴面具的人道：「我不曉得!」

洛雲瞳孔收縮：「但我知道，你其實甚麼都很清楚!最少，你可以告訴我，莊強在甚麼地方!」

戴面具的人默然半晌，才道：「他已駕駛着那輛貨車掉進山谷裡，全身還燒成焦炭。」

洛雲道：「只怕未必!既是燒成焦炭，而且，還是燒得那麼徹底，那麼，這具焦屍是否莊強，實在還是大有疑問的。」

戴面具的人嘿嘿冷笑：「你是個警探?」

洛雲道：「也許是的!」

戴面具的人冷冷道：「在槍管之下耍花樣，似乎並不是高明的手段!」

洛雲道：「你若要開槍，早已開了，用不着等到現在!」一面說，一面向那人逼近。

戴面具的人陡地發出了一聲厲喝：「站住，你正在犯了畢生以來最嚴重的錯誤!」

洛雲笑了一笑，倏地迅速蹲下，這一蹲之勢極其快捷，而且一蹲下就蜷伏着身子向那個戴面具的人滾了過去。

洛雲是國術高手，這一下使的正是地堂功夫，戴面具的人顯然未曾料到，他的身手居然如此厲害。

戴面具的人想用槍柄襲擊洛雲的腦袋，但他還沒有把槍柄擊下，胸膛已被洛雲一腳踢中。

由於敵人有槍在手，洛雲的進攻可說是毫不留情的，因為他若稍有半點差池，說不定對方就會開槍擊中自己。

那人胸膛中了一腳之後，手槍已鬆脫落在地上，洛雲眼明手快，一手就把手槍抄在手裏。

在不到兩秒時間之內，主客形勢已給扭轉，洛雲用手槍指着那人的腦袋，冷冷說道：「請把面具除下。」

戴面具的人遲疑了一會，終於還是把面具除下。

這人出乎意料地年輕，看來最多不會超過二十歲。

洛雲又冷喝道：「報上名來!」

「鄒平鶴。」

「是個大學生?」洛雲試探地問。

鄒平鶴搖搖頭：「不，我只唸到中學畢業。」

洛雲道：「何以不繼續升學?」

「為了錢!」

「甚麼意思?是家裏沒有錢供你唸大學，還是你自己急於出來社會賺錢?」

「兩者皆有。」鄒平鶴回答。

洛雲道：「早一點出來社會做事，其實也不算差，但做到你現在這副樣子，就未免太令人失望了。」

鄒平鶴道：「但我沒有小覷自己。」他說完之後，掉頭便走。

洛雲陡地大喝：「別走，再走一步，我開槍擊碎你的腦袋。」他的聲音聽來並不是嚇人的。

但鄒平鶴沒有理會洛雲的警告。

洛雲臉色一變，隨即驗查手槍，他立刻就發覺，這柄手槍雖然是眞的，但卻沒有子彈。

連一顆子彈也沒有!

洛雲不禁為之啞然失笑。

這個鄒平鶴，畢竟還是一個大孩子罷了，雖然，他曾經一度「表現出色」，使洛雲以為他是一個老江湖。

洛雲很快就把鄒平鶴抓回來：「你別走!」

鄒平鶴蹙了蹙眉：「我好像沒有欠你債罷?」

洛雲冷冷一笑：「你為甚麼要鬼鬼祟祟的戴面具?」

鄒平鶴道：「這是我的自由。」

洛雲道：「包括用手槍指嚇別人?」

鄒平鶴道：「我的槍根本沒有子彈!」

洛雲冷笑道：「但這已足夠構成刑事罪名!」

鄒平鶴叫道：「但這裏是工廠，你潛進來意圖不軌，有罪的不是我，而是你這個來歷不明的人。」

洛雲道：「你似乎說得很理直氣壯，但照我看，事情並不簡單，你若心中無愧，又何必戴着面具做人?」

鄒平鶴吸了一口氣，半晌才道：「我的家人反對我到外面工作，所以……」

「所以你連工作的時候也要戴着面具了?」

「是的!」

「難道你以為，你的家人會像我一樣，潛入這座工廠大廈嗎?」

「這又有甚麼稀奇了?」

「當然不稀奇，因為你的家人之中，說不定有一個就是飛天蠄蟧，又或者是蝙蝠俠、蜘蛛俠之類的英雄人物。」洛雲嘿嘿冷笑。

鄒平鶴的臉脹紅了，他想不出甚麼話來反擊洛雲。

洛雲忽然把他推到牆邊，接着冷笑着問：「本來，你叫甚麼名字，對我來說是毫無關係的，但我討厭年輕人說謊!」

鄒平鶴掙扎着叫：「你怎知道我這個名字一定是假的?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

但他才說到這裏就愣住了，因為洛雲的手已拿着一件物事。

那是屬於他的身份証!

身份証上有他的樣子，但名字卻並不叫鄒平鶴，而是胡長冰。

「這張身份証恐怕不是僞造的罷?」洛雲冷冷一笑，「你說的不錯，大丈夫行不改姓，坐不改名，但你並不是大丈夫。」

胡長冰倒抽一口涼氣：「朋友，你這樣做，對你自己恐怕沒有甚麼好處。」

洛雲打個哈哈：「我做十件事情，最少有九件是爲了自己才做的，但總得偶然幹些虧本生意，不然的話，我會悶得發瘋的。」

面對着這麼一個浪子狂人，胡長冰除了投降之外，又還能作出怎樣的反擊？

洛雲既已控制大局，也不爲已甚，道：「胡老弟，我知道你們正在進行着一個秘密的計劃，可以讓我這個局外人參加嗎？」

胡長冰道：「那是我們的事……誰說我們有甚麼秘密的計劃？」

洛雲心中暗暗失笑，這小子前言不對後語，顯見自己的猜想，與事實十分接近。

但正當洛雲準備再進一步向胡長冰逼問的時候，忽然背後有人在冷喝：「馬上把他釋放，這是命令！」

洛雲微微一笑，對胡長冰說道：「你的同黨來了。」

他緩緩地轉身望向那人，只見在背後冷喝的，居然是一個美得像朵蓮花的女郎。

她穿一條杏色的長裙，臉上沒有半點化粧，她有一頭長髮，有如瀑布般披散在雪白的肩上。

雖然她發出了那一聲冷喝，但在洛雲的感覺裏，這個女郎一點也不冷。

她是故意擺出這張冰冷面孔的。

洛雲長長的吁出一口氣，隔了很久才聳了聳肩，說道：「發出命令的人，通常都是有本錢的人。」

女郎冷然一笑：「你是在譏諷我的身裁？」說到這裏，她輕輕的挺了挺胸膛。

洛雲悠然一笑：「以妳的高度和中國女郎的標準，妳這方面的本錢已很足夠。」

女郎的臉色更冰冷：「你是個輕佻而又無知的蠢材！」

洛雲眨眨眼笑道：「妳全都說對了，那又怎樣？」

女郎道：「你若不馬上把小胡釋放，你的朋友立刻就會變成一條魚！」

「我的朋友變成一條魚？甚麼意思？」洛雲一怔。

女郎道：「你看看樓梯那邊！」

洛雲輕輕皺了皺眉，然後，他的視線就轉移到另外一個方向。

他看見了樓梯那邊，不知何時已站着了兩個人。

其中一人，他也和剛才的胡長冰一樣，戴上了面具。

但有一點，他是和胡長冰有所分別的。

胡長冰最初出現在洛雲眼前的時候，他手裡握着的是一柄手槍，而這一個戴面具的人，他手裏握着的卻是一支魚槍！

手槍有沒有子彈，那是看不出來的，但魚槍能否殺人，卻是一目即可瞭然。

這支魚槍肯定可以殺人。

而且，這支魚槍正指着一個人的太陽穴。

那是莊强！

* * *

莊强果然還活着，他並沒有變成焦炭，換言之，從工廠大廈駕駛大貨車出來的人，絕對不會是他。

洛雲不禁爲之暗叫慚愧，因爲若不是龍乘風給他提示，他也許到現在還沒有想出這個重要的關鍵。

這倒不是洛雲愚蠢，而是旁觀者淸，當局者迷，要是易地而處，說不定龍乘風也會疏忽了這一點。

莊强雖然給一支魚槍指着腦袋，但他居然還能面露笑容，還揮手向洛雲打招呼：「嗨！怎麼你也來了？」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老兄，你在搞甚麼把戲？」

莊强聳了聳肩，道：「我不曉得，但在魚槍之下的，通常都是一條魚兒。」

洛雲道：「你若是魚，也只會是一條失魂魚。」

莊强道：「也許是的，洛會長，你到這裏來，不見得是存心來探望我罷？」

洛雲搖搖頭，道：「當然不是來探望閣下，因爲你根本就不是我的朋友。」

莊强道：「探望敵人也是可以的。」

洛雲道：「但你既不是我的朋友，也不是我的敵人，我們之間——」

「少廢話！」那個戴着面具，手裏緊扣着魚槍的人倏地冷冷喝道：「小胡，我命令你立刻把這個人綁起來，他若敢反抗，我立刻射穿莊强的頭！」

胡長冰乾咳了一聲，說：「知道了。」

洛雲立刻瞪了他一眼：「你以爲我會如此容易就範嗎？」

那個戴面具的人冷笑道：「你可以反抗，甚至可以衝過我這邊來，但莊强的性命，立刻就會斷送在你的手裏！」

他的聲音十分沉實，而且手中的魚槍的確是殺傷力異常强大武器，洛雲倒是不敢輕易冒險。

他只好淡淡一笑，把兩手攤開說道：「朋友，我不管你們這裏的事情了，我退出便是！」

戴面具的人冷冷道：「你不再理會莊强了？」

洛雲苦笑了一下，道：「我現在是泥菩薩渡江，自身難保，又還有什麼能力可以理會莊强呢？再說，他也不是我的朋友。」

「既不是你的朋友，何以還要冒險進來？」

「我可沒想過，這樣也算是冒險。」

戴面具的人沉聲說道：「你現在既然闖了進來，暫時就不能離去。」

洛雲揚了揚眉，道：「這是什麼意思？莫不是你打算非法禁閉在下嗎？」

戴面具的人冷冷一笑，道：「不錯，因爲我們的事情，絕對不容許外人干涉。」

洛雲笑了笑，道：「你們又不是秘密製造原子彈——」

戴面具的人陡地喝道：「我們沒興趣聽你的幽默笑話，小胡，還不綁起這個混蛋？」

胡長冰不再遲疑，立刻用一根繩索把洛雲綁了起來。

洛雲沒有反抗，他若要反抗，別說是胡長冰，便是世界重量級拳王再加上占士邦，也未必可以順順利利把這個浪子狂人綁起來。

胡長冰一面綑綁洛雲，一面露出了詫異的神色。

直至他把洛雲結結實實地綁好了之後，他才擦了擦額角沁出來的汗水，道：「難道你不覺得，貿貿然給人綁起來，是一件十分危險的事？」

洛雲笑了笑，道：「應該受綁的時候，就不要遲疑，不要反抗，這是冒險家應該擁有的冒險精神。」

那個女郎笑着走了過來，她睨視着洛雲：「果然不愧是驚奇俱樂部的始創人兼會長。」

洛雲不禁愣住了，他盯着這女郎的臉：「妳早已知道我是誰？」

女郎悠然一笑：「早已有人說過，倘若這裏出現一個來歷不明的男人，此人必然就是洛會長。」

洛雲又是一呆：「是誰說的？」

「是我！」說出這兩個字的人，赫然正是莊强！

* * *

莊强沒有再被魚槍指嚇着，因爲那一支殺傷力强大的魚槍，現在已落在他的手上。

而且，他還把魚槍指着那個戴面具的人的腦袋。

戴面具的人發出了笑聲，莊强也在笑，在這一瞬間，洛雲什麼都明白了。

莊强和戴面具的人，根本就是同一夥的，剛才他倆只是在洛雲的面前演戲。

洛雲上當了。

莊强笑吟吟地走了過來，目注着洛雲，望了很久很久才說道：「無論怎樣看，你都不像個笨蛋。」

洛雲道：「我不像笨蛋，你卻不像個聰明人。」

「不像笨蛋的人偏笨得不可思議，不像聰明的人卻是才華絕世，也許，這就叫做大智若愚罷？」莊强瞪着眼睛說。

洛雲道：「暫時佔着優勢的人，總是意氣風發的。」

莊强道：「也許我是暫時佔着優勢，但你呢？你以爲自己還有機會可以扭轉敗局嗎？」

洛雲道：「我不知道，也許你現在馬上就要用魚槍射穿我的頭！」

莊强的臉色陡地一沉，冷冷道：「你說對了！」他一面說，一面拿起了魚槍，直指着洛雲的太陽穴。

洛雲瞪着他：「你想怎樣？」

莊强冷笑一聲道：「你可知道，我最討厭多管閒事的人？尤其是管我的閒事，更加可惡可憎可恨可殺！」

洛雲道：「但我只是覺得你現在的神態十分可笑。」

莊强道：「你錯了，可笑的人不是我，而是你這個洛會長！」

洛雲道：「我倒不覺得自己有什麼可笑之處。」

莊强道：「你若拿着一面鏡子，就可以看見自己的臉有多蒼白。」

洛雲道：「我向來都是營養不良的。」

莊强哈哈一笑，道：「不管怎樣，你自嘲的能力十分不錯，但這並不能挽救你的性命！」

洛雲道：「你敢射穿我的頭嗎？」

莊强道：「我不敢射穿你的頭，因爲我害怕看見一個人腦漿四溢的情景，但我可以射你的脖子，也可以射你的胸膛！」

洛雲道：「射人遠比射魚刺激，動手呀！」

莊强冷冷道：「你以爲我不敢？」

洛雲道：「我不願置評，你若敢射，遲早會射，若不敢射，等三百年也射不出這一槍！」

莊强倏地大笑：「很好，不愧是他媽的洛會長，小胡，鬆綁！」

胡長冰愕住，那個女郎卻微微一笑，道：「小胡，難道你沒聽見莊公子怎樣說嗎？」

胡長冰這才如夢初醒，連忙給洛雲鬆綁。

洛雲一鬆綁，立刻就笑笑說：「你不怕我反擊嗎？」

莊强把魚槍遠遠拋開，擺出了一副戰鬥的姿態：「我現在正是要告訴你，我不用魚槍，不用任何武器也可以把你制服！」

洛雲道：「好哇，做人最重要的就是要有信心，你是使東洋劍的，相信也一定練過空手道罷？」

莊强發出了一聲大喝：「少廢話，看掌！」就是這樣，他和洛雲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搏鬥。

洛雲知道莊强並不是個文弱書生，但卻也未曾料到，他的功夫居然十分了得。

兩人一經接戰，就打得十分燦爛，把胡長冰看得爲之目瞪口呆。

莊强也同樣想不到，洛雲的武功如此超卓，好幾次，他以爲自己可以擊敗洛雲，但結果都給洛雲以極巧妙的招數，化解開去。

洛雲號稱浪子狂人，他是有一股難以形容的狠勁的，但這時候，他卻似乎不願意把這股狠勁壓在莊强的頭上。

可以說，洛雲這一架打得十分斯文。

但縱使如此，他還是贏了，而且贏得乾淨俐落，使莊强無法不心悅誠服。

「好武功！」莊强已給洛雲壓在地上。

但那個戴面具的人却冷冷一笑道：「我不服！」

洛雲輕輕拍了拍掌，兩眼直盯着那人的瞳孔：「你老是戴面具，算是幹什麼的？」

戴面具的人道：「你想看看我的廬山眞面目？」

洛雲道：「當然很想。」

戴面具的人默然半晌，果然緩緩地把面具除了下來。

（未完・二一）

上文提要： 雲開與余青玉商議，召集同道與蓋天幫抗衡；余青玉因心懸師父凌水雲，於成親前再往桐城啓光寺查探，遇上卓成雙及「羅漢雙義」林楓紅和關學祖，言談間，得知其父將要迎娶星星……一鳴潛到客棧中找着余青玉哭訴別後慘況，並交出凌水雲遺留給他的武功要訣……梅花莊莊主梅飛雪壽辰廣邀羣雄，蓋天幫幫衆前來肆虐離去後，余青玉也到來……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爭霸

趙北坤咄咄逼人　余青玉滿肚冤屈

郝彪威道：「他姐姐是我大嫂，晚輩也得出迎！」當下兩人隨梅家五人走出大廳，只見院門外站着三個漢子。

梅飛雪尚未走到門口，門外一位相貌堂堂的中年漢已抱拳道：「雲某來遲，請莊主恕罪！然雖是來遲，禮數難免，恭祝莊主壽比南山，福如東海，老當益壯！」言畢雙手奉上一隻錦盒。「些少薄禮，尚請笑納！」

他旁邊一位劍眉星目的青年抱拳道：「晚輩余青玉恭祝梅莊主年年有今日，歲歲有今朝！」

此語聽在梅飛雪耳中，別有滋味在心頭，臉色登時一變，道：「梅某危在旦夕，已用不着余少俠着意『催促』！」

雲開、余青玉之同伴卓成雙，本在關外千里牧場，後來因受冤屈，入關南下避難，得余青玉解難之後，願跟隨左右以報答，是故聞言之後，不由惱怒道：「莊主，咱們三公子好意來祝壽，你因何出言不遜？」

雲開連忙喝止他，道：「咱們因為路上遇到點麻煩，所以來遲了，莊主莫怪！」他以前是流星門外三堂總堂主，曾來過梅花莊，與梅飛雪亦有一面之緣，深知其性格，估計彼此之間必有甚麼誤會，

郝虎威在背後閃了出來，道：「二弟，你來得不巧！」

余青玉那料到梅飛雪對他有誤會，見到義兄，喜道：「大哥，你也在此？這倒好了，咱們也有多年不見了！」

郝虎威急道：「適才東郭西城及……來過！」

余青玉問道：「那老匹夫來作甚？他害死家師，小弟早想殺他！可惜遲了一步，難怪大哥說小弟來得不巧！」

郝彪威道：「因為……令尊也來過，所以……所以人家懷疑三哥……這個……是扮演『紅臉』！」這句話說來雖然有點沒頭沒腦，但總算道出梅飛雪說那句話的原因，當下雲開三人臉色都是一變。

梅飛雪乾咳一聲：「敝莊與流星門極少來往，三公子突然駕臨，教本莊上下受寵若驚，梅某德淺才疏，亦不敢受此大禮！」他不接禮，任由雲開托着那隻錦盒。

余青玉忙道：「莊主誤會了，晚輩今日來拜壽，純粹是慕莊主之名，別無他意，若存有一點不利梅花莊之心，教我余青玉天誅地滅！」

梅飛雨道：「然則閣下以前為何不光臨，偏在今日？」

雲開道：「三公子這幾年為了要與蓋天幫周旋，以報大仇，日夕苦練武功，在巢湖閉關三年，至今略有成就才重出江湖。雲某本亦早存拜訪之心，亦因自知技藝不精，不得不埋頭再苦練，上月聞知莊主大壽，方引三公子來拜候！雲某為人如何，料莊主亦有所聞……」

梅飛雨截口道：「余修竹在蓋天幫為副幫主，他兒子還會與蓋天幫作對，這話教人如何入信？」

雲開道：「三公子與余修竹脫離父子關係，早在余修竹降敵之前，且當時三

公子剛脫離魔窟，尚未回家，此事見証之人，不下百數！」

忽然裡面傳來一個响亮的聲音：「且慢！」

余青玉抬頭一望，只見一位硬朗粗豪的老者大踏步而出，頗覺驚訝，耳畔已聞雲開道：「原來趙莊主也來祝壽！趙莊主別來無恙？」

趙北坤大聲道：「總算余三他父親還未找上寒舍！余青玉，老夫問你一句話，假如令尊在此，你會否與他動手？」

這句話令人好生難答，余青玉一時之間想不到措詞，卓成雙道：「三公子與余修竹脫離父子關係，但他們又不是仇人，因何必須動手？」

趙北坤大笑。「老夫早料他們父子倆根本是在演戲！蓋天幫野心勃勃，意圖席捲武林之心，人人均知，帥英傑是武林公敵，余修竹為蓋天幫的副手，當然亦是武林公敵，余青玉既然已和其父脫離父子關係，若是站在武林正義一方看，更該先殺余修竹，自古以來，便有大義滅親之舉，余青玉若想得到同道的擁護，此乃必要之條件！」

趙北坤所說，並非無理，連雲開一時之間亦語塞，拿眼望一望余青玉。余青玉乾咳一聲，囁嚅地道：「青玉與帥英傑不共戴天，願與同道合力殲之，但要青玉親手殺生身之父，這個……」

卓成雙接道：「這個乃强人所難！如今白道方面風雨飄零，正該團結一致，共謀應變之策，將熱心者推開，等於自掘墳墓！」

梅飛雪沉吟道：「今日為梅某之壽辰，幸得各地好友賞臉，濟濟一堂……非是梅某不相信諸位，只是若讓三位入席，恐怕諸多不便，萬一起了什麼衝突，梅某就更加為難了，尚請見諒！」

余青玉忙抱拳道：「青玉來得不合時宜，自怨孟浪，豈敢怪莊主？不過那份薄禮尚盼收下！」

梅飛雪沉吟了一下，終於收下。雲開忽問道：「莊主，東郭西城來貴莊何事？」

趙北坤插腔道：「閣下何必明知故問？」

雲開不由有怒，但仍以平靜的語氣道：「趙莊主如欲要與雲某敘舊，稍後自當奉陪，如今雲某只問梅莊主！」他轉頭又道：「梅莊主，咱們在路上因救丐帮許長老，故此來遲，實不知內情，尚盼見告！」

「東郭西城要敝莊主三日後投降！」

余青玉急問：「如此莊主有何打算？」

梅飛雪長笑道：「梅某已活了一甲子，生死早不放在心上，大不了賣了這幾根老骨頭罷了！」

余青玉忙道：「千萬不可與蓋天帮硬拚！」

趙北坤忍不住又譏道：「老夫早知你是來當說客的了，果然法眼無差！」

余青玉看也不看他一眼，正容道：「梅莊主，晚輩這三四年來，雖然一直隱居在巢湖，但假借昔年平南寨之舊部，不斷留意蓋天帮之內情，獲悉該帮不但掃平了大江以南諸地之組織，而且又網羅了不少好手，非晚輩小覷貴莊，論實力實不足與之頡頏，故此上上之策，便是立即化整為零，保存實力，然後與各地之受害者聯合起來，匯成一股力量，方可與其周旋！」

梅飛雪澀聲道：「然則三公子是勸老朽做其縮頭烏龜？日後老朽尚有何面目見同道？」

雲開道：「莊主此言不外乎受虛名影響而已！咱們的目的是打垮蓋天帮，豈可為眼前之虛名而甘墮其奸？兵法上亦有以退為進之策也！」

梅飛雪抱拳道：「三位之金石良言，梅某將會仔細考慮之，今日賓客盈堂，未暇長談，異日有機再見！」

郝虎威見他堅持不請余青玉進莊，大覺顏面受損，當下道：「梅莊主，賤兄弟尚有點事待辦，請恕早退，他日再行補過！」

趙北坤大聲道：「郝賢侄，你要跟那小子一齊去？」

郝虎威道：「莊主向來看得起小姪，小侄感激之至，不過寒舍與余家有千絲萬縷的關係，再回莊只恐引起梅莊主不便。」言畢拉着乃弟余青玉步出梅林。

余青玉道：「大哥何必為小弟得罪兩位莊主？」

郝虎威道：「梅飛雪情勢所迫，心存顧忌尤可說，趙莊主剛愎自用，氣量狹窄，愚兄早已忍受久矣！」

郝彪威接道：「故此家父早兩年便少回趙家莊，咱兄弟亦只是以趙家莊為聯絡站。」

「伯父如今在何處安身？」

郝虎威嘆了一口氣，道：「家父自經變故之後，性情大變，如今四處遊蕩，尋訪隱世高人，盼能說服他們下山，共襄義舉，此刻他在何處，愚兄也不知道。」

郝彪威接問：「余三哥此番重出江湖，有何計劃？」

余青玉道：「賊勢如日中天，任何計劃均未必可行，故余某此番只想先了解一下各地之情況。」一頓又道：「不過看來唯一可做的大概是招兵買馬！」

郝虎威省起一事，道：「這幾年，二弟招攬到什麼英才？」

雲開道：「咱們與賀寨主不敢出面，雖然也招攬到些人才，但眞正能當大任的人極少，這才是最令人担憂的事，今日在此吃閉門羹，迫得雲某須將心中的計劃改變一下，便是不能冀求他人合作，必須自己努力，待咱們有了成績後，也許他們會改變看法，支持咱們也未定！」

余青玉精神一振，道：「雲叔叔說得是，咱們便首先依靠自己的力量！」

郝虎威道：「愚兄等這幾年幾乎無所事事，便與賢弟一起吧！嗯，如今咱們去巢湖？」

雲開道：「不，咱們在此附近躲匿幾天，看看蓋天幫如何對付梅花莊！」

＊　＊　＊

三日好不容易過去，到第四天又下起鵝毛雪來，天地一片灰茫茫，余青玉

幾人一早已匿在梅莊外面，全身披白，伏在樹後雪地上。

這幾天，到梅花莊祝壽的賓客，三三兩兩離開，不過趙北坤父子以及俞秀則不見離莊，看看已是午牌時分，只見遠處來了一彪人馬，馬蹄踏在積雪上，點地無聲，但却將積雪踢起，由於來得快，雪花飛滾，煞是好看。

余青玉偷眼一望，見爲首那兩人正是自己的父親余修竹和仇人東郭西城，心頭登時揪緊！

蓋天幫來者一行只有廿餘衆，但人人均是高手，其中還有幾位是余青玉的「舊相識」，馬隊來至梅林外，余修竹伸手一按，二十多騎倏地停止，動作整齊劃一，人不慌亂，只聞馬嘶聲，余修竹意興逸飛，滿臉得色，似乎對手下的表現十分滿意。

余青玉深知乃父素好排場、虛名，到蓋天幫可滿足其虛榮心，望着父親那副嘴臉，余青玉只覺心頭似欲滴血。

「去一個人探個究竟！」

一個中年漢欲上，東郭西城道：「梅飛雪自尊心强得很，先給他點甜頭，還是屬下去吧！」

余修竹微微一笑，道：「如此有勞總管走一遍。」東郭西城去後，余修竹又派了兩個人入梅林接應，以防萬一，他邊解披風，邊覽景色，說道：「梅飛雪眞懂得納福！」

一位中年漢道：「只怕那老匹夫有福不懂得享！」余修竹笑而不答，俄頃，入府的一位幫徒回來報告：「啓稟副幫主，東郭總管高聲着梅飛雪答話，但莊內沒有應聲，請副幫主定奪！」

余修竹回頭問道：「易副堂主，守地道的兄弟可有發出訊號否？」一個高瘦的漢子立即躍上樹梢遠瞻，道：「副幫主，兩邊兄弟都沒有燒狠煙！」

余修竹臉色微微一變，揮手道：「留下兩人看守馬匹，易勝你仍在樹上監視兩旁，其他人隨本座進莊！」

余青玉最怕見到父親，誰知他重出江湖，第一次與蓋天幫接觸，便遇上了，心情複雜至極點！父親因何會突然投降，是貪生怕死？貪圖榮華富貴？還是另有目的？余青玉至今猶不知道，但父親做出這種丟臉的事來，做兒子的在人前也抬不起頭來。

假如今日是蓋天幫在梅花莊大開殺戒，余青玉良心將更難受。正邪雙方衝突，自己該不該現身？現身之後，又該站在那一方？毫無疑問，自然是與梅花莊一道，如此父子對壘，又要再一次接受感情的折磨。

余青玉越想越覺得可怕，身子不由自主地抖動起來，連帶他身上的積雪亦撲簌簌地滾下，雲開在旁見到，連忙悄悄伸手過去在他臂上揑了一下，既是提醒他，也是一種安慰。

遠處突然傳來幾道慘叫聲，余青玉身子登時一震，慘劇終於發生了！可是他這一震，立即讓樹上的易勝發現，輕咳一聲，問道：「柳兄，林後是不是有人？」

余青玉一顆心立即揪緊，偷眼望一望雲開，只見他對自己打眼色示意冷靜。但聞雪地上傳來一陣輕微的踏步之聲，聲音越來越近，余青玉正想一躍而起，猛地又聽到不遠之處，傳來卓成雙的一聲怪叫！

走過來探視的那條大漢不由自主轉過頭去，只見雲開如豹子一般撲起，緊接着，便發出一聲悶哼，那大漢撲倒地上！

與此同時，余青玉和郝氏兄弟也同時躍了起來，向剩下來的那兩個蓋天幫幫徒飛去！

蓋天幫的精銳，就在梅花莊莊內，假如行動稍慢，後果不堪設想，因此人人奮勇爭先！余青玉斜飛而起，撲向樹上的易勝，他人未至，長劍已先刺去！

易勝能在蓋天幫穩坐副堂主一席位，自然不是庸手，只見他雙腿微一用力，反從另一端飛下去，同時叫道：「林外有埋伏！」

余青玉心頭大急，左掌倏地伸出在樹枝上一拍，凌空改變方向，急追而去，長劍遙指易勝之後背！

易勝似料不到對方身手如此靈敏，心頭大駭，一個沒頭觔斗翻下，雙脚一立定，單刀離鞘，向上一撩，反砍余青玉之胸腹！

三年前，易勝就必贏得了余青玉，三年後之今日，余青玉已有了長足之進步，只見他長劍一橫，在單刀上一敲，微一借力，翻身向易勝身後落下！這一着大出易勝之意料，心頭震驚之餘，正想標前閃避，誰知余青玉已一脚踢在其後背上！

易勝拿不住椿，蹬前幾步，說時遲、那時快，卓成雙早已在前面候着，他右脚使出一招尋常之招式，「老樹盤根」，易勝重心既失，應聲倒地，卓成雙立即一脚踩在他背上！

余青玉標前一指戳在其後腰上，將他提了起來，與此同時，雲開等亦已解決了另一個蓋天幫幫徒。「三公子快上馬！」

余青玉尚在猶疑，道：「梅花莊在劫難中，咱們……」其他人都躍了上馬鞍，卓成雙撮唇一嘯，那些馬匹立即向四處飛奔而去。

雲開道：「快走，你聽梅花莊內已無聲息，雲某料梅飛雪等人可能由秘密通道溜掉了！」余青玉這才上鞍。

這時候，樹林內已傳來了人聲，衆人立即催馬前進，卓成雙不斷發嘯指揮馬匹，那些空馬亦隨後奔跑，積雪飛揚，人馬已去遠。

卓成雙喜道：「這都是大宛良駒，想不到一口氣得了這許多好馬！」余青玉不斷回頭望後，不見有人追來，心頭稍安，可是片刻之間，半空中已升起一股濃煙，不用問梅花莊已起火了，那當然是蓋天幫幹的好事，也當然是余修竹所下的命令，他心頭登時如壓了一塊石板。

馳了七八里路，雲開才下令停馬，道：「蓋天幫的人料一時三刻也追不上，三公子先問問那易勝！」

余青玉將易勝向他拋去，道：「還是由雲叔叔問吧！」

雲開先封住易勝的痳穴，再解開其暈穴，冷冷地道：「易勝，此處離梅花莊已遠，附近也沒有別人，你當知自己的處境，亦應該作出明智的抉擇！」

不料易勝哈哈笑道：「憑你們幾個也想和本幫作對？豈非螳臂擋車？我勸你們還是趁早將我放了吧，事後某自會替你們說好話……」

話未說完，郝彪威已在他小腹上打了一拳。「兔崽子！老子們就是要與蓋天幫作對到底，你不老實，便敎你吃盡苦頭而死！」

雲開把易勝拋給他，道：「四公子，這個交給你消遣消遣。咱們先去解個手！」衆人緩緩下馬，拍掉身上的雪花，入林裡解手。

卓成雙道：「雲兄，這裡並不安全，蓋天幫可以由馬蹄痕跡追上來，須得趕快轉移！」

雲開點點頭，衆人走回去，只見易勝已被郝彪威打得臉青唇腫，嘴角掛血。雲開故意不看他，道：「此人所知不多，不必再花費工夫了，將他拋在雪地裡，讓他自生自滅吧！」

這種天氣根本無人出外，掩在雪地裡不被凍僵才怪，易勝臉色大變，急道：「你們可知咱們下一個目標是誰麼？想不想知道何日動手？」

雲開已跳上馬，道：「說不說任由你，反正蓋天幫席捲天下之野心已如司馬昭之心，人人皆知！」

易勝急道：「我說了，你們須立即放了我！」雲開已撥馬先出林，道：「四公子，趕快挖坑！」

易勝臉色大變，自己招供道：「咱們下一個目標是河北趙家莊，在新春期間動手！」

余青玉問道：「由誰領導的？」

「如今鐵冠道人已帶了一批人秘密到那裡做準備工作。梅花莊一到手，咱們便化粧北上協助！」

余青玉再問：「你還知道什麼秘密？」

易勝囁嚅地道：「重要的只是這些，另外……」

林外的雲開忽然道：「快帶他上馬！」

衆人匆匆帶着易勝上馬，向前又馳了數里，只見那附近有座小山坡，卓成雙低聲與雲開商量了幾句，再策馬上山坡。衆人立即繞着山坡跑了一圈，再吩咐衆人拉緊胯下坐騎轡繩，然後撮唇而哨，那些馬兒自動跑下山下去，向北急馳。

郝虎威一邊拉緊馬轡，一邊讚道：「卓兄這手絕活眞叫人大開眼界！」

卓成雙微微一笑，道：「咱們快走吧！」他一馬當先衝下山坡，沿着來時的馬跡前進，只馳了里許便縱馬入林，羣英緊跟在其後，入林匿了起來，卓成雙將坐騎遣開，雲開又封了易勝的啞穴。

過了頓飯工夫，便見到一行人踏雪急奔而至，細看一下，果然是蓋天幫在梅花莊肆虐者，只是如今人數竟然多了許多。那些人到林外微一猶疑，又循跡向前馳去，羣英這才鬆了一口氣。

雲開待他們去遠，這才解開易勝的啞穴，問道：「剛才你只說了一半，如今可以繼續了！」

易勝囁嚅地道：「某不知你們欲知道那一方面的……」

雲開道：「你知道什麼都說出來，只要與蓋天幫及武林有關的，咱們都想知道！」

郝虎威趕緊喝問一句。「趙家莊之後，你們下一個目標是誰？」

「現在尚未決定，不過細數一下，武林中剩下來的組織，已寥寥可數！」

當下雲開仔細詢問了好些蓋天幫的內部情況，然後一指封了易勝的死穴，將他拋落地上，卓成雙立即動手挖坑。

余青玉低聲道：「雲叔叔，這人後來已和我們合作，因何還要殺他？」

雲開道：「如今咱們還不便透露身份，不能留下活口。郝二俠、郝四俠，趙家莊既然有難，兩位還是回河北通知趙北坤一下，只是那老兒十分頑固，氣量又狹小，兩位回去萬不可提及咱們。」

余青玉接道：「趙家莊如欲硬拚，大哥與四公子必須離開，莫爲虛名所誤，如今咱們必須保存實力，方可與對方周旋！」

郝虎威點點頭，道：「這兩年愚兄年紀漸長，已不如以前氣盛了，二弟放心！」

郝彪威接問：「事後咱們去何處與三公子相會？」

余青玉道：「還是到巢湖吧！」五人分成兩組，揮手而別，余青玉忽又道：「雲叔叔，此處離開梅花莊不遠，不如再回去看看如何？」雲開頷首，三人策馬重回梅花莊。

只見那些梅樹受損頗大，梅花莊尚冒着濃煙，幸好連日下雪，百物不易燃燒，梅花莊只塌了一半，雲開下了馬之後，道：「咱們進去須小心，提防蓋天幫還有人看守！」

卓成雙笑道：「這個還用你提醒麼？」三人小心翼翼進莊，瓦礫之中，只見一兩具屍體，似是蓋天幫幫衆的，三人甚是奇怪，當下進入後堂。

梅花莊共有三大進，有房百餘間，前面除了大廳和耳房之外。只有一間小廳，而下人們大多住在中院，梅飛雪一家人則住在內進。

三人一路走過去，都不見有屍體，雲開道：「料梅飛雪已其由秘密地道溜走了，咱們白白担憂了半天！」

三人正在走廊上，余青玉忽指着廂房，低聲道：「裡面有聲音！」他以食指刺開紙窗，湊首內望，裡面分明是一間下人的寢室，看佈置料是女子的閨房，却不見有人，但適才余青玉明明聽見裡面有聲音，心中不服氣，輕輕一推房門，那門竟然滑開了。

雲開見余青玉進內，恐他有失，忙亦跟了進去。房內有一座大櫃，這時候余青玉和雲開又聞裡面有聲響，便一齊走過去，雲開示意余青玉站開，他一手提刀，一手運勁，忽然一掌按在櫃門上。

但聞「蓬」的一聲響，櫃門碎裂，裡

面跌出一個人來，雲開與余青玉忙向後跳開，就在此刻，樑上突然躍下幾個蒙面人來，見人便殺！余青玉與雲開倉猝抽出兵器應戰，卓成雙在外面見到，忙不迭地抽出單刀衝了進來。

四個幪面人分三組，兩個對付雲開，其餘以一對一，但以攻擊余青玉的那一位武功最高，雲開喝問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人？」

那四位蒙面人一聲不响，一味啞鬥。余青玉的對手所使的也是一柄長劍，此人劍法飄逸多變，動作瀟洒之至，彷彿不吃人間煙火。余青玉起初有點窮於應付，但鬥了五六十招，忽然發現對方的劍法似曾相識，其變化竟然都不出所料，因此逐漸扳回劣勢。

那蒙面人領教了余青玉的劍法亦十分驚奇，蓋對方劍法與自己的居然有幾分相似，但又不盡相同，令他吃驚的是余青玉之劍法，精妙高深，而且比自己的博大！

這刹那，使劍蒙面人爭强好勝之心突生，着着進攻，同時左手或拳或掌，雙脚進退閃避更是巧妙，果然讓他爭回不少攻勢，可是這優勢不過維持了三四十個回合，余青玉已能適應，雙方又拉成均勢！

貶眼間，兩人劍來劍往，已換了三四百回合，余青玉年紀雖輕，但氣力居然毫無不繼之象，相反他重出江湖，乍逢强敵，精神陡增，越鬥越勇。

激鬥間，只見那蒙面人手腕一抖，長劍泛起五朵梅花般大小的劍花，籠罩住余青玉胸前。余青玉覺得這一招跟自己所學的「五福臨門」差不多，想也不想，雙脚一頓，退了五尺，果然蒙面人立即標前一步，手臂暴長，劍花頓歛，五道劍影只剩一道，直奔余青玉的胸前，好一招「飛瀑洗梅」！

余青玉早已料到對方有此一着，急切之間，右手長劍一抬，似是「瑞雪封梅」，可是就在此刻，余青玉左手倏地翻起，手掌邊緣如刃，切在劍脊上！

蒙面人這時方使「瑞雪封梅」，正欲以「寒梅傲雪」破之，那料到對方有此一着，劍脊被切個正着，登時沉下尺餘，說時遲，那時快，余青玉長劍過處，已割下其蒙面黑布。

黑布卸下，露出一張清癯的臉孔來，赫然是梅花莊莊主梅飛雪！余青玉一怔，脫口道：「怎會是你？」此刻其他三位蒙面人亦住手扯下蒙面黑布，分別是梅飛雪、梅傲華和龍家樓。

梅飛雪沉聲問道：「余三公子，令師是誰？閣下似乎不是學流星劍法！」

「家師凌水雲！」

梅飛雪臉色一變，道：「凌水雲果然不愧是凌水雲，梅某佩服之至，惜已廿多年未見！」

余青玉道：「家師三年前已遭蓋天幫殺害，故晚輩誓與蓋天幫周旋到底！」

梅飛雪訝然道：「憑令師之身手，蓋天幫有誰奈何得了他？」余青玉這才將師父在二十年前與西域第一高手萬象大師決鬥，雖將萬象震落懸崖，自己經脈亦被震斷的經過說了一遍。

梅飛雪長嘆道：「看來老天爺是要磨練一下白道中人，故此令師才會失却武功，否則又怎輪到帥英傑呼風喚雨！」一頓又問：「少俠自問得了令師幾成眞傳？」

余青玉坦白地道：「晚輩與家師相處的日子不長，他有許多功夫，都不曾習過，更因他武功已失，無從比較。」

雲開插腔道：「梅莊主，適才蓋天幫來時，你們躲了起來？」

「不錯。本莊出現叛徒，將莊內的秘密通道告訴蓋天幫，幸好尚有一個地下室，叛徒尚不知道，因此咱們便藏在那裡，後來他們並沒有詳細搜索，不知爲何，匆匆離開了！」

卓成雙道：「那是因爲咱們在莊外殺死他們的人，並偸走馬匹，將他們引開！」

「如此說來梅某尚要多謝你們！」

雲開三人連稱不敢，余青玉又問：「未知趙莊主尚在貴莊否？」

話音剛落，便聞趙北坤的聲音自外傳進來：「余三，老大在此，有什麼本領，儘管施展出來！」只見他帶着幾個人走進來！

卓成雙冷笑道：「趙莊主如果尚有精力的，不如趁早回去對付蓋天幫吧！」

趙北坤勃然變色，余青玉恐他誤會，忙道：「事情是這樣的，適才咱們抓了蓋天幫的一位堂主，嚴刑迫供之下，他透露在新春期間要攻打貴莊，且已有人北上準備，郝二俠及郝四俠聞訊之後，立即趕赴河北！」

趙北坤臉色又是一變，沉聲問道：「余三，此話當眞？」

雲開冷笑道：「趙莊主如果不相信的話，萬不可勉强，要不萬一那副堂主消息不靈，咱們反要担當罪名！」

余青玉急道：「晚輩絕無打誑之理！」

趙北坤臉色再一變，沉吟道：「老夫暫且相信你一次，假如消息當眞，趙某今後便……相信你，假如不確……」

卓成雙怒道：「假如蓋天幫臨時改變主意，閣下便想將咱們殺死？嘿嘿，在下要是有你這個『火性』，殺了我也不會龜縮到河北！」

趙北坤倏地「刷」地一聲，將厚背刀抽了出來，「老夫未去找帥英傑算賬前，便先拿你祭旗！」

卓成雙也不害怕，亦不抽刀，哈哈笑道：「趙莊主果然是位聰明人，懂得先挑軟的吃！假如你眞的有胆量與帥英傑決戰，今日你就不會站在這裡了！」

趙北坤一張臉登時漲得發紫，事實上卓成雙這句話正說到他的痛處，只聽他大喝一聲，飛身向卓成雙撲去，人未至，刀已劈出，雲開站在卓成雙身邊，不但不助他，反而跳開，卓成雙雙眉一蹙，已閃開九尺，笑道：「好快！」

趙北坤還想追前，眼前一花，梅飛雪已橫在他身邊，道：「莊主，如今咱們正該合力共同對付蓋天幫，不可因小事而誤了大事！」

趙北坤道：「今日不殺他，老夫這口氣如何能洩？」

卓成雙道：「要殺人洩恨，還不容易？趙莊主早早回河北，料不久之後，便有連場血戰！」

余青玉抱拳道：「趙莊主，晚輩這位朋友不知輕重，請你海量汪涵，不過莊主亦須早日回莊準備，以晚輩之愚見，現時不可與蓋天幫硬碰！」

梅飛雪亦在旁勸解，趙北坤這才狠狠地說道：「今日且看在梅莊主及余三份上饒你一遭！青山綠水，後會有期！」

雲開待他去後，轉頭問道：「梅莊主，適才你肯定已知道咱們，爲何故意蒙面攻擊咱們？」

梅飛雪哈哈笑道：「若非如此，又怎試得出你們的眞正的實力？」

余青玉訝然道：「莊主的用意令人費解。」

「梅某經此一變，深知不能獨善其身，因此亦有意與蓋天幫周旋，只是梅某一向深居簡出，而且年紀亦已不小，要梅某東奔西逃，實在力有不逮。」梅飛雪頓了一頓方續道：「前幾天余少俠來敝莊，由於種種原因，不敢接待，尚請見諒！」

余青玉忙道：「情勢如此，這怪不得莊主！」

「梅某長話短說。」梅飛雪將兒子拉了過來，道：「梅某遲婚，犬子今年尚未届三十，幸好他已替梅家添了兩名孫兒，已無後顧之憂，故此梅某有意讓他代我爲同道盡一點棉力。但之前又不知余少俠之底蘊，更不知能否成事，因此親自出手一試，結果余少俠武功之高，大出梅某所料，如今梅某便決定將犬子交與少俠。余少俠，犬子年紀雖比你大，但他極少出門，無甚見識，今後還請少俠多多指教！」

余青玉吃了一驚，料不到梅飛雪不但改變了對自己的看法，而且把獨子交給自己，一時間既感榮幸，亦覺肩上多了一副重担。當下忙道：「莊主這樣說，眞教晚輩汗顏，其實晚輩什麼也不懂，還要梅兄多多指教！」

梅飛雪哈哈一笑。「余少俠年少有爲，又很謙虛，前途不可限量。不過老夫有一句話奉贈，事値非常，有時須當仁不讓！」他一手抓住余青玉，一手拉着雲開，道：「來來，咱們到後堂喝幾盅，再慢慢談。」

雲開亦料不到變化這麼大，心情十分愉快，笑道：「你家裡還有佳釀？」

「本莊秘釀的『寒梅酒』尚有十罈，只怕你喝不了！」

＊　＊　＊

後堂書房內已準備了一席酒，菜放滿了一桌，看來梅花莊所藏甚豐。這時候，仍能拿出這種東西來，陪席的還有梅飛雨、龍家樓和梅傲華的妻子溫氏，愈秀因有事，適才離開。

酒過三巡，卓成雙道：「那天聽莊主提及金龍令，未知此物尚在否？」

梅飛雪自懷內掏出了一根金色的令箭，上面縷了一條張牙舞爪的龍，尾端頗爲尖銳，入手沉重。卓成雙笑道：「莊主，你這次可發了一筆小財了，這金牌少說也有半斤！」

梅飛雪亦笑道：「卓兄弟若喜歡者，便送與你作個紀念吧！」誰知卓成雙謝了一聲便將此物收下。余青玉更覺突兀，却不便當著梅飛雪之面問他。

雲開道：「梅莊主日後有何打算？」

「梅某須花一段時間，安頓家小，待一切妥當，便赴巢湖與汝等相會。」梅飛雪放下酒杯，道：「其實梅某作此安排，尚有一層用意，希望犬子能與余少俠切磋武藝，以便惡補不足。」

余青玉立即表示贊成。梅飛雪又道：「巢縣那裡有一位隱世高手，名灰鬍，未知諸兄見過否？」

雲開脫口道：「灰鬍這名爲何這般古怪？雲某從未聽過有人姓灰的！」

梅飛雪笑道：「他不姓灰，只因爲蓄上了一匹灰鬍子，故以此爲名，此人見識之廣，無人出其右，對武林中各門派的武功更加瞭如指掌，但他本人的武功並不高，梅某也是在一個偶然的機會下與他有一夕之緣的！」

余青玉問道：「莊主在巢縣見過他的？」

「是的，那晚梅某聽他一夕話，眞有勝讀十多書年之感，他甚至連栽種接嫁的知識亦甚豐富，敝莊的綠萼梅花，也是依他所教，經幾年的試驗而成功的。」梅飛雪邊爲客人斟酒，邊道：「少俠若得此人相助，對殲滅蓋天幫大有幫助。只怕他如今不在巢縣。」

「當年莊主在巢縣何處遇到他的？」

「在城內的湖神廟外，時他已五十歲，如今怕已登古稀了，此老者有個特徵，他左耳有顆大痣，右頰邊有條小刀疤，身材枯瘦，中等高度。再者，若果能採取巧妙的戰術，進行突襲，亦非沒有機會消滅蓋天幫，蓋天幫如今看似强盛，但日後他的地盤越大，實力分散，咱們便有機可乘了，故此梅某十分贊成少俠保存實力之見！」

余青玉聽了此言，信心大增，忙道：「莊主一席話，使晚輩茅塞頓開，日後有機會尚須指教！」

雲開忽道：「莊主，雲某有一事與你商量，請借個地方。」

梅飛雪微微一怔，但隨即推開旁邊的一扇房門，道：「雲堂主請進。」兩人進房，過了兩盞茶工夫，便又携手出來，重新入席。梅飛雪道：「敝莊準備趁晚上疏散，待消滅了蓋天幫之後，再請諸位到寒舍盤桓！」這是婉轉的辭客令，當下余青玉等人酒飽飯足之後，便抱拳告辭。

梅飛雪親自送兒子出門，又交了一個包袱給兒子，余青玉乘機問雲開：「雲叔叔，剛才你與梅莊主商量什麼事？」

雲開微笑道：「我告訴他與蓋天幫作對，隨時有性命之虞，咱們不能保証他兒子的安全，誰知梅飛雪這人襟懷廣闊，他說剛才告訴咱們他已有了兩個孫子，便已作了最壞的打算，叫咱們不用担憂這個問題！」余青玉這才鬆了一口氣，暗嘆雲開仔細，有他替自己打點，可無後顧之憂。

衆人出了梅花莊，便向巢縣進發。路上風雪阻路，估計回到巢湖已是新的

一年。這天因爲錯過宿頭，衆人便在一座破廟處過夜，梅傲華爲人沉實，頗有苦幹之精神，衆人在廟內生火取暖時，他便一人立在門外監視四周的動態。忽然他見到山下有兩道黑影向這邊走來，天黑看不清顏面，連忙進廟道：「外面有人來！」

雲開急忙將火弄熄，邊問：「是什麼人？有多少個？」

「不知道，看不清楚！」

雲開道：「你跟卓成雙到廟後匿起來，雲開與三公子留在廟內！」當下四人立即分頭行動，雲開與余青玉忙匿在神龕後面。

過了半頓飯工夫，便聽到外面有個發顫的聲音道：「老大，這種天氣眞冷死人了，幸好這裡有座破廟棲身！哈哈，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

「那還不快進去！」另一個沙啞的聲音道：「二弟，小心！」廟門「呀」地一聲被推開，只見兩個壯漢走了進來，舉目看了一下，便蹲在地上。

那「二弟」又道：「咦，這裡有堆灰燼，還有熱氣呢，說不定剛才還有人！」

「小心！」老大跳了起來，「刷」地一聲抽出兵刄。

「二弟」笑道：「老大，他胆子兀也太小了，此處離華山已遠，怕什麼？何況就算有人見到咱兄弟又能怎地？咱們又還未跟蓋天幫搭上！」

「老大」沉聲道：「二弟！我叮嚀過你幾次？不許亂說，提防隔墻有耳！」

「哈，人家怎知道咱們要去做什麼事？再說有証據麼？你這樣緊張兮兮的，反而要惹人思疑！」

老大道：「話雖如此，總該小心一點爲上，須知咱們絕不能功虧一簣，萬一有什麼閃失，便別想在江湖立足！」

過了一陣，「二弟」又道：「操他娘的，穆山光那匹夫也眞混帳，居然聽信他寶貝女兒一面之詞，將咱兄弟倆驅逐下山，他不仁，咱們不義，到那裡說，咱們都不怕！」

余青玉和雲開在神龕後面聽得清楚，都心中有怒。雲開對武林中成名人物頗爲熟悉，當下忖道：「素聞華山派掌門穆山光十分護短，看來空穴來風必有原因，若因此而爲華山帶來一場大災，便將成爲華山派的罪人！」

那二弟又道：「老大，你踱什麼步？莫不成要反悔？」

老大直認不諱，道：「是有一點，咱們出賣了華山派，除了出一口烏氣之外，有沒有價值？」

「蓋天幫將厚待咱兄弟，總好過在華山受穆山光父女的閑氣！」

「只怕未必！再說將來咱們在人前也抬不起頭來！」

「二弟」又道：「將來的事誰還管得了？不報此寃屈，小弟豈能甘心？明明是穆明珠勾引咱們，咱們念在她是師妹不爲所動，她惱羞成怒反誣告咱們非禮她，不清洗此寃，咱兄弟又怎能抬起頭做人？」

這一說，那「老大」又心動了，咬牙道：「不錯，左右都不能抬起頭來，倒不如先出一口烏氣！」

雲開與余青玉心中都暗道：「蓋天幫在短短三年間，可以席捲大江以南，只剩下中原一塊乾淨地，看來原因十分複雜，其中名門正派這方行事逐漸離經，亦是一個原因，此兩人雖可恥，但物必先腐而後生蟲，穆山光亦有責任！」

忽然「老大」又道：「二弟，愚兄再叮嚀你一次，在路上不管遇到蓋天幫什麼人，除了是帥英傑之外，咱們都不許有一絲洩漏！」

「原因何在？」

「一怕被人奪去功勞，二怕被人滅口！」

雲開心中又道：「此人做事仔細，考慮周詳，倒是個人物！」

只聽「老大」又嘆息道：「可惜天下間沒有一個兩全其美的計劃，若能出了口烏氣，又能不被人背後侮辱叛徒的，豈不妙哉？」

「老大，你別再三心兩意，你看人家余修竹，如今有多威風？所謂笑駡任人笑駡，好官我自當之！」

「你我兩人怎能與余修竹比較……」

話未說畢，老大忽又驚呼道：「有人來，快躲起來！」

余青玉和雲開正恐他們也來神龕後面躲起，只聞衣袂聲響，那兩個華山派弟子已躍上橫樑。俄頃，一陣寒風吹了進來，接著又響起一道關門聲。只一忽，廟內亮起光來，只聽一道輕咦，雲開連忙伸手捏一捏余青玉的手腕，示意他閉住呼吸。他自己悄悄探頭望出去，只見到一個男人的後背，看不到臉孔。

那人用火摺子點燃地上的枯枝，廟內只聞「畢畢剝剝」的响聲。那男人解下披風烤火，忽然他沉聲喝道：「是誰躲在廟內，給老夫滾出來！」話音一落又道：「樑上的兩個跳樑小醜，還不下來，難道還要老夫動手！」他頭不抬，眼不擧，便知道樑上有人匿着，這份功力教雲開和余青玉都暗暗心驚！

樑上那兩個兄弟尚在猶疑，又見那人手一抬，但聞「篤篤」兩聲响，兩根樹枝射出，居然插進橫樑裡！牢牢地釘着！雖然樑子已開始霉爛，但這份手勁也眞夠瞧的！「這只是警告，再不下來，老夫第二次出手，要射的便是人了！」

樑上那兩兄弟只好乖乖跳下去，那人仍不回頭，再問：「你們是誰？」

「老大」道：「咱們是兩兄弟，是附近的獵人。」

「此話當眞？」

「老大」心裡雖驚，但此刻騎虎難下，只好硬着頭皮道：「咱們與閣下素不相識，何須騙你？」

「既然如此，又爲何要匿在樑上？」

那人邊說邊往火中加枯枝，只聽得「畢畢啪啪」亂響，雲開和余青玉連忙乘機換氣。

「這一帶最近不大安寧，剛才我在窗子處見你來得好快，以爲是……唉唉，所以匿在上面！」

「快給老夫滾，否則殺了你們！」

「是是！」那兩個華山派弟子忙不迭開門一溜煙跑了。可是過了一忽，外面

又傳來一個脚步聲，脚步聲沉重，連神龕後的雲開和余青玉亦聽見。兩人同時忖道：「不知又是那個倒霉星闖進門來！」他倆由脚步聲判定來人武功不高。

只聽那人沉聲道：「來者是誰？」

外面有人應道：「白日依山盡，黃河入海流！」

那人在廟內答道：「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可是蔣兄？」

「不錯，原來你已來了！好準時！」

廟門又打開，雲開再探頭一望，只見走進一位臉目死板的中年漢來，手上各提一個，面貌相似，年紀約莫在二三十之間的漢子。「剛才在山下撞到這兩廝，給我抓來，不知是什麼來路！」他隨手將那兩個人拋在地上，已不能動彈，料被封住了痳穴。華山派弟子武功料不太弱，但被人像痳鷹捉小鷄般逮住，此人之武功亦不容小覷，他脚步沉重，只不過手上加了兩個人而已。

廟內那人道：「蔣兄已查到凌水雲的下落，相信不會令老夫失望！」

余青玉大感意外，料不到此人竟然是衝着師父而來的！只聽來人道：「伍兄何須緊張！哈哈，來，先喝一口酒暖和暖和！」

那人取出一隻羊皮酒囊來，拔開木塞，先喝了兩口，表示酒內沒有下毒，然後交與那個姓伍的。那伍的接過酒壺也喝了兩口。姓蔣的又掏出一隻鷄來，道：「此乃在下迫一位丐幫弟子替我弄的叫化雞，料伍兄未會品嘗過！」他撕了條鷄腿，將剩下來的給了姓伍的。

姓伍的道：「二十五年前，老夫曾吃過一次叫化鷄……唔，果然不錯。嗯，咱們說正事吧，二十五年前你許下的諾言不會忘記吧？」

姓蔣的笑道：「當時在下雖然只有十八歲，但伍兄救我一命，恩同再造，豈會忘記？嗯，這些年凌水雲似在武林中消失了一般。在下費了好多工夫，才探聽到一點丁，原來他去西域與萬象決鬥！」

姓伍的立時緊張地問：「萬象素有西域第一高手之稱，此乃龍爭虎鬥，未知誰勝誰負？」

（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酒店佈下戰局，將丐幫和護花門的叛徒捉去，艾大娘母女也殺了柯大發爲親人報仇，一行人先到柯家莊住宿。李玉虹和丁少秋因秋霜之事發生誤會，丁少秋拂袖離去，來到虞城，在客棧發現聞九章叔侄三人，談論華山派繼承掌門之事，自己是既定的掌門人，不能不管，又跟踪查出他們秘密和咒鉢寺的人聯絡，是使者身份……



新派俠義奇情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護花門

高僧有主見　令牌斬叛徒

聞汝賢聽得心中暗暗奇怪，自己和二叔一同前來咒鉢寺，由姓朱的總管事親自接待，從未聽過二叔和他說過什麼，如何姓朱的說出二叔交代之事，他已辦妥了，這會是什麼事呢？哦，莫非二叔是以「傳音入密」和他說話的？

心中想着，一面伸手去端茶盞，目光一注，不由使他心頭猛然一驚，原來他看到自己伸出去端茶盞的雙手，竟然像是塗了一層層綻青一般，變得色呈碧綠，連指甲都是綠色！

這一驚之下，剛從几上端起的茶盞，就砰的一聲，跌墜地上，打得粉碎，他失聲道：「我的手怎麼會變成綠色？」

他自己看到的只是雙手；但旁人看到的他，卻不僅頭臉變成綠色，甚至連眼睛、頭髮和牙齒也變成了綠色！

綠色，可愛之處，如一片芊芊嫩綠的草坪，一片綠油油的秧田，一片柔絲似的垂柳，映入眼簾就使人有充滿生機，活潑自然之感；但綠色決不可在人體上出現，不論膚色、眼睛、頭髮、一沾上綠色，就會顯得十分怪異，鬼氣沉沉的，慘綠可怕！

聞汝賢此刻渾身呈現了綠色，在座的人中，只有聞汝清從沒有見過這等情形，臉上流露出驚怖之色，其餘的人都兀坐如故，一言不發。

聞汝賢眼看沒有人理睬自己，只覺一陣驚懼，襲上心頭，打心底起了一陣震慄，整個人都抖了起來，嘶聲道：「你們……在我……身上下了……什麼毒……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們了……」

狹長臉老者沉着臉色，哼道：「聞汝賢，你欺師滅祖，忤逆犯上，還不認罪嗎？」

聞汝賢張目道：「我沒有……沒有做出欺師滅祖……忤逆犯上……」

「你還不承認？」狹長臉老者哼道：「你二叔是華山派代理掌門人，你在他身上下毒，篡奪掌門職位，就是欺師滅祖，你二叔和你爹是親兄弟，你爲了篡奪掌門職位，罔顧叔侄骨肉之情，就是忤逆犯上，本座奉命賜你極樂散，不出半個時辰，就會骨肉盡化綠水……」

「不要……不要……我求求你……」

聞汝賢全身顫抖，噗的跪倒地上，連連叩頭道：「我知罪了，饒了我吧……」

狹長臉老者沉聲道：「你求本座沒有用的，你要求你二叔才行。」

聞汝賢轉過身，朝聞九章叩頭道：「二叔，求求你老人家，小侄知錯了，你老人家就饒了小侄吧！」

聞九章道：「你在我身上下的是什麼毒？可有解藥？」

「有、有。」聞汝賢連忙懷中取出了一瓷瓶，雙手顫巍巍送了上去。

聞九章伸手接過問道：「汝賢，你把解藥放在身上，不怕老夫搜到嗎？」

聞汝賢道：「瓶中毒藥和解藥各佔一半，要用兩粒解藥，才能解去一粒毒藥，而且兩種藥的顏色完全一樣，只有顆粒上稍稍有點大小，不把藥丸倒出來仔細比較，很難分別。」

聞九章嘿了一聲問道：「那一種是解藥？」

聞汝賢道：「顆粒較大的是解藥。」

聞九章又道：「老夫要服幾粒解藥，才能完全消除體內積毒？」

聞汝賢道：「十二粒。」

聞九章又道：「汝清呢？」

聞汝賢道：「他只要服八粒就夠了。」

聞九章拔啓瓶塞，把藥丸傾在掌心，仔細看去，果然每顆藥丸顏色完全一樣，顆粒大小，也相差無幾，要仔細辨認，才能看得出來，這就仔細從藥丸中拋出二十粒較大的解藥，分給汝清八粒，一齊吞入腹中，然後把其餘的藥丸收入瓷瓶，納入懷中。

聞汝賢依然跪在地上，身軀仍在不住顫抖，漸漸感到五臟六腑有如火灼一般，又熱又痛，心頭更加害怕，叩頭道：「二叔，你快快救救小侄……」

狹長臉老者抬手丟出一顆呈碧綠的藥丸，擲到聞汝賢面前，喝道：「吞下去，暫時可以沒事了。」

聞汝賢慌忙拾起一口吞下，藥丸入喉，立時溶化，隨津而下，內腑燒灼之感，果然如响斯應，好了許多，在地上叩了幾個頭，說道：「多謝總管事。」

狹長臉老者冷嘿一聲道：「你體內的極樂丹毒性，只是暫時抑制，由你二叔隨時督導，只要忠於本教，即可無事。」

聞汝賢爬在地上，連聲應「是」，這一瞬工夫，他頭臉和雙手的綠色，已經由濃而淡漸漸褪去。

聞九章沉聲道：「你起來！」

聞汝賢又在地上叩了兩個頭，說道：「多謝二叔。」

才敢站起，現在他當然不敢再坐在二叔的上首了，低垂着頭，走到下首，和汝清並肩坐下。

聞九章直到此時，才端起茶盞，喝了一口，徐徐說道：「朱總管事，老師父最近如何？」

坐在右上首的灰衲僧人連忙雙手合十，欠身道：「回使者，家師身體一向硬朗，只是已有三十多年的不問世事，鎮日閉關靜坐，前次盛莊主捎來姬聖姑的親筆函，他老人家看了之後，只唸了兩聲阿彌陀佛，沒有一點表示，貧衲曾向他老人家請示，家師即說了句：『不可再沾紅塵』，就瞑目不語，看來只怕也無法說服他老人家呢！」

丁少秋心中暗道：「他們口中的老師父，很可能就是金鉢禪師了！」

聞九章微微一笑道：「聖母早就料到老師父不肯重作出岫之雲，但昔年本教一敗塗地，全壞在少林、武功兩派手裡，因此希望老師父能夠賜助一臂，雪恥圖强，重光本教，一舉消滅少林寺，藉以配合聖母江南行動，互作呼應，江湖大勢，就定了十之八九，二位大師是老師父的衣鉢傳人，事成之後，聖母自當以少林寺作爲酬勞，所以要二位大師多多奉勸老師父，成此不世之功。」

丁少秋暗道：「原來聞九章是作說客來的。」

兩個灰衲僧人一齊合十欠身道：「不知聖姑有何指示，貧衲師兄弟就算赴湯蹈火，也一定會完成任務。」

聞九章忽然呵呵一笑，站起身來，伸手和右上首的灰衲僧人緊緊握住了手。

丁少秋定睛看去，只覺聞九章咀皮微動，似是正在和灰衲僧人以「傳音入密」說話，接着那灰衲僧人也咀皮微動，以「傳音入密」作答，兩人握着的手，才行放開。

丁少秋目光銳利，這一瞬間他依稀看到灰衲僧人從聞九章接過一件很小的東西，又迅快的納入大袖之中。心中暗道：「聞九章交給他的東西，一定和兩人傳音入密說的話有關了。」

「哦，聽那灰衲僧人的口氣，金鉢禪師不肯再出江湖，姬七姑派聞九章前來，許以重利，（入主少林）那麼交給灰衲僧人的東西，莫非想害死金鉢禪師不成？自己等他們散會之後，不妨跟踪這兩個灰衲僧人，看他們有何行動？」

只聽狹長臉老者說道：「聞使者住在客店，諸多不便，不如搬到本寺賓館來住的好。」

聞九章頷首道：「總管事盛情可感，只是今晚時間不早，兄弟還是回去的好，且待明天一早再搬不遲。」

說話之間，大家送着聞九章父子叔侄三人走出，之後，那狹長臉老者和祁士杰等二人朝着西首院落行去，只有兩個灰衲僧人送走聞九章，依然回了進來。

兩人在室中坐下，方才坐在上首那個灰衲僧人抬目道：「了悟、了因，你們進來。」

只聽右廂有人恭聲應「是」，接着走出兩個身穿嫩黃僧衣的和尚，朝兩人合十一禮，同聲道：「弟子了悟、了因叩見二位大師。」

這兩人都已四十開外，一望而知武功不弱！

丁少秋看到兩人，忽然想起來時自己前面的兩道人影，後來只當是聞九章父子叔侄共有三人，前面人影却只有兩道，後來只顧注意他們談話內容，沒有再去想他，原來却是兩個和尚。

只見坐在左首一個抬了下手道：「你們不用多禮，少林寺裡可有什麼消息？」

這話聽得丁少秋不由一怔，這兩個黃衣和尚竟然會是少林寺的僧侶！

那個叫了悟的道：「回大師，少林寺接到南派俗家掌門仲子和的報告，江南武林聯手抗拒天南莊，請少林寺支援，方丈大師已派羅漢堂首席長老知遠大師率同十八護法弟子，趕去江南。」

左首灰衲僧人忽然起身道：「了悟，你隨我來。」

舉步朝左首房中走去。

了悟（站在左首的一個）趕緊應了聲「是」，跟着走出。

丁少秋心知灰衲僧人要了悟進去，必有重要之事交代，因此迅即一吸眞氣，悄無聲息飄落地上，閃到左首房間窗下，隱好身形，悄悄湊着眼睛朝裡看去。

天時燠熱，外面花格子窗雖然關着，但裡面的紙窗却並未拉攏，兩人進去之後，屋中就點起燈光，只見灰衲僧人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大拇指大的瓷瓶，交到了悟手中，咀皮微動，似以「傳音入密」交代他什麼。

了悟接過瓷瓶，立即小心翼翼的放入懷中，貼身藏好，一面恭聲道：「弟子知道，弟子會小心的。」

灰衲僧人點點頭，就熄去燈火，走了出去。

了悟躬身道：「二位大師不知還有什麼吩咐？」

左首灰衲僧人道：「沒有了，你們去罷！」

兩個穿鵝黃僧衲的和尚躬身一禮，說道：「弟子告退。」

退出院落，立即長身掠起，縱躍而去。

丁少秋正待離去，忽聽坐在右首的灰衲僧人說道：「二師兄，方才聞使者帶來的一樽和上次盛莊主捎來的不一樣嗎？」

丁少秋心中一動，暗道：「他說的是聞九章和左首灰衲僧人握手時遞過去的東西了。」這就隱伏不動，仔細聽了下去。

只見左首灰衲僧人笑道：「上次盛莊主捎來的散功散，愚兄已交給了悟，(方才他交給了悟的一個瓷瓶)至於聞使者帶來的，乃是忘憂丹，給老鬼下在飲食之中，服後神志受人控制，武功絲毫不減，正好助咱們一舉擊破少林寺，咱們師兄弟以後就正式成為少林寺開山大師了，哈哈！」

丁少秋聽得心頭猛一驚，暗道：「姬七姑果然毒辣得很，一面利用忘憂丹控制金鉢大師，要他領頭去攻打少林寺，一面又利用少林寺內奸，在闔寺僧侶的飲食中暗下散功散，讓他們無力反抗，藉以達到她消滅少林寺的陰謀！

這兩件事，既然給自己遇上了，就不能讓他們陰謀得逞。

接着又想到姬七姑何以要利用這裡的住持金鉢禪師去對付少林寺呢？莫非金鉢禪師有一身極高武功？一念及此，不覺興起自己何不去看看這位老禪師的念頭，當下就悄悄退出，長身掠起，朝後進投去。

咒鉢寺一共只有三進殿宇，那兩個灰衲僧人住在第二進的左首，護法會總管事和兩名副總管事住在第二進的右首，以此推算，金鉢禪師應該住在第三進了。

那知落到第三進，中間是一間寬廣的膳堂，左首是廚房，右首是香火和尚的住處和柴房，一目了然，別無房舍。

丁少秋正在猶豫之際，忽然聞到天風送來一陣淡淡清香，使人有俗慮頓滌之感。

抬目看去，原來右首屋宇盡頭有一道短垣，中間是一個圓洞門，兩扇黑漆木門緊緊閉着！

丁少秋心中一動，飛身掠起，登上短垣，只見一條用青石板鋪成的道路，不知通向何處？他藝高胆大，毫不思索的飛身落地，循着石板路行去。

目光轉動，原來這是咒鉢寺的後園，佔地極廣，四周圍以短垣，走了不過百步之遙，就看到一個約有百畝方廣的池塘，種植了一片荷花，荷葉亭亭如蓋，潔白的蓮花，散發出清馨的微香。

石板路是循着池塘繞去，來至一座土阜似的小山之下，山上修篁千竿，山下有一間茅屋，正好面對池塘，這時柴門深掩，不聞一點聲息。

丁少秋心中暗道：「這地方倒是幽靜得很！」

就在此時，突聽一個蒼老聲音傳了過來：「小施主既然來了，怎麼不到屋裡一談？」

話聲是從茅屋中傳出來的，聽他口氣，應該是金鉢禪師了。丁少秋心中一喜，連忙拱手道：「在下正想求見老禪師呢！」

隨着話聲，舉步走近柴門，用手一推，柴門呀然開啓，他目光凝注，雖在黑夜，也看得極為清楚，茅屋中地方不大，而且也可以「家徒四壁」四個字來形容，因為除了中間一個蒲團，就什麼也沒有了。

蒲團上盤膝坐着一個白髮披肩，白鬚垂腹的老和尚，身上穿一件月白僧衣，也已快要變成灰黃色了！

但在黑暗之中，他雙目宛如兩點明亮的星星，望着丁少秋雙手合十，藹然笑道：「老衲深感抱歉，小施主光臨，這裡連一把椅子也沒有，小施主如不嫌棄，就請席地而坐吧！」

丁少秋看他慈眉善目，一臉俱是仁慈之氣，心知是位有道高僧，不覺肅然起敬，拱手作了個長揖，說道：「弟子冒昧求見，恭敬不如從命。」

說完，果然就在右首盤膝席地坐下。

白鬚老僧看了他一眼，微笑道：「相見即是有緣，何來冒昧？小施主神采照人，功力已差臻上乘，但年齡似乎僅屆弱冠，可否取下面具讓老僧瞧瞧？」

差臻上乘，尚未完全臻於上乘境界，年齡僅屆弱冠這兩句話，他對丁少秋雖然只看了一眼，但却已完全看出來了！丁少秋心中暗暗驚異，忙道：「老禪師法眼，弟子敬佩之至。」

雙手緩緩從臉上揭下面具。

白鬚老僧雙目乍睜，朝丁少秋臉上一陣端詳，低誦佛號，說道：「善哉、善哉，小施主光風霽月，人間祥麟，只是殺孽較重，如能上體天心，長存與人為善之心，壽世壽人，功德無量！」

丁少秋合掌道：「老禪師教誨，弟子自當謹記。」

說到這裡，目光一抬，問道：「不知老禪師法號可是上金下鉢嗎？」

白鬚老僧藹然笑道：「金鉢，這是老僧昔年的法號，已經有三四十年不曾有人提起了，小施主如何會知道的？」

丁少秋略作沉吟，說道：「弟子也是今晚才聽說的，所以必須找到老禪師……」說到這裡，不覺停了下來。

金鉢禪師自然看得出他欲言又止的情形，點頭道：「小施主只管說明。」

丁少秋就把今天自己路經此地，在客店中有人冒稱官差查房，及在酒樓上遇見咒鉢寺護法副總管事祁士杰，邀約自己前來咒鉢寺，自己答應他明日清晨前來，但因不明咒鉢寺來歷，只好夤夜前來查証一番，以及今晚在寺中看到的情形，詳細說了一遍。

然後又道：「弟子深知這幫人行事毒辣，不擇手段，所以今晚一定要找到老禪師才好。」

金鉢禪師聽得輕輕歎息一聲道：「他們還成立了什麼護法會，小施主看到的五人，都是老衲的孽徒，大弟子朱大壽、二弟子無垢、三弟子清淨、四弟子祁士杰、五弟子馮家楨，唉，他們居然勾結七師妹，又想造反……」

丁少秋愕然相對，還沒開口。

金鉢禪師續道：「七師妹，她就是姬七姑，小施主聽了一定會感到驚奇吧，其實小施主也已知道，咒鉢禪寺，供奉的就是白蓮宗，也就是世俗所稱白蓮教……」

丁少秋依然沒有作聲。

金鉢禪師續道：「白蓮宗是佛門支派之一，其實並非邪教，被人目為邪教，是被教中有些人做法偏差，出了問題，例如被武林公認為泰山北斗的少林、武當，所收門徒，也一樣會有莨莠不齊，出了一個敗壞門風的徒弟，就能說少林、武當不是名門正派嗎？老衲數十年來，閉門思過，早已沒有瞋念，所以七師妹一再相邀，都被老衲婉拒了，沒想到他們竟然利用老衲五個孽徒，成立護法會，若非小施主見告，老衲當真還被蒙在鼓裡……」

丁少秋憤然道：「弟子眞想不到老禪師的令徒竟然喪心病狂要在老禪師飲食中暗下毒藥，差幸弟子身邊帶有太乙解毒丹，為了預防令徒下毒，老禪師……」

「阿彌陀佛！」金鉢禪師搖了下手，藹然笑道：「小施主不用替老衲躭心，四十年來老衲早已心如明鏡，一塵不染，區區毒物，也未必能蒙蔽老衲一寸靈台。」

說到這裡，目光注視着丁少秋，問道：「小施主身懷崆峒太乙丹，莫非會是乙清道友再傳門人？」

丁少秋聽到乙清老道長，忙道：「老禪師莫非認識乙清老道長，他老人家正是弟子的記名師父。」

金鉢禪師忽然呵呵一笑道：「難怪小施主小小年紀，能有如此造就，原來竟是乙清老道友的記名弟子，四十年前老衲若非途遇乙清道友，蒙他點化，那能大徹大悟？」

口氣一頓，又道：「今晚小施主能找來此地，足見有緣，老衲方外之人，無以為贈，想送小施主四句偈語，出我之口，入你之耳，小施主務必牢牢記住，也許稍有裨益……」

說完，咀皮微動，改以「傳音入密」說了四句似偈非偈，似訣非訣的話。

丁少秋勤練乾天眞氣，聽他說的四句偈語，極似練功口訣，和自己練的「乾天眞氣」極相近似，自是用心諦聽，牢記在心，一面合掌道：「多謝老禪師指點。」

金鉢禪師微微一笑道：「小施主內功已有八九成火候，只要稍加留意，自可陰極陽生，為時已晚，小施主可以請回了。」

他這句「陰極陽生」，聽得丁少秋心中驀地一動，暗道：「莫非老禪師傳自己的四句偈語，竟是破解姬七姑「陰極掌」的口訣？再待開口，只見金鉢禪師已垂簾入定，不言不動，一時，不敢驚動，就站起身，雙手合掌低低的說了聲道：「弟子告辭了。」

舉步退出，輕輕關上柴扉，循着原路回到第三進，然後長身掠起，一連幾個起落，出了咒鉢寺，剛回到客店，瞥見屋脊上正有三條人影，分散站立，看情形像是把風一般，心中不禁一動，立即一閃身隱入暗處，凝目看去，這三人一身青布勁裝，手持朴刀，顯然是咒鉢寺護法會的手下，他們深更半夜，在這裡做什麼呢？

正待悄悄移近，看個究竟，陡聽一聲清朗的長笑，傳了過來，接着朗聲喝道：「瞎了眼睛的鼠輩，居然使起江湖下五門的迷香來了！」

喝聲甫出，但聽「砰」的一聲大響，似是花格子窗被掌力撞碎的聲音，緊接着又是兩聲悶哼，也在大响聲中夾雜着傳出。

丁少秋聽得暗暗奇道：「是爹的聲音，爹怎麼會到這裡來的呢？」

心念一動，立即一提眞氣，身形凌空飛起，朝爹發話的地方投去，他身法何等快速，屋上縱然有三個人把風，可能人家還沒看清，他已一下閃過，隱蔽好身形。

這裡是客店後進的西院，廂房中間一間窗戶已被震碎，階前直挺挺躺着兩個漢子，敢情就是方才發出兩聲悶哼的人，看他們模樣，很可能在窗下施放迷香，被屋中人掌力震昏，閉過氣去。

屋中人已從震碎的窗戶中穿窗飛出，負手站在階上，一襲青衫，淡金臉上漠無表情，頎長的身形，手中還執着一柄摺扇，看去瀟洒而安詳，這人不是爹還有誰來？

這時因丁季友的喝聲和震碎窗戶的大响，立時引來了不少人，從角門中趕出來的是客店的掌櫃，和一個穿藍布長衫的中年人。

這人丁少秋在咒鉢寺見過，是坐在副總管祁士杰下首的一個也就是金鉢禪師的五弟子馮家楨了。

兩人身後，擁出七八個漢子，有的手持鐵尺，有的手持單刀，從兩人身邊閃出，朝丁季友圍了上去。

丁少秋一眼認出其中有兩個漢子就是客店的伙計，心中立時明白，原來這家客店也和護法會互有勾結的了。

丁季友那會把這些人放在眼裡，微哂道：「原來你們竟是黑店，怎麼，施放迷香不成，仗着人多，想做什麼？」

那掌櫃的嘿然道：「朋友招子放亮一點，咱們明人不說暗話，這裡本是本教的地盤，朋友昨日掌傷本教的人，本教就有權把你拏下。」

「哈哈！」丁季友大笑一聲道：「我不知道你們是什麼教，但那人跟踪在下已有三天，昨天在下也只想擒住他問問來歷，是什麼人主使的？不想他口藏毒藥，竟然服毒自戕，現在你們既然出面，就請掌櫃說清楚派人跟踪在下，企圖何在？」

馮家楨冷聲道：「王掌櫃，還和他嚕囌什麼？」

王掌櫃右手一揮，喝道：「上，你們還不把他拏下？」

他這一下達命令，八名勁裝漢子一聲吆喝，各自揮動刀尺，衝殺而上。

丁季友冷然喝道：「你們這點人手，就想把在下拏下，那是太不自量力了。」

手中摺扇突然豁的一聲打開，朝前揮出。

八名勁裝大漢堪堪撲攻而上，陡覺一道奇寒徹骨，令人窒息的冷風撲面湧到，每一個人忍不住打了一個冷噤，腳下也爲之一停！

那知打了一個冷噤之後，一個人就像跌入冰窖，全身血脈快要凝結一般，四肢百骸，都有僵硬之感，那裡還握得住刀尺，但聽一陣「噹郎」連响，八柄刀尺一齊跌墮在地，八人心頭一慌，不約而同踉踉蹌蹌的往後連退。

丁季友只發了一扇，也不追擊，目光抬處，望着王掌櫃，冷冷的道：「王掌櫃，你是不是也想上來試試？」

馮家楨朝八名勁裝漢子一擺手道：「你們且退下去。」

一面抬目道：「閣下何方高人，來到虞城，總該亮個萬兒吧？」

丁季友目光一橫，看了他一眼，才道：「强龍不壓地頭蛇，閣下怎不先亮亮字號，讓在下也好知道虞城有些什麼人物？」

馮家楨道：「在下馮家楨，是咒鉢寺護法會副總管事，閣下呢？」

話聲甫落，突聽有人洪笑一聲，接口道：「這位是護花門的季護法。」

隨着話聲，由角門走出三個人來，那是華山派聞九章和他子侄二人。

丁季友目光一轉，冷嘿道：「原來華山派的人也在這裡。」

聞九章沉笑道：「老夫是華山派代理掌門人。」

丁少秋心想：「我也該出場了！」

立即應聲道：「華山派掌門人在此，何用你來代理？」

聲出人到，大家只覺眼前一花，在聞九章和丁季友之間，已經多了一個面貌平庸，三十出頭的漢子。

丁季友眼看丁少秋在這裡現身，而且還自稱是華山派掌門人，不由暗暗攢了下眉，心想：「少秋總是少不更事，華山派名列九大門派，怎可出此戲言？」

聞九章却因丁少秋戴了面具，認不出來，冷厲目光一下投注到丁少秋臉上，沉聲道：「年輕人，你說什麼？」

王掌櫃却在此時，附着馮家楨耳朵，低聲說話，那是告訴他此人就是祁副總管約他明日一朝到咒鉢寺去的季少游。

馮家楨聽說這年輕人姓季，護花門護法也姓季，何其巧合如此？心中想着，不覺朝兩人多打量了一眼。

丁少秋轉過臉來，朗聲道：「季某剛才說的話，你沒有聽見？」

聞九章忍着怒氣，沉哼道：「你再說一遍給老夫聽聽！」

「這就奇了，大家都聽見了，只有你一個人會沒有聽見！」

丁少秋搖搖頭，接着道：「好，好，我就再說一遍，我剛才說：華山派掌門人在此，何用你來代理？」

聞九章勃然大怒，喝道：「你是華山派的人？」

喝聲出口，巨靈似的手掌已閃電般擊到丁少秋的前胸，响起蓬然一聲大响！

他這一掌含怒出手，少說也用上了八九成力道，出手之際，目光凝注，可說不偏不倚，認穴奇準，這一記明明擊中對方前胸，這小子竟然若無其事，坦然承受，聞九章一條右臂反震得隱隱發痳，心頭兀是不信。

丁少秋含笑道：「誰說季某不是華山派的人？我還是眞正的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

丁季友眼看少秋說得極爲認眞，心中也不禁暗暗狐疑起來。

聞九章越聽越怒，鏘的一聲抽出長劍，喝道：「你再敢胡說，老夫就斃了你。」

丁少秋大笑道：「季某豈會像你一般，沒憑沒証，自稱華山派的代理掌門？」

聞九章怒笑道：「好，你有什麼憑証，拿出來給老夫瞧瞧！」

丁少秋大笑道：「這個容易，你們都看清楚了！」

說話聲中，伸手從懷中取出一個黃布小包，緩緩打開，取出一面比手掌略小的紫金令牌，托在掌心，喝道：「聞九章，見了掌門符令，還不跪行大禮？」

聞九章驟覩丁少秋手上托的果然是本派掌門符令，臉色不禁大變，喝道：「小子，本派符令，你從那裡來的？」

喝聲未已，右手長劍疾然揮出，朝丁少秋托着符令的右手斬去。

這一劍他志在奪取符令，出手快若閃電，劍光一閃，人已隨着疾欺而上，左手探處，朝紫金符令抓去，動作如一，快捷已極！

連丁季友就站在邊上的人，都有措手不及之感！

那知你快，人家比你更快，丁少秋在他劍勢劈出之際，左手連鞘長劍和右掌托着的紫金符令，已迅速互換，右手隨即以連鞘長劍朝對方劈來的劍上架去，但聽「噹」的一聲輕响，把聞九章連劍帶人震退了一步，口中微哂道：「聞九章，你好大的胆子，季某出任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是第二十四代代理掌門人所親授，你藐視本掌門人，意圖劫奪掌門符令，可知有什麼後果嗎？」

聞九章在華山派可說是一流高手，方才一掌結結實實拍在丁少秋前胸，對方若無其事，現在劈出去的一劍，又被對方輕輕一格，就把自己震退了一步，心頭雖然感到無比震驚，但此刻眼看華

山派掌門符令就在丁少秋手上，這比什麼都重要，那還顧得許多，口中厲喝一聲：「汝賢，汝清，還不快截住他，不可讓他逃走。」

口中喝着，長劍連揮，展開華山「太白劍法」，一劍接一劍的攻出。

丁少秋原本沒有逃走，他這句快截住他，不可讓他逃走，乃是暗示他的子侄，一起出手圍攻丁少秋的意思。

聞汝賢、聞汝清當然聽得出來，兩人不約而同掣出長劍，一左一右揮劍攻上。

聞汝清是奉父命攻上去的，自然是要全力搶攻，以配合乃父親的攻勢。

聞汝賢在咒鉢寺被下了毒，如今連繼承掌門的希望都沒有了，心裡對聞九章恨之入骨，雖然不得不揮劍攻上去，心裡巴不得聞九章落敗，也算是給自己出了口氣，豈肯全力以赴，揮舞長劍，只是擺了個樣子，應付而已！

丁季友心知少秋對付這三個人，綽有餘裕，自然不用自己出手，但却冷冷一笑道：「聞九章，你身爲華山四傑，對付一個年輕人，居然父子叔侄齊上，看來眞是徒有虛名，何況這年輕人是你們華山派的掌門人，江湖上縱然亂糟糟，但門有門規，家有家法，掌門人也不能憑搶奪掌門符令，就可以當得上的。」

聞九章聽得怒不可遏，咬牙切齒，把一柄長劍使得更緊更密，但見劍光四處飛閃，劍上眞氣也拂拂揮出，這一戰，對他來說，已是使出了十成以上的功力。

但丁少秋依然連長劍都沒有出鞘，他只是已把紫金符令收入懷中，右手握着連鞘長劍根本沒有施爲，只是身形左右轉側，進退遊走，前後不出三步，就任你聞九章父子、叔侄三人品字形的聯手合擊，三支長劍却連他一點衣角都沒沾上。

丁少秋却在三支長劍的圍攻之中，朗聲喝道：「聞九章，你爲了勾結天南莊，謀奪代掌門人，不顧同門之誼，在師兄弟身上下毒。聞汝賢，你爲了謀奪繼承掌門人，更不顧叔侄之誼，在聞九章和你堂弟身上下毒，不料聞九章老謀深算，一到咒鉢寺就要朱天壽在你茶中下極樂丹，逼你交出解藥，本來你以毒藥控制聞九章父子，如今又反受聞九章的控制，華山派何其不幸，竟會出了像你們叔侄兩個這樣喪心病狂的人，只顧私利，沒有半點骨肉之情，同門之誼，你們還算人嗎？」

他這番話，以內功說出，在場的人，誰都聽得清清楚楚。

聞九章奇道：「小子，你怎麼知道得這麼清楚？」

丁少秋大笑道：「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你毒害齊、夏二位道長，是我救他們的，今晚你要朱天壽在茶水中下毒，是我親眼目覩的……」

就在此時，突聽聞汝賢大吼一聲：「我和你拚了！」

三人正在聯手搶攻之際，有人喝出這句「我和你拚了」，不用說是對付共同敵人的了，那知聞汝賢喝聲出口，長劍以最快速，最凌厲的發出三劍。

這三劍發如雷霆，光如電閃，三下都刺入聞九章左脅，最後劍花一絞，腰間幾乎剜了一個碗口大的血窟窿。

聞九章只顧對丁少秋全力發劍，根本沒想到會變生俄頃，但覺左腰一涼，一陣劇痛，口中發出一聲悶哼，登時兩眼一黑，跌倒在地，再也爬不起來。

聞汝清還不知爹是被誰刺傷的，急忙俯下身去叫道：「爹，你老人家傷在那裡……」

聞汝賢大笑道：「斬草除根，你跟你老子去吧！」

長劍倐沉，朝伏在聞九章身上的聞汝清背上直刺下去。

就在此時，丁少秋連鞘長劍輕輕一撥，噹的一聲把聞汝賢的長劍格開，沉喝道：「你殺害親叔，還想殺死堂弟，當眞是禽獸不如的東西，連半點人性都沒有了。」

聞汝賢雙目通紅，大聲道：「不用你管，我非殺死他不可！」

長劍一抽，又朝聞汝清刺去。

聞汝清經丁少秋格開一劍，就已聽明白了，丁少秋長劍一直沒有出鞘，爹竟然會是聞汝賢出手殺死的，倐地一躍而起，叱道：「原來是你刺死爹的，你這聞家的敗類，本派叛徒，我要親手挖出你的心肝來祭拜我爹……」

口中說着，人已疾欺上去，揮動長劍，急刺而出。

聞汝賢更怒，厲聲喝道：「好極，老子就是要聞九章這老賊絕子絕孫。」

長劍揮處，同樣撲攻而上。

這兩人既是同門師兄弟，又是嫡親的堂兄弟，這回雙劍亂刺，頓時變成不共戴天的仇家，都想一劍穿胸，殺了對方，方洩心頭之恨，但兩人從小在一起練劍，喂招喂到長大，何況練的又是同一套「太白劍法」，毫無奇招可言，雙方縱然情急拚命，依然和平時喂招一樣，誰也奈何不了誰。

瞬息之間，已對拆了十幾招，丁少秋跨上一步，嗒的一聲，連鞘長劍壓在他們兩柄劍上，喝道：「你們住手！」

兩人長劍被壓，宛如被吸住了一般，再也掙動不得！

馮家楨却在此時，沉聲喝道：「你們兩個還不退下去？」一面跨上一步，朝丁少秋拱拱手道：「兄弟不知季大俠還是華山派的掌門人，多多失敬，還望季大俠恕罪。」

「馮副總管事不用客氣。」

丁少秋轉臉朝聞汝賢、聞汝清兩人喝道：「你們兩個隨我來。」

說完，騰身躍起，飛上屋脊。

聞汝賢、聞汝清兩人眼看丁少秋武功高過自己甚多，那敢違拗，只好跟在他身後縱了上去，屋上守着的三個漢子沒有副總管事的暗號，自然不會攔阻。

丁季友朝馮家楨笑了笑道：「馮副總管事，現在沒事了，季某可以回房睡覺了吧？」他不待馮家楨回答，又道：「剛才醒過來的兩人，（剛才躺在地方閉過氣的兩人，醒來之後，已由其餘的人扶着他們退下）以及方才和季某動過手的八人

，回去趕快喝一碗薑湯，蓋上棉被，出一身大汗，方可無事，不然就得生一場傷寒，到時莫怪季某沒有事先提醒你們！」

說完，身形一晃，依然穿窗而入，回進房去。

現在正是天氣最炎熱的七月裡，他要和他動手的人喝一碗薑湯，還要蓋被取汗，不然會害傷寒，大家想起他摺扇一撥，果然有一道令人窒息的徹骨奇寒之氣，襲上身來，那敢不聽，一個個慌慌張張的回去喝薑湯，蓋棉被去了。

再說丁少秋率同聞汝賢、聞汝清來至一處荒林之前，腳下一停，倏地轉過身來，沉聲喝道：「聞汝賢，你還不跪下？」

聞汝賢右手緊握長劍，挺挺胸，冷冷的道：「我爲什麼要跪下？」

丁少秋哼道：「你身爲華山弟子，以藥物毒害代掌門人的師叔，再以毒藥施在你親叔身上，已是欺師滅祖，叛逆犯上，方才又聯手合擊，乘你叔叔毫無戒備之際，出手加以殺害，你這畜生不如的東西，死有餘辜，我要以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身份，清理門戶，誅殺叛徒，叫你跪下，你還不跪下？」

聞汝賢後退了三步，厲笑道：「姓季的，你不是在做夢吧？大爺跟你來，只是想聽聽你這掌門人符令是那裡來的？你居然眞的自以爲是華山派掌門人了？大爺沒工夫和你磨菇，失陪了。」

說完，迅快轉身，雙足一頓，縱身掠起，他早有準備，轉身頓足，都極爲快速，你如果等他說完話，才發現他逃走，那就會比他落後一步，再也追不上他了。

但丁少秋武功勝他何止十倍？聞汝賢身形未動，他已經像一縷輕烟，悄無聲息的攔在前面。

聞汝賢縱身掠起，瞥見前面似有一條人影攔住去路，等到逼近，才看清這攔住自己去路的竟然會是姓季的小子，心頭一慌，立即一個急轉，身形一弓，朝前竄出。

他這一右轉，就是朝東首掠去，但堪堪一個起落，掠出三丈來遠，正待直起身來，(他是頭先身後貼地低掠出去的)這一抬頭，發現丁少秋依然站在前面，以逸待勞，等着自己，心頭又驚又急，暗道：「這小子是人是鬼？那有這般快速的身法？」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聞汝賢突然想到了一個計較，自己只作不見，依然筆直貼地平掠去，足尖在地上用力一點，加强速度，左手緊握右手，緊緊捧住劍柄，劍先人後，化作一條匹練，猛向丁少秋胸腹衝撞過去。

長劍堪堪刺到丁少秋身前，丁少秋左手一探，就把他刺來長劍用三個指頭撮住劍尖，同時輕輕一頓，聞汝賢但覺全身驟然一麻，雙腳一軟，身不由主噗的跪倒地上。

丁少秋三個指頭撮着劍尖，隨手一抬，劍柄噗的一聲擊在他的「氣海穴」上。

聞汝賢大叫一聲，一個人不禁起了一陣簌簌顫抖，嘶聲道：「小……子，你……你……廢了……我……的武……功……」

丁少秋凜然道：「聞汝賢，我以掌門人身份，先追回你的武功，再按門規處置。」

話聲一落，回頭叫道：「聞汝清。」

聞汝清驚於丁少秋的氣勢，不覺躬身道：「弟子在。」

丁少秋左手一抬，把長劍擲到地上，右手取出紫金符令，托在掌心，沉聲喝道：「本派逆徒聞汝賢，欺師滅祖，忤逆犯上，毒害二位師叔，殺害親叔，禽獸不如，罪無可逭，按本派律例，應予處死，永遠逐出門牆，你給我行刑。」

聞汝清父仇不共戴天，站在一旁，早就咬牙切齒，恨不得一劍把他殺了，但自己殺他，不過是報了私仇，如今有丁少秋以掌門人身份，要自己動手，乃是明正典刑，自是大快人心之事，口中答應一聲：「弟子遵命。」

俯身拾起長劍，心中默默禱着：「爹，孩兒殺了這個叛逆，替你老人家報仇……」

長劍筆直朝聞汝賢當胸刺入，聞汝賢慘嗥一聲，往後倒去。

聞汝清心頭積恨難消，隨手一鬆，長劍挽了一個劍花，再往後一挑，一顆血淋淋的心從胸口挑了出來。

丁少秋喝道：「你是在執行本派刑法，可以住手了。」

聞汝清抗聲道：「本派對付叛徒，就是死後剜心，弟子執行刑法，並未公報私仇。」

丁少秋道：「你把他埋了吧！」

接着又道：「對了，你父已死，毒害同門之事，與你無關，你可回華山去，拜見二位師叔，今後好好做人。」

聞汝清遲疑的望着他，說道：「二師叔、四師叔……」

丁少秋點頭道：「二位道長都沒有事，已回華山去了。」

聞汝清連忙拱拱手道：「弟子遵命。」

等他抬起頭來，那裡還有丁少秋的影子？一時不由爲之一愕，心想：「這人一身武功竟有如此高深，看來他眞是本派掌門人了！」

因此對丁少秋吩咐的話，不敢違拗，就地用長劍挖了一個土坑，把聞汝賢屍體埋了，然後飛起一脚，把一顆心像皮球般蹴得飛出三丈來遠，切齒道：「這個狠心狗肺，就餵野狗算了。」縱身飛掠而去。

＊　＊　＊

丁少秋走沒多遠，就看到前面一棵大樹上瀉落一道人影，老遠就認出是爹，這就點足迎了上去，叫道：「爹，你也來了？」

丁季友等他掠近，才道：「爲父已經來了一回，聞汝賢雖然不是你親手殺死的，但也是被你處死的，你這華山派掌門符令，到底是眞的，還是假的？」

丁少秋道：「自然是眞的了。」

丁季友問道：「你從那裡得來的？」

丁少秋道：「是華山派第二十四代代

理掌門人傳給孩兒的。」

丁季友問道：「這麼說，你眞是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了？」

丁少秋道：「自然是眞的了。」

丁季友沉吟道：「你不是華山派弟子，他怎會把掌門人傳給你的呢？」

丁少秋笑道：「說起來孩兒和華山派淵源可深着呢！」

一面問道：「爹不想回客店去嗎？」

丁季友問道：「你有什麼話要說？」

丁少秋道：「因爲孩兒這段經過說來話長，自然要找個地方坐下來再說，爹如果不想回去，咱們就走吧！」

丁季友問道：「你也不回虞城去了？」

丁少秋道：「虞城是白蓮教的勢力範圍，但他們除了幾個領頭的，其餘只是一些混混而已，不足爲患，孩兒今晚已經見過金鉢禪師，所以不用再回去了。」

丁季友點點頭道：「唔，聽你口氣，好像這次出來，又遇上不少事故，咱們就在前面一棵大樹下坐下來歇息吧！」

兩人來至一棵高大的樹下，正好樹根附近有兩方橫放的大石，原是供路人休息之用。

兩人坐下之後，丁少秋就把自己無意間遇上聞九章如何在齊逸雲、夏天放二人身上下毒，篡奪代理掌門名義，好去投靠天南莊，自己救醒兩人，齊逸雲得知自己學成護華劍法，遵奉祖師遺訓，命自己繼承華山派第二十五代掌門人，詳細說了一遍。

丁季友喜道：「你娘傳你護華劍法，沒想到却有這麼大的收穫，哦，那你怎麼會到虞城來的呢？」

「還有好多事情呢！」

丁少秋又把自己經過柯家莊，以及丐幫老大柯大成，花字門副總監矮財神拜天賜暗中勾結天南莊，陰謀在李幫主和李玉虹酒中下毒，謀奪丐幫和花字門等事說了一遍。

他把中間自己和李玉虹鬧彆扭這一段撇開不提，接着又把今天趕到虞城，如何夜深探兕鉢寺，遇見金鉢禪師的事，說了一遍。

丁季友唔了一聲道：「原來還有這許多事情，哦，他們想利用藥物控制金鉢禪師攻打少林寺，金鉢禪師縱然內功精深，萬一……」

丁少秋道：「孩兒原想留下幾顆太乙解毒丹，以防萬一，但老禪師堅說不需要，孩兒看得出來，這位老禪師已經練成了佛門某一種功夫，可能不懼毒藥侵襲了。」

丁季友頷首道：「還有一點，你本來是和丐幫李幫主一起去江南的，怎麼又一個人走了呢？是不是和李姑娘又鬧什麼彆扭了？」

「沒……沒有……」丁少秋道：「孩兒想趕去通知娘一聲，武林已有不少門派，陸續趕去黃山，護花門也應該去支援才是。」

丁季友笑道：「爲父動身之時，你娘已決定隨後就動身趕去黃山，要爲父找到你之後，可以直接前去黃山，不用再回護花門去了。」

丁少秋欣然道：「這樣就好。」

丁季友又問道：「你是追着李姑娘來的，已經見了面，還沒和她解說清楚嗎？」

丁少秋搖頭道：「孩兒不想再和她解說了。」

丁季友道：「怎麼，她不肯聽嗎？」

丁少秋道：「朋友相交，貴在知心，她不聽我解說，就是侮辱我的人格，大丈夫何患無妻，何況我們只是普通朋友而已！」

丁季友微微攢眉，笑道：「你這是氣話，李姑娘不是這樣不通達人情的人，你們年輕人，就是爲了一點小事，互不相讓，這件事，你娘會和李姑娘解說的。」

丁少秋道：「爹，千萬不要娘去和李玉虹說，她對我不了解，還有什麼好說的。」

丁季友含笑道：「子時快過去了，不再坐息一回，天就亮了。」

＊　＊　＊

這是五天之後，父子兩人趕到鳳台，正好是午牌時光，就在城外路邊一處小麵館打尖。

這裡正當東西北三處交通要點上，來往官商都要打個尖再走，因此這家麵館雖然簡陋，生意却着實不錯，四五張板桌，差不多都坐滿了人。

丁季友父子走入店門，一名伙計迎着笑道：「二位客官正好，裡面還有兩個空位，請隨小的來。」

他把兩人領到裡首一張桌上，果然還有兩個座位，他等兩人在長櫈上落坐，才問道：「二位要些什麼？」

丁季友道：「你給我們來兩碗大滷麵，兩張家常餅就好。」

伙計退去之後，丁季友稍爲游目打量，發現門口一桌坐着的七個大漢，敞開胸襟，翹着二郎腿，大口喝酒，大聲說話，一副旁若無人的模樣，空位上，(八人一桌，只坐了七人，就有一個空位空着了)堆放着七個長形布袋，一看就知他們的隨身兵刃了。

這七人狀若凶神惡煞，說話粗魯，是以沒有人敢招惹他們。除了這一桌，其餘桌上，都是些販夫走卒，來往的商旅了。

不多一回，伙計送上兩碗麵來，接着餅也來了，兩人正在低頭吃喝之際，只聽一個口齒清脆的聲音說道：「給我們來兩碗雞絲麵就好了。」

接着哦道：「池兄，你要不要再來一張家常餅，我看門口做的餅蠻不錯啊！」

只聽另一個清脆聲音笑道：「我們怎麼吃得下，伙計，旁的不要了。」

一聽兩人說話的聲音，很可能是兩個讀書相公，而且年紀一定很輕！因爲他們是在背後那張桌上，沒看到他們的人。

過沒多久，只聽兩個年輕相公中的一個低聲說道：「這麵難吃死了！」

另一個道：「是很難吃，我們走吧！」

兩人說着，果然站了起來，取出十幾文制錢，往桌上一放，正待離去。

伙計看兩人不吃麵就要走，急忙趨了過來，招呼道：「兩位相公，不吃麵了嗎？」

兩人中的一個說道：「我們吃不下。哦，伙計，你可知道黃山朝那裡去的？」

伙計愣得一愣，說道：「小的只知道黃山在南邊，還遠着哩！」

兩人中的一個說道：「謝謝你。」相偕出門而去。

丁季友和丁少秋看到的只是他們後形，果然是兩個年輕相公，個子不高，人也瘦瘦的。

就在此時，瞥見坐在門口一桌上的七個漢子，互使了一個眼色，一起站了起來，一個取出一小錠銀子放到桌上，就匆匆出門而去。

丁季友看在眼裡，立即低聲道：「少秋，咱們走。」

丁少秋道：「爹也看出來了，這七個人只怕路數不正，我們要跟上去嗎？」

丁季友點點頭，會過麵帳，匆匆跟了出去，那七個漢子早已走得不見蹤影。

丁少秋咦道：「瞧不出他們，腳下倒是挺快的。」

丁季友道：「我們要快些追上去才行，那兩個年輕相公手無縛雞之力，去遲了會遭他們毒手。」

丁少秋點點頭，笑道：「憑我們還會追不上他們？」

兩人腳下加緊，片刻工夫，就已追出四五里光景，此處左臨大江，右邊是一片樹林，地勢較為冷僻，七個漢子一直綴到這裡，已經追上前面兩個年輕相公，他們一向默契良好，四個人腳步稍緩，前面三人却突然加快腳步，超過兩個年輕相公，才一下轉過身來，攔在他們前面。

這一來，三個在前，四個在後，正好把兩個年輕相公堵在中間。

也在此時，丁季友、丁少秋以極快的身法閃進了樹林，悄悄掩近，要看看七個漢子究竟有何圖謀？

那兩個年輕相公驟覩三個漢子飛快的超過自己兩人，轉身攔到前面，再聽腳步聲，身後四人也漸漸逼近來，兩人臉上居然毫無驚慌之色，互看了一眼，由個子稍高的一個開口問道：「你們從麵館一路跟着下來，如今又攔住本公子二人去路，意欲何為？」

七人中為首漢子陰笑道：「二位相公不是要到黃山去嗎？」

個子稍矮的相公說道：「我們要去黃山，與你們何干？」

為首漢子跨上一步，湊過頭去，說道：「最近黃山一帶，不大安寧，二位要去黃山作甚？」

個子稍高的相公哼道：「本公子二人的事，你們最好少問，還不給我站開去？」

為首漢子陰笑道：「咱們兄弟也是一片好心，二位不是不認得路嗎？咱們兄弟正好也是趕往黃山去的，大家不就同路嗎？何況看二位很少在外面走動，千金之軀，萬一遇上歹人，就不堪設想了，但一路上有咱們兄弟照顧，那就不用害怕了。」

個子稍矮的相公冷聲道：「我們不用什麼人保護……」

為首漢子伸手朝他臉上摸去，淫笑道：「小姑娘，妳們這副嬌滴滴的模樣，沒人保護怎……」

底下的話還沒說完，個子稍矮的相公臉色一沉，打鼻孔裡哼出聲來，叱道：「瞎了眼的東西，你們把本公子兩人看作何等樣人？」

左手一探，使了一記「赤手縛龍」，一把扣住為首漢子脈腕，抬手朝前摔去。

為首漢子根本連封架的機會都沒有，突覺整條右臂驟然一麻，整個人被人家甩手摔了一個觔斗，直等屁股着地，才足跟用勁，一下子跳了起來，一張臉脹得色如豬肝，濃眉連豎，厲笑道：「好哇，小丫頭，老子今天不把妳拿下，叫衆兄弟騎妳個夠……」

又是話沒說完，突覺眼前一花，「劈拍」兩聲，臉上已被人家左右開弓，摑了兩個巴掌，等他定睛看去，那個子稍矮的相公依然站在原處，好像根本就沒有動過。

這下可把為首漢子激怒了，口中哇的一聲大喝，目射凶光，迅快從長形布袋中撤出一把雪亮的厚背鋼刀，喝道：「大家一起上，最好抓活的。」

喝聲出口，刀光一圈，朝個子稍矮的相公頸上擱去。

其餘六人聽老大一喝，也各自掣刀在手，圍成一圈，逼了上去。

老二大聲喝道：「憑妳們兩個丫頭，落在咱們北峽七雄手裡，還不乖乖的束手就縛，聽候發落，要想頑抗，當眞不想要小命了？」

兩個年輕相公相視一笑，迅速以背貼背，但聽鏘鏘兩聲，銀光乍亮，兩人手上已經多了一柄三尺長劍，劍光乍展，一招之間，就把前三後四七個漢子各自逼退了一步。

個子稍高的相公叱道：「你們眞是瞎了眼睛的瘋狗，當本公子是什麼人？」

個子稍矮的相公接口道：「你們再不夾着尾巴滾開，休怪本公子劍下無情。」

七人中的老大問道：「妳們是什麼人？」

後面的老七吆喝道：「老大，還和這兩個小蹄子有什麼好說的？看刀！」

刷的一聲，使了一招「問鼎中原」，但刀尖故意往下一沉，朝個子稍矮的相公的小腹前陰戳去。

這一招，若是對男子而言，不過招式陰損而已，但對手如果是個女子，則是故意輕薄，下流招式了。

這下，可把個子稍矮的相公激怒了，口中發出一聲清叱：「該死的東西！」

身形一個輕旋，向右旋出，手中長劍一振，飛洒出一片錯落劍光，宛如靈蛇亂閃，逼得老七後退了三步。

較矮相公也不追擊，只是冷冷的哼道：「原來只是個膿包！」

他這句話是有意激怒對方的。果然老七看他沒追上去，還說自己是膿包，那裡忍耐得住，一退即上，朝個子稍矮

的相公逼去，瞋目喝道：「小丫頭，妳說什麼？」

這一下直而欺上，去勢極快，個子稍矮的相公就是在等候這個機會，又是一聲嬌叱：「來得好！」

右手長劍直指對方胸腹，一下迎了上去，使的同樣是一記「問鼎中原」。

雙方一個欺來，一個迎上，勢道何等迅捷，老七倒也不敢小覷了她，右手一翻，鋼刀在胸前疾圈，挽起一個刀花，把對方直刺過來的一劍往外格出。

就在此時，耳中聽到一聲冷笑，雙目劇痛，口中大叫一聲，急急往後躍退，棄去手中鋼刀，雙手掩目，跌坐在地，痛得滿地打滾。

原來個子稍矮的相公當胸一劍，只是引開對方注意而已，手上早已沾了透骨針，趁機打出，直取對方雙目。

這下更激起了其餘六人的衆怒，老大急忙喝道：「老五、老六，快去按住老七，看看他中了什麼暗器？其餘的人一起上，把這兩個小丫頭拏下了！」

老五、老六答應一聲，縱身躍去，口中叫道：「老七，你忍一忍。」

那老七雙眼被透骨針打瞎，不僅痛徹心肺，連頭腦都像釘了鐵釘，那裡還聽得到兩人說話的聲音？

老五、老六互相望了一眼，只好同時出手，先點了老七穴道。

再說老大喝聲出口，鋼刀跟着劈出，其餘三人同仇敵愾，叱喝乍起，各自揮刀攻出。

方才是七個人圍攻之勢，如今因老七負傷，老五、老六退下去照顧老七，總算減少了三個，但還是四對二的局面。

四個漢子刀光如雪，勢道十分凌厲，被圍在中間的兩個相公，身手也是非凡，兩支長劍劃出一道又一道的劍光，揮洒輕靈，雖然路數不同，兩個人也不能互相配合，只是各使各的，但各有精奧之處，雖處守勢，有時也會把對方那兩個敵人逼得封架不及，退後一步，但大致上還是四個使刀漢子略佔優勢。

但這個優勢只佔了不過盞茶工夫，就形勢大變了，那是兩個年輕相公的左手不約而同的出手了。

個子稍高的左手揚處，撒出一把銀針，這把銀針少說也有二三十支之多，一閃之間，全數打到當前兩個漢子的身上，兩人只哼了一聲，就仰跌出去。

個子稍矮的同樣左手一抬，但他的銀針不是大把撒出去的，而是屈指輕彈，一支接一支彈出去的，打中對面兩個漢子的肩頭，手肘，膝蓋等處，兩個漢子四肢若廢，鋼刀脫手，痛得宛如鐵釘釘入了骨頭。

這原是一瞬間的事，那老五、老六正在七手八腳的檢查老七雙眼，聽到聲音不對，舉目看去，只見老大、老二已經直挺挺的躺下，老三、老四雙手下垂，痛得臉無人色，一時大吃一驚，急忙抓起鋼刀，厲聲喝道：「小丫頭，妳們好歹毒的暗器，老子和妳們拚了！」

個子稍高的相公冷笑一聲道：「這是你們自己找的，不要命的，只管過來試試！」

兩個漢子雖然懼於對方暗器歹毒，但氣憤難消，兩人不約而同暴喝一聲，正待撲起！

突聽一個蒼老聲音沉聲喝道：「徒兒住手！」

老五、老六聽到喝聲，果然立即站停下來。

這時在中針的五個漢子前面，已經多了一個手拄天棘藤杖，皓首白髯，臉如黃蠟，枯瘦乾癟的黃衫老人，目光矇朧，朝地上五人看了一眼，哼道：「太陰針，透骨針，妳們兩個女娃兒，年紀輕輕，手段倒是毒辣得很，妳們先去把針取出來，跟老夫回去，聽候發落。」

個子稍高的相公披披咀道：「我們為什麼要把針取出來，跟你回去聽候發落？」

黃衫老人道：「因為妳們用透骨針打瞎了我七弟子雙眼，又連用透骨針、太陰針，傷我門下四個弟子，不該由妳們取出針來，聽候老夫發落嗎？」

個子稍高相公道：「你是他們師父？」

黃衫老人道：「不錯。」

個子稍高相公哼道：「你既是他們師父，總該知道我們如何動手的吧？我們在麵館並未招惹他們，他們却一路跟到了這裡，攔住去路，口出汚言，尤其是你七弟子，使出來的招式，十分下流，我妹子只打瞎了他雙眼，沒有取他性命，已經是手下留情了，這四個人瘋狂搶攻，我們只有兩個人，等於一敵二，如果我們兩人中有一人落敗，必然會血濺荒郊，沒人會加以援手，不使飛針，我們有別的辦法解圍嗎？」

黃衫老人看她侃侃而言，雙目似睜似閉，只是靜靜的聽着。

個子稍高相公嚥了口口水，續道：「人到了危急的時候，自會有什麼使什麼，老丈遲不現身，早不現身，却在我們制住了令高徒之後，才挺身而出，不責怪七個令高徒攔路挑釁在先，却好像是怪我們不該自衞似的，天下居然會有曲意護短，不講道理的師父。」

黃衫老人忽然哈哈一笑，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懾人的光芒，說道：「老夫如何護短了？我門下弟子有五個傷在太陰、透骨針下，而且還有人被打瞎了雙眼，老夫是他們師父，能不管嗎？」

個子稍矮的相公氣道：「你七個徒弟，有兩個沒受傷，就站在你身邊，你可以問問他們……」

黃衫老人道：「所以老夫要妳們先把針取出來再說。」

「不！」個子稍矮相公尖聲道：「我們要替他們取下針來，還用出手射他們嗎？」

黃衫老人沉笑道：「好，妳們以為老夫取不出他們身上的針來嗎？」

說完，一步跨到老七身邊，雙肩微聳，提起右手，一下按到老七雙眼之上，口中大喝一聲，右掌倏地朝上提起，這一瞬間，大家都可以看到他掌心冒着絲絲白氣，兩支透骨針已被他吸在掌心。

（未完・廿五）

上文提要：姚壽將氣絕的陶子厚開膛破肚取去掌門金劍信物。挾金劍號令秋水寒等師姐弟做苦工，此時阿郎、多多、大笨牛來到，秋水寒用計叫他們離開，獨力抵擋，結果被殺……姚壽假意將金劍交給師叔雷破天，又將金劍奪走，雷破天被騙受重傷，死前將絕招傳給大笨牛，囑代殺姚壽，爲他報仇……



新派風趣俠情倫理連載／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好馬不吃回頭草

會師聲討罪狀　殺敵奪劍報仇

大笨牛也意識到事情的急迫性，那容得他思前想後，只好背對着魔鬼博士，一屁股坐下來。

雷破天的一隻手掌，馬上貼在大笨牛背心上，立有一股熱流透體而入。

這一股熱流好兇好猛，好似江水澎湃，海浪滔天，奔行四肢百骸，直上十二層樓，大笨牛彷若置身在汪洋中的一條破船上，全身劇烈的顫抖着，已經找不到重心何在。

雷破天全身上下，已被汗水濕透，面色與死人一般無二，聲音微弱的快要聽不見了，道：「注意，老夫現在要爲你打通任、督二脈。」

「注意甚麼？」

「注意穩住身子，小心彈出去。」

「不行，不行，我恐怕穩不住。」

「笨蛋，不會叫你的同伴幫幫忙。」

冷霜霜、徐雪梅反應敏銳，不待大笨牛開口，便自動上前去，一人按住他一隻膀臂。

「哎呀，我的媽！」大笨牛突然發出一聲驚叫，身子也跟着劇烈的顫抖了一下。

勁道好大，若非冷、徐二女按着，眞會彈丸般射出去。

大笨牛鴻福齊天，任、督二脈已通，「移宮過穴」大法卒告全部完成，魔鬼博士雷破天則已油盡燈乾，奄奄一息。

「我受不了啦，受不了啦，好難過啊，好痛苦啊。」

猛可間，大笨牛又呼天搶地的嚷嚷起來，人也跟着一躍而起，像發怒的獅子，受傷的老虎，瘋人院裡的瘋子一般，不顧一切的，毫無目的，放腿狂奔而去。

小和尚空空、冷霜霜、徐雪梅都嚇壞了，二話不說，咬着他的尾巴猛追不捨。

* * *

瞬息間，前後四個人，便在雷破天的視線內全部消失。

不一時，却在另一個方向，又冒出來兩個人。

一個是臭小子自大。

另外一個人是阿邪。這一對寶貝師徒的來勢極快，一霎時便如飛而至，當自天生看淸楚身上插着一柄劍，已命若游絲的獨臂人，正是自己的師父雷破天時，不由的呆在當場，連說：「這是怎麼搞的？這是怎麼搞的？」

魔鬼博士雷破天勉力睜開一雙死魚似的眸子，望着自大，聲若蚊蚋，答非所問的道：「晚了，晚了，便宜了那個楞小子，便宜了那個楞子。」

臭小子自大俯下身來，抓住雷破天的臂，迫不及待的道：「甚麼晚了？」

「爲師的已將全部功力給了別人。」

「給了誰？」

「一個不認識的人。」

「糊塗，老糊塗！」

「命，這是命！」

「師父還沒有說，怎會如此狼狽？」

「是中了姚壽的算計。」

「甚麼？是那一個夭壽啊，你不是說他一向都是乖乖的，對師父恭恭敬敬，百依百順嗎？」

「是假的，是裝的，此人狼子野心，早有預謀，爲師的應該早就想到，他不可能將掌門人的寶座讓出來，應該自己親手去執行這件事。」

「別再馬後炮，過去的事就別再提，放心，徒兒會把姚壽的腦袋摘下來的。」

「還有老乞丐、老太婆，也務必要碎屍萬段，不能讓他在陽世逍遙，爲師的這一條臂，你師娘的遭遇更不幸，一定要他們付出代價來。」

話至此，雷破天已虛弱到極點，劍刄處也開始滲出血水來，手脚發冷，有如大風中的殘燭，隨時都有熄滅的可能。

阿邪道：「師祖，歇着吧，此時不宜多言，多言燈會熄得更快。」

自天生亦道：「是嘛，歇着吧，我是師父肚裡的蛔蟲，你老人家的心事，徒兒早就可以倒背啦。」

魔鬼博士却沒有聽從他們的勸告，拚足了最後一點力氣，道：「臭小子，有一件事你還不知道。」

「是那一件？」

「關于那個楞小子。」

「對了，這個傢伙到底是一個甚麼樣子的人？」

「四肢發達，頭腦簡單，傻裡傻氣，呆頭呆腦，年約十五六歲，他們一共有四個人，二男二女，其中還有一個小和尚。」

「哦，是他，可能是他。」

「誰？」

「大笨牛。」

「無論如何，設法找到他。」

「送他上西天，對不對？」

「不！先想辦法叫他幫你殺了老乞丐、老太婆，然後再下手殺人。」

「對，咱們不能白白的叫他佔了便宜去，多少總得撈一點本錢回來。」

「好啦，爲師言盡於此，你開始練功吧！」

這個老小子眞不愧是一代梟雄，蓋世魔頭，臨死之前，不但將一身的眞元內力導引入他體內，連死後的遺體也作了「廢物利用」的安排，尤其最後的表現更令人震駭，吧字出口，倏地拔劍而出，鮮血狂湧中，四平八穩的倒下去。

死得壯烈！

死得豪爽！

死得像個男子漢！

臭小子自大的表現也夠壯烈、豪爽，沒有哭喊，沒有眼淚，以十分平靜的語氣道：「阿邪，去弄點吃的來，我們要在此待一段時間。」

阿邪不解，道：「幹嘛？」

「我要練功。」

「練甚麼功？」

「幽靈步法。」

「幽靈步法？陰森森的聽起來好可怕。」

「用起來却奧妙無窮，爲師的能夠將老蓋仙、三絕婆婆的手指割下來，全靠詭異絕倫的身法。」

「師父，要練功隨處皆可，何必一定要在這裡？」

「呆瓜，不懂就少開口，練幽靈步法，必須先吸足陰氣才行。」

阿邪雙眉一挑，道：「師父，阿邪懂了。」

臭小子以懷疑的眼光看着他：「你眞懂？」

「師父是打算將師祖身上的陰氣吸乾收盡後再練？」

「然也，然也，一點就透，孺子可教也。」

「師祖的發明的確夠偉大，『廢物利用』，就差不會包人肉包子去賣。」

「如果你師祖媽不反對，也未嘗不可，免得再臭一塊地。」

找來一把乾草，將雷破天身上的血擦一下，自天生當即趴在魔鬼博士的屍體上，將他熱烈擁抱起來。

姿勢實在很怪，就像是男女之間交合，所不同的是，一切皆顯得很平靜，如老僧入定，並無戰鬥。

趴了半刻工夫，臭小子才站起來，繞着雷破天的遺體練起「幽靈步法」來。

似醉漢，像癲婦，更像是跳舞走火入魔的舞痴，飄飄忽忽，晃晃悠悠的，比幽靈鬼魅還令人難以捉摸。

阿邪看得入神，鼓掌激賞道：「好棒啊，神出鬼沒，變幻莫測，師父別藏私，甚麼時候也教一教阿邪。」

練完了一趟，自大才停下來，拍着阿邪的肩膀道：「小子，只要死心踏地的跟着師父我老人家，下一個死人就給你來練。」

阿邪的年齡雖然比臭小子大，對他這位小師父却佩服的五體投地，喜孜孜的道：「謝謝師父，謝謝師父。」

自天生撥弄一下胸前的大項鍊，啐道：「媽的，拍馬屁又不能當飯吃，還不快去弄一點東西餵肚子。」

「師父喜歡吃甚麼？」

「你呢？」

「我阿邪簡單，天上飛的，地上跑的，沒有一樣不喜歡。」

「好極了，英雄所見略同，英雄所吃也差不多，去吧，來一盤炒人肉師父也照吃不誤。」

* * *

大笨牛一直在狂奔亂跑，已經一口氣跑出去四五里地，仍舊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小和尚空空、冷霜霜、徐雪梅遠落在數十丈外，喊也不聽，叫也不應，追又追不上，急得六神無主。

「我受不了啦！」

「我好痛苦啊！」

「我快要爆炸了！」

大笨牛一邊喊，一邊叫，不久，來到一條小溪邊，不管三七二十一，噗通！一聲跳下去。

立即潛入水中，潛到最深最冷的地方去。

當他浮出水面換氣時，徐、冷三人才到達溪邊。

大笨牛沒有開口，臉紅噴噴的，像是一團火，隨即又潛入水中。

直驚得小和尚空空透體生寒，驚呼道：「這是怎麼回事？是不是上了那個老

像伙的惡當?」

玉羅剎冷霜霜道：「應該不會。」

「那是得了失心症，瘋啦?」

「也不像。」

「那阿牛怎會這個樣子?」

「想是那人的內力太大太强，公子一時承受不起。」

鬼見愁徐雪梅補充道：「就好像一條小水溝，流經的水量並不大，並無波濤浪花，但是，假如突然之間注入大量的水，便無法承受，必然會潰決，四處氾濫，奔竄，甚至造成災害，公子的情形可能就是如此，他無法承受外來的太大太猛的眞元內力。」

小和尚空空一聽可急了，道：「阿牛有沒有危險呀?」

冷霜霜面色沉重的道：「但願沒有。」

「現在該怎麼辦?」

「最好是運氣調息，使各安其位。」

「那他爲何跳進水裡去?」

「可能是覺得腹內燥熱。」

「阿牛剛才還直喊很痛苦。」

「內力膨脹，自然其痛如裂，有將要爆炸的恐懼。」

「冷姐，妳知道的眞不少。」

「那裡，都是宮主平日教導有方。」

大笨牛又浮出水面來，臉上的紅雲已減退不少，長長的吁了一口氣。

小和尚空空立道：「阿牛，現在感覺怎麼樣?」

大笨牛又將頭浸在水裡泡一下，道：「好多了，剛才差點燒死人，差點炸彈開花。」

「冷姐說，你最好運氣調息一下，使新增的內力各安其位，不然小心氾濫成災，要了你的小命。」

「我知道。」

「你怎麼知道?」

「是我娘說的。」

「哦，秋阿姨無所不知，無所不能，眞羨慕你有一個偉大的好母親。」

大笨牛回報一個滿足的微笑，沒再多言，縱離水面，連衣服也沒有換，濕漉漉的，就在附近的一塊大石頭上盤膝坐下來，開始運氣行功。

行功的時間好長，直至濕衣完全乾透，臉上的紅雲始退盡，人也悠悠醒過來。

空空道：「阿牛，沒事了吧?早先眞嚇死人。」

大笨牛伸伸手，彈彈腿，還蹦跳了幾下，意氣風發的道：「好啦，沒事啦，死不了啦，死不了啦，我大笨牛的命硬得很，閻王老子也不敢要!」

望一下天色，繼又說道：「奶奶的，好奇怪啊，感覺身輕如燕，飄飄欲飛，精力旺盛，渾身是勁，似乎換成另外一個人。」

徐雪梅笑吟吟的道：「恭喜公子，任、督二脈已通，又平添了別人一甲子的修爲，放眼當今武林之世，可能很難再找到敵手。」

大笨牛暈陶陶的道：「妳是說本公子的本事已經超過了阿郎教主，和多多副教主他們?」

冷霜霜以肯定的語氣道：「這一點應該無可置疑。」

大笨牛更喜更樂，似乎已忘記自己的時辰八字：「比洪五爺、三絕婆婆又如何?」

徐雪梅鄭重其事的道：「至少在伯仲之間，但如眞的對陣交手，則有可能會處在下風。」

大笨牛大惑不解的道：「奇怪，這中間莫非有何玄虛、竅門不成?」

冷霜霜委婉的說道：「二老的功力爐火純青，實戰經驗又極豐富，這正是公子所欠缺的。」

大笨牛挺一挺胸脯，神氣十足的道：「嗯，有理，有理，等殺掉夭壽，俺大笨牛拜堂成親之後，一定要帶着新婚的妻子，去闖蕩江湖，好好的歷練歷練。」

小和尚空空道：「阿牛，你打算娶誰?玉蓮花?」

「本來玉蓮花是俺初戀的情人，非她不娶，但她一臉大痲子却令人不敢恭維，必須愼重攷慮。」

「那你準備娶誰?」

「天涯何處無芳草，漂亮的女人多的是，憑我大笨牛的條件，高興娶誰就娶誰。」

「阿嬌怎麼辦?」

「這個女人太粗，沒有女人味，看在小玉的份上，買一送一，頂多收作偏房做細姨，甚至淘汰。」

他的幻想力倒挺豐富的，爲自己編織出一個美麗的夢來，享盡齊人之福。

徐雪梅道：「公子可曾想過，那個獨臂老頭會是誰?」

大笨牛道：「誰知道，他又不肯說，管他是誰，反正這只是一筆交易，殺了夭壽，就不欠他什麼了。」

招招手，語氣乍然加快了一些，道：「現在最重要的是，去找玉蓮花搬救兵，解天魔教之危，走!」

＊　＊　＊

眞是一點不錯，時來運轉時，城牆也擋不住。

離開小溪，甫踏上山間小徑，便與玉蓮花主僕半路相逢。

身後還黑忽忽的跟着一大羣人，一個個皆携刀佩劍，十分勇猛驃悍，都是身强力壯的年輕小伙子，人數約在五十上下。

大笨牛大喜過望，口不擇言的道：「公主萬歲，未卜先知，救人如救火，謝謝妳帶來這麼多勇士。」

芝蘼公主玉蓮花噗嗤一笑，道：「你在說甚麼?我怎麼一句也聽不懂。」

春花姑娘搶着說：「大笨牛公子，你知道我們公主帶來這麼多勇士的用意嗎?」

「一定是來幫本公子的忙的。」

「你想得倒美，是來找你算帳的。」

「算帳?算甚麼帳?」

「你在水裡調戲了我家公主，掀開蓋頭後又翻臉不認帳，將公主貶爲你的老婆候選人，眞正豈有此理，這筆帳當然要算。」

大笨牛巧辯道：「誤會，誤會，天大的誤會，老婆候選人，也就是未婚妻的

意思啦，這是結婚必經的過程，也是我們的家規，其實，本公子的內心就愛公主愛得要死啦。」

這話只說對一半，假如玉蓮花不是一張大痲臉，確是如此。可惜事實恰恰相反，大笨牛也學會了通權達變，耍起心機來了。

夏雨姑娘道：「公子這話可當眞?」

大笨牛道：「騙妳不得好死。」

秋月姑娘道：「你眞的想娶我們家公主爲妻?」

大笨牛道：「天知，地知，公主知，我知。」

冬雪姑娘道：「公子意欲何往?」

大笨牛道：「正想到骷髏鎮找妳們公主。」

春花姑娘道：「不必去了，這一筆帳我們就在這裡解決。」

大笨牛心想：「媽的，這幾個丫頭片子眞難纏，說了半天都白說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芝蘼公主玉蓮花及時說道：「公子別聽他們胡說八道，事實上這批勇士是要到附近的山上去打虎，因爲我們食人族的人對虎皮虎肉皆特別偏愛。」

大笨牛聞言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道：「不必去打虎，打人好啦。」

玉蓮花聽得一楞，道：「打人，打甚麼人?」

大笨牛遂將姚壽師徒篡位奪權，母親秋水寒被挾持的事說了個大概，道：「姚壽有預謀，勢力極其龐大，又有金劍作護身符，非借重外力不可，本公子欲往骷髏鎮，就是爲了這件事。」

夏雨姑娘道：「小事情，我們食人族的勇士都勇猛異常，一以當十，連老虎都不怕，保証旗開得勝，馬到成功，但不知公子如何來謝我們?」

大笨牛道：「就把黑皮師徒，以及他們的爪牙，賞給你們大吃一頓吧。」

秋月姑娘嘬着小嘴，大搖其頭道：「小兒科，吝嗇鬼，這本來就是我們應得的戰利品，況且，今日的食人族，對吃人肉已經不感興趣。」

大笨牛想了想，道：「乾脆改發獎金好啦。」

冬雪姑娘道：「主角是我家公主，公子怎樣來表達你的謝意?」

大笨牛道：「妳說呢?」

冬雪道：「殺掉姚壽師徒後，馬上和我家公主拜堂成親。」

大笨牛一怔，道：「老酋長不是還沒有同意嗎?」

春花道：「早就同意啦，還準備了一大批嫁粧。」

「糟糕，這件事本公子還沒有跟我娘提起。」

「這好辦，一回天魔教，就請公子領着我家公主去見婆婆。」

「可是，我怕，我怕——」

「怕甚麼?」

「怕我娘見到公主的那一張大痲臉後會投反對票。」

春花道：「哼，呆子!」

夏雨道：「哼，傻瓜!」

秋月道：「哼，二百五!」

冬雪道：「哼，糊塗蛋!」

可惜大笨牛沒聽懂她們的言外之意，以致陰錯陽差，鑄成大錯。

芝蘼公主玉蓮花銀鈴似的聲音嬌笑道：「死丫頭，別再拿人家大笨牛公子尋開心，也別强迫推銷，婚姻大事，必須兩情相悅，彼此心甘情願才有意思，絲毫也勉强不得。」

隔着薄紗，詭笑一下，繼道：「同時，婚姻歸婚姻，幫忙歸幫忙，不可混爲一談，免得人家說我們是在敲詐勤索，本公主眞的醜得嫁不出去了。」

大笨牛道：「公主，妳答應要幫天魔教的忙?」

玉蓮花道：「我是公子的老婆候選人，不幫你幫誰?」

「好棒啊，萬歲，好在菩薩保佑，這一下天魔教總算得救了。」

這小子不但童心大發，牛性也發作，大吼大叫聲中，捉住玉蓮花的雙臂，將她拋起來，藉以宣洩他極端興奮的情緒。

但是，他疏忽了一件事，他此刻的功力已突飛猛進，簡直不可與往昔同日而語，這一拋竟將玉蓮花拋上了半空中，嚇得芝蘼公主驚叫不止。

大笨牛起先吃了一驚，旋即明白是怎麼回事，雙臂一張，笑嘻嘻的道：「來，別怕，我來抱妳，我來抱妳。」

想不給他抱也不行，一把就將玉蓮花抱在懷中了。

軟玉在抱，幽香撲鼻，大笨牛再一次淺嘗到人生至樂，男女溫情。

粗壯的膀臂，寬厚的胸膛，這是女人最陶醉的地方，玉蓮花也再一次產生觸電的感覺。

大笨牛得寸進尺的道：「公主，我們就這樣抱着，抱到水裡去好不好?」

抱得實在太緊，玉蓮花想掙也掙不脫，羞澀的聲音道：「討厭，這裡也沒有水。」

「那邊有一條小溪，我抱妳去。」

「幹嘛一定要到水裡去?」

「去到水裡看妳的帥面呀。」

「哦。」

玉蓮花格格笑了起來，大笨牛抱着她就往前衝，却被小和尚空空攔住了，破口就罵：「阿牛，你昏頭啦，秋阿姨正在受苦受難，天魔教危在旦夕，你還有心抱着女人逗樂子，簡直太不像話了。」

罵得好，大笨牛馬上清醒過來，自己罵了自己一句：「混蛋!」忙將芝蘼公主放開，目光左右一掃，道：「咦，怎麼沒見阿嬌?」

玉蓮花道：「處理完天神廟前的死屍後，我們本來是結伴而行，後來遇上族裡的這一羣人，臨時改變主意，想打一隻老虎，帶到天魔山莊去，當作給你娘的見面禮，所以就分手了，那知，翻了幾座山，竟連半隻大蟲也沒遇上，想那阿嬌可能已經到達天魔教。」

大笨牛聞言大爲緊張起來，心想：「糟啦，糟啦，阿嬌闖進天魔教，萬一落在黑皮手中，被他『趴』了怎麼辦，我大笨牛豈不要戴綠帽子?」

「走!」

「快走！」

「咱們趕快到老松樹下集合去！」

大笨牛突然緊張起來，吼聲中，立即十萬火急的，領着大隊人馬，浩浩蕩蕩的往天魔敎的方向奔去。

＊　＊　＊

阿邪買回來一大包東西，就在草地上，魔鬼博士雷破天的遺體旁，跟他的小師父臭小子大吃二喝起來。

「小師父——」

「媽的，師父就是師父，沒有必要加個『小』字。」

「是，師父。」

「有屁快放。」

「這一次練功要練多久？」

「將你師祖身上的陰氣全部吸乾收盡爲止。」

「吸收完一個人的陰氣，就可以練成『幽靈步法』？」

「還早得很，至少十人以上，才算是登堂入室，達到百人之數，便可隨心所欲，縱使高手如林，照樣來去自如。」

「是否一般的死人，都可以供作練功之用？」

「錯，錯，死者的武功越高，效果越大，一般的死屍，練也沒用，白搭。」

「師父練了幾個啦？」

「這是第五十個。」

「那來這麼多武林高手？師父可是到處獵殺？」

「不！前四十九人都在一個固定的地方練。」

「那裡？」

「絕命谷。」

「絕命谷裡有這麼多武林高手？」

「是他們一個一個的自動送上門來的。」

「他們又不是傻瓜，爲何會自尋死路？」

「當然有足以令他們心甘情願送死的原因。」

「原因何在？」

「簡單的說，絕命谷裡有寶貝。」

「甚麼寶貝？」

「阿邪，別急，那一天師父帶你回絕命谷裡看一下就會明白的。」

「希望這一天早日到來，只要我阿邪練成『幽靈步法』，再學得師父蓋世神功，將來一定可以稱霸苗疆。」

「哼，沒有出息，苗疆鳥不生蛋，狗不拉屎，有什麼好神氣的，大丈夫理當獨霸武林，無敵天下！」

「對，師父，我們要獨霸武林，無敵天下，將天下英雄都放在咱們師徒的脚下來踩！」

說到這裡，師徒二人皆哈哈大笑起來。

是狂笑，目空一切，唯我獨尊的狂笑。

＊　＊　＊

笑聲宏大，羣山迴鳴，傳到了他們身後的一座山頭上，震驚了兩個人。

老蓋仙與三絕婆婆，潛伏在此已有一段相當的時間。

早在雷破天以「移宮過穴」大法傳功給大笨牛時，便已到達。

二老一致認爲，大笨牛傻人有福，在走狗屎運，這樣的奇遇，八百年也不會出現一次，暗中爲他喜，爲他賀，爲他祝福。

待臭小子出現，見魔鬼博士連自己的屍體都做好安排，廢物利用，一至於此，對這位老魔頭，死對頭，敬畏之心油然而生，設若雷破天未遭此橫禍，必然會對天下武林帶來毀滅性的威脅。

此刻，却又在爲這位小煞星臭小子自大憂心如焚。

洪五爺道：「咱們當年將雌雄雙魔打下去的那一個山谷，可能就是絕命谷。」

三絕婆婆「嗯」了一聲，道：「大概錯不了。」

「妳那位老友，老蚌生珠，臨盆之時，是否也避居在此？」

「事實確是如此。」

「在絕命谷內？」

「是在絕命谷上。」

「於是，分娩之後，便投入谷中，自然自天而降，飄飄如仙，臭小子還自以爲是仙女所生，並非凡胎俗骨？」

「事實想必正是如此。」

「婆婆，妳當時不在現場？」

「不在。」

「爲何不跟在身邊，將這個孩子收養，像當初收養阿郎那樣，也可以免去一場浩劫？」

「五爺有所不知，不是我老婆子不願，是那位老友不肯。」

「連孩子都有了，難道還懷恨孩子的爹爹？」

「是的，她恨透了孩子的爹，連帶的也恨透了這個孩子，決心要將孩子丟棄，所以連我這個唯一知曉內情的人，也拒絕登上她結廬獨居的山崖。」

「唉！」洪五爺歎息一聲，道：「但，不論如何，臭小子就是那個孩子想必不會有錯？」

「唉！」三絕婆婆也跟着長歎不止：「這事應是無可置疑，眞是孽！孽！孽啊！」

「事到如今，婆婆作何打算？」

「待天魔敎的事一了，決定將那老友請出來，讓她親自處理。」

「要快，千萬拖不得，假以時日，老叫化很躭心他會成爲魔鬼博士第二，爲禍武林。」

「這我老婆子知道，還有他的師娘十惡妖婆紅笑，同樣叫人放心不下，想不到我那位老友當年一失足，竟然惹出這麼大的風波來。」

「唉！」

「唉！」

二人同聲一歎，悄沒聲息的飄然離去。

＊　＊　＊

天青石。

就是雷破天與姚壽會面的那塊大石。

下面，小山的山脚下，正有一對男女拉拉扯扯的，邊爭執，邊走。

男的是翁明山。

女的赫然竟是小辣椒錢純純。

只見錢純純緊拉着翁明山的一隻手

不放，氣虎虎的道：「回去，馬上跟我回去，回中原去見我爹。」

翁明山愛理不理的道：「純純，打從妳昨晚找到我開始，就嘮叨個沒完沒了，妳煩不煩，我已經跟你說過三百次，苗疆之事未了，暫時不回去。」

錢純純思慮了一下，態度稍稍軟化了一些，道：「姑且先別談回去的事，你起碼應該立刻給我一個明確的交代。」

「交代什麼？」

「交代我們之間的關係，我不能不明不白的，一而再的被你糟蹋，當你的玩物。」

「妳想要怎麼樣？」

「我要你表明態度，娶我。」

「我並沒說不娶妳呀。」

「可是態度不夠明確。」

「怎麼樣才算是明確？」

「說：你翁明山今生今世，非我錢純純不娶。」

「光說有什麼用，妳爹不答應也是白搭。」

「只要你有誠意，我爹相信不會太堅持的。」

「這可不一定，那個老傢伙恨我要了他，劫走他的小女兒，又玩了他的大女兒，盛怒之下，說不定會給我一刀。」

「以你的行爲，挨一刀也是應該的。」

「哼，上好的頭顱我可不想挨刀子，別磨蹭，走吧，再晚就會遲到啦。」

甩脫錢純純，放步前行。

小辣椒追了上來，道：「你要到那裡去？」

「去跟我師父、師兄他們會合。」

「幹嘛？」

「師父命我們來此，可能是要去接收天魔敎。」

「什麼？要去接收天魔敎？不行，絕對不可以。」

「爲什麼？」

「天魔女秋水寒是大笨牛的母親，阿郎與多多的好阿姨，我不許你對她無禮。」

「可惜也是師父的眼中釘，肉中劍，按照計劃，非拔掉不可。」

「我不答應！」

「妳不答應有屁用。」

「我不許你去！」

「翁某非去不可。」

「你敢去姑奶奶就跟你拚命。」

「媽的，妳欠揍！」

這一對小寃家，話不投機，馬上動手幹起來。

而且打得很兇，各展所長，恨不得將對方置之死地而後已。

翁明山技高一籌，沒多久便取得優勢，錢純純危在旦夕。

可是，蓬！的一聲巨震中，兩掌接實，應聲飛出去的却不是小辣椒，而是翁明山。

出手之人是張小仙。

多多就站在他旁邊。

「姐姐！」

「妹妹！」

姐妹倆久別重逢，恍如隔世，立即擁在一起，千言萬語，化作點點珠淚，滾滾而下。

顯然，翁明山與錢純純的談話，已聽在阿郎耳中，猛地向前疾衝數步，怒沖沖的道：「翁明山，按照你的所作所爲，本當立刻送你到陰曹地府去下油鍋，但爲了顧及純純的一生幸福，也有可能放你一馬，至於是死是生，就全在你一念之間。」

翁明山飛退一丈二三，落地後仍自拿樁不穩，一雙賊眼，骨碌碌的掃來掃去，在尋找師父雷破天、師兄自天生、與妹妹翁明珠的下落。

視線之內空無一人，並無援兵可靠，翁明山不由的心頭發毛，冒上一股寒氣來，緊咬着牙根，沒說一句話。

阿郎詞鋒冷厲，一字一句的道：「翁明山，我問你，你究竟作何打算？」

翁明山依舊裝聾作啞，不言不動。

「好漢做事好漢當，既有種做那件事，就該担起你應負的責任來。」

「哼！」這就是翁明山的反應。

「我要你娶純純姐，這是命令！」

「翁某娶不娶她，是翁某自己的事，你無權過問。」

「笑話，純純姐是本敎主的大姨子，當然有權干涉。」

「有權又怎麼樣？」

「你非娶她不可。」

「張小仙，你爲何不問一問錢純純，她愛不愛我？」

「不用問，我清楚，對你，她只有恨，沒有愛，不過——」

「不過什麼？」

「她以前曾經愛過你，是你自己不加珍惜，任意拋棄、踐踏，甚至毀滅，以致落得今天這個局面。」

「今天這個局面，你張小仙要負起完全責任，不點翁某的『鬼胎穴』，就不會有這種事發生。」

「放屁，你顚倒是非，强詞奪理・根本就是一個壞胚子，色情狂，遠的不談，你設計勾引純純姐的時候就沒有安好心，即使本敎主不點你的『鬼胎穴』，你也不會放過她。」

翁明山冷哼一聲，道：「既然沒有感情的基礎，又何必勉强湊合。」

阿郎以命令的口吻道：「現在不是談感情問題，是責任問題，我要你悔過、贖罪，愛她，好好的補償她。」

「哼，你管得未免太多了，再見！」

翁明山擺下一張冷酷無情的臉孔來，掉頭就走。

「站住！」

張小仙的動作飛快，一個箭步搶到他前面去，厲色沉喝道：「另外還有一件事，本敎主要鄭重警告你，不准你到天魔山莊去興風作浪。」

翁明山臉一沉，殺氣騰騰的道：「老子要去那裡，想娶那一個，是我翁明山自己的事，你管不着！」

「本敎主說管就一定要管到底。」

「告辭了。」

「別動，你再動一動就對你不客氣。」

「不客氣又怎樣？」

「要揍人，殺人，或者把你閹掉。」

「你敢？」

「天下沒有本教主不敢的事！」

「你娘，你未免欺人太甚，老子跟你拚啦！」

「拚？你他媽的還差一截，今天就認命吧！」

阿郎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存心要給他點顏色看看，一出手就是壓箱底的絕活兒，將「波羅玄功」叫足了十成十，「風雲色變」、「天地同悲」、「佛光普照」，大悲三絕掌連環出手，就好像長江後浪推前浪，洶湧澎湃，其勢銳不可當。

快如風，猛如山，翁明山如何能抵擋得住，剛剛遞出半招，便承受不起巨大的壓力，悶哼聲中，立告離地飛出去。

通！一聲，像死猪一樣摔倒在二丈開外後，便再也爬不起來了。

阿郎彈身而上，咚！咚！先踢他兩脚，藉以發洩一下心頭的怒氣，然後一脚踩住他的心口，一手拔出一把匕首來，朗聲道：「請女士迴避！」

多多吃了一驚，道：「小仙，你要幹什麼？」

「我先閹了他再說。」

「不可以，不可以。」

「為什麼不可以？」

「你應該為姐姐想一想。」

「這種男人，跟垃圾一樣，不要也罷。」

已一手捉住翁明山的下體，一手揮刀刺下去。

「住手，請刀下留人！」

一個女人沒命似的撲過來，伸手抱住了阿郎握刀的手。

不是錢純純。

是翁明珠。

阿郎一見她就有氣，大罵道：「臭婊子，不要臉的賤貨，妳來幹什麼？」

翁明珠惶急而又悲傷的道：「請高抬貴手，千萬不要把家兄閹掉，他是我們翁家唯一的命根子。」

「哼，你們翁家沒有一個好東西，早該斷子絕孫。」

「閹掉家兄，純純姐依靠何人？」

「這個狗東西只是玩玩吧了，他根本沒有誠意娶純純姐。」

「我保証家兄從此會善待純純姐。」

「空頭支票，你的保証一文不值。」

「明珠願以人格担保。」

「妳根本沒有人格，有人格就不會做那種事。」

「阿郎，你如果真的這樣痛恨我們翁家的人，就請先把我殺了好啦。」

「哼，我怕髒了我的手，滾！」

飛起一脚，踢在翁明珠身上，欲將她踢開。

這一脚用力不輕，正中小腹，痛得翁明珠人已跪下，豆大的汗珠滾滾而下。

卻不曾喊叫，不曾皺眉頭，更不曾鬆開手，仍然死命緊抱着張小仙握刀的那一隻手不放。

「媽的，我看妳是不見棺材不掉淚。」

阿郎正欲採取進一步的行動，錢純純乍然嬌叱一聲：「讓我來！」

話落人起，同時拔劍而出，架在翁明珠脖子上。

翁明珠驚惶失色的道：「純純姐，妳要殺我？」

錢純純咬着牙根道：「我當然要殺妳，當初假如不是妳給了我一杯水，暗中下了迷藥，我也不會落得今天這個下場。」

翁明珠强辯道：「其實我哥哥內心是愛妳的，只因為自從發生了那件事以後，純純姐很不諒解他，所以大家才攪得不愉快。」

「哼，狡辯，詭辯，一派胡言，妳說的倒輕鬆，事實上打從一開始，你們兄妹就沒有安好心，懷好意。」

「純純姐，不管怎麼說，妳的不幸『寃有頭』，『債有主』，還有人承當責任，別人的不幸卻大不相同，有寃無處伸。」

「姑奶奶聽不懂妳的意思。」

「有一位少女，情形跟妳也差不多，被人糟蹋了，她心甘情願的，願意當偏房，做細姨，卻遭到別人的羞辱、責罵、毒打，拒之於千里之外。」

「是什麼人？」

翁明珠幽幽怨怨的歎息一聲，沒有開口。

錢純純一揚柳眉兒，道：「那個男人又是那一個？」

翁明珠淚眼迷濛的瞧了阿郎一眼，還是未曾言語。

多多的心情極端複雜，也很矛盾，想一想，咬一咬銀牙，道：「姐，饒了她吧。」

錢純純愕然一楞，道：「為什麼要饒她？」

多多憂傷的道：「她自己已經夠可憐的了。」

張小仙却不以為然，惡狠狠的道：「哼，妳可憐她，同情她，我可不饒她，翁明珠，妳最好立刻滾到一邊去，準備接受妳應得的懲罰，否則，就先將妳這一張不要臉的臉毀掉，再閹妳老哥的『臭香腸』！」

翁明珠吃了稱鉈鐵了心，非但沒有絲毫要離開的意思，反而頭一昂，面向阿郎，一瞬不瞬的盯着他，戚然言道：「不必毀容，乾脆把我殺掉好了，能夠死在你的手裡，也算是死得其所。」

言畢，雙眼一閉，馬上滾下兩行熱淚來。

這一張臉，艷若桃李，宛若帶雨梨花，從任何一個角度來說，都是一個十足的大美人，任何一個男人，面對這樣的一張臉，都會忍不住想親一親，吻一吻。

然而，阿郎却大異其趣，視作毒蛇猛獸，不屑一顧，乍然怒吼一聲：「妳想死本教主就成全妳！」

雙臂全力一抖一翻，刀光閃處，尖叫聲中，翁明珠立刻翻滾出去，胸腹之間被匕首劃出一個五寸長的血口子來。

但是，傷勢並不重，打了七八個滾

兒，便彈身而起，又回頭撲過來，企圖救援她的老哥翁明山。

阿郎是何許人也，再也不會給她第二次機會，腕一沉，刀一挺，立向翁明山的褲襠裡插去。

「住手！」

「住手！」

兩個蒼老的聲音，劃空傳來。

人還沒有到，暗器已到，雖然僅僅是一片薄薄的樹葉，打得部位却恰到好處，正中阿郎握刀的腕脈，噹！的一聲，匕首應聲落地。

這麼高明的手法，普天之下只有一位：三絕婆婆。

果不其然，匕首落地的同時，三絕婆婆也飄然而至。

老蓋仙洪五爺就緊跟在她身後不遠。

西門小仙錯愕一下，道：「婆婆跟翁家有淵源？」

三絕婆婆搖搖頭，道：「毫無瓜葛。」

阿郎道：「那為何要出手阻止？」

老蓋仙嘻嘻一笑，道：「老弟，那玩意兒是男人的寶貝命根子，閹掉就只能送到宮裡去當太監，太殘忍了。」

張小仙怒容滿面的道：「老哥哥有所不知，姓翁的罪大惡極，死有餘辜。」

洪五爺道：「這小子是很混蛋，跟他老子一樣，見不得漂亮的女孩，但還罪不至死，須知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得饒人處且饒人，不要斷了人家翁家的後代香烟。」

三絕婆婆接口道：「再說，小仙囝，你也應該徵求一下當事人的意見，不要獨斷獨行。」

當事人是誰？是錢純純，阿郎猛然省悟，連說了三聲：「對！對！對！」

立即正容對純純道：「純純姐，我想聽妳的意見。」

小辣椒錢純純面無表情的道：「我沒有意見。」

沒有意見的本身就是一個意見，一個女孩子家，她總不好意思要求她的妹夫，不要把她的男人閹掉。

張小仙自然心裡有數，忙將踩在翁明山身上的脚移開，馬上又將他的「痴呆穴」點住，以命令的口氣道：「起來！」

翁明山的傷勢不算很重，經過一陣昏迷後，此刻剛醒來不久。

可是，還沒有完全弄清楚現實情況，便又被阿郎點了「痴呆穴」，整個人都變了樣兒，痴痴傻傻，呆呆楞楞的，彷若一個智能不足的低能兒，只有聽命的份兒，沒有反抗的能力。

「是！是！」

就像是一個二百五，乖乖順順的站起來。

阿郎道：「翁明山，你聽清楚，本敎主命令你娶純純姐，你可願意？」

翁明山傻呼呼的道：「願意。」

「要好好的疼她，愛她。」

「好。」

「要為她做牛做馬。」

「好。」

「她罵你，絕對不准還口。」

「可以。」

「她打你，絕對不准還手。」

「可以。」

「還不快過去，向她求婚。」

「是。」

「不可以站着，要跪下。」

「已經跪下了。」

「說你愛她，沒有她你會死。」

「我愛妳，沒有妳我會死。」

「請她可憐可憐你，嫁給你。」

「純純，請可憐可憐我，嫁給我吧。」

「好，現在就牽着她的手，回中原去吧。」

「遵命。」

「還有，把你妹妹也帶走。」

「是。」

「回到洛陽以後，就跪在錢家別起來。」

「一定。」

「直到饒恕你以後才可以起身。」

「知道了。」

「從現在起，跟臭小子他們斷絕關係。」

「好。」

「順便將多多的那一尊銀質鑄像帶回去。」

「可以。」

「送到白吃大樓的史蹟陳列館。」

「沒問題。」

「好啦，你該上路了。」

「是，再見。」

整個人全變了，變成傻瓜、白痴，二百五，一手拉着錢純純，一手拉着翁明珠，邊傻笑邊走，跟一個活死人也差不了多少。

錢純純含着滿眶的熱淚道：「阿郎，你的一番好意，做姐姐的心裡明白，可是，我總不能跟一個傻瓜過一輩子呀。」

阿郎笑道：「只是略施薄懲，給他一個教訓，回到洛陽，跪上三天三夜後，『痴呆穴』大概就可以自行化解，恢復他原來的樣子了，到時如果再不知悔悟，丈人爸一定會請他吃雙龍抱月刀！」

錢純純聞言，這才歡天喜地的笑笑，告別衆人，跟着翁家兄妹往骷髏鎮的路上行去。

＊　＊　＊

到得老松樹下，大笨牛、小和尚、玉蓮花等人早已候在那兒，大家不稍遲疑，當即聯手闖進天魔山莊去。

大笨牛一馬當先，逢人就打，遇人就砍，誰擋住他的路就揍誰，一霎時便如秋風掃落葉般，衝到那個大土坑邊上。

土坑仍在挖掘。
皮鞭依舊揮舞。

土坑深了。
挖掘的人則瘦了。
沒找到自己的親娘。

大笨牛却看見了阿嬌。

阿嬌、小玉，以及兩名保鏢，都夾雜在苦工的行列中。阿嬌眼尖，也看到了大笨牛，扯開大嗓門喊叫道：「阿牛！阿牛！」

丟下工具，三步兩步的跑過來，邊跑邊哭訴道：「阿牛，你害得我好苦

啊。」

來至切近時，已經哭成淚人兒。

大笨牛神色一緊，道：「阿嬌，妳又不是天魔教的人，他們爲什麼要這樣對妳？」

阿嬌聲淚俱下的道：「我來到天魔山莊，說要找阿牛哥，他們問我是你什麼人，奴家說是你老婆，他們就不問青紅皂白的將我們押來這裡做苦工，一不小心還會挨鞭子，尤其是一個黑臉小子，儘說些不乾不淨的話，常常動手動脚的吃豆腐。」

「回去，回去，是不是又要想吃鞭子啦。」

一名姚壽的嘍囉，提着皮鞭，尾隨阿嬌追上來，準備要揍人。

大笨牛睹狀勃然大怒道：「你娘，滾！死！」

他功力大進，全身是勁，舉手投足之間皆蘊含着無與倫比的力道，盛怒之下，用力又不輕，一拳打出，赫然在那人的胸膛上打出一個大洞來，當場骨碎肉裂，五臟開花，滾下土坑去死翹翹。

殺一儆百，其他的爪牙都嚇壞了，驚呼之聲四起。

「哇！這小子好厲害！」

「呀！簡直力大如牛。」

「好像有魔鬼附身。」

「好像完全換了一個人！」

大家你瞧着我，我望着你，皆趦趄不前，誰也不敢再輕捋虎鬚，場中登時呈現一片令人窒息的氣氛。

大笨牛迫不及待的道：「阿嬌，我娘呢？」

索魂劍田進搶先含淚道：「阿牛，大師姐在聽濤軒。」

「去聽濤軒做什麼？」

「你去一看便明白了。」

說到這裡，田進已是淚流滿面，忙別過頭去，不忍再看大笨牛。

大笨牛却不明就裡，以爲母親尚在人間，歡天喜地的如飛而去。

洪五爺與阿郎則在調兵遣將，商請食人族的勇士，將整個天魔山莊封鎖，決心一網打盡，不許走漏一人。

＊　＊　＊

人死不能復生，在聽濤軒內，大笨牛不可能找到自己的母親，找到的只是一具冰冷僵硬的屍體。

屍體就像野狗似的，被人丟棄在聽濤軒的牆角上。

那張破床上，苗疆大俠陶子厚仍躺在上面，血已凝固，開腸破肚，依然如故，破碎的腸肚業已發出濃重的臭味來。

「娘！娘！」

「師祖！師祖！」

天崩地塌，好似世界末日，伏在母親的遺體上痛哭一場，又跪在師祖的床前嚎啕不止……

猛地跳了起來，捶胸跺脚，目眥欲裂的吼叫道：「這是誰幹的？這是誰幹的？」

索魂劍田進就緊跟在他身後，淚流滿面的道：「是姚壽！」

大笨牛眼裡冒火，身上發抖，咬着牙齒說：「夭壽啊夭壽，我今天不摘下你的腦袋來就不叫大笨牛！」

當即殺氣騰騰的衝到外面去。

不必他去找，神劍手姚壽與黑旋風黑皮師徒，早已聞訊率衆趕來，將聽濤軒團團圍住。

在外圍，阿郎已經佈下了天羅地網，正在張網以待。

老蓋仙洪五爺、三絕婆婆、阿郎、多多、小和尚、玉蓮花、冷霜霜、徐雪梅等人，則各據一方，已完成準備，可以隨時出擊。

大笨牛殺氣沖天的道：「夭壽，你來得正好，大笨牛爺爺今天要你血債血還！」

神劍手姚壽可不是省油的燈，取出金劍，高舉過頂，冷厲的聲音道：「放肆，金劍在此，還不快以大禮參見本掌門。」

大笨牛怒吼道：「放屁，我不承認你是天魔教的掌門人。」

「誰握有金劍，誰就是掌門人，這是祖師定下的規矩。」

「俺現在宣佈退出天魔教，你管不着。」

「本掌門不准。」

「你不准，老子自己准。」

「大笨牛，你這是叛逆。」

「錯，不是叛逆，是革命！」

「你這是造反。」

「錯，不是造反，是要殺人！」

「你要殺誰？」

「就是殺你這個劊子手，老混蛋，黑心腸的老王八！」

姚壽聞言大怒，舞動着金劍，傳令道：「上，把這個叛徒就地格殺，不得有誤！」

「是！」

一聲是，出自數十人之口，包括索魂劍田進、黑旋風黑皮、金劍使者、銀劍使者，以及姚壽師徒的心腹爪牙。

立如潮水般從四面八方攏上來。

阿郎、多多、洪五爺、三絕婆婆等人迅捷異常，早已深入核心，佈下無數肉屏風，正好堵住他們的進路。

大笨牛怒目暴張，幾乎要噴出火焰來，虎吼道：「媽的，夭壽啊，少拉別人墊棺材，咱們單打獨鬥，一個對一個！」

話落人起，方待出手進招，猛聽半空中傳來一聲暴喝：「且慢！」

發話之初，尚不知人在何處，餘音未盡，只見紅影一閃，臭小子自大已經落在姚壽與大笨牛的中間。

緊接着，阿邪也到了，與他師父並肩而立。

神劍手姚壽一怔神，道：「小友何人？」

臭小子自大好神氣，瞪了洪五爺、張小仙一眼，先把他自編的那一首打油詩唸了出來：「少爺年紀小，志氣比天高，拳打老蓋仙，脚踏白吃教！」

然後才自我介紹道：「自大，自天生，驚動萬教，轟動武林的臭小子就是小爺爺我。」

姚壽更加吃驚，賊眼連翻數下，忽然堆下一臉的笑容來，道：「啊，原來是

雷師叔的高足，算起來也是同門。」

馬屁拍在馬腿上，臭小子可不吃他這一套，冷冰冰的道：「少拍馬屁，也少拉關係，小爺爺我並未申請加入天魔教。」

「歡迎申請，本教主可以馬上批准。」

「沒興趣，天魔教廟太小，擺不下我這個大佛爺。」

「本掌門可以給你一個副教主幹。」

「謝了，小爺爺現在是金手指黨的黨主席，豈會自貶身價，降級屈就一個小小的副教主，同時——」

「同時怎樣？」

「你知道本主席來此的目的嗎？」

「但請直言無妨。」

「要你的命！」

「臭小子，你——」

「少廢話，納命來！」

來字出口，招已出手，速度之快，無以復加，身法之奇，詭異絕倫，姚壽根本搞不清楚臭小子是如何出招，只覺得一陣急痛攻心，左手的一節小指已被自天生割走。

姚壽驚急而呼道：「自大，雷師叔既是你的恩師，算起來我們也是同門——」

「哼，既知是同門，你就不應該幹那種混帳事。」

「莫非你已經——」

「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爲，本主席要將你大卸八塊，五馬分屍。」

對臭小子，姚壽雖未見過，却早已有個耳聞，一點也不敢小覷他，忙又高舉金劍傳令道：「上！上！不惜任何代價，先把這個臭小子給我斃掉。」

自天生殺機滿面的道：「王八蛋，滑頭，老狐狸，好漢做事好漢當，別拖他人來做替死鬼，你今天就認命吧。」

疾展「幽靈步法」，身形一晃，已攻至切近，和姚壽短兵相接幹上了。

天魔教主令出如山，早在姚壽的第一道命令下達時，便皆蜂擁而上，怎奈受阻於阿郎、多多、三絕婆婆等，被打得落花流水，根本寸步難進。

偶而有一二個漏網之魚，下場更慘，不是被大笨牛震飛到場外去，就是被阿邪打爛砸扁。

臭小子身法奇特，姚壽吃足了苦頭，由於摸不準他的方位，劍招多數落空，乍然眉尖雙挑，計上心來，刷！刷！刷！連攻三劍。

這三劍乃是雷破天獨創的「偷天換日」，攻擊的部位，劍式的變化，皆令人高深莫測，偏巧臭小子又不曾學過，頓覺眼花撩亂，目眩神移，暗讚了一聲：「看不透這個老小子還有點眞才實學。」

急忙施展出「幽靈步法」來，閃避開去。

他那裡會想到，這只是虛招，三招一施完，姚壽馬上轉身退走，自天生正欲發掌追擊，神劍手的劍已從腋下刺到。

這一驚非同小可，臭小子趕忙滑步疾退，算他命大，又滑溜，應變及時，身法也超人一等，總算驚險萬狀的保住一條命。

死罪雖免，活罪難逃，劍從右腋下穿過，劃破衣裳，割傷皮肉，出現一道血口子，染紅了半邊衣服，痛得自天生「哎呀！」慘叫了一聲。

姚壽得理不饒人，吼道：「回姥姥家去吧！」又挺劍分心刺來。

阿邪睹狀大驚，喝道：「你娘，你去遊地獄吧！」

呼！呼！呼！連劈三掌，連吃奶的力氣都使出來了。

這小子天生蠻力，銳不可當，姚壽不得不變招還擊。

臭小子這才喘過一口氣來，從另一邊攻上去。

而這一切，寫來雖長，實則全發生在片刻之間，大笨牛早已按耐不住，對自大、阿邪道：「媽的，別礙手礙脚，滾到一邊涼快去！」

拳打自天生，脚踢阿邪，硬是將二人逼退出一身之地，轉對姚壽道：「夭壽，殺人償命，欠債還錢，你的末日到啦！」

姚壽眞不愧是一個成名的人物，雖大敵當前，依舊鎮靜如恆，趁大笨牛說話不備間，已猝然發劍攻來。

而且，一出手就是「偷天換日」，決心想速戰速決。

合該他倒霉，遇上了尅星，大笨牛對他的招數早已瞭如指掌，當姚壽轉身時，大笨牛也及時雙脚離地，將身體懸空，同時，拔劍而出，由上而下，猛刺姚壽後心。

這一招就是「翻天覆地」，專門爲了對付「偷天換日」而創，不論姚壽的劍從左腋右腋往後刺，都不可能刺到人。

大笨牛却十拿九穩，一定可以要了他的命。

「師父，小心身——」

黑皮出言示警，可惜「後」字尚未出口，便被阿郎與多多一人抓住一條臂，生擒活捉，做了階下之囚。

說時遲，那時快，殺猪也似的慘嗥中，大笨牛已挺劍刺進姚壽的後心。

沒有穿心而過。

尚未喪命亡魂。

不是大笨牛殺不了他。

而是故意留下他的半條命來受活罪。

將金劍搶在手中，在姚壽面前晃一晃，大笨牛神氣活現的道：「夭壽，你說，現在誰是天魔教的掌門人？」

姚壽的背上還插着一把劍，早已嚇破了胆，戰戰兢兢的道：「是你，當然是你。」

大笨牛端足了架子，道：「那就快以大禮來參見。」

姚壽還眞聽話，立即跪倒在地，高呼：「參見掌門人，掌門人千歲千千歲，請掌門人饒命。」

「饒命？想饒命就得說好聽的。」

「教主的意思是——」

「叫爹。」

「是，爹！」

「叫爺爺。」

「是，爺爺！」

（未完・十五）

上文提要：

少主綜合各人報告，硃符令再次舉起，宣示奉主人符令：茲後追尋女嬰之責，全權由雲萬里負責，十三隱叟悉歸節制，各人分頭偵察，有點綫索，却遇到糊塗和尚上門找尋，含蓄地指出他們所爲，限令他們離開蘇州，雲萬里被逐，遇見少主人向邊渡索取九音奇劍相鬥受重傷，房珏突然出現，令他們退下，邊渡心裡明白……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邊渡投湖棄劍 藍姑驗腕退婚

邊渡一招之下，已知自己絕非房珏敵手，但他已經拚出命去，今夜有死無退，於是怒聲道：「你還有話說？」

房珏點頭道：「有，我要把詳情說一遍給你聽！」

邊渡道：「好，老朽就聽聽你如何自圓其說！」

房珏道：「不用自圓，我承認曾經弒師，也承認將恩師滿門盡皆誅戮，所以我用不着再來隱瞞些什麼！祇是我却必須要告訴你，我弒師的原因，和一些誰也不會知道的內情，叫你作鬼也明白的去！你認爲那姓梅的是個好人，告訴你，弒師陰謀及發動等等，凡有我房珏的，也就有他！」

邊渡厲聲道：「放屁，主母重傷逃得活命，找到我邊渡，曾經非常詳細的把內情對我說明，你騙不了我！」

房珏哈哈一笑，道：「我問你件事情，昔日是我房珏的功力高，劍法好，還是那姓梅的匹夫要高過我不少？」

邊渡冷哼一聲，道：「若是你比梅爺高明的話，也不至於施展惡毒的陰謀，遍發義柬，使各大門戶中汝之計，血洗『梅莊』啦！」

房珏一點不惱，反而拍手道：「着呀！我再問你，昔日弒師，要是他沒有參與的話，我能得手嗎？即使得手，還能留他活命嗎？」

邊渡道：「你不是他的對手，能奈若他何？」

房珏已一拍手，道：「對呀！彼時他都能夠勝我，爲什麼不阻我弒師呢？」

邊渡語塞，想了想，道：「那時你必須已將他支向他處……」

房珏道：「他是師兄，我是師弟，你曾身爲師門中的『禽使』，當知師門規戒之嚴，我支得走他嗎？」

邊渡道：「反正主母的話，絕沒有錯！」

房珏一笑道：「你剛才說，主母重傷逃出，可對？」

邊渡道：「你自己下的手，難道不知道？」

房珏道：「師父娶師母的那一年，你曾重返師門一次，自應知道那年相距我被迫弒師，有多久？」

邊渡道：「整整三年！」

房珏突然厲聲獰容道：「不！我告訴你，是同一天！」

邊渡咬牙怒叱道：「放屁！」

房珏神色緩和下來，道：「我說的是實話，師母嫁給師父的那一天，我已下了決心，要殺了師父，不過是三年後動的手而已！」

邊渡是老江湖了，自己聽出端倪，怒聲道：「房珏，你弒師不說，反要侮辱主母！」

房珏道：「你想錯了！」

邊渡道：「那你說這話存何用心？」

房珏道：「實話對你說，師母是我的妻子……」

邊渡楞了，但刹那之後，他又記起了主母乍見自己時所說的話，於是鋼牙一咬，手中劍一震，道：「房珏，你是我生平僅見的至毒、至狠、至陰的第一惡

人，看劍！」

房珏却身形閃移，已在三丈之外，道：「邊渡，你稍安勿躁，聽下去！」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事情簡單點說吧，弒師之事，是我與姓梅的聯手而爲，本來說好，事了之後，我即携妻子他往，永不面世。姓梅的也找個深山，安宅家居，終生不再談及此事，詎料發動之後，我才知道上了那姓梅的毒當！原來他和師母，早已情愫暗生，互相密謀，難怪我出言一試，他就十分贊成我那弒師的行動！當我弒殺恩師，下手殺恩師全家之時，他却暗中已將師母放走，然後故作剛剛發現，火急通知於我。我一時不察，追上師母，師母誤認我是想將她殺死，全力攻我，我爲自防，始將師母刺傷！最後師母竟走險途，自百丈危崖，縱身水潭而逃，我冷靜下來之後，方始想出不對，再找那姓梅的匹夫，却已下落不知，我恐弒師暴行被人發現，顧不得按預計毀山埋人，就逃亡他鄉！」

房珏一口氣說到這裏，停了一停，又恨聲道：「試想，此仇我怎能不報，終於在十年後，偵得姓梅的隱居『滇』邊之事，方始妥善施謀，終於置其於死地！」

邊渡怒睜着雙目，道：「混話都講完了？」

房珏一笑，道：「快了，在梅莊被天下英雄血洗火化之後，我又開始海角天涯探訪師母下落，那知至今未獲一點消息。正在業已死心之時，雲萬里恰好找你復仇，這才知道你就是當年的『禽使』，這柄九音奇劍也在你手中！」房珏話聲一頓，接着厲聲道：「邊渡，告訴我，師母現在何處！」

邊渡心中轉動念頭，道：「死了！」

房珏皺眉道：「當眞？」

邊渡心一横，道：「若非主母已死，當年能容你巧支天下英雄，去血洗無辜的『梅莊』，和殘殺老弱婦女嗎？」

房珏冷笑一聲，道：「她埋在那裏？」

邊渡不由一楞，房珏陰森森的笑了起來，接着道：「莫非她沒有墳墓？」

邊渡道：「自然有！」

房珏道：「在那裏？」

邊渡道：「你問不着！」

房珏獰笑一聲，道：「邊渡，你是自找難看！」

邊渡沉聲道：「房珏，老夫早已打定主意，要與爾偕亡！」

房珏嘿嘿兩聲，道：「也罷，當年在『百禽山』中，你就是出了名的硬骨頭，如今我祇有將你擒住，然後再好好的問你！」

話聲中，房珏並不前逼，却將左手鳳翎插在後腰之上，然後以右手龍翎，笑指邊渡道：「你若能在我這龍翎之下，走上十招，就放你逃生！」

邊渡沉住氣，穩住了心神，手中劍一震，緩步而前！

他十分清楚，自己絕非房珏敵手，而這柄「九音奇劍」，更不容房珏得去，因之這一戰，非捨命相拚不可！

但若功力相差過甚，則任是如何拚搏，也難如願！

邊渡昔日武技，在六大高手中，已是第一之數，今朝自更是百尺竿頭又進了一步，戰雖難勝，拚死却行！

況且昔日主母重傷往投之後，邊渡爲復恩主大仇，又僭隱某處，精研奇學，所爲就是今朝。

祇是適才狂攻一劍，竟被房珏輕易震退，方始知道自己確是業已老邁，限於氣血漸衰心力難支了！

因之他雖步步前逼，但却決不冒失進攻。

房珏並沒有把邊渡放在心上，他認定若是準備置邊渡於死地的話，那是十分輕易的事情。

不過目下他還不能殺了邊渡，必須生擒邊渡，追逼出師母的下落，然後誅之而斬草除根！他早已看出邊渡心存死志，而邊渡的功力，非普通可比，想生擒逼供，怕是要煞費苦心才行！

所以他打定了個慢慢耗盡邊渡氣力的陰毒主意，準備在交手之時，先一輪奇招迭出的猛攻，使邊渡逼用全力而防！

此時，邊渡業已停下了步子，相距房珏二丈的樣子，劍作「一」字，横護胸前，注目房珏不懈！

房珏故意的嘿嘿一笑，道：「邊渡，咱們再商量商量如何？」

邊渡不答，寶劍緩緩展伸「樵夫指路」之式！

房珏喟嘆一聲，搖搖頭道：「你不是我敵手的，何苦自己找死？」

邊渡依然不發一言，寶劍由前而上移，變招爲「矢貫金吾」！

房珏嘿嘿又是兩聲冷笑，道：「好吧，你既然志在取死，我就成全你！」

「你」字剛剛出口，龍翎已經抖擊到了邊渡的頭上！

邊渡動也不動，房珏心中一凜，倏忽收翎而回！

目射寒光，直視邊渡，低沉地說道：「我不信你已身懷『身劍合一』的功力！」

邊渡神色越發肅穆，雙目却已緩緩闔閉！

房珏暗中一凜，忖念道：「絕不可能，昔日殺那『百禽』老鬼的時候，老鬼正在精研這『以氣馭劍』之術，尚難身劍合一，何況是邊渡！看來是邊渡這個老兒，故作姿態，亂我心志，這老兒若早懷此技，焉有遲遲不下殺手的道理？」

房珏想到這裏懸心放落，轉念道：「我先試這老兒一招，看他如何應付！」

隨着念頭的轉動，房珏龍翎飛起，挾勁風擊下！

這次找的部位，在邊渡左肩，怪！邊渡仍然不動，更怪的是，邊渡竟然連眼睛都沒有睜開！

房珏陡地一驚，龍翎在將到邊渡左肩之上的刹那，和上次一樣，他又倏忽收了回來，竟未擊下！

那知他剛剛收招，邊渡却適時而動，迅疾無與倫比，光芒閃處，九音奇劍已將房珏罩定！房珏此時方知上了邊渡的當，但因先機已失，龍翎時正收回，變招不易，迫得冒險，飛身而起！

祇見一片劍華和千點紅影，在空中暴然絞扭結纏一處，立即傳出一聲悶哼！

隨着這一聲悶哼，人影閃動兩下，倏地分開！

適才是東、西對峙，如今是南北相對！

距離遠過先前，現在中間空出了兩丈有餘的地方。

邊渡的一條左臂皆被鮮血染紅，那左衣袖似一羣蝴蝶般，片片飛舞墜於地上，但他神色却極沉靜！

房珏的一襲華質的古銅長衫，由前胸至腿際，中分爲二，露出了裏面的短衣，面色蒼白，但未受傷！

二人肅立刹那之後，房珏蒼白的臉上，泛起紅淚，目光也閃射出了猙獰的煞光，冷冷地道：「難怪你敢狂言，原來已把『石百禽』的『天靜劍法』習成，嘿嘿嘿嘿，剛剛是我輕視了你！」話聲一頓，聲音轉爲陰森的又道：「可惜的是，這套劍法困不住我，不過這多年來能碎裂我衣衫的人，你是第一個，你已經可以很自傲了！祇是我這一襲長衫，却要你用一身鮮血來賠償，除非你能告訴我那『窕娘』的下落……」話未說完，邊渡已哈哈大笑起來，道：「房珏，你是在作夢！」

房珏陰譎的一笑道：「也許，不過作夢無關痛癢，流血却是十分痛疼！」

說着，他身形倏忽欺上，龍翎一展，罩定了邊渡！

邊渡早就有防，九音奇劍旋出一片奇光，護住身軀而拚死迎敵，於是兩條人影重又合於一處！刹那，再次分開，房珏嘿嘿陰笑不停，輕蔑的看着邊渡。

邊渡左腿右肩，衣衫已裂，血正一滴滴流出！

房珏道：「想必是有些痛疼，對不？」

邊渡一言不發，第三次挺劍而上，那「天靜劍法」本是玄妙無雙的劍法，可惜房珏知之甚詳，本身功力又確實高出邊渡許多，是故任憑邊渡如何不顧性命相拚，到頭來却落得一身是傷！

房珏本就不想殺了邊渡，但他却知道邊渡不會輕易吐露師母「窕娘」的下落，早存心要邊渡受盡傷痛！

這次合手，却未分開，緣因房珏已施展開玄妙的身法，和神乎其技的龍翎，將邊渡纏戰難脫！

祇見房珏以嘲笑的口吻，突然叫聲「小心左腿」，隨聲龍翎掃處，邊渡又多了一條傷口！

接着，一聲「垂下左臂」邊渡即被劃破寸深的一處，一條左臂果然立刻無法活動！

邊渡心悲不已，自認已可爲恩主復仇而苦研的劍法，想不到竟會毫無用處，像這樣搏鬥下去，遲早要落在房珏手中！

邊渡想到這裏，目光再瞥望了一下手中的「九音奇劍」，立即打定了死也不使房珏如願的心志！不過邊渡却也知道房珏的奸計，若是被房珏看出心意，不出三招，自己則將爲其所制，生死兩難！

念頭轉過，邊渡驀地暴然飛退丈外，目射如瘋似狂的怒火，右手高舉着奇劍，厲吼一聲，全力撲向房珏！

房珏哈哈一笑，龍翎一抖，才待又施煞手，那知道邊渡猛撲是假，身起數丈，倏忽右旋，投向湖中！

邊渡既有「一蕁丈人」之稱，輕身功力及水性，自是有着高人一等的造詣，若能進入水中，必可脫身！

房珏看似毫未防備邊渡由水面而逃，實則早已料到此着，祇是沒有想到邊渡會提前一步而逃罷了！

如今目睹邊渡相距水面已不足三丈，殺人之心陡起，一聲長嘯之後，繼之以狠而恨的聲調喝道：「今夜若能容你攜劍而逃，我這『房』字就……」

話聲中，房珏已疾如閃電般飛起，到了邊渡頭上！

他龍翎橫捲，已將邊渡攔腰纏住，那「就」字下面的「倒寫」二字，這時方才沉聲說了出來！

接着，腕際提刀，把龍翎一甩，邊渡整個身軀，向岸邊倒飛回來，房珏却也如影隨形而到！

豈料邊渡當龍翎纏身之時，已知今夜難脫毒手，記起昔日主人百禽先生之言，劍是雙翎尅星！

今夜這「九音奇劍」難敵「龍鳳雙翎」，非是劍拙於翎，而是自己的內功火候和劍術相差房珏過甚之故。明乎此，邊渡寧落粉身碎骨之死，也斷然不容奇劍再落於房珏雙手中，是故腰身被纏住之際，他並不掙扎！

他暗中提聚眞力，相抗龍翎纏體的傷痛，但等房珏一抖一震，將他甩向岸邊時，令房珏希望落空！

果然，房珏驕敵過甚，認定邊渡已是待宰羔羊，人在湖面半空，即震臂抖腕將邊渡甩回岸去！這一甩一震之威，設非邊渡提聚眞力暗中有備，必將痛昏，就這樣，邊渡也不由痛出了一身冷汗！

那被龍翎纏圍住的地方，非祇衣衫盡碎，血肉也成了模糊一片，傷勢之重，慘不忍睹！

邊渡此時却不顧傷痛，在把身形甩向岸邊，一路翻轉的當空，以那口眞力，透於右臂，將奇劍拋射向湖心！

奇劍出手，如一條飛龍，房珏又恨又怒，狂喝道：「我想要的東西，不信誰敢不如我願！」

話聲中，房珏半空中龍翎猛甩，身形電旋，繼之如一條飛魚般，迅疾無與倫比的追向那柄奇劍！

適時，奇劍前衝之力將竭，已然弧轉向水中投落！

邊渡却在摔落岸的刹那，鼓起餘力，一挺一擰，總算搶了幾步沒有摔倒，接着猛吸一口氣，挺身縱入湖中！

房珏相距奇劍尚有尺餘，奇劍相距湖心還有丈高，房珏得意的笑出聲來，認定此劍已爲其有！如今，房珏相距湖岸，已有十七八丈，深知得劍之後，若想再以眞氣提力，飛臨岸上是不可能了！

不過他決不擔心這一點，他水性之

佳，就像這身無人能敵的功力一樣，到時仍有餘力，將邊渡自水中擒獲！

豈料就在這個當空，驀地自右岸邊蘆葦掩遮着的小徑上，飛起了一條龐大的人影，一閃就到了九音奇劍左旁！

這影子起步晚，却比房珏快過數倍，竟先房珏一步抓到了那柄「九音奇劍」，此時房珏也恰好抖出龍翎！

房珏龍翎抖捲，本是對那奇劍而發，突見劍已落人手，想都沒想，那捲向奇劍的龍翎，擊到來者的胸前！

這人抓住奇劍，身形非但並未下沉，反而倏地升高，恰將房珏這一招煞手，無心躲過！

這人的輕身功力，實已到達超凡入聖的地步，自蘆葦岸邊到奇劍下墜處，足十五丈開外，取劍到手之時，身形竟未稍停而一沖再起，避過房珏突襲後，一聲冷哼，衣袖一甩，已轉折飛落岸邊！

房珏生就一雙毒眼，認人一次則終生不忘，先時祇顧取劍，並因這不速怪影來得突然，故而未能全神注目。

但當龍翎捲空，怪影一聲冷笑，平空飛轉岸邊的刹那，房珏却是看了個清楚，立覺頭腦昏沉，心懍胆寒！

怪影落身岸上，却並不走，悠閑的看着房珏。

邊渡此時早已縱身湖中，他所以不顧一身重傷，縱入波心的原故，說來可憐，是不欲落入房珏之手而已！

設若邊渡能稍爲多等刹那，就會看到剛剛這一幕奇事，自然就不會投於水中，並仍可將奇劍得回了。

但是「上蒼」有時卻是極不公正，使惡者永存，善者早亡，情者生離，怨者爲偶，似無天理之道？

然則那種早亡，何嘗不是欲令惡者自食其果！離者，何嘗不存有合和的天心，是故萬般因果早已前定！

邊渡投湖，奇劍頓成無主之物，迫得怪影暫爲收留，因之，最後因果，亦由乎此而果報不爽！

房珏功力自認已屬無敵之數，但想在湖心如有怪影般任意折轉登岸，他却還差了二十年的火候！

噗通一聲，房珏在龍翎擊空下，落於水中！

但他一沉即起，踏波而行，祇是並非向怪影之處的岸邊登臨，反而遠遠繞行向左方湖水深處！怪影哼了一聲，揚聲道：「老身近數年業已心慈，否則適才就要了你的狗命，滾吧！記住，今後最好是躲得遠些！」

房珏已出去了十丈，間隔岸邊二十幾丈的距離，但這話聲却如發自耳邊，心神不覺一震！

怪影又道：「老身來遲一步，未能得知你與邊渡因何成仇，不過以你適才暗算老身看來，八成其咎在你。設若邊渡未死，有朝相逢，老身問明內情，如發覺你是十惡不赦之徒時，老身將要代那『百禽』誅爾了！」

房珏不敢答話，提力輕身，踏波飛般遠去！

岸上怪影此時却緊了緊慈眉，自語道：「這事奇怪，邊渡會是『百禽』忠僕，這使着『龍鳳雙翎』的人，必然也是『百禽』門下，怎會……」話鋒一頓，接着微微一笑道：「管這麼多幹嘛，去找那突然沒了消息的丫頭是正經。」

說着，她將「九音奇劍」圍於腰間，緊緊腋下的大雨傘，邁開步，一步數丈轉瞬失去了影子！

* * *

「武林王家」今朝喜笑洋洋！

一大早，老夫人就吩咐下去，今晚全家都在「養心園」歡聚，爲三件喜事而慶賀，並拜祀天地！

第一件事是去年今日，「武林王家」蒙上蒼之賜，收了個討人喜歡愛憐的孤女嚴霜。

第二，王正已失的功力，和逆氣而被封的穴道，本非十年始能復原，豈料昨夕突遇奇緣！那名震天下，可遇難求的「糊塗和尚」，前來募化千兩白銀，由老夫人親自接待，克業肅侍。不知是怎樣談起的，總之是經克業的求說，以「武林王家」現在這座巨宅，來作爲「天倫義莊」，並一次撥存萬兩白銀，作爲「義莊」今後孤兒們的生活費用，祇請「糊塗和尚」，代王正恢復功力！

和尚答應了，用半天時間，大功告成！

王懷仁立即率長子長孫，親叩佛駕致謝，並馬上存了上萬白銀，在「蘇州城」的「長發錢莊」。

商得「糊塗和尚」的同意，「武林王家」這座巨宅，再遲上半年搬遷，爲得是替克圖完婚。

不過契據一切，却立刻交割清楚，然後恭請「糊塗和尚」在王家作客幾天，却被和尚謝拒。

第三件喜事是王懷仁夫婦聽了「糊塗和尚」的勸告，不再迫使克圖習練王家那種絕藝！

據「糊塗和尚」說，那種功力有幾處是錯誤的，習之百害無益，因之克圖已經不必限制成婚的日期。

但這第三件喜事，克圖罷習絕技僅是引子，可喜的是，王家剛於今晨派出專使，通知屈老婆婆婚期提前，而一個時辰之後，屈老婆婆却恰好率了藍姑，路經蘇州，這樣一來，婚事佳期立可決定。

「糊塗和尚」留了話，王家祇要想搬遷了，隨時可以通知蘇州西門外在那株古柳下討飯的老化子！

所以屈老婆婆一到，王家希望在最短時間，使克圖完婚，屈老婆婆非常通情達理，一口應承！有這幾樣喜事，今朝王家上上下下個個眉開眼笑。

不過內却有一個人，既喜又悲，她是嚴霜姑娘。

今天，是嚴霜那受盡痛苦的娘，死去一年的日子。

嚴霜稟明了老夫人，攜帶着拐杖，身着素服，由克業相伴，蘭兒侍隨，拿着香燭紙錢，進城中公所墳場，去拜祭娘親！

嚴霜在拜倒娘親墓前之時，悲難自制，號啕不止！

克業示意蘭兒照料，他自己却遠遠站開。

克業和嚴霜，終年相處，情深義厚，但是孤男寡女，不便扶勸節哀，所以硬着心腸站得遠些，讓蘭兒相勸。

嚴霜痛哭多時，跪伏墓前，喃喃低訴，聲如蚊哼，立於數尺外的蘭兒，都沒法聽清內容。

但在相隔數丈之外，另一座墳後的石欄上，坐着的一個老婆婆，却在施展「天聽」神功，字字可聞。

祗聽到嚴霜訴道：「娘，女兒已經開始學了半年武功了，但却祗學輕功和很有效能的三式防身奇技，因爲女兒發誓將來要比他還强！他是王家的克業二哥，他恩師是……娘，我答應過二哥，這件事誰也不能告訴，所以求娘原諒女兒不能說。但是我可以告訴娘，他恩師就是娘會說過，可遇而不可求的兩位奇客之一，我想您一猜就能猜到！他本來要敎我什麼『上乘禪門神功』，是女兒自己決定，要憑自己的毅力，海角天涯找到那位『快活仙婆』！二哥也說，仙婆是當代的第一位奇客，他恩師次之，另外還有一位，娘却沒有告訴我，這一位叫什麼『百禽先生』！女兒有信心，二哥能在『禪源寺』讀書而得奇緣，女兒就也能找到『快活仙婆』，女兒一定找得到！那時候，女兒學會了武功，去拿娘留的小本子，再去找那些慘殺咱們一家的仇人報仇！王家的人，都待女兒很好，尤其是二哥，女兒看得出來，二哥很喜歡我，他也來了，可惜娘您現在看不見他。王家二叔好像不喜歡女兒，每次看到女兒，眼光總是有些敵意，女兒有些怕二叔，不知道是爲什麼？王家爺爺和奶奶，對女兒很好，女兒發誓，有朝一日要重重報恩，好好的孝順王家的奶奶和爺爺。咱們還受一個白髮老婆婆的恩，女兒也會報答的，雖然那時她想要女兒這根拐杖，可是女兒仍祝福她好！今天王家爺爺奶奶，爲收女兒作義孫女兒一年整，還安排了酒宴，可惜女兒老想着娘受的苦，怕吃不下去！娘，女兒不能日日陪您，娘請你恕女兒的罪，等大仇報了，女兒知道了咱們的家鄉後，遷娘回去，日夜相守！娘請保佑女兒，保佑女兒能早一天遇見『快活仙婆』，請娘保佑那位白髮老婆婆健康，保佑王家大小平安……」

好不容易嚴霜祝禱完了，又靜坐禿塚甚久，才在蘭兒的勸說下，離開墳場，出城回去！

她走了之後，另外那座土墳背後坐着的老婆婆，方始含着滿臉的笑意，緩緩站了起來！老婆婆一襲灰衣，腋下挾着一柄雨傘，滿頭白髮，正是一年前，出錢安葬嚴霜母親的那一位！也正是不久前，在太湖岸邊，巧得「九音奇劍」，技驚房珏踏波而遁的那一位老婆婆！

天下事就是這樣，有緣千里能相會，無緣對面難互識，嚴霜做夢也想不到，她已經平白的空空耗過了一年！

她怎會知道，那出資埋葬自己母親的白髮老婆婆，也正是她娘再三說可遇難求的「快活仙婆」呢！

可是仙婆也怪，一生不喜管閑事的她，自一年前，因爲一句話，失掉嚴霜下落後，她竟有了心事！

這一年來，她經東到西，往來「煙水蘇杭」甚久，就爲了要打聽嚴霜的消息，但却杳無音信！

一年了，她認定這朶武林奇葩，是個有骨氣而孝順的孩子，在這天，祗要相距蘇州不遠，是準會來墳場拜祭的！

果然，快活仙婆沒有白等，嚴霜眞的來了，但今日的嚴霜，已非昔日，一身素衣質料却是上選，並還有丫頭侍奉在側！相陪的少年，骨格淸奇，好個人中之龍，並已身懷罕奇功力，所以仙婆才暫隱一旁，注意一切！

結果，由嚴霜的喃喃祝禱聲中，仙婆發現了端倪，難怪那已死的苦婆子，會帶着女兒天涯浪跡，原來身負血海大仇！

所要找的人，竟然又是自己，仙婆不由更加動心！

她決定要暗中注意嚴霜，也注意王家，先時不知嚴霜已入王家，自是難以尋覓，如今不怕再丟掉這個可愛的姑娘了！

＊　＊　＊

克業陪着嚴霜進城掃墓的時候，屈老婆婆和藍姑却還沒到王家，但等克業回來的時候，藍姑師徒却已到了多時。

老夫人在陪着屈老婆婆，兩位老太太談笑風生，正在商討最好而最近的佳期良辰，並已有決定。

藍姑由雪姑娘相伴，串行「養心園」的花園，兩位姑娘也是相見恨晚，談得十分投契！

恰在藍姑和雪姑娘走到「養心園」門口，要往外面幾進院落一遊的時候，克業陪嚴霜回來。

雙方在門前相遇，雪姑娘代二哥引介過未來的大嫂，克業神色似是有些不大自然，竟祗拱了拱手，沒有說話。

嚴霜是見過藍姑一面的，就佇步相談，克業却悄囑蘭兒，要她等一會兒告訴嚴霜，到書房中來一次之後，拱手作別。

移時，雪姑娘陪着藍姑仍按前議出了「養心園」，嚴霜因撲伏墳上痛哭過很久，遂回「小白樓」換身衣衫。

換衣前，並經沐浴，時間耗消不少，適時，已近午飯時候，老夫人怕人手不夠，命人召喚蘭兒侍候。

因此蘭兒就沒空把克業請她轉給嚴霜的話，告訴嚴霜，以致陰差陽錯，橫生枝節！

這時，雪姑娘陪着藍姑，也走遍了整個地區，邊談邊行，轉回「養心園」，跨進了園門。

藍姑適才出園門時，也經過那高矗的鐵樓(武樓)，和樓旁那四外遍植梅菊的書房，動了一看的心思。

緣因巧遇上了克業和嚴霜，藍姑任性豪放，但對未來的小叔，却有些羞答答的，是故沒有向雪姑娘說明心意。

如今別的地方都走遍，距離午飯還有會兒空檔，並且認定克業此時想必已經走了，才笑指鐵樓和書房道：「雪妹，

這樓和旁邊的……」

話還未說完，雪姑娘已笑着說道：「藍姊，妳是我未來的大嫂，早晚要知道的，告訴妳沒關係，這座樓叫『武樓』，是我們練武功的地方！奶奶和阿爺，在兩年前，研討一門內功掌指的功力，有很多不能給別人看的東西，外人是不能進去的！這旁邊遍種着梅菊的小巧地方，是我阿爺的專用書房，現在算是撥給嚴霜妹妹用了，藍姊可要進樓看看麼？」

藍姑相隨屈老婆婆，已經闖蕩江湖多年，對武林中的忌禁事，得知厲害，既是將來也能看，此時何必多事！因此她搖頭一笑，道：「雪妹，還是等將來再說吧，現在看看這書房就行。」

雪姑娘雖說向未出過王家大門，但對武林中事，却是十分熟悉，心中不由暗佩藍姑的適度和謹愼。

聽說藍姑要看看書房，這當然可以，遂答道：「好呀，裏面的書和古畫可多着呢，還有琴、簫等物。」

說着，她倆手牽着手，也走到了書房門口。

雪姑娘把門推開，禮讓藍姑先行。

藍姑一步跨了進去，立刻就聽到人聲，道：「是霜妹？我正掛這隻燈籠！」

話聲是由裏間傳出，但是當話聲入耳的時候，藍姑却已走到了外屋的屋子中央，而裏間的門，適巧開着。

果然，藍姑看到王克業，已脫了長衫，站在書桌上，面對着門，正仰着頭在懸掛一隻奇巧小燈籠。

那燈籠正好擋着克業的前胸和臉，因之克業沒法看到門外的藍姑和雪姑娘，當然兩位姑娘也看不見他的臉。

不過克業因正懸掛燈籠，雙臂直伸，短衫衣袖都退脫到了肘下，露出兩條雪白可比美女的腕臂。

藍姑很有分寸，本不會去看克業的雙臂，而是因爲那隻燈籠很美麗，不由瞥望了兩眼。在眼神一瞥下，自自然然的也就看到了克業的雙腕及臂，那知藍姑却陡地色變，暴退了兩步！

雪姑娘一楞，才待開口，藍姑却止住了她，並且立即拉着雪姑娘的手，快步的走出了書房。雪姑娘心思玲瓏，錯當藍姑在沒過門以前，見了未來小叔，短衣懸物，不便開口方始退出。

所以除掉心中更加佩服藍姑外，也沒有多問。

不過藍姑却忿煞怪異，出了書房之後，一路往「養心園」的客廳走，竟然木楞的直發呆，一言不發！

在快到客廳的時候，藍姑突然止步，緊拉着雪姑娘的手，神色極端肅穆而鄭重地問雪姑娘道：「我知道雪妹老實，愚姊有幾句話要問問妹妹，不知道妹妹肯不肯實答，並能不對人言？」

雪姑娘暗中一凜，道：「祗要我知道，準都實答。」

藍姑道：「雪妹兩個哥哥，那一個叫克圖？」

雪姑娘道：「藍姊第一次來時，不是見過克圖大哥了嗎？」

藍姑點點頭，道：「那書房裏面的，是二弟克業了？」

雪姑娘錯會了意，道：「不錯，我兩個哥哥，模樣不像，但若祗看背影，或者臉部被東西擋住的話，就像同一個人了！」

藍姑聲音竟然有些暗澀，道：「他們兄弟兩個人，誰的武技高些？」

雪姑娘一笑道：「當然是大哥克圖，二哥是個書蟲，根本不懂武事！」

藍姑神色又是一變，道：「書蟲？不懂武事？哼！」

雪姑娘一楞，心中不由十分奇怪藍姑這種突然的變化！

那知藍姑眼睛直視着前面，竟然自言自語的說道：「難怪用東西蒙着臉！難怪報出別人的名字！難怪說是生來醜陋！原來你是瞞着所有的人！哼！」

雪姑娘傻了，揚聲道：「藍姊，藍姊，妳在說什麼呀？」

藍姑被雪姑娘的呼叫聲，喚回來了神智，突然拉緊了雪姑娘的手，以一種無比誠懇的聲調，道：「雪妹，我要求妳一件事情！」

雪姑娘道：「說嘛，什麼事？」

藍姑道：「妳能答應我，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情，和我們姊妹的感情無傷：我們永遠也像眞姊妹般的要好嗎？」

雪姑娘道：「當然可以！」

藍姑接問一句，道：「我是說，不論發生什麼事情！」

雪姑娘道：「是的，不論發生什麼事情，我們仍是要好！」

藍姑淒然一笑，道：「那我就放心了！」

雪姑娘也是個十分聰明的女孩子，心中思忖道：「怪呀？藍姊姊好沒有影兒，怎麼突然說出些奇特的話來，莫非這是和克業二哥有關係？」想着，却不由問道：「藍姊，妳是不是有什麼心事？」

藍姑苦笑一聲，道：「好妹妹，姊姊怕是不能活了！」這句話，似晴天霹靂，震傻了雪姑娘！

好半天，雪姑娘才急白了臉問道：「藍姊，妳怎麼突然說這種話，到底有什麼事嘛？」

藍姑慘然一笑，抱着頭道：「好妹妹，別問了！」

雪姑娘更急了，這次紅着臉道：「剛剛妳還說過，咱們不論發生了什麼事情，仍然是好姊妹，現在却又不告訴我妳的事……」

藍姑雙目中，滾落出晶瑩熱淚，道：「雪妹，不是我不說，而是說也沒有用！」

雪姑娘哼了一聲，道：「我固然當不了大事，可是裏邊不還有屈老前輩和我爺爺奶奶麼，難道老人家們也幫不了妳的忙？」

藍姑淚如雨下，搖着頭道：「誰也幫不上忙，這件事祗有一個辦法……」

雪姑娘急忙問道：「什麼辦法？」

藍姑道：「我死！」

雪姑娘一呆，轉念道：「不對了，她兩次提到『死』字，現在可不能再惹她開口，最好是哄她到了客廳，稟知奶奶，由她來問！」

雪姑娘想到這裏，故作有氣的樣子

道：「我不管，反正咱們是好姊妹啦，妳的委屈，就是我的委屈，誰欺侮了妳，不管妳願不願意，我也和他沒完！」說着，拉着藍姑的手臂道：「快擦擦眼淚，就要吃飯了，別讓我奶奶看出來，我奶奶眼睛好厲害，看出不對，一定問個沒完！」

這句話眞管用，藍姑果然擦乾淚水，强顏歡笑的，和雪姑娘步進客廳，看似若無其事。

客廳中，王懷仁竟也在座，和老伴兒陪着屈老婆婆天南地北的閑聊，談論着武林中事，王儉侍立一旁。

雪姑娘和藍姑進來，三位老人家自自然然是抬頭觀望，雪姑娘故意走慢一步，向老夫人施了個眼神！

她並以手很快的一指自己眼睛，又指了指前行快她半步的藍姑，三位老人家，立即瞭然，但却也個個感到訝然。

等藍姑坐定之後，老夫人首先向屈老婆婆示意，屈老婆婆會意，微一頷首，兩個老婆婆串演上了戲！

老夫人突把臉一板，沉聲對雪姑娘道：「雪兒妳過來！」

雪姑娘是有心人，對兩位老婆婆的眼色，早留了心，因此會意，聞聲應話，站起來，走了過去。

老夫人威嚴的說道：「雪兒，是誰開罪了妳藍姊？」

藍姑從進了客廳，頭沒抬過，一個女孩子，自身認定受了無法訴說的寃屈時，是很少能隱藏不露的。突聞王老夫人追問雪姑娘，她猛地一驚，才抬起頭來，適時却正好聽到雪姑娘回話，道：「沒有哇，奶奶。」

老夫人沉聲道：「妳敢騙我？」

雪姑娘這個配角，飾演得眞好，故作一愣，道：「孫女兒沒敢撒謊。」

老夫人道：「還說沒敢撒謊，妳看看妳藍姊的那雙眼睛，都哭得又紅又腫啦，說！是誰得罪了藍兒的？」

雪姑娘道：「奶奶，眞是沒有嘛，是……是……」她故作答不上話來，回頭看着藍姑，一臉委曲求援的神色！

藍姑不能不替雪姑娘解憂，接話道：「奶奶別怪雪妹，是我自己不小心，眼裏吹進去了個小砂子，又痛又急，一陣揉擦，才這樣子的。」

老夫人看了屈老婆婆一眼，道：「哦！是在什麼地方吹進砂子去的？」

藍姑和雪姑娘，同時回答。

藍姑說道：「就在客廳門外。」

雪姑娘却道：「在鐵樓旁邊！」

這一來可拆穿了謊言啦，老夫人厲聲喝問雪姑娘道：「雪丫頭，妳還知道家法嗎？」

這句話，嚇得雪姑娘一哆嗦，道：「孫女兒沒……沒說謊嘛，本……本來……」

老夫人霍地站起，對身後肅立侍奉着的蘭兒，道：「去取家法來！」

蘭兒却當了眞，噗地一聲跪在了地上，雪姑娘眼珠一轉，索性假戲眞作到底，竟也跪了下去！

這時，恰好嚴霜一步進來，一看此情，不敢多問，却緊行幾步，竟也跪在雪姑娘的身旁！

藍姑實在看不下去，終於也忍不住，起立躬身道：「奶奶別怪雪妹妹，她也不知道內情。」

老夫人擺手對跪在地上的嚴霜道：「霜兒妳起來。」

屈老婆婆開口，道：「親家，請姑娘起來吧，我看着心疼。」

老夫人這才喝令雪姑娘起身，然後和顏悅色問藍姑道：「藍兒，有什麼委屈，儘管說出來。」

藍姑未語之前，竟又不住珠淚雙流！

老夫人心中眞的有些凜驚了，這情景，十分不妥，假若不是受了極大的委屈，老夫人深知藍姑斷然不會如此的！

此時，老夫人有些懊悔了，她懊悔錯把此事看輕，當着這許多的人來追問，若事態嚴重，又該怎樣處理呢？

不過這時是箭在弦上，不能不發，祇好硬着頭皮道：「好孩子別難過，任有什麼委屈，我和妳師父都能替妳作主，妳不用存着顧忌，實話實說好了。」

藍姑看看屈老婆婆，再看看老夫人和王老爺子，她竟驀地伏身於地，恭恭敬敬的一拜，道：「除非老夫人答應一件事，否則晚輩死也不說！」

老夫人慌不迭地對雪姑娘道：「快扶起妳藍姊坐下。」接着，老夫人溫和的對藍姑道：「好孩子，無論妳說的是什麼事，我都能答應妳。」

藍姑道：「還有師父，也得承諾。」

屈老婆婆早就心疼起來，忙道：「好好，我也答應，妳說吧！」

藍姑道：「孩兒說出詳情後，老人家們可不能爲此傷了感情！」

這句話，嚇傻了屈老婆婆，震驚了王家一對老夫婦！

屈老婆婆一字字如敲鋼鐵般，道：「徒兒，眞的這樣嚴重？」

藍姑道：「不管嚴重不嚴重，徒兒斗胆，敬問恩師答應不答應？」

屈老婆婆看看王家老夫婦，長嘆一聲，道：「好！我答應妳！」

藍姑却轉對王老夫人道：「前輩您呢？」

老夫人震驚，藍姑在稱呼上，竟已由「奶奶」變成了「前輩」，這……這……這是從何說起？

儘管老夫人暗自驚凜，但却很快的答話道：「好孩子，看來妳是受了嚴重的委屈，令師都能承諾妳所求全者，試想，我還有何話可說？」老夫人話鋒一頓，却又接着道：「不過我却要告訴孩子妳一句話，假如給妳受這委屈的人，是我王家的兒孫，而妳這委屈又是罪咎在彼的話……」

老夫人話聲又是一停，音調轉厲，道：「那時，我却必須要按我王家的家法，來處置這不成材的東西，到時希望好孩子妳莫要說情！」

藍姑沉思有頃，道：「前輩，這件事，其過錯不在別人！」

屈老婆婆沉聲道：「難道怪妳自己？」

藍姑竟又搖搖頭道：「似乎也難怪徒

兒！」屈老婆婆性子激急而烈，道：「那到底是怎麼回事？」

藍姑喟嘆一聲道：「這是天意，天意，天……意！」

說到後來，她竟又忍不住流下淚來！

王懷仁比較沉着，開口道：「藍姑娘，我看妳還是說出內情，然後讓我們這老一輩的人來判斷錯過是在那個吧！」

藍姑點點頭，雪姑娘代她抹去珠淚，藍姑突然道：「我要求見見克圖！」

此言出口，屈老婆婆神色一變，會錯了意，沉聲道：「是他欺侮了妳？」

雪姑娘此時業已看出，事態十分嚴重了，她非常懊悔自己多事，早知如此，還不如不耍聰明的好！

如今聽屈老婆婆這樣詢問藍姑，不由搶着答道：「我和藍姊，今天都沒有看見過大哥。」

王懷仁接口對屈老婆婆道：「老朽因藍姑娘來到，誠恐小孫此時與藍姑娘相見，彼此不便，故令小孫在後面暖閣之上，不准下來！」

屈老婆婆尷尬一笑，轉對藍姑道：「那妳見克圖作什麼？」

老夫人却接口道：「老姊姊，咱們不是答應要藍姑娘說明內情的嗎，她既然要見克圖，必有原故，我想見一面有益無害。」

屈老婆婆道：「這是妹妹妳疼藍兒，按理和禮來說，現在他們兩個人，最好是少見面，否則會有不少閑話好聽了！」

老夫人道：「老姊姊，要作夫妻總歸要作夫妻，人家的閑話，總不如藍兒所受的委屈重大，我想是可以讓他們見面的。」

屈老婆婆長嘆一聲，道：「該丟醜，總歸是要丟醜，見就見吧！」

那知藍姑却突然鄭重地說道：「師父，王老前輩，我見克圖的原故，是已經決定沒有辦法再如前約，互爲婚嫁了！」

雪姑娘心胆一顫，她已明白了六成！

屈老婆婆聞言，却陡地站起，沉聲道：「藍丫頭，這話是妳當說、能說、敢說的嗎？」

王老夫婦兩個人，都楞在一旁，不知怎樣答話才好。

藍姑似是橫了心，道：「師父，祇要克圖前來，您就知道原由了！」

屈老婆婆似已怒極，連連跺着脚，道：「好丫頭，現在就聽妳的，稍待妳要不能說個一清二楚，怕我不以門規來要妳的好看！」

老夫人却適時對王懷仁道：「還是你去一趟暖閣吧，可別先問克圖什麼話，最好是一言不發，使他沒有準備，免得矯伴！」

王懷仁點點頭去了，客廳中，沉默得有些怕！

利那王懷仁在前，克圖在後，回到客廳。

王懷仁歸坐，克圖恭敬的向前給屈老婆婆行了禮，又叩拜過老夫人，繼之客氣的俯首對藍姑一躬道：「姑娘好。」

藍姑也肅然而客氣的半福爲答，道：「公子好。」

這兩聲「好」，使三位老人家變成了丈八和尚，摸不着頭腦了。

因之，三位老人家，一時之間，更加不知如何開口是好！

藍姑此時却對屈老婆婆道：「弟子就要說話了。」

老夫人接口道：「姑娘請講就是。」

藍姑轉對克圖道：「有個不情之求，要公子應承。」

克圖紅着臉，心中怦怦跳着，他實在不知自己這位尚未迎娶的嬌妻，要自己答應些什麼。他愣了一下，低頭道：「只要我能辦的，我都可以答應。」

藍姑道：「請公子將雙袖捲起，露出兩腕，到我恩師身前，仔細的讓我恩師看看，然後我會告訴你這是爲什麼。」

克圖雙眉一皺，但他始終也聽從了藍姑的話。

把雙袖慢慢捲起至肘，露出來了兩腕和小臂！

適時，屈老婆婆似是突然想起了什麼事情，對藍姑道：「徒兒，難道錯了？」

藍姑驀地淚洒如雨，但却沒有哭出聲來！

克圖十分精明，業已聽出端倪，祇是難明所以，不過他却非常清楚，問題是出在自己的腕臂上面！

屈老婆婆這時神色陰晴不定的說道：「克圖，你過來。」

王克圖暗中咬咬牙，按捺着無比的激動，走了過去。

屈老婆婆很仔細的翻看克圖的左臂及腕，然後又看了右腕和臂，臉上神色已成敗灰，頹然坐下，一言不發。

藍姑悲聲問道：「師父，您看清楚了沒有？」

屈老婆婆沒有氣力的說道：「錯了，這錯鑄得太大了，怪我，都怪我！」

王老夫婦此時也有些明白了，雙雙皺眉無言。

克圖有着老夫人的精明，王老太爺的剛毅，此時越法知道錯的是些什麼，劍眉一揚，對藍姑道：「姑娘，可能告知在下，這是怎麼回事嗎？」

藍姑有禮而帶悲澀的說道：「公子不問，賤妾也要說的。」

她聲調哀怨，但雙目中，却閃着對克圖愧歉的神色。

這神色，令克圖心碎，但也使克圖提起了英雄的豪氣！

他冷靜下來，溫和的說道：「姑娘不必語含悲傷，目露愧意，任是什麼事，我都能容納得下，況且到現在來說，我們誰也不虧欠誰什麼！」

藍姑吁一聲，道：「恕賤妾不顧羞恥說一句話，世間女子，除我藍姑外，深信任何人得公子爲夫，是她的幸福。」

克圖强忍着無人能理解的痛楚，大方的一笑道：「姑娘斷語下得太早，先請說出內情吧。」

屈老婆婆這時長嘆一聲，接話道：「王公子先請坐，這事由我來說吧！」

克圖恭敬的答一聲是，告罪而坐。

屈老婆婆又嘆了一口氣，道：「說來眞像藍兒所講的，這是天意！」話鋒一頓，屈老婆婆接着說道：「當年，我蒙王大俠一劍之賜，忿離中原之時，巧遇名震天下的『快活仙婆』，暢談了一夜。蒙仙婆承諾，在我再入江湖時，賜我一丸『九轉金丹』，此次重臨江湖，巧得消息，說仙婆正在蘇杭一帶。於是我和藍兒，師徒分道，她來蘇州，我去杭州，尋覓仙婆，是藍兒先得到了仙婆在『天平山』上的消息！因此藍兒夤夜疾馳，趕奔『天平山』，貴府恰是必經之地，才巧遇上雲飛雲騰夜襲貴府的事！」

屈老婆婆說到這裏，停了下來，看了藍姑一眼，又長長的嘆息了一聲，才又接說下去。

她把那夜藍姑所遇，說了一遍！

最後她道：「當時藍姑曾以本門『藍星天色』，印於那自稱是王克圖的白衣蒙面人的左腕上，此物不能脫除，染之則永存！然後那蒙面人，又剛巧自雲飛手中救了藍兒，是故藍兒一顆芳心，已繫於此人身上，才厚顏告訴了我。我那時對當年一劍之仇，早已不放在心上，因此正好借此因由，率藍姑前來貴府，才有婚嫁之定議！當時是我一時疏忽，再加上令長孫公子克圖，確屬人龍之選，竟忘記先驗左腕『藍星天色』，而決定了一切！那知今日藍姑不曉由何處得到內情，方始有此奇變，如今我驗看克圖之雙腕，始知果非那銀衫之人！」

話到此爲止，其餘的，屈老婆婆也沒法出口了！

一旁聽內情的嚴霜，却是個知情人，神色連連轉變，芳心怦怦亂跳，她急，急克業闖出這個大禍！

老夫人由頭至尾，始終沒發一言，這時却問藍姑道：「事到這個地步，關上門來說，咱們是無話不談，首先我要問姑娘，要老身作何安排？」

老夫人聰明，她不問怎樣來對克圖，端的是知人心意！

藍姑凄然道：「老前輩，您若能恕晚輩不顧羞恥之罪的話，晚輩要說一句大胆的話，我除死之外，唯有青燈古佛了此一生！」

王懷仁剛毅而正直，雙眉一皺，道：「姑娘可願聽我老頭子幾句話？」

藍姑點點頭道：「老前輩請教示。」

王懷仁道：「老朽已一把年紀，在江湖冒風擔險數十年，別無所得，却深信『萬事前定』之一說，有它的道理。古語說的好，『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小孫克圖，雖非上駟之材，然亦非蠢鈍無知之徒。自然，得姑娘爲室，是他的福份，但這也屬天意，況名份已定，那銀衫人又復難覓……」話沒說完，老夫人已接口道：「懷仁，這件事由我來辦吧，內情我已清楚。」

王懷仁固執的說道：「我須把話說完，尤其是藍姑娘一再說到非死即將古佛青燈伴老，着實使我不吐不快！」

老夫人急道：「你眞夠糊塗，事到如今，你可知道那銀衫人是誰？」

王懷仁道：「知道不就簡單了嗎？」

老夫人喟嘆一聲，道：「現在我知道那銀衫人是誰了，相信藍姑也知道啦，不過就因爲知道了是誰，人家才說祗有死或參佛二途，你懂嗎？」

王懷仁皺眉道：「我不懂，但是我却有個辦法，那銀衫人對我們有恩，不論武技及其他，都高出克圖多多。若是能知道是誰，我極希望請他前來，促成這段良緣，那時就算叫克圖再受多點委屈，也算不了什麼！」

老夫人一頓足道：「你別夾纏到裏面，混攪不清好不好？」

王懷仁不悅道：「這是什麼話，怎能說我夾纏混攪？」

老夫人道：「你能不能聽下去，暫不開口？」

王懷仁剛强的說道：「可以，但我必須再問藍姑娘一句話！」

老夫人無可奈何的喟吁着，王懷仁却鄭重其事的看了屈老婆婆一眼，然後非常嚴肅的問藍姑道：「藍姑娘，請妳無論如何，實答我要問的這句話，可以不可以？」

藍姑道：「晚輩既然說出一切內情，就再無不能實答的話了。」

王懷仁道：「好，不管怎麼說，我老頭子仍是欽佩妳，姑娘，妳仔細想想再答我要問的，沒有關係……」

老夫人不耐煩的說道：「你要問什麼快問好不好！」

王懷仁看了老夫人一眼，問藍姑道：「以現在的種種情形看，姑娘和小孫克圖的婚事，是不是就這樣無期限的等下去，抑或是還能如約……」

藍姑垂頭低聲道：「恕晚輩不顧一切的直答，晚輩所托者，是那銀衫蒙面之人，今既自誤，不敢再誤了令孫公子的終身！」

王懷仁似是非要問個清楚不可，道：「那是說，前議作罷了？」

藍姑道：「祈令孫公子，能原宥晚輩的苦衷……」

話沒說完，克圖已接口道：「姑娘，在下自問也實難攀配得上，這樣很好，能使有情人成爲眷屬，是欣慰快樂的事。」話鋒一頓，他若無其事的向屈老婆婆一拜，轉對王老夫婦道：「阿爺和奶奶，可否容孫兒告退？」

王懷仁雙眉一皺，道：「你去吧，不過要記住，藍姑娘仍是值得你佩服的巾幗英雄，我相信你會瞭解別人的困難。」

克圖應聲道：「阿爺放心，孫兒有生之日，誠祝藍姑娘快樂。」

話罷，克圖退後數步，並對藍姑半揖爲禮，方始退去。

老夫人適時雙眉陡揚，才待開口，王懷仁却搶先一步說道：「藍姑娘，晨來寒家之時，姑娘似是尚未發現失誤的事情，如今恍悟一切，必有原因，可否相告？」

老夫人接口道：「我不是告訴過你，請你暫時靜聽別發高論，你却不聽不信，我說過內情我已經知道了，聽我辦理好不好？」

王懷仁有些歉然的說道：「是我一時心急忘記了，好好，妳辦妳辦。」

老夫人冷冷地對一旁的嚴霜道：「見

過妳二哥沒有？」

嚴霜芳心早已怦跳不已，聞言道：「孫女上墳回來，就沒見過他。」

蘭兒此時方始記起克業要她轉達的話來，不由暗駡自己一聲糊塗，沒法早些把話轉到，也許事情不會弄到這不可收拾的地步！

老夫人眼睛一瞥雪姑娘，道：「剛才妳們在那裏見到克業的？」

雪姑娘不能不答道：「在阿爺的書房中！」

蘭兒不由的接上了一句話，道：「蘭兒忘了一件事，二公子曾要蘭兒轉告霜姑娘，二公子在書房中，等霜姑娘去讀什麼……」

話沒有說完，老夫人已沉聲道：「去，去喚克業來。」

老夫人這句話，似是對着蘭兒說的，但因沒有呼出名字，嚴霜故將這句話聽作吩囑她去，答應着就走！

老夫人沒有多心，所以也沒有攔阻，一旁侍立至今，沒說過一句話的王儉，却哼了一聲道：「妳回來！」

嚴霜就怕這位二義叔叔，並非怕王儉的神色，而是怕王儉那種天性上的狹偏，祇好硬着頭皮回身停步！

王儉却已接着說道：「誰不知道妳和克業最爲接近，妳去喊他，還不知要先說些什麼話呢，妳就留在客廳裏吧！」話鋒一頓，轉對蘭兒道：「蘭兒去，少開口，叫他快來！」

話說完，那雙略帶陰譎的眼睛，閃着冷酷而含有卑視的寒光，瞪着嚴霜，有些幸災樂禍的樣子！

蘭兒不能不答應着去，剛要動身，老夫人却冷哼一聲對王儉道：「在這個地方，可有你喝三呼四的份？」

王儉慌不迭的俯首道：「孩兒是怕嚴霜……」

老夫人沉聲道：「你當我眞的老懵了，不知道你那點心思，滾出去，少惹我生氣，眞是一點好歹也不懂了。」話鋒微停，轉對嚴霜道：「霜兒，還是妳去。」

嚴霜看看王儉，竟有些猶豫起來，

老夫人正色道：「此事克業固然有錯，但錯咎並不關係在藍姑娘的這件事上，奶奶家法雖嚴，還不會屈斷，妳去吧。」

嚴霜這才邁步而去，王儉被逐，也繼之告退，豈料老夫人却瞪了他一眼，冷冷地說道：「你立刻由旁門回自己的宅中，今後若再無緣無故對嚴霜抱着成見，小心我把你趕出王家！」

王儉答應不迭，老夫人的這番話，嚴霜尚走不遠，是故聽了個清楚，心中說不出是個什麼滋味！

王儉去了，王懷仁才以不相信的口胳，問老夫人道：「妳認定克業是那銀衫幪面人？」

老夫人道：「我早已疑心過，可惜沒有找到證據，再加上克業太聰明了，才被隱瞞到今天，終於惹出了事來。」

屈老婆婆沒見過克業，不由問道：「克業是克圖的胞弟？」

老夫人道：「是的。」

屈老婆婆問藍姑道：「是他？」

藍姑點點頭，道：「是，所以徒兒才說，沒有第三條路可走！」

三位老人家心裏明白，姑不論克圖怎樣，祇說藍姑這一方面，這幪面銀衣人，若非克業，事却好辦的多！如今證明就是克業，藍姑和克圖，業經文定，名份所限，任憑是誰，也不敢悖此禮教，使有情人終成眷屬！

況這件事，本非「有情」的喜事，既然藍姑已對銀衣人情愫早生，不可更改，但克業呢？

老夫人深知，克業和嚴霜的感情，雖說談及婚嫁尚早，但若克業來娶藍姑，即便沒有名份之限，也不可能！

所以說，這件事的結局，已註定了是悲劇收場！

藍姑此時却突然抬頭站了起來，對老夫人道：「前輩請容我說一句話，此事，咎過在我，與公子克業毫無關係，設若前輩爲晚輩而責罰……」

老夫人截口道：「剛才我就說過，祇爲藍姑娘的事，我說句公道話，不能來罰克業，但是他胆敢瞞騙老身，却容他不得！」

藍姑神色肅然，道：「設非晚輩自私過甚，他何致被人發覺，就像古語所說，我不殺伯仁，伯仁却爲我而死，晚輩難以安心。」

王懷仁却正色道：「姑娘，我王家家規，却不容這畜牲破壞！」

藍姑悲哀的長嘆一聲，道：「隨前輩們吧，反正晚輩話是已經說過了，等於心意已盡，其實晚輩對今後自身如何安排還不知道呢，那又能管得了這許多！」

話鋒一停，無力的轉對屈老婆婆，道：「是徒兒無德，累及了恩師。」

屈老婆婆嘆息一聲，無言可答。

藍姑接着又道：「師父，我們應該走了！」

屈老婆婆突然有悟，站起來對王老夫婦道：「藍兒說的對，我師徒應該走了，否則……」

話還沒有講完，嚴霜一臉悲凄神色的走了進來，手中拿着一張素柬，不言不語的遞給老夫人！

老夫人神色陡變，她已料到這是怎麼回事了！

柬上字很多，寫的是——

『孫兒爲遵師命嚴諭，不敢洩露習武經緯，雲氏擾我居第，孫兒不能不全力應付，以保家園。豈料竟遇藍姑娘，爲求脫身及恩師所囑者，迫而以大哥之名字相告，那知弄巧成拙，錯誤橫生！孫兒深知罪重，爲避免任何不幸，經三思後，決定留書叩別諸親友，遨遊江湖，三五年內恐不會歸來。嚴霜心慧，我知其甚深，祈諸親長輩多加照顧，並祈奶奶莫忘聖僧之囑，早日遷居爲上。』

當然，這封信柬上，前面寫有稱謂，後面具了名字。

老夫人看過信柬，遞給了王懷仁，然後長嘆一聲道：「克業走了，留信上說三五年內不會回來！」

屈老婆婆緩緩低下了頭，藍姑却神色嚴肅的看不出任何變化，這場面的是尷尬，令屈老婆婆無言可答。

豈料禍變未了，王重突然來到，手

中竟也拿着一封緊封着的信柬，封面上沒有一個字！

王重見到父母，問過安並對屈老婆婆見禮後，道：「剛才孩兒在大門外，看見克圖背劍跨馬而出，他看到孩兒，對孩兒說，是大哥有事要他外出！他說着，似是突然想起一事，從袖中取出這封信來，說是急事，拜祈孩子送來給兩位老人家過目！」

老夫人面色成了蒼白，屈老婆婆竟也退了一步，藍姑卻驀地淚如雨下，不必多問，王克圖也離家出走了！

老夫人抖顫着雙手，拆開了信柬來閱讀。

果是克圖的留函，他這封信，卻十分簡單，沒有幾個字。

老夫人看着唸出，上面寫的是——

「男兒志在四方，孫兒去了，爲家爲我，設無大成，今生今世怕不能再盡孝親前，祈天祐之！」

驀地，藍姑失聲而泣，一轉頭，跑了出去！

屈老婆婆尷尬地對老夫人道：「對貴府，我有說不出來的愧歉，劣徒性直，這樣奔跑出去，必生意外，恕我之罪，必須立即追她！」

話剛說完，也不等老夫人相送或開口，人已疾射出去，那管白天還是黑夜，她竟飛身越牆而出！

王懷仁和老夫人，卻揮手令所有人退下，老夫妻兩個，你無言，我無語，互望着，終於老淚縱橫而下！事情卻仍然沒有算完，當老夫人記起必須安慰嚴霜時，已經是傍黑了，但發覺嚴霜也沒了影子。

她留下一封信，除深感王家對她的重恩外，聲言不論天角海涯，她一定要把克業找回來！她那枴杖，取走了，衣物沒有多帶，祇換上了一件藍布的棉衣服，和一件皮的斗篷及克業那襲銀衫，拿了十兩銀子，就離開了王家！

當然，老夫人派人四出去找尋過，但天色已黑，又到那裏去找呢，結果去的人俱皆空手而歸。

一天！兩天！三天……

一個月過去了，走的人走了，杳無音信，老夫人和王懷仁下了決心，在嚴霜、克圖、克業走後的第十四天，「武林王家」全家，突然遠遷他鄉，自此，王家的人就沒有再在江湖露面，似是這一家已平空消失了一般！

* * *

陽春三月，輕風吹來！

嚴霜孤身一人，正踏着疲憊的步子，向湖北邁進！

她目的之地，是遙遠的四川！

當她離開蘇州城外的「武林王家」之後，沒有遠去竟然進了城，再次回到埋着她母親屍骨的墳場！

她痛哭到深夜，沒人來理會她……

不！有一個人，在她剛剛到這墳場的時候，就來了，不過這個人卻不想驚動她，祇在暗中注視着她！她睡着了，就那樣撲在墳上睡着了！

而那個注意她的人，竟仍然沒有驚動她。

若是嚴霜衣衫單薄的話，這人會想個方法喚醒她，不過說來可憐，這暗中注意嚴霜的人，卻僅是一襲單衣！

天將亮的時候，嚴霜醒了，揉揉眼她犯了難！

那兒去呢？那兒去呢？

她要找克業，但是到那兒去找呢？

茫茫人海，芸芸衆生，她，一個人生路不熟的弱女子，能怎麼辦，於是她坐起來，仔細沉思着。

終於，她得到了解答！

克業有一身罕奇的功力，不懼險難，而她卻不然，雖在近半年內，輕功已有了火候，但相差何止天遠？

至於護身之技，學了三招，一共才三招，雖然據克業說，這三招，足可使天下第一流的高手凜驚，但她卻沒有自信！

若說就憑着這半瓶子醋的輕功，和三招別人說是威力甚大的護身之技，就可闖上一番，眞是笑話！

因此，她必須找到「快活仙婆」！

不過她卻深知，那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所以她決定了自己的行程，第一件，是去四川的峨嵋山，要到「雙橋清音」旁的「清音庵」！

這一路，她也不知道有多遠，不過她有這份勇氣和毅力，能一步一步的走着，必然能到！

沿路，她要不斷注意着人，要打聽人，她打聽兩個人，一是那「快活仙婆」，再是那克業二哥。

（未完・八）


常服
氣金丹
事業成功
腦活腎通
各大藥房有售
峨嵋藥廠